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我是狼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我是“狼”

这个以度假胜地闻名的岛屿和一水相隔的楼厦林立的海滨城市就象一对浸在海中、互相依傍的年轻母子。

那天下着绵密小雨，市岛海面一片烟雨朦胧，我挤在渡轮密匝匝的人群中，默不作声地驶向那个缥缈绰约的岛。

飘飞抖动的雨水和船移不断变化的角度使岛一刻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和体貌：忽而浑圆林木苍郁，忽而仄长浪拍礁滩，忽而正阔楼台雕像叠床架屋。

我上岛后就象走进了一幅画：水淋淋的街道，水淋淋的树；每条街都是狭窄、弯曲、起伏不定，没有车辆，所有人都在步行；街两旁一家家凹进去、完全洞开的商店很冷清，每个柜台后面站着一个苗条白晰、毫不动人的文静姑娘，象一个平庸母的众多女儿。雨不停来下，天阴得使一切景物、行人褪了色，我脚步囊囊地欠，浑身透湿，道旁出现黯淡、坚固、石刻饰纹繁缛的中西合璧住宅。每幢住宅的百叶窗和铸铁大门都是紧闭的，庭院荒芜，暗绿色的爬藤植物覆盖了整幢房子。我的视线在雨幕中已经模糊，偶尔遇到一个人也感觉那人在飘行。

雨是秋雨，略有凉意，旅汉字旺季已过，岛上众多的宾馆、旅游店都空闲了很多房间，我住进了一个占了半条街林密院深的宾馆。这是幢高大、陈旧、荫凉、静谧的宅邸，色泽黯淡的花瓷砖地面散发着潮气，一间间大而无当的厅室摆着当年宅邸主人留下的一张张巨大硬木长案，每张长案上铺着洁白的亚麻桌布，围案依次摆着的几十张高背太师椅却积满灰尘，象是当年的主人离去后就再也没人坐过。

我走在有精美栏住的大理石楼梯上，囊囊的脚步声引起整个空旷住宅此伏彼起的微弱回声。

客房是二楼一个有龕阁般的壁炉的大厅，双人床孤零零摆在地中间显得很窄小。透过有铁栅栏的宽大窗户可以看到树丛间的一段海滩，白浪时而在视界内舒卷。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黑的，满院遍植的牦牛般垂着缕缕长须的大榕树繁枝相架，冠盖叠集，形成一个密叶被覆的阴暗穹庭，幽深处黑色的夜来香树散发着浓郁、令人窒息的香气。

我沿着两边筑有细颈瓶状石栏的花岗若廊道走，石栏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的大瓷翁釉面璀璨，瓮里栽植的大束花卉瀑布般怒放着，犹如两条滚滚繁茂的花栏。

餐厅狡猾人式、遍体镶有落地玻璃的房子，坐落在半山腰的林中，遥遥望去，象一座水晶宫在黑鸦鸦的林中大放光明。走的近了，可以看到透明的墙壁中人影晃动。人声笑语阵阵传来，在旷幽的山野散发，声浪一波减弱，甚至完全被寂静吞噬。后面，我的印象就比较混乱和模糊了。我记得我在满铺着大红地毯、无数枝型吊灯倾泄着耀眼光辉的餐厅里喝了很多酒，大概是醉了，去过海边，也许还下了水。我记得海风吹得我浑身冰凉，在黑茫茫、广袤无垠的天地间听到了海潮波澜壮阔的奔流声，似一个巨人胸腔发出的声传天外的叹息。我好象在退大潮后裸露出的辽远漫长、泛着黑色亮光的海滩上行走，踩着没及脚踝的淤泥里的砂砾蚌壳。海滩上有一组组奇形异态

的礁石黑进地蜷伏、不规则地散布。海浪贱在礁石上，倾泻如注，磷光倏闪，整个海面青幽幽地涌动着。海水温暖粘稠，如浸粥中，我不记得我在海边遇见过人。

我的鞋好象丢以了海里，当我穿行在山丘林中小径时我是赤脚，我的脚底被山道上的枯枝败叶划得很疼——这疼感很强烈。我在林中时可能雨已经停，我记得当时天上很显眼地有一轮月亮，清辉直泻，使林中树木怪干虬枝可辨，或张牙舞爪峥嵘欲扑，拉拉扯扯，鬼影幢幢，甚而至于横七竖八杂陈拒道。我曾抵一树，那树喀嚓倒地，原是朽木。再攀援一枝，亦应声脆断，索性胡乱趟去，所触之木皆倒地粉碎，恍若梦境。我还记得我在梦中突一所大宅兀立，黑洞洞，门窗台阶栩栩如生，走近更加不疑，呼喊数声，无以答应，举手叩门，手感冰凉，细抚原是一巨大顽石。一只犹如小豹瘦悍的黑猫一直尾随着我，一对眼睛就象两竟在黑暗中游动的亮点。那天晚上的事我记得的就是这些。“这么说，你上岛后没和任何人接触，晚上在海边也没遇到任何人？”“是的。”这个自称是警察名叫单立人的汉子盘问我一早晨了，把我上岛后的每天每一行动细节都记录下来。事情很简单，今天早晨，一年轻女人的尸体被海浪冲上岸，和尸体同时冲上岸的还有一只印有这个宾馆标记的拖鞋，这只拖鞋便是我住的这个房间的，昨天晚上我直穿着它。

窗外，阳光明媚，山海树木、楼堂馆所无不彩色荡漾，光斑耀眼。那年轻女人脸朝下趴以还处难露一隅的海滩上，民警和围观的闲人密密麻麻。

“从你的陈述看，你昨晚是喝醉了。”单立人盯着我问。他瞳仁很小，人又爱低着头往上看，使人感觉他老在翻白眼。

“唔，得算喝得有点多了。”我努着嘴点头。

“就是说，你昨晚都干了些什么，你只能想起一部分。”

“可以这么说。”我情不自禁去看窗外海滩。

“那么，被你遗忘的那些事情中，也可能有一件就是将那个姑娘淹死喽？”“可以这么说。”我坦然地笑笑。“不过我干吗要害一个素不想识的姑娘？我就是喝多了也是不失原则的。不瞒你说，我再飘飘然，过马路也走人行横道。我从小胆小，走路连蚂蚁都不敢踩，想忘也不敢忘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我说你是在醉酒情况下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候犯的罪了么？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犯罪的性质，你和那姑娘并不是象你所说的素不相识。”

“看来这事你比我还清楚——我跟谁有过什么关系。”

“你别狂，你狂什么？”单立人斜着眼睛瞅着我。“我见过比你狂的人多啦，都说自己清白，独自己清白，最后怎么样？在汇集起来的材料面筛糠吧。”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没杀人，这点我心里清楚。”

“杀没杀人不凭你说，得由我们来定，要是你仅仅因为相信自己不可能杀人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是威胁你，很多人自认为是革命的但其实反革命的，这方面我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这方面我有很多经验。”

“你大概是谁是什么人自己不能作主，得由你来定。你是哪庙的质量检查员？”“要是坏人都承认自己是坏人，那天也就太平了。不妨告诉你，我职业就是剥去伪装还其本来面目。还没人能不目瞪口呆地承认他就是我指出的那种人而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原以为的那个人。”“我不信你能把胳肢窝变成海参。”

“让我们先不必为对方下结论，看看那些易被人忽视，将要湮灭于记忆

的点点滴滴的事实说明了些什么——十年前你曾在海挥的一支舰队服过役对吗？”

“是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服役的那艘军舰的驻泊北方一个海滨城市的港口。”“是的。那个海滨城市是我们舰队司令部所在地，舰队直属编队的舰艇大都泊在那个城市周围。”

“在你服现役的同时，一个叫周瑶，脸色苍白，有着一双大眼睛和满头黄发的年轻女孩子也在那个城市的舰队后勤部门服役。”单立人边说边将视线投向窗外。海滩上正一阵骚动，两个魁梧的警察架肩拎腿抬起那具年轻女尸，在沙滩上蹒跚地走。女尸耷拉着头，垂着双臂，栗黄色的长发遮住了脸，身体僵直。人群如潮相随。“那年月，”我说，“那年月有成千上万的轻男女在各军兵种服役。我驻泊的那个海滨城市挤满乳臭未干的海军士兵如同现在挤满形形色色的旅游者。”

“你还记得那年‘五一’的上午的情形吗？你应该记得，那是个假日，又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那天所有海军官兵都将蓝军装蓝军帽换成白军装白军帽……你在码头看见了谁？”

“不，不记得了，每年都有一个‘五一’。

阳光耀眼阳光耀眼，天已明净的失去透视感，巨幕般垂于眼前，硕大的云朵在空中缓缓移动，如丝絮如羊脂。阳光在天海间强烈得过于光雾弥漫，城市半浸半浮，港湾四周泊满的军舰、商船钢铁壳体光斑闪烁，一群群海鸥掠着海面飞，我站在甲板上靠着舱壁吸烟，阳光海水晃得我睁不开眼。

一艘载满外出水兵的登陆艇在港内破浪驶过，甲板上一片白晃晃的军装。我们码头是一条梯形的长堤，在港湾内远远划出一个大弧形，一端连着市里，一端没入海中，沿弧层层叠叠泊着各种类型的舰艇，象是一柄又长又弯锯齿状的蓝色镰刀。

码头上站满各舰无所事事的水兵，说笑抽烟，比比画画。

三个一模一样白军服士邻章帽徽十一鲜明的非兵走过喧哗打闹的水兵群，顾盼生姿。

我站在甲板上靠着舱壁吸烟，阳光海水晃得我睁不开眼。

她们跳跃船倏闪即逝……

她们垂眸含笑欲行未行……”

一只白色的海鸥尖叫向我俯冲而来，一道黑影呼啸而过。

“我们码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那三个女兵其中之一就是周瑶。”

“就算我和她曾在某个时间。某企点打过过照面。”我说，“但你要知道，我恐怕和几百万素昧平生的女孩子打过照面，一生再开相涉。”“你认识周堪赓吗？”“不，不认识。”“周尧卿呢？”“也不认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周尧敏你也不认识啦？”

“是的，这些人是干吗的？”

“周堪赓是周瑶的父亲，周尧卿是周堪赓的父亲，而周尧敏则是周尧卿的弟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总不能说你不认识林逋吧？”

“废话！”我勃然大怒。“林逋是我爸爸，你怎么知道我爸爸名字？”“你爸爸的爸爸叫林逢龙的芭芭叫林敏公，林敏公有个弟弟叫林时跃，林时跃的妻子是唐执玉的妹妹叫唐淑问，唐淑问的外孙女叫孙艾，孙艾与之结婚的

正是周尧敏的嫡孙，也就是周瑶的表哥周达——着，你不能贸然说你和哪一个人素无瓜葛，论辈份，那周瑶还是你的远房姑姑呢。”

“细究过来，也许什么阿狗阿猫都可能是我姑姑奶奶，就算我有心，也无力将半数中国人都当亲长尊敬起来，近乎起来。”“姑且说我们谁也不能认得清周围人中有多少长辈凌驾于我们之上，周瑶和你的亲戚关系的确远了点。但你和林跃的关系并不太远，周瑶和周盛达的关系也不还，周盛达的妻子孙艾则和林时跃的唐执玉过从甚密，除去唐执玉是孙艾的娘家姨姥姥，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家都住在一个城市里——你和周瑶服役所在的那个海滨城市。”

“……”“你不否认你服役期间常在节假日去你叔祖林时跃家串门吃饭吧？”“不。”你叔祖是一大家子人，四世同堂，亲戚来来往往也很多，这并不奇怪。你叔祖在当地是个影响的领导干部，住的房子又很大。我想，在你叔祖家吃饭时，不是不常在餐桌上遇到五花八门半生脸的拐弯亲戚？是啊，那亲戚多的、拐弯的简单无法让人留下什么印象并记住他们的称谓，这些亲戚相貌之平庸、谈吐之乏味令人实在厌倦，以至当周瑶光鲜动人地蓦然出现时谁也不能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个曾暗生过钦慕地远睹过其秀色，久为军营生活枯燥锁眉的正值青春期的年轻水兵。他大概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战友吧。他一定很快引起了对方的注意。我相信，男的气质和军服在那种场合也是很惹眼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显然应该是那个‘五一’后久，也许就是五月二号吧？那天你们都放假。”

“五月二号。”我只看到她脖颈上的筋肌一棱圆润柔软。

她象夹在一群大象中的一头幼鹿。那些老头老太太一个个身躯肥硕，双颊下垂，脸上布满老年斑，不停地抿着瘪瘪的嘴唇才免使口涎流下来。

饭厅即低使点着灯也很昏暗，可能因为两桌人使饭厅显得拥挤，多数人又穿着穿深颜色衣服。

她那桌是爸爸妈妈们和受宠爱的孙子孙女，她也属于受宠的，一进来就和那个咋咋呼呼、同上上下下都很熟的表姑一起被安置在上桌，我想她一定感到拘束。

——她小巧玲珑的头被那些庞大垂着多褶的厚皮的脸遮得纹丝不露。我们这桌的年轻人比较粗率，吃得快活，风卷残云，很快就怀盘狼藉。那桌老人们相当矜持，难以察觉地吃，嘴唇翕动地聊，小孩子满地跑，她始终规矩地坐着，我只看得到她颈上的筋肌一棱圆润柔软。电视房就象电视院，一排排黑鸦的人头，荧头屏远远地变着颜色不一的画面，伴音总比画面慢半拍，瓮声瓮气。

她象个白糊糊的影子，猫着腰进来，在我前几排坐下，很快又猫着腰出去，门口和她表嫂及她表嫂挽着的唐老太太喊喊谈话。唐老太太喊我，我离座走到门口。“你不是也要回码头，顺路送送这姑娘。”

“不不，我自己走得。”她嗓音纤细，有很重的南方口音。

“让小伙子送送，女孩子走夜路让人不放心。”

我已走出院门，在路灯下等她。片刻，她悄悄走出来，一声不吭挨着我肩膀走。马路以很大的坡度向山下倾斜，路旁树茂盛，潮气袭人。我们很快走到海边公路，单排路灯照得洒过水的马路象冰面一样晶莹透明，驶过的汽车的红色尾宇在路面投下蒙蒙反光，使马路色彩斑驳。涨满的海水拍击着路基，淹没了白天常有游人拍照的怪石密布的礁滩。

市内街道一片节日后的冷清景象，各建筑物上的彩灯依然亮着，楼顶飘着彩旗，所有街道灯火通明，但空空荡荡，商店都落下铁栅栏。我们迷迷糊糊地走着，象是一对闯到别个城市里来的不速之客。我们互相没有交谈，没有什么话好说，那完全不是个嘈嘈切切的情话之夜，只是赶路，令人难忘的同行。那时我没一点经验，人们一直告诉我，在神圣的东西面前如我之辈只能仰视和缄默。

我只看到她脖子上的筋肌一棱棱圆润柔软……还有光洁的下巴。“你想叫我相信那天晚上你象小子一样和个姑娘穿过半个城市而无所无为？”“我也觉得有点傻，可当时就是那么傻。”

“我不信。”单立人直截了当地说，“那个城市并不大是吗？”“看怎么说。”“就说它也不小，从你叔祖家到你们各自的部队驻地步行要得了一小时吗？”“年怎么说。”“怎么说就是小脚老太太一步步挪也用不了一小时。那城市全长不过十几华里，而你们俩那天晚上半夜才归队，花的时立足够在全城转上十几个圈儿。你们干吗去了？是什么东西使你们乐而忘返，甘冒受到处分，毁掉在军队中前程的风险？”“我们……”“别对我说你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发生，你们俩的档案袋里都有一份因同一晚没有按时归队给予警告处分的决定书。”“我告诉你，我们那天晚上就是在走，一直走。”

“看来你是不想说老头话了，你大概还想说你们仍然象不认识那么清白。”“我们很清白。”“不说要不紧，你在那晚之后的行动会告诉他们一切的。你在那个海滨城市认识很多女孩吗？”

“认识一些。我的专业是卫生员，曾在舰队医训队受训；医训队除了我们卫生班，还有一个护士班。我在护士班有些熟人，她们毕业后分在舰队各医院、门诊部。”

“你这些护士朋友往舰上打电话找你？”

“经常，要是有事的话。”

“每个人的事都是约你去游泳吗？”“哦，我和她们有些私下往来。”“为什么这种邀请在五月二号以后才多起来？”“那以前想游也不能游。”

“为什么她们的声音听上去就象是一个人？”

“你知道部队的通讯装备很落后，那些军用便携式供电电话的就是几年，打电话都要拼命喊才能听清。”

“你们部队附近海滨浴场很多吧？”

“沿岸有沙滩的地方大都没有拦鲨网。市里几个浴场，舰队也都盖了更衣室。就是这样，夏天也常下饺子。”

“那为什么你偏好去海军疗养院的专用浴场？那浴场离你们码头最远，这跟周瑶在疗养院工作没什么关系吗？”

“我并不偏好海疗浴场，在我看来，哪儿都一样。”

“那儿更衣室的看门人对你印象很深，因为你总是冒充海疗的战士而他明知道你是；时隔这么多年，他再也没碰到过一个比你脸皮更厚的人。”

“这听上去不象是夸奖。”

“当然不是夸奖。那年七月五日那天你干了些什么？”

“我没什么理由需要对那天记得一清二楚吧？”

“那天周瑶下海游泳，被浪打在礁石上，弄得遍体鳞伤，当时和她一起摔伤的还有一个——他俩正站在礁石上非常亲密地说笑。”“那个人是我吗？”“那天你不在舰上，一早便骑自行车出去了，说是去门诊部领药。”“对

了，那天我可能是去领药了，卫生员经常性的工作之一就是去领药。”“ 要据门诊部药房的同志讲，象你们这样的舰艇卫生员一般都是领了药就走，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而那天你外出了一天。”“ 我领完药有时逛逛大街，会会老乡。”

“那天上香，周瑶同宿的人是记得有一个所谓老乡来找她，虽然他们说话的口音明显不同。中午，周瑶在食堂买了两份饭，并和她的好友赵竞有以下一番对话。”

“周瑶，吃这么多？”周瑶从售饭窗口吃完饭，两手各端了大盛满菜饭的搪瓷盆往外走，站在买饭队尾的赵竞迎着她笑说。

“来了个人。”周瑶落落大方地说，“给他打的”

“是老乡？”赵竞调侃地望着周瑶。“听蛻你的老乡说话另有一个味，你们那儿方言很杂？”

“是亲戚，”周瑶沉着地微笑。“我没说清楚。”

“可惜我没有这样现成的亲戚。”赵竞笑。

“真是亲戚，不骗你。”周瑶笑着端饭离开，还说：“中午游泳来叫我。”

“不打扰吗？”“一点不。”周瑶回头嫣然一笑。”

去浴场的路上，赵竞见着了周瑶的亲戚，一个剪短头发穿海魂衫的年轻水兵。他和周瑶并排走时显得很缱绻，老是一脸温柔地望着周瑶的眼睛微笑，对试图和聊聊的赵竞心不在焉，并说是有意无意地把赵竞一个人抛在前面，两个人搞小动作，那眼神儿似乎只有一种解释才合理。

到了海里，他俩便飞快地往深处游，把赵竞远远地落在后面，任凭她拼命喊“等一等”也毫不理会，完全是一副不顾情面、铁了心要把别人甩开的嘴脸。没人保驾，赵竞是不敢游得太远的，此时只得一个象只雏鸭似的海边游来游去，远远眺着那快活的一对。那水兵泳游得非常之好，在起伏不定的波涛中仍然是自由泳泳，不难看到沾满水珠的胳膊交替竖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一前一后游到防鲨网靠海岬一侧的礁堆，水淋淋地爬上去，站在上面说话。赵竞在海里冲他们拱手，他们也毫无反应。赵竞没趣地在海里游了一阵，扭头看他们印度洋两个人仍站在鹧是上。她游累了，上岸在太阳伞下趴着，面朝海，手抵下颏，边养神边睥睨远处海天之际礁石的那一对，他们象雕像般凝固在礁石上一动不动。温热的砂子使她浑身热烘烘的，昏燃欲睡。她大概是睡了一会儿，再睁眼，沙滩上密的人体已经变少，不少人在浅海浪中洗涤身上的砂粒，随即上岸去更衣室冲洗，那一对仍站在礁石上，姿势如她第一眼所看到一样。

这时，涨潮了，远远从外海涌来的潮水到达岸边已经是相当高而有力的浪峰了。她亲眼看着一道席卷而来的涌波愈来愈清晰，愈来愈耸起，及到防鲨网便已掀起峰面，嚣声一片，撞到礁石便识地低低惊叫一声也是事后。波涛过石，礁石再现，水如瀑布般流泻，那两人已不见踪影；须臾，浪谷间才看到两颗人头在颠伏。

周瑶和那个小伙子走上沙滩时都趑趄趑趑，龇牙咧嘴；他俩的大腿上都被礁石的海砺子壳划得血痕斑斑。

蓝色的海连天蔽云地耸起涌动，有峰峦迭嶂、万马奔腾之势。“ 还需要我帮助你回忆吗？那天你回到码头下了自行车，扛着药箱上舷时一瘸一拐，你的朋友李晋元正值武装更，见你这样不是还跟你开了句玩笑；“ 到那跳帮把腿磕成这样？”

“想起来了，那天我在馆陶路下坡的地方没捏住闸撞了个老头摔了下来。”“对，当时你就是这么对人解释你的腿伤的。可说服不了人的是你腿伤了，裤子却完好无损。”

“我骑车嫌热，把裤子挽到大腿，水兵裤是很肥大的。”

“车也没有任何磨指痕迹，更不用说那一箱散装的针剂，在你摔车时竟一瓶未破，岂非咄咄怪事？还有用李晋元当时说的话来回击你吧：“你的意思是说车定住了而你飞了出去——你骑的又不是一匹马。”

“你让我觉得你就是那号帽檐压得低低的、拿着个小本到处偷听别人谈话并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无耻小人。你竟连我十年前的天涯海角随便说的话都知道一清二楚，莫不是那会儿你就开始监视我了？真可怕，我总以为自己在不被人注意地生活而结果却是在被聚光灯照的十分亮堂的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窥探。”“我是微不足道的，你应该对人民雪亮的巨眼有所体会。”

“这巨眼的结构应该是类似苍蝇的那种复眼吧？”

“如果你对你目前的处境有所了解，你就不一抱有幻想，希图瞒天过海；现在你正是一只被置于显微镜下的苍蝇，你那只爪子上沾着的秽物都瞒不过去。”

“你说过，我干过什么你比我还清楚。看来是这样了，我需要你的提醒。”

“你承认你和周瑶曾有还一段非比寻常的关系吗？”

“不记得了。”我干脆地说，“我一生和很多人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亲属关系；利害关系；金钱关系；肉体关系。我认为这都是非同寻常的关系！”

“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你也是个不识时务的。”

“你不能说那个去找周瑶的水兵就一定是我。”我指了指窗外海滩上个个呆呆看海的穿牛仔裤的小伙子。“按你那种漫天撒网的本事，我相信你把脏栽到他头上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是不是周瑶的一个舅舅也未可知。”

“你要以为十年的工夫人们会有多大变化，那你就错了。也许你在十年里由一个正直的军人变成了无赖，而对多数人来说十年只不过是三千多个一模一样的日子。赵竞还在海疗，只是略微胖了一点。”“就算退一万步说，我就是十年前那个和周瑶一起在一块礁石上站过的那个人，那也不足以说明我到就怎么样了。我和站过一起的人多了，我甚至天天在公共汽车里和老的少的香的臭的女人挤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

“李晋元当年可算你的一个挚友吧？”

“我们是同一个中学毕业的，当兵又在同一条舰上。”

“他是不是和你很熟，熟到剃下你一个脚趾头仍到一大堆脚趾头里拌一拌，他上去一拨拉，拨拉出来的那个脚趾头准是你的程度？”“差不多。”“你要说你干了什么那准是你没跑了吧？”

“哥们儿嘛，当然没错。”

“你打什么时候开始，上街时成心甩哥们儿？”

“我用过哥们儿吗？没有吧？”

“那还能瞒过哥们儿吗——你憋什么坏？那次在舰队俱乐部看电影，你的确对们儿不太仗义。”

“哥们儿，外出啊！”正在码头上和一帮弟兄们练举重的李晋元看见我下了舷梯，放下杠铃迎上来。”“嗨，裤线倍儿直，皮鞋倍儿亮，您这是要上大

街展销呀。”

“展嘛销，看电影。”“有我要吗？”“没有。”“我搜搜……妈的，多出来的这张票谁的？归我了，跟哥们儿玩这套。”“你去干吗？那片儿特没劲。我还要上街买点东西。”

“我就爱和你上街，不买东西还看曼儿呢。”

“那你快换装，交通艇快开了。”

“换什么装，就这身了。”

“不行。你没听说，司令扎着板带堵着码头路口纠察军容风纪呢。”李晋元穿戴整齐和我一起乘交通艇摆渡过港口，在对面码头上岸。通往市内的马路上到处都走着军装耀眼的海军官兵，大街小巷挤满逛商店，下饭馆的水兵。舰队俱乐部里更是人群熙攘，全是休假的军人。有的在礼堂里聊天说笑，等着看电影。我们和遇见的熟人打着招呼，上了楼座，找到座位坐下。不一会儿，一个女兵拿票走上来，对了座位号，在我旁边坐下。李晋元鬼头鬼脑觑视人家，俯着我耳朵嘀嘀咕咕地说：“这女的我见过，‘五一’那天到咱们码头那三个女兵里就有她没错，黄头发，眼睛半是眼睛。”

“见过就见过呗。”我无动于衷地望着楼下或走动或跷腿坐着大笑的人们说，“见过就当再见一次。”

“跟她说说话，问她是哪儿的，认识认识。”

“你是不是想让军务部的纠察抓去？”

“你不敢，”我说，“咱俩换换位子。”

“不换，别闹！”这时，灯暗了，放映孔里射出一束光投在银幕上，银幕出现纵马疾聘的画面，音箱也发出雄壮的音乐夹杂着马蹄的“得得”声。画面随着剧情在变换，忽而大脸充斥银幕，忽而几百衣衫褴褛的人起舞弄棒。这是描写国内革命战争的片子，剧情一直贯穿战斗场面。礼堂里嘈杂人声静下来，枪炮声，吼叫声回荡在黑暗的空间。”

李晋元也跟看看我，我和那个女兵象我们这排其他人一样伸着脖子全神贯注盯着银幕；银幕的光打在我们脸上，我们象戴着塑料面具一样毫无表情……

——他们太正襟危坐了，姿势僵硬的简直连气都不喘。当一个人一本正经到不自然的地步，当他显得是那么淡漠、忘我时，他一定是在私下干着和他表面告诉你的截然相反的勾当——他紧紧攥着那个女兵的手，手指交押。“没电影怎么样？”“没劲。”“是没劲，没劲透了，可你着得那么专心致志，我都不好意思叫你走。”李晋元笑着对我说。

电影演员，礼堂灯亮了，我们纷纷从座椅站起来，伸着懒腰，掏烟叨在嘴诨里，人群正从各个出口往外涌，摩肩接踵。李晋元看看低头走在我们前面的女兵，一手举烟，一手捅捅我：“就这么完？”“什么？”我仰脸看着他。”

“还什么呢，你都美出鼻涕泡儿。”

“你说什么我一点听不懂。”我加快脚步向前挤去。

在礼堂前厅，李晋元的一个熟人把他截住说话。“在门口等我！”我一把握住我郑重地吩咐过后才去和他的熟人说话。

我出了俱乐部便迅速钻进马路斜对过一家邮局，站在窗后看着俱乐部米口。李晋元和他的熟人聊着出来，在门口握手告别，东张西望找我。他在俱乐部门口呆了半天，不停地看表，最后带着愤恨的神情快快走上回码头的

路。

我出了邮局顺着另一条僻静的街走，拐过一个街口来到公共汽车总站，站到在礼堂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兵身后。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遮住我们，车开走后，站台上空空荡荡。

“那天早些时候，一个谐同丈夫，女儿出游的海疗医生在位于那路公共汽车沿线的一个公园的角落，看到周瑶和一个男兵坐在长椅上眉飞色舞地说笑——不必再纠缠这些细枝末节了吧？事实很清楚，你和周瑶在那年夏天都和一个年轻的异性建立了未经许可的关系；从种种迹象看，你们各自身边那个藏头遮尾的异性就是你们互为对方。”

“你前半句是有事实依据的，而后半句则是出于一种武断的臆测。即使漳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除了为军队的纪律所忌讳——相到如今，我想军队不会再追究——也是很正常的，应该受到尊重的。”“当然，如果事态就这么没有波折地发展下去，今天我就该祝贺你了，也不会来找你麻烦。可惜，好景不长——你干吗那么紧张，脸色苍白？你从来没有那么丢过脸，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三下四地乞求而且毫无作用，那是你的初恋对吗？我相信你那时是很纯洁的，只有最纯洁的一往情深才能使人那么不顾一切的去哭泣、去恳求、去要求解释，完全不顾场合，甚至不惜成为全城市民的笑柄。是的，那场海滨露天茶座争吵足以让全城人饭后茶议论了一个星期，当有上千人目睹了那个漂亮的女兵是如何冷酷无情地甩掉她的男友，一个激动得不能自制的水兵。”男兵不把抓住起座欲拂袖而去的女兵手腕子，声音低沉地说：“你不能就这么走！”

那是全城最繁华的海滨大道，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如流，人如潮。海迎风摇曳的树下摆着露天茶座，仨仨俩俩的衣裙鲜丽的男女坐在那儿闲聊喝冷饮，海风吹拂他们的头发，带来爽人的凉意。正是傍晚，太阳已落，天色尚明，海象一大匹细腻的丝绸沉重地摆伏着，堆起一道道波纹。大道上无论是行逃的还是闲坐的人都很安适，街口有向个小伙子在弹吉它，自得其乐。露天茶座上，男兵霍地站起，追上沿着林荫道走去的女兵，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个车轧身脸贴到自己胸前，盯着她的眼睛说：“你不能就这么走！”

“放开我！女兵用力掰他的手，激愤地说，“你想干什么？”

“说清楚，为什么？”“你放不放开我？”女兵尖叫，她已用指甲深掐进了男兵紧攥的手指，男兵脸变了色，但手仍毫不放松。

茶座上坐着的一些人扭过头来注视他们，一些行人也停住脚步。“你放不放？”“不放。”男兵苍白着脸说，“你不说清楚我就不放。”

“臭流氓！”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听到女这声骂便哄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海军军官走进圈，严肃地对男兵命令道：

“你把手放开！”男兵听到军官的命令，仍一动不动，执拗地攥着女兵的手。只是脸色更苍白了。“我命令你把手马上放开！”军官在吼。

“你说，为什么？我有什么不好，我都可以改。”

围观的人群听到男兵这句话一片惊叹，随即暴发一阵更大声的哄笑。女兵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军官暴跳如雷地去拽男兵的手，猛力推他的前胸，男兵被推得一个趔趄，顺势带的女兵也踉跄了下，但他牛手仍紧紧攥着女兵的手腕。“你说，我有什么好，我改。”男兵的眼睛象只将要被浪涛卷起的绵羊的眼睛。“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女兵的眼睛就象一个残忍的皇后的眼睛。军官高声叫来

了个正走过这里的海军纠察，同时几乎是猛击了一下男兵的胸部，男兵的手松开了，女兵迅即分开人群走掉了。军官对两个纠察说：

“把这个流氓带到舰队军务部，弄清他的单位。太不象话了，简直是当众耍流氓。”

男兵激动地看着军官的脸，军官瞪着眼冲他吼。

“你瞪什么眼？给我走，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号兵。我当了这么多年军人，还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把海军的脸都丢光了。”两个纠察站到男兵身后，其中一个小声对男兵说：“走吧，别叫老百姓看热闹。”军官气冲冲地边骂边在前边开路，两个纠察夹着男兵跟在后面，四周是兴冲冲簇拥尾随着他们的人群。从商店出来的人和正准备进电影院的人都纷纷加入这个浩浩荡荡的行列，互相打听事情的原委。天黑下来，路灯亮了，灯光透过丛丛树叶洒下来，照在一张张兴奋的人脸上斑驳陆离。男兵在人群中央走过一条条灯火通明的街，所有迎面而来的人的视线都落到他脸上，黑鸦鸦的人群中噉噉反复低语着一个词：“流氓，流氓……”

“如果我说你那时心中充满因耻辱燃起的仇恨怒火一点也不过分吧？”单立人目光叵测地望着我。“哪个受到这种待遇的人能不感到愤恨？”“我不记得了，就算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也不记得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了。”“得啦，别装作很迟钝的样子，谁碰到这种事也不能象家常便饭似的安之若素，三、五天就撂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

“我的确不记得这事是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城市有那么多海军人员，涉及到海军的风流韵事和桃色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这种狡辩很没意思，你们舰当时的一百多名舰员都可以证明，你曾被舰队保卫部门拘留了一夜，第二天由舰副政委亲自带回。”“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事很多，并不稀奇，没人——即便是当事人也不感到很严重，产生所谓一切‘毁了’的念头。”

“的确，正如当过海军的人都爱自重的一样：‘水兵都有股浪漫劲儿’。海军对这种事的处理并不是很严，但这股‘浪漫劲儿’上来却是危险的。你们舰队不是出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情杀案，一个失恋的海军军官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用自己的手枪打死了负心的未婚妻。当时你正在舰队医训队受训，那个可怜的军官死了女友后又冲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尸体送进了你医训队解剖房的存尸池，作为解剖标本泡了起来。也许你正是在他身上认清了肱二头肌的形状和位置。当时整个部队都很同情这位不幸的军官谴城市姑娘的薄情。”

“那种事情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也有很多人说那个军官太傻。”“也许你就是说他‘傻’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吧？你们并不认为他事干得愚蠢，只是惋惜他把自己搭了进来。豁出别人很容易，要把自己也豁出来大部分人就要踌躇了。实际上，当时你想把自己豁出来也是办不到的。你从舰队保卫部被带回舰就立刻受到了严密的看管，另外作为一个舰艇卫生员要搞到武器弹药也根本办不到的，舰艇上的枪支弹药平时都销在舱里，值武装更佩带的手枪也是装样子的，根本没有子弹而且大多锈得拉不开栓。你的长官也一定严厉警告过你：‘如果女方发生任何意外，你都要负全部责任！’不久，对你的处分下来后，你便被调到舰队辖区内其它省份的另一支部队去了，和周瑶远远是隔离开了。”

“你承认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吧？”

“尽管你违反了军纪，但仅就感情而言，我承认你是纯真的，否则你不会感到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当然，关于这件事的谁是谁非我不妄加评判，即

便一方的感情十分真挚，另一方也有权予以拒绝，也并不因此产生义务。”

“如果我的感情是纯洁的、真挚的，我就不会采取卑鄙的手段去亵渎它——我自己也不忍。”

“这种事情可不是总这样，过分强烈的情感往往导致有害的偏执。那些自恃怀有强烈的纯洁、真挚情感的人千百年来在正义、道德、宗教的名义下干了多少惨无人道的事？要正确估计‘茶座风波’对你的影响，首先要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只苍蝇从高高的天花板嗡嗡地俯冲下来，在宽敞的房间上空疾速地飞来飞去。它试图飞入队光明媚的花园，冲着洁净透明的玻璃窗一头撞去……它徒劳地一次又一次撞着玻璃，最后精疲力尽地伏在上面不动了，它飞不出去就象外面的苍蝇飞不进来一样，虽然它们彼此隔着玻璃可以毫无困难地互相洞悉。“你为什么不喜欢李晋元？”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和李晋元好得象穿连裆裤，吃喝不分，可其实你在内心深处对圣并无好感，如果算不上讨厌话。”胡说，我们关系一向很好，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友谊。”

“与其说这么些年你们保持了友谊，不如说你一直在衍他，他的热情有时令你很为难很抹不开。要是让你选择，你大概跟他毫无关系。”“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喜欢李晋元。”

“可你对你的另一个朋友齐本森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时他正为件小事在生子晋元的气。”

一只足球蹦过草地，滚到我脚下，停住球，接着飞起一脚把球踢去。球在蓝色的天空划出一道大大的弧线，落在杂草丛生的堤内空地上，穿海魂衫的弟兄们急急忙跑起来追逐那只球。海鸥在远处堤外的海面上飞翔。满头大汗的齐本森喊着我名字边脱湿透的海魂衫边向我走来。他叫在场边看球的一个他们舰的兵上去替他踢会儿，自个爬上土坡坐在我身边，用揉成一团的海魂衫扇着风对我说：

“我正找你，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我掏出烟任他抽去一支，用我正吸的烟给他对上火。“你们舰那个李晋元怎么那操行？”他边大口吮烟边说，一缕缕青烟从他一张一合的大嘴和翕动的鼻孔中冒出。

“他怎么啦？”我磕掉长长的烟玉，看着空地上奔跑的人，球问。“丫他妈的老跟我借钱，借了他不还，我他妈又不是财主，净把钱借他自个连烟都抽不上了。昨天在码头见着他问了他一句，丫就跟我急了嘿，说：‘不就那几个破钱，你他妈老跟我要什么要？’倒好象我欠了他的钱，真不仗义，我真想抽丫的。”“他就那样，也老管我借钱。”

“不是。有这么办事的吗？没钱你倒说几句好话呀，比我还横。他既然这样我不管那套了，这月发津贴他再不还我钱我就真抽丫的。”“到时候我嘴他说说。”

“你说我要抽丫的对不对？丫也忒不象话了，我说咱平时都不错，你要缺钱哥们儿借你，不还也没什么，我都说什么他倒长脾气。说实话我真是看你面子跟他掰不合适，要没你在中间，我跟他不客气了。”

“以后你别借他钱就完了。”“还不是全看你面子，我跟他有什么呀，不是一块当兵谁认识他呀。我说你怎么跟这种人那么好？这人忒没劲。”

“我跟他也就是那么回事。你讲了，一起在外当兵，又是老同学，关系自然而然显得密切；其实有时我也挺烦他的，又能怎么样呢？得过且过，能

混下去就一块混呗。”

“反正你跟他说说吧。”球场上齐本森一方输了球，他们舰的人都喊他下场，他跳起来身来踩了烟对我说：“叫他别觉得谁都象该他似的。”“你呀，该对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别管我。”我也站起来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能说明什么？”我对单立人说，“我对谁都这样，我对李晋元说齐本森也是这种口气，他们说我也象不了有时同样口吻，做人嘛。”“你不要用处世圆滑来作幌子，你对齐本森说的那些话正是你对李晋元的真实看法，因为你不但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干的。”“我干什么了？”“李晋元的入党问题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按一般情况，部队发展党员总是优先考虑炊事员，炊事工作之所以对一般战士有吸引力也是因为干这项工作入党快。”

“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该找我寻求，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支委，对部队中党的发展工作没有任何言权，其得失也没我任何责任。”“你真的毫无责任吗？李晋元一次次在支部讨论会上被卡下来，就因为总是有人提到他过去的一个污点，他中学曾因斗殴受到过公安局的行政拘留处分。这件事在他档案上并无记载，好心的中学老师在其学生毕业时都尽可能地抽掉那些对对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立足有影响地不足以说明对本质的处分。只有你，在你们全舰是唯一了解李晋元过去的人。我不能认为你是无意中说漏的嘴，因为这件事始为人知恰好是在支部第一次讨论李晋元入党问题的关键时刻。就算你不认为那是件很严重的事更多的时候还觉得有个有趣的聊天材料，你也应该明知在那时刻谈论这件事会对李晋元选成什么损害，我们党的一些基层干部对一个新党员的个人历史是否洁白无瑕记有的近乎病态的偏执标准是人所共知的。”

“你这么说似乎我跟李晋元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你既然处处表现得象个天眼通，你就应该知道尽管我中意的人不是象李晋元那样的人，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和睦相，没有发生过足以引起深深嫌恶的涉及到重大利害关系的冲突。我可能并不象他喜欢我那样喜欢他，但我也犯不上象对仇人一样地去玩他，即便他有所得我也未必有所失。”

“你是个对别人的成功完全持心平气和或赞许态度的人么？你敢说你不是个自视颇高并且也希望别人这么看的愤世嫉俗者？要是一个人对你说其实并没有你自己认为的那么非凡，其实只是千千万万委琐的小人物的其中之一，你难道不会怀恨在心？特别是这话出是你一向引为知己的老朋友之口，你肯定恼羞成怒并永远不会原谅对你说这话的人因为话出自他口更有份量，真理的成份更大。应该说李晋元对你说这种话很造次、很唐突，他不明白就是再推心置腹的朋友互相交换看法时也应该把握分寸，把界限保持在对方自尊心能够容忍的程度内。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他的确是无意的喝了一些酒，酒酣耳热的酒桌上气氛又很热烈，朋友们都显得非常诚恳，互诉衷肠，谁要是不说点心里话就有些不够意思了，当时你们是互相搂着脖子交谈的吧？”

杯盘狼藉，酒瓶林立。

一群穿着崭新、没佩领章帽徽的陆海军制服的年轻人两眼发直、满脸通红地围坐在一个凌乱的房间内圆餐桌旁。大多数酒瓶已经喝空了，但他们每人面前的杯仍满斟着酒。他们一边一齐用筷子有节奏地敲着碟子行着酒令，一边互相大声发着宏论，争着打断对方。所有人的舌头都好象短了一截，说话颠三倒四。“北京的火车就要开。”令家说。

“往哪工开？”众人问。

“石河子开。”“石河子的火车就要开。”一个要去新疆石河子服役的陆军新兵接过令，昏昏地说。

“往哪儿开？”“屋里开。”“违令违令，罚酒。”众人七手八脚灌了那个要去石河子服役的家伙一杯。那个家伙打着嗝儿、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说：

“海口开。”“海口的火车往哪儿开？”众人又一齐盯住一个要去海南岛服役的陆军新兵。“天上开。”那个家伙也喝得差不多了，晕头转向地说，也被大伙罚了一杯。“喂，你，”被罚的家伙满嘴白沫地指着一个也穿着新海军制服、端坐在那里盯着自己酒杯出神的小伙子说，“你怎么那么油，老罚不着你？你不是顶崇拜那个喂鲨鱼喂出事迹来的邓世昌，那丫的可是海量，要不怎么那么高兴往海里沉。”

“谁说我崇拜他？我压根儿对他没那意思。”

“那你崇拜谁？”一个穿陆军制服、脸嫩得象婴儿屁股的小伙子懵懵懂懂地问，“你总得崇拜个谁，也不能让人家白立那么国英雄好汉。”“就是，那英雄也不得其所呀。”另一个不顾令，始终不停喝着酒的小伙子傻笑着说，“名人们岂不也白忙碌了一生？”

“我谁也不崇拜。”被问的小伙子翻着白眼生“崇拜那傻×干吗？在我看来那个人全是傻×，崇的和被崇的。”

“就你不傻！”一个坐在桌子另一边拼命往嘴里挟菜也穿着海军制服的小伙子说，“其实你最傻，傻得逼人！”

他撂下筷子，端着酒杯坐到这个小伙子身边伸出胳膊搂着他脖子，直接对他脸上喷着酒气说：

“哥们儿，我不说真对不起你，你坏事就坏在从来没人老实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

别看你一天到晚埋头苦干，读这个学那个，弄出一副胸怀大志的矜持样子，其实你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智力，体力都属中下，也从来没见过你有好运气；咱们这伙人谁都能干出名堂，独你板上钉钉一事无成。你好想想，认真地想想，你自己说，你说穿了是不是个傻帽——还是最普通的那种傻帽——你就踏踏实实当个傻帽得了，那样你还可少沾上点本来属于聪明人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苦恼。”众人大笑，拼命地敲击碗碟。

“真的，我一点不是喝醉了酒胡说，我很清醒，真是发自肺腑跟你说这番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实现你的任何抱负，不管是事还是爱情，你想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因为你不具备那能力，你也就是凑和活一辈子。”

“高碑店的火车就要开。”一个穿陆军制服的小伙子敲着碗大声说。“往哪儿开？”众人齐声喝问。

“傻×开。”大家看着我齐声笑，我也笑，笑声突出地刺耳。我把李晋元的胳膊从我脖上拿开。

“他是傻×那你呢？”一个人问李晋元，“你将来能混出个什么头角？”“我？要是不退伍也就混个海军司令吧，将来你们在座诸位的儿子要当兵可以来找我。”

“狠——！”“如果你仍然不承认这件事实际上是多么深地刺伤了，那就让我再做一个小小的注脚，证明你从来没忘过这件事。前年八月份的一个炎热的中午，你到过‘丽宫’冷饮厅吧？”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单立人，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

“你是去见一个叫田圆的姑娘，她是你新交的女友。三天前，你们曾为

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一架，可以说起因是由于她的任性。她很不理智地就你的人品发了通带侮辱性的见解，使你当场翻脸，拂袖而去——你显然不打算再容忍这一套。田圆很快就后悔了。她并不想中断和你的来往，那天约你去‘丽宫’就是为了向你道歉，诚心诚意地想挽回你们的关系。你原谅了她，你也怎样珍视存在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你还说了一句话。”

“丽宫”冷饮厅一片嗡嗡的低声说话声。

吊扇在旋转。我和田圆隔桌相坐，每人面前放着一杯带麦管的粉红色冰激凌杨梅水。她怯怯地望着我，忐忑不安的期待着我的反应。“我早就不生气了，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她笑了，快活虽释重负地笑了。伸过手轻轻触我放在桌上的手掌，象抚一只易受伤害的鸡雏。

“我不该惹你伤心，我下回再也不那样了。”

“再也别那样了，我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别人的蔑视——我最恨那些蔑视我的人！”

我哆嗦着，拿烟的手情不自禁地抖着。

“你怎么知道？田圆决不会对你讲，当时你在那儿？”

我从座位上拧过身子往后面。身后的桌上是一对带孩子的年青妇女，正在一匙匙喂张着嘴仰着脖子拿玩具站在地上的儿子吃酸奶，象喂一只小鸭子；右边是三个喝着冰水低声交谈的女学生；左边是两个默不作声坐着抽烟的长发小伙子；其他桌上散坐着一对对情侣聚精会神地低语；倚着冰柜站着的女服务员一脸疲倦，厌烦的神态。

吊扇在天花板下飞快地旋转。

“重要的不是我怎么知道的，而是你是否说过这句话。”

“我那句话不是针对哪个人说的。”

“你是指一切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你表示过蔑视的人。”单立人尖锐地说，“这些人你一个也没忘记。李晋元算什么，对他略施报复既不过瘾也谈不上什么快隐。真正凌辱过你的那个人还逍遥自在地活着，这个仇不报，怎么能消你心头之恨？”我感到闷。这个房间是这么高大，不管门窗关得多严，仍有气流在暗暗穿行、回旋，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你为什么迄今一直不结婚？”

“没房子。”“我们国家有多少人是先有了房子再结婚的？这是理由而是一个托辞。”“我不结结婚……”“你很爱田圆是么？她也很爱你。对她你没什么可挑剔的，无论用何种眼光看，她都是个品貌出众的姑娘。就我个人的看法，她毫不比周瑶逊色，甚至在不少地方还略胜一筹。这样的好姑娘是每个小伙子梦寐以求的，要说她有什么令你中意不配做你的妻子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要说因为没房子什么的就不能和她结婚那也是说不过去的，这样的好姑娘就是一切，谁得到了她也就不会再希求别的什么东西了。”

“我不想结。”“对，这正是你不结婚的原因，你不想！是什么妨碍了你和田圆的结合？”“你明白不了。”“恰恰相反，我很清楚。还是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横亘在你们中间、使你们不能结合的那个臭气熏人的阴沟吧。”

“你尝尝我烧的菜。”当同事们围坐在食堂的方桌旁，各自掀开在笼屉上蒸得热气腾腾的自家的饭盒时，他好心好意，不无骄傲地把自己的肉烧鸡蛋土豆推到一个漂亮的女同事面前。

“你也会烧菜？”那个女同事嘴含着匙子，看看满饭盒油汪汪、枣红色

的肉块鸡蛋红色的肉块鸡蛋土豆吃吃笑着说。

“男人烧的菜有时比女人烧的不知香多少，虽然烧菜往往被视为女人拿手，但大师傅十有八九是男的。”

“那我就尝尝咱们大师傅的。”女同事用匙子在饭盒里拨拉来拨去拣了块肉放进嘴里，只咬了一只便吐了回去——吐进饭盒，伸出舌头啐着嚷：

“真难吃，你放了多少糖，甜得都腻了，这又不是蜜饯。你只配当个饲养员。”他变了脸，把匙子当啷一声扔在桌上，盯着那个女同事。

另一个女同事看了看他的脸色，伸过匙子：“我尝尝，我就爱吃甜的，没准正对我口味。”

“你别吃。”他粗暴地推开这个女同事的匙子，扣上饭盒盖。“怎么啦？”“没怎么，她把菜弄脏了，我不能再给你吃，这菜只能倒。”

“这有什么，我觉得没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这菜里有她的口水。”

“那你吃我的菜。”“我也不能吃你的菜，我不能白吃别人的菜。”

“何必这么死心眼！”“我就这样。”他仍用眼睛盯着那个吐掉他的菜的女同事。

“别生气。”那个造次的女同事脸通红。“我没说你的菜不好，只是我不太爱吃。”“滚，滚你妈的。”“真妈可气！”他把手里的书往桌上摔，站起来在办公室走了两圈儿，回过头对寻声抬头望着他的同事指着桌上的书说，“我简直看不下去了，再看非把我气死。”

“书里写的什么，把你气成这样？”

“你看看你看看。”他快步走过去拿起书，伸到同事眼前胡乱翻着。“这么多罪行累累的战犯，全给放回国了。本来枪毙十次也不多的，徒刑都没服满就赦了。”

“这有什么？”同事翻着书挑着看。“我觉得无所谓，战胜者总要宽大点才显得有风度，一个大国，肚量也要相应大。”

“可这帮家伙干了多少坏事，杀了多少人，当时他们可没留什么情。”“过去的都过去了，覆水难收，再多杀一些以也不能使死者复生。冤家易解不易结，还在随将来的双边关系，和为贵。”

“不把过去做一个了结哪里谈得上将来关系的正常？我坚决不同意这种抹稀泥的作法。”

善恶不明，该惩不惩，害人的得不到刻骨铭心的教训，受害的也老觉得谁欠了他什么。事隔多少年，一有摩擦就提醒人家欠的情，不管与过去有关无关让人家抬不起头，人家也不高兴。噢，合着你当时的宽大就是为了留个小辫子老揪着，不如杀了痛快。我杀了你的人，你也杀了我的人，旧债一笔勾销，咱们现在谁也不欠谁，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别跟我道歉，我也不原谅你，一报还一报，大家干净。”“你太可怕了，我可不敢得罪你。”

“要想天下太平，只能这样。要是所有侵犯别人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猛烈地毫不留情地报复，他们这样干时也就不会肆无忌惮了。”“你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吧？”单立人忧郁地望着我。“要是有人说你对那些指害过你益和尊严的人干了什么——

无论干了什么也不会有人惊讶。”

“你要有证据。”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狼和我吃了羊是两回事。”“拿出证据很难么？”单立人问我，随即自己摇头否定。“不，不难。对我们来

说，最困难的是认出来谁是徒具人形的狼。要证明狼吃羊是很容易的，至于怎么吃的羊，那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你被送到一个偏僻港口的隶属工程船大队的一条挖泥船上后规规矩矩地服完了兵役，就象一个万念俱灰的人听天由命地屈从了环境的变化。那儿的人对你印象很好。在他们看来，你只是个羞怯、无害、有些平庸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猜不出你究竟是犯了什么过失被发放到这个儿苦地方来——这样的人能有什么过失？不久，你退役了，从那些熟知你过去、始终警惕地注视着你的军官们的眼皮底下销声匿迹了。你的第一个目的基本达到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接踵而来不断发生的一件件更耸人听闻的事的扩散，被人们遗忘了。没人再谈论你，那些亲自处理过你的事的人记忆中将你湮灭、尘封了；人们需要经过提醒，才恍惚记得很久以前在海滨大道一个男兵和一个女兵之间发生过什么纠纷。

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有几百万人生活象个大蜂巢似的城市中找了个办公室的清闲工作，象其他小职员一样忙忙碌碌，饱食终日，完全不引人注目地生活着。你开始谈恋爱，象所有百无聊赖、无所用心地城市居民一样挑挑拣拣，在一筐同品级的西红柿中拣出一些看上去似乎比别的西红柿要饱满、新鲜、完好无损的放在秤盘上称。你是这样的平淡无奇，以至不管你说了些什么，流露出些什么危险的想法谁也不会往心里去，只是一笑置之。你就象生活浊流上一层厚厚的油垢中的一滴，谁也不会把你同这浊流中的哪怕是微波细澜联系在作你甚至能和办公室里那些和你一样闲得难受的同事讨论怎么才能不留痕迹地杀人丝毫不会引起怀疑。

“刀刺斧砍肯定是不行，血溅得到处都是，凶器也难以处理，很难不留线索。从楼上往下推也不行，在咱们这种人口密集的城市，要是在自己家你简直没机会和你想干掉的那一起呆在一个空房子里。况且你要把对方骗上楼，你还得和她接触，产生信任，接触就难免不被人看见，你作出的种种和她素无瓜葛的假象就前功尽弃。投毒也不行，不是特务或搞售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弄到无色无味、毒效很强的药。安眠药嘛，象咱们国家的其它商品一样，总有个质量下降和假冒真货的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下一百多片，睡一觉又醒了。其实这些招都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缺陷，很容易就让人看出是他杀。如果被看出是他杀，不管警察多笨，总有落网的可能，你不能把侥幸心理寄托在警察无能上。要想完全无恙，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人认为这人是自杀，起码也是事故。让人相信死者是自杀很困难。自杀的人总爱留份唠唠叨叨的遗书。象咱们这样的业余杀人犯根本没技术把死者的笔迹模仿得维妙维肖，漏洞会大的把自己一下就暴露了。事故死亡嘛，见的是车祸和淹死。克格勃好象挺爱用前者——起码电影上挺爱这么表现。但那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社会。咱们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想偷辆汽车，再在大街有目的地撞死一口子逃之夭夭，光技术问题就有一大堆：先得花一千多块钱学会开车；再得有运气偷一辆车——咱们毕竟不趁多少车；岩后还得会开着飞车钻胡同——这本事一般的老外都不具备——想想头就疼了，还不如开车胡撞一气省事。乘下的唯一可行的就是淹死。自个淹死和被别人拖下水淹死如果当场没人目睹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游泳淹死又是那么稀松平常，每年全国都得死一个团，没人会感到奇怪。这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准备和借助工具，只消你有一身好水性好肺活量，憋足气一个猛子扎下去，潜至目标身下紧紧攥住她的双脚一沉……几分钟就齐了。在水中她有劲也使不上，再挣扎也不会给自己留下什

么搏斗的伤痕。”你正好有身好水性采取什么方式行动这个问题也就很快不成为问题。当你认定十年韬晦已足以使人们忘却你和你下决心干掉的那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你便开始行动了。

“你是谁呀？我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老态龙钟的唐执玉眯着眼睛看背光站在房门口的这个年轻男人。这个高大健壮，堵在门口，几乎完全遮住了光线，看上去只是一个轮廓模糊的黑影。他低声说了他是谁。“啊，”唐执玉布满老年斑的分露出多皱的笑容。“是你。你怎么隔了多年才来看我——当年你为什么就突然不来了？你二爷爷去世了，这儿也没有当年那么热闹了，没人来，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太了，难为你还想着我。”

他环顾四周，人去屋空，似乎就在一瞬间，当年那些在这间房子里走动、谈笑的男男女女非便远遁了，而那些来不及随着人去四散的说笑声、器皿磕碰声却依然附着、凝结在房间的四壁。一有触动便锵然回响、汨汨流动。

“和你常来那时比，这儿的變化多大呵！”老太太颇动感情地说，“那时你们还是孩子，我们正值盛年。现在你们长大了，我们也要行将就木了。你还好么？出海还晕船么？”

“不，我已经退役很多年了。”

“看，我真是老糊涂了，老忘了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您这些年倒没什么变化。”

“我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你们这些年怕是早大变特变了。当兵已经不时兴了吧？那时你们真是争先恐后地去当兵。”

“我们那会儿当兵的人现在恐怕都脱了军装，真不知我认识的人里还有没有仍然当着兵的。”

“怕是没有了。小周瑶也好几年前就退了伍。她，你还记得吧？”“想不起来了，那时在您这儿遇到的人太多。”

“怎么会想不起来？她是孙艾那边的亲戚，挺秀气的一个女孩子，也是海军。当时我家进进出出的军人不少，可海军就你们两个。我记得那时我经常让你送她。”

“印象不深了，那是哪一年呀？她结婚到这里旅行，还到家里来过，送过糖。她好像嫁了个做生意的，又黑又瘦，岁数也很大。我非常不喜欢那个男的，一身坤滑习气，老是叨着烟卷，牙和手指都熏得焦黄。我记得他的烟都是那很呛人的外烟。”“她干吗要嫁一个这样的人？”

“天知道。也许那男的有钱吧，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都在搞钱。噢，你结婚了没有？”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结。”

轮船起锚南行，一路乘风破浪。海水浩荡，大陆绵长。日出日落，一个城市在天水尽头隐没，一个城市在海天之际出现。——这个以度假胜地闻名的岛屿和一水相隔的楼厦林立的海滨城市就象一对浸在海中、互相依傍的年轻母子。

水淋淋的街道，水淋淋的树；每条街都是狭窄、弯曲、起伏不定，没有车辆，所有人都在步行；街两旁一家家凹进去、完全洞开的商店很冷清，每个柜台后面都站着一个苗条白皙、毫不动人的姑娘，象是一个平庸的母亲的众多女儿。

道旁出现黯淡、坚固、石刻饰纹繁的中已合璧住宅。每幢住宅的百叶窗和铸铁大门都是紧闭的，庭院荒芜，暗绿色的爬藤植物覆盖了整幢房子。

我边走边看着扇大门上的门牌号。

我停在了街角一个红砖小楼的院门口，院里花草茂盛，露台寂寥地摆着一把被雨淋得湿漉漉的高背藤椅，一楼开着的百叶窗里窗帘飘拂。我转身走进街对面一个占了半条街的林密院深的旧宅邸。客房是二楼一个有龕阁般的壁炉的大厅，双人床孤零零地摆在地中间很窄小。透过有铁栅栏的宽大窗户可以看到树丛间的一段海滩，白浪时而在视界舒卷；也可以看到左边院墙外街对过的那幢红砖小楼的院内和一楼窗帘飘拂的房间的室内一角——红木条案上的一架电话机。

你拨了你从唐执玉那儿要来的电话号码，一手攥着听筒眼睛盯着街对面的那个房间里的电话。风雨吹打着窗外一株榕树的千枝万叶；涛声灌耳，犹如喧嚣汹涌的海水涨至窗下。黑色的电话机毫无知觉似的蜷伏在条案上，你简直想替它去大声吼叫。终于，一个碎花睡衣裹着身躯出现在窗帘飘拂的缝隙间，黑色的听筒被一只白皙的手拎起。

你的喊叫在宅邸里此伏彼起地回荡，象是无数个男人在海涛深处呼救，闻者无不面面相觑。

从餐厅的帐单看，那天晚上你要的都是双份。服务员记得和你同桌的人中有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虽然就餐的人都是那么呆、冷漠，默不作声地吃自己的饭菜，很难看出他们谁和谁有关系，谁和谁素不相识。那天晚餐你只要了雾瓶啤酒，据服务员回忆，有一瓶还原封未动，你就是个孩子也不会喝得酩酊大醉。当走在山道时你是清醒的，步态踉跄是因为道路坎坷，语无伦次是因为林涛怒吼使你的声竟断断续续。停了风未住，当你和你的同行者来到海边时，浪涛正铺天盖地奔腾而来，黑压压一望无尽，象是你如约前来的同谋者的严阵以待。

你在黑暗中攥住了她的手，她一哆嗦。如果说这时她还以为这是动情地触摸，当你随即攥住她的另一手时她便明白了这一攥的不祥含意。海在骚动，浪头虎跃，咆哮震天的涛声盖住了她的叫喊。你挟持着她一步步向海里走去，受到海湾两端崖壁阻遏而激荡横流潮水冲得你们东倒西歪。一道浪波在你们面前蓦地立身掀起，随之倒银山倾雪墙，淹没席卷你们而去。

这时海面可能出现了月亮，如箭如帚的疾风吹散赶跑了翻卷的乌云，又大又圆的月亮象一个灯笼悬在黑浪滚滚的海面上。一个黑黢黢的人头出现在度了银的波中，向岸边缓缓移来，很快一个轮廓毕现的男人身躯从道道滚动的浪潮中站立起来，跌跌撞撞走上沙滩。他回首眺海，但见海已萎缩远退，浪呈一线。朦朦昏月下，他的脸颊闪闪发亮。

落日在海面溶溶伫立，流溢出灼热，血红的大量液体，海、岛、树丛、楼宇房舍无不浸透尽染。房间内笼罩着稠密的金橙色的余辉，家具什物都显得朦胧绰约。我感到幽大的房间四角有某种无形的东西逸放出来，弥漫相连，缓缓向我聚拢压迫而来，犹如一支巨大的气泵无情的灌注着空气，空间膨胀了，我缩瘪了。我来到街上，街上很热闹。商店明晃晃地一间挨一间，人群川流。海鲜馆门前五亮的灯泡照耀下的玻璃水槽内游动着鱼鳖蟹虾，鳞片闪闪，晶莹剔透，输氧管使水面不时冒出一串串气泡。摩肩接踵的人们大声说着铿锵的方言，和小贩的叫卖声、油锅的爆炒声混杂在一起，形成嘈杂滚动的声浪。那无形的物质仍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街巷店堂排放出来，升腾缠结，愈来愈密，愈来愈沉，紧紧地书目着我的身子。

一家装璜豪华的旅游酒店的游艺厅内，孩子们的欢笑声和花花绿绿的

电视游戏机发出的模拟激光导弹的“嗖嗖”飞行声以及击中目标的不断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在不断的爆炸声中走进一排哈哈镜，忽而瘦长如柳；忽而矮胖如坛；一刻有腿无身；一刻有身无腿；眼突似金鱼；嘴咧赛血盆；最后，头象一个充了氦的气球，圆大飘荡起来。

餐厅里的晚宴已进行到高潮，张张餐桌菜肴缤纷，酒色绚烂。进餐者杯晃交错，饕餮失态；一张张胖脸油光锃亮，喜气洋洋。黑暗舞厅内，人们正疯狂地跳着舞，扭动着身躯作出种种怪异夸张的姿态。一束激光不断射在舞池上方正中不停旋转的金属鳞片球上，无数绿斑飞舞在舞厅四壁和天花板上。爵士鼓快速、令人心惊肉跳地敲着震耳欲聋的节奏。音乐沙哑、高亢，刺耳地无律抖动，犹如万马乱崢踏地；犹如沸腾的熔岩在水下猛烈燃烧，脱枷解缚，顿刻间便要冲决而出，一泻千里，在所到之处遍地燃起冲天之火。

我要吐了眦目迸裂，口齿供露。

电子合成器丰厚的琴音中发出排山倒海的啸声，禽兽呜咽，潮水漫卷，山岳崩坍，大地开裂。舞池上空各种开关的灯开始旋转，四壁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形银幕，交替出现一幅幅缓缓移动的画面；转动的星空、奔流的大海、壮丽的山川。

我象一列全速向前行进、失去制动的重载火车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脱轨而出，笔直地冲进大海——波涛吞没了我。

舞厅亮起一只一闪一闪光线强烈的宇，整个舞池陷入骤明骤灭的氛围，舞蹈着的人们的动作被分解成一个个跳跃的造型。四面八方射来的激光集束照在人脸上就象一道闪电蜿蜒爬过，每个人都在可怕地狞笑。

门铃响了，周瑶抱着脖项上系着粉红绸带的雪白的波斯猫走过廓道打开门。站在台阶上的是本街派出所的民警小丁和一个有着胖嘟嘟脸蛋的老警察，小丁向周瑶介绍他姓单。“我先生不在家。”周瑶一边礼貌地把两位警察让进客厅一边说。她已经是位保养得很好、体态丰盈的笑妇了，依然栗黄的头发又浓又密，在脑后盘了个松松的大发髻。“他回下边探亲去了，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这次我他不是找他，是想找你了解一件事。”

周瑶的右眉向上挑了一下，冷淡地抱着猫坐下，不置一词。“今天傍晚有个人到我们派出所投案，说他昨晚在海边把你杀死了。”说到这里，小丁禁不住微笑了一下。周瑶仍是面无表情。于是他也不笑了，干巴巴地说：“恰好晨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具溺毙的女尸。他坚持说那个女尸就是你，正是他把你淹死的，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事情。他详尽地讲述了你们过去的一些龃龉，可以说，嗯，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他是怎么，采取什么手段把你杀害的。”

周瑶抚了抚波斯猫长长的毛。小丁颇有点尴尬，这种谈话实在是有点荒唐。“当然我们知道那具女尸不是您，也不可能是他杀的，谁也不是，那个女孩子是自杀的，有一份挺工整的遗书，因为失恋。这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岛上都轰动了。”

“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不去管它。”小丁急急地说，“反正你好好活着呢——我们倒不是捕风捉影、疑心重重，可那小子说得太象了，有鼻子有眼儿，简直不由人信，也不该有人敢和公安机关开这么大的玩笑——知道公安机关厉害的人都不敢。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慎重点，没准这是一件我们尚未掌握的案子……”“我不用说什么了吧？”周瑶看着局促不安的小丁缓缓地说，“事情既然这么清楚，明摆着。”

“当然您不必说您没死了，我们都已看见。”小丁觉得自己又说了句废话，懊恼地皱皱眉。“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发疯了，自个给自个栽这么大的脏；太平日子过腻了，想出风头？可当杀人犯又有什么好处可捞？就算到了名字能上回布告，万人争睹，臭名昭著，可名声带来的一切不方便你也根本来不及享用呀。于是我们反复盘问他，终于发现他既不是幡然悔悟也不是精神失常，实际上他是被一个人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开投案以求解脱时。这个人在海边女尸被发现后便以警察的身份审问了他，用种种可以追溯的事实之间存在的逻辑明了他不但有动机而且也具备手段杀您，您没死真是奇迹！噢，对不起，我是说除了您没死其它一切都是那么无懈可击，简直显得您没死是出人意料的。”

“没发生的事情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发生。”

“对。”小丁看了眼姓单的老警察，抢着说，“预防犯罪也是我们公安机关的责任。我们了解一下这件事究竟在多大强度上是可信的。毕竟我们只听到了一面之词，而那个警察显然是冒充的，他冒充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单同志——也不知他在哪儿耳闻了老单同志的大名。但这也不是说他说的一切都没有价值，连当事人也懵了么，信以为真。那小仿子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必定其中有触目惊心的事实。”

“您认识这个人吗？”单立人实在对小丁的絮絮叨叨不耐烦了，截断话头径直向周瑶发问，他把那个小伙子的姓名告诉了周瑶。“你们过去是否曾在一起当兵？你当过兵？”

“是的，我当过兵，海军。”

就象无法把眼前这个红润的笑妇同淹死鬼联系起来一样，单立人也无法把周瑶同兵联系起来。她身上简直一点当过兵的影子都没有。但她一一承认了她在海军的履历和与林时跃的间接属关系。谈到所谓“旧日情人”问题时说：

“这纯卒是一种经过歪曲的臆想。我认识他，但从没关系密切到暧昧的地步。就算当时我们互相存过这念头，也从未表现出来，这在当年部队生活的那种气氛中是不能想象的。那时我们又年轻又纯洁，充满理想和憧憬，都用最高尚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的浪漫。”

周瑶仍旧冷淡地抚着膝上的猫，声者显得倦怠、庸懒、刻板。“那时谁要说‘爱’，都会让人感到是一种亵渎。”

“那么你们是不是常在一起游泳，看电影？”

“是也不意味着我和他的关系与众不同。当时我有一大群在舰队各单位的老乡和朋友，大家经常一起游泳、看电影，甚至手拉手。都是孑然一身出来当兵，萍水相逢，无芥无蒂，谁也没想得更多——那时人人都很简单。”

“海滨大道树下茶座、千人围观、军官和纠察队干涉是怎么回事？”猫从她膝上蓦地跳下，一溜烟跑了。她象被人冷不丁揭了伤口上的痂，浑身绷直了。

“当我们回忆过去时总是有意无意将其美化。”单立人说，“一个生活平淡乏味的人总是喜欢想象自己过去曾有过热烈动人的时光。我不否认那时你们是纯洁的，但即便是，那时你们也不是真空罐里的无菌儿。不管你认为自己那时有过和现在相比多么不同的境界，据我们掌握，起码他并不是象你说的那么简单、天真烂漫。”

“不管在你们看来他是什么人，反正我坚信他决不会因为我们在大街上

吵嘴便起意杀人。”

“据说，”单立人温和地说，“他曾因一件比吵嘴更微不足道的事，一次酒后失言，便对人报复——他巧妙地使李晋元入党的梦想破灭了。”“你确定一个人是否有意杀人就采取这种道听途说的工作办法吗？”周瑶睁圆眼睛问，“这么干那还有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我真怀疑那个人并不是冒充的警察，这简直迹近设网陷害。”“我们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当然不会这么草率，我们的工作方法也不会尽如那个人所为，难道我们现在不正是在审慎结查这件事的真伪？那个人确实是个冒牌货，但他网罗的一些事实又是那么不容置疑，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而不能一笑了之。”“这种干法使我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人和事。”周瑶闷闷不乐地说，“他们到处找人证实一些孤立、零星、符合他们愿望的事实，左挂右连，简单演绎，以图得出置人于死地的结论。”

“你为什么坚信他不会杀你？”

周瑶垂直眼睛看着单立人。

“看，除非你有事实能证明这根链子并不是环环相扣，否则我即便不能轻易相信那个家伙的结论也怎样不能相信你的说法。我认为那样一个侮辱是足以使一个狭隘自负的人怀恨在心的。这不难理解。”“那我就告诉你们他为什么不会怀恨而恰恰相反吧。”周瑶叹口气。

“我不愿意说这件事，因为委实无聊。在海浪大道风波之前的一天，我无意中发现我的朋友和一个当地的姑娘有着和我类似的关系。我上街买东西，在一家饭馆和他们相遇了，懂吗？面对面的，双方都很尴尬。我并不是无端和他冲突的，受亏待的是我不是他；海滨大道的事之所以弄得不可收拾责任也不在我。他没理由恨我，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特别是那时，这种发现都会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

“你的意思是说合理的解释是他不但不该他而应当负疚。”“他不是个厚颜无耻的人。

如果论杀，也应该是我杀他。”

“懂了，就是说你们之间的确存在过那种我们称之为‘爱’的玩意儿。”周瑶俯身抱起又轱轮着亮晶晶的眼睛遛达回来的猫，低头抚它的毛。”单立人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把眼睛向别处。小丁也低下头，揪着自己的裤线。“顺便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周瑶低着头说，“海滨大道事件发生他调到新部队就开始到处跟人说我死了因为他的责任，但那个故事和这个不一样。那个故事里他是和我一同乘车，车翻了，我们全摔在冬天水库地冰面上，我滑到冰层薄的地方破冰沉了下去，他卑鄙地爬着逃生了。这个故事同样使很多人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舰队的确出过一次类似的翻车事故，死了一个女兵，但那是在我们入伍之前。”

“不打扰您了。”单立人站起来。”很抱歉麻烦了您半天，我们的确没想到事情竟会这样。”他对小丁说：“我看你们该采取点措施不要老任着那个失了业积习成癖的专爱臆想的家伙乱跑乱窜，该送精神病院就送。”

“送过。”小丁分辩说，“没两天人家又把他达了出来，谁也不敢留他。他在精神病院一会装警察，一会装罪犯，搅得大夫到病人都不得安宁。”

“这可真叫人头疼。”来到门口台阶，单立人问周瑶，她已平静如初。

“他打电话约你吃饭，你为什么拒绝了？直到今天还不肯原谅他？”“我早无所谓了。

我只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顺便问一声，他怎么知道您的名

字？”周瑶目光黯淡地看着单立人。“大概那天电视新闻表扬我们老单来着。”小丁说，“你说呢？老单。”“可以这样推断。”单立人望着灰蒙蒙的天一眼，慢慢走下台阶……

给我顶住

“你回头看那个刚进门男的，就是那个瘦高个穿运动衣的。”赵蕾对周瑾说。餐馆里人头攒动，笑语喧哗。正午强烈的阳光被茶色玻璃隔在室外，室内阴凉昏暗，那个男人的脸阴暗的光线下显得苍白，高高的鼻子十分突出。

“这人怎么啦？”周瑾注视了那个人一眼，转回头来低声问赵蕾。“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国家恋爱队的一号种子选手——就是他。”“是么？”周瑾又回头看了那男人一眼，那男人正在四下逡巡，寻找空座。“没觉得他特别有魅力嘛。”

“长得是挺一般，说他是国家恋爱队的是因为他那种专业态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时不时自己把自个集训一下，就为了一旦上场，攻必克，战必胜——关山平。”赵蕾慢悠悠地拖长声音叫那个男人。“这人特有意思，招他叫来聊聊你就知道了。”赵蕾说，堆起笑脸朝闻声回头的关山平招手：“到这儿来，这儿有空座。”

关山平神色凝重地向两个女人走来，赵蕾拿起放在一张空椅上的坤包，让他就座。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赵蕾点起一支烟，高高翘在撅起的嘴唇上笑眯眯地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来得，我怎么就来不得？”关山平落座，招呼服务员前来为他陈设餐具，拿起菜单仔细地看了数遍，只点了很少一点饭菜，交回菜单，拣起筷子，大模大样吃起赵蕾她们的菜，津津有味。

“你就在这一带上班是么？”他边吃边摇头，“太奢侈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开饭随便填点粮食也罢了，还上什么馆子？”“我们也就是业余下下馆子，专业吃粮食。”赵蕾少着说，“你呢？寻花问柳可有结果？”

“遇见一过些部优产品，充其量也只是填补一下国内空白。”“你看我们这位小姐怎么样？”赵蕾笑着指周瑾。

“别胡闹。”周瑾红了脸。

关山平的目光在周瑾脸上停留了片刻：“如果有路子，宽给分的话，也就是区级八强。”

“你别太狂”。赵蕾笑着说，“也不瞧瞧自己那德性，配个胡同八强还得趁别人况竞技状态不佳你超水平发挥。”

“我真不是狂，也无意摘取什么世界冠军。”关山平的饭菜上了，他一扫而空。“我只是要找我那一个。”关山平抹抹嘴站起来，指指脑子。“跟这里的那形象对上就行了。”

“只怕那主儿还没生呐。”赵蕾含笑瞅着他。

“生是肯定生了，这点我坚信。现在需要的只是去找去撞——大范围捕捉。”“只怕你面对面也认不出来。”赵蕾笑吟吟地把长长的烟灰弹落在烟缸内。“不会。”关山平眨眨眼。“她总该认出我吧……再见二位，慢慢聊着。”

扬长而去。“只怕真见了你又傻了说不出话了。”

“那就对了。”关山平头也不回地说，出了门。

“你觉得怎么样——这人？”赵蕾对周瑾笑问，“神么？”

“没觉得。”周瑾摇头。“觉得这人特酸。”

“是么，那就是说印象还挺深。”赵蕾意味深长地瞅着周瑾笑。“又傻。”周瑾说，看赵蕾。“你老看我干嘛？”

赵蕾笑着把目光移开：“这种儿不多见。”

“五点半，一路车站，不见不散，我马上出来。”我放下电话，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拎起皮包出了办公室。

街上，夕阳耀眼，车流滚滚，行人熙攘。我快步穿过马路向街对面火车站走去。

“嗨？”一个女人迎面站在马路边冲我打招呼。

我左右看着来往的车辆，从车辆间隙一个箭步窜上对面便道，继续大步往前走。那女人跟上我，同我并肩走。

“怎么碰上你了？”我边走边说，“这么大城市，几百万人，怎么就这么巧？”“我也觉得巧，刚才我路过这里时就想，没准能碰上你，结果真碰见了你作”“真是偶然。”我停住脚，转过头。“太偶然了。”赵蕾笑着说。

快车道与慢车道隔离带上的公共汽车站牌林立，同一车型不同线路的通道式公共汽车络绎而来陆续开走。人群蜂拥而上鱼贯而下，时而集聚成片时而稀疏落落。周瑾站在站台上翘首迎视每辆驶来的公共汽车。当公共汽车停下三门齐开时她便被人流淹没，公共汽车开走后她便单独剩下继续注视着车来的方向。夕阳灼热的光毫无遮拦地倾泻在站台上，等车的面孔换了一拨又一拨。她有些焦躁了，不胜烤晒，穿过慢行道来到街绿树荫下的那排商店前。一家食品店设有一个冷饮窗口，白色的冰柜嗡嗡作响，柜上排列着各色诱人的清凉饮料，她买出瓶刚从冰柜拿出结着冰霜的酸扔站在那里用麦管慢慢在吮，眼睛仍盯着站台上每一辆公共汽车下来的人。

她看到中午吃饭时见到的那个瘦高个脸苍白的男人从一辆公共汽车的中门下来，下来后便留在了站上，仰着下颏注视着车来的方向等候。一班又一班公共汽车驶来，她等的那人没来，那个男人也没走。他回过头往向后张望寻找，她连忙转过脸，把喝空的酸扔退回冰柜，走到一片树荫下继续等候。潮水般的自行车从她面前不停驶过，快车道上并行的两条车龙争先奔驰，更远的地方同样的两条车龙和潮水般的自行车在逆行线上以同样的节奏和速度奔驰。

她看到那男人在车流人群中再次回头，这次她没有回避。两个人的视线相遇了，目光在对方同样毫无表情的脸上停留了一两秒钟，然后各是移开。

那男人下了站台，停停绕绕穿过纷乱紧凑的自行车流，上了便道，到她刚才买过酸奶的冷饮窗口去买冷食，边走边侧着身子用一只手掏裤兜里的钱。

她用眼角余光注意到他捧着一个撕坏的雪糕包装盒走进这片树荫。隔着几个人她也能感觉到听到他在大口喀味喀味咬冻得硬梆梆的雪糕，咀嚼肌一下一下地牵动冰冷雪白的奶晶在热烘烘紧硬的齿腭间粉碎融化。……她向一边悄悄移挪了几步。又一辆公共汽车进站，站在他们之间，周围的人纷纷跑向站台，投入耀眼的阳光中。

这一瞬间，他们四周没有任何人。

她情不自禁看了他一眼，他佝着腰哈着嘴皱着眉全力以赴地吞咽着冰凉的雪糕，接着，侧眼看她。再也不能视若无睹了，他们俩脸上都作出认出对方的笑意。

“你也等人？”她点点头。“我也等人。”他向她靠了几步，递过仍盛有数支雪糕的纸盒。“快帮我吃两根，我不行了，雪糕也快化了。”

“我不……刚吃过。”“就别客气了，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她犹犹豫豫伸手在纸盒里，欲拿又止。

“拿两根，两根。”他不由分说，拿出两根雪糕拍在她手里，自己也又拿起一支绕着解纸，嘴里边嘶嘶吸着气：“真凉，牙都倒了。”“干嘛买这么多？”“多买多吃呗。本来是给我等那主儿预备的，她没来，就只当是给你买的吧。”“纸别扔，小心卫生检查。”她碰了一下他的手。

他回头一看，见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儿在他们身旁，盯着他手里的雪糕纸等待。他们相视一笑。他对老头儿大声说：“大爷，你甭费劲我这纸不会扔在地上。”接着他连她的纸一并拿过，塞在纸盒里，大步向不远处的一个果皮箱走去，把纸盒团成一团塞入投掷孔，一手各举一支裸体雪糕回来。

“你等的那个人还没来？”

周瑾抑郁四顾：“也许出了什么事。”

“说不定不来了。”“会来，我想他会来，我们说过，不见不散。”

“都这么说，都约得死死的，可到头来该来的总是不来又有几个是等到的？”“你们也说了不见不散？”

“一样。”关山平微笑着说，“这个俗套儿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他一定是碰上了什么事，过去从不失约。”

时已黄昏，夕阳敛尽光焰，缩为猩红浑圆一团，直线坠落。天仍很亮，微风袭来，些许凉意。街上的车流稀了但闲人更多了。前方十字路口愈见热闹，小商小贩入市了，五光十色的服装摊密密丛丛布满路口四周。“估计咱们等的人全不会来了，起码今天不会来了。”

周瑾闷闷不乐地一语不发，十分失望。

“显然你是第一次挨涮。”关山平安慰周瑾。“没关系，多涮几次就好了，就习以为常了。”

她白他一眼。“真的。”关山平推心置腹地说，“你瞧我，天天在全城各个路口等人，从来没等到过，仍然乐此不疲。别让我等着，等着便一劳永逸。”

“从来没等到过？我不信。”周瑾微笑。

“从来没等到过！来的都是我不想见的人。”

“你等谁自己都不知道？”

“当然知道，所以来的不是我等的我一眼就能认出。”

“可逮着你啦！”随着一声喝，那个戴红箍的老头儿从树后跳出来得意地指着地对关山平说：“捡起来。甭废话。”

不知什么时候，地上出现了两根雪糕棒，关山平的雪糕几乎没吃因而没化成半截，再一看周瑾，显然她吃完雪糕随手无意地把棒丢在脚下。“有什么呀，有什么呀，逮着就逮着您何必那么兴奋。”周瑾未及动作，关山平已迅速弯腰将雪糕棒捡起，掏出钱给老头。大声说：“不就是点款么，搞得跟打了多大的胜仗似的。”

“什么叫兴奋？我这是管你！不对呵？”老头儿声色俱厉。

“对对，您全，我全错，您可有理了。”

“走吧走吧。”周瑾拉关山平，“交了钱就别跟他说了。”

“不是。我就纳闷，人怎么都这样，占点理就跟雷霆万钧逮贼似的，这要让他占个天大的理儿，我还别活了。”“你什么呢？你给我回来！”老头儿在后厉喝。

“我不回来，你有本事追我！”关山平被周瑾拉拉扯扯地快步走，挣着身子回头冲老头喊。

“你治什么气呀？”周瑾紧紧挽着关山平，不让他停步。“这点气就受不了还是人么？”

关山平笑了。周瑾含笑责备道：“真是给自己找不自在，还得我安慰你。”“不就因为是个老头儿么，真正穿官服的我也敢对他说什么。”二人拐入一条僻静林荫斜街，脚步慢下来。

“这是哪儿呵？我怎么不认得？”关山平打量着四周黑黢黢静悄悄的院落房脊。长的围墙沿街曲伸逶迤不休，遮住了所有门之窗口灯方人语，使整条街显得空旷但不荒凉，因为街树郁郁葱葱。“我也没来过。”周瑾说，“没想到城里还有这样的路离大街那么近。”“这下去通哪儿？”她问。

“不知道。管他呢。你们原来打算上哪儿？”他问。

“没说好，只想见了再定——你呢？”

“也没准，只想到了再说。”

“那咱们就走下去吧，看这条路通哪儿。”

“你本来等谁？”“我的那一个。”周瑾低头看着自己一眼交替的脚尖说。

“真是么？我可知道很多人经常搞错。”

“我想是，”周瑾抬头看了关山平一眼，又低下头。“当然有些出入，但我不挑剔。”

“等不及，怕耽误？”“怕没有。”“万一有了呢？突然出现了，你怎么办？”

“不知道，自认倒霉呗。”周瑾笑着抬头注视关山平。“我没你那么浪漫。听说……”她笑着往下说了。

“我知道你听说了什么，听谁说的。”关山平故作悲壮。“我虽准备死等，不将就。”

“你真相信有么？真的存在？”周瑾好奇地问。

“绝对相信，问题仅仅是机缘。”

“听说你到处化缘。”“殚精竭智，始终待机，相对而动。”

“怎么想的？”周瑾笑。“穷且益坚？”

“你不妨将其称之为一种追求。”关山平得意地说，“相当执著的追求。”

“怕到闷的吧？”“你这么说我就不你了。”关山平严肃地对周瑾说，“老是把高尚的感情庸俗化刺打击。”

“没有没有。”周瑾笑着说，“说着玩呢。”

“你这么着特别妨碍我跟你掏心窝子。”

“千万别，我不啦。”“爱听？”“还行吧。”周瑾笑。

天暗下来，林荫上树影重重，他们走过一座小石桥，桥的河沟接近干涸，茂盛青草几乎覆没了小河，墨绿淳着白沫的河水稠成浆体，小心听才能听到静止水面下的汨汨流淌声。

“不是生下就会这么多情，也就是这二年才开始追求。”

“那你生下来都干嘛了？”

“玩来着……你是说多年前吧？刚走进人生？”

“刚懂事。”“当时，刚懂事我就坏有特别强制想要改变迅速改变自己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后来呢？”“我爷爷死了。”“什么意思？”“留下一间房呵。”“怎么啦？谁死不留房？留一间都是少的。”

“是地方呵，临街。”“于是呢？”“于是的就开了一个饭馆，专门经营特色饭菜。”

“你发财了？”“我倒闭了。用了坏人，周围群众把我的特色饭菜称之为妙脚丫泥鼻涕芡鸣屎余丸子粘痰打卤虫面广为传播，我于屡次大酬宾提篮小卖送货上门仍毫无起色。”

“后来呢？”“后来我觉得特别需要理解，于是便改了追求为精神追求。放弃荣华富贵天涯海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你的一生真是充满追求的一生。”“对对，说的太对了。现在我已成了毛主席说的那三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听着特腻是么？”

“听着特感动，真的真的，特为你难过，真是好人没好报。”

“同情我？”“不是，就觉得特别不易。一个民愤极大的几乎丧尽天良的人尚且不忘追求越是艰验越向前，那是一种什么精神？”

“嘲笑我？拿我开心？我这人可脆弱。”

周瑾咯咯笑。路灯忽然华光齐放，勾勒出一条街的轮廓，他们沐浴在雾状的光明中。有少年在黑暗处憋着嗓子喊：“嘿！街上不许手拉手。”

周瑾蓦地伸回自己的手，羞红脸。

关山平也讪讪的。周瑾回到家时，脸上仍自带着笑意。他轻轻拿钥匙开了门，蹑手蹑脚走进来，到卧室门口看了一眼。

我正倚在床上，开着台灯在看报纸，闻声抬头。

“回来了。”“你还没睡？”她走进来，面带笑意。“等你呢。”我把报纸翻了过来。

继续浏览。“你不回来我哪敢睡？”

“你今天怎么没去？害得我等了半天，傻子似地一个人站在车站，人家都看我。”“还说呢，刚出单位门就碰上一个人，缠着我没完没了地说话，走都走不开。”“谁呀？”“谁呀？赵蕾，你的好朋友。真拿自个不当外人，也不知又跟个什么人了，找我哭诉。当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惹得人都看，好像我跟她怎么啦似的，什么事呵？我还得安慰她，烦透了。”“人家信赖你。”周瑾笑着说，“她老跟我说，特喜欢你。”“我用得着她喜欢么？她还是别喜欢我的好。我又不是熊猫不被喜欢就不珍贵了。”

“你这话要让她听见伤心死了。”

“那就让她死吧，反正她不死在心这儿也得在别人那儿死。我也看出来，她那颗心是迟早要伤，别人不伤，自己也得伤了。”“你太损了，回头我小告她。”

“告吧，就说我说的，像她这样的趁早死了算啦！活着也怪没劲的，别人看着也着急。”

“我不，我告她你听了她的诉说回家就长吁短叹，打心眼儿里心疼她。”

“你饶了我吧。”我俩一起笑。“你后来去哪儿了没等着我？”

“哪儿也没去……也碰见一个人，就站在那儿聊了会几天。”“我后来去了，八点钟，没看见你们。”

“后来我们就到一家冷饮店坐着聊去了，我们也不能老站街上。”周瑾笑，神态从容。

“谁呀？我认识么？”“你不认识，原来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后来调走了。”

我看着她笑：“男的吧？”

“对，没错。”周瑾晃着头笑，看着我。“是男的。”

“我猜也是男的，要是女的哪至于聊那么长时间。”

“吃醋了？”“我才不吃醋呢，”我笑着把报纸放下，从床上坐好，“谁像你呀？整个一个阎锡山的老乡。”

“哟哟，还说不吃醋呢，脑酸得都能蘸饺子了。”周瑾在我身边坐下。“我们什么都没干，就是一起聊天来着。”

“不要那么我肖嘛，谁也没说你们干嘛了。”

“德性！”周瑾一甩手站起来。“越说你还越来越劲了。”

“这就瞧我不顺眼了？”

“别没完呵，说两句得了。”周瑾摔帘子出卧室。出了门又回来问：“你吃饭了么？”

“吃了。”我安详地说，“你呢？吃了么？”

“没有。”“聊了一晚上那男的也不请你吃顿饭？真不够意思。”

周瑾转身就走。“我吃的也是面条，锅还剩点卤，不够你再自己做点。”我在屋里大声说，随手又捡起报纸看起来。

周瑾在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一会儿，端着一碗堆得高高的面条进来，坐在我对面吸吸溜溜地吃。

我放下报纸看她一眼。

她边吃白我一眼，用筷子把面条卷成厚厚一捆往嘴里塞。

我举起报纸，嘿嘿一笑。

“你明天干嘛？”她含着面条问。

“上班呵。”“别装傻，我问你下班后呢？”

“魏大冬叫我去他那儿打麻将。”

“不带我去？”“都是男的你去干嘛？”

“都是男的怎么啦？我又不是不认识他们。”

“说好了不许带媳妇的。”

“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出去玩了。”周瑾吃完面条，把碗筷往桌上一搁，赌气说。

“刷了刷了。”我指着碗筷说。

“着什么急？明天刷不成？我就明天刷，你要看不下去你替我刷。”“——你明天上哪儿玩去？”

“这你就管不着了。”周瑾坐在梳妆凳上对着镜子卸发卡头绳，松齐头发。

“找‘情儿’去。”

“你够长本事的。”“那谁叫你不带我去的？”

“我说咱们可约法三章！找‘情儿’可以，但不许花家里的钱给‘情儿’往家里挣奖励……”

“你就坏吧！”周瑾蓦地转身站起，举着拢子打我，我骂道：“我明天还就偏跟你去，想不让我去都不成了。”

“那你去打牌，我找‘情儿’。”

乒乓球在桌上一来一去地飞速跳跃。“吃转儿。”我一边削球一边念咒。“你接我这左旋，你这右旋——我可抽了！”我侧身拉步一个大扣杀，球弹在他方的台边一个变线飞到地上。围观同事们哗地一声笑了。

“你真不是我对手。”我对站在球桌另一侧的关山平说，“赶紧下去吧，趁着比分比较接近。”

“你吹什么呀！快发球吧。”关山平把球扔过来笑着说。

“真不知死，那我可真不给你留面子了。”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让着你了。本来说帮你在群众面前树立点威信你还不识趣。”

“一对臭球，就会吹。”球台旁的女同事们笑。

“开会了开会了，那边打球的把拍子放下吧。”单位头儿拿着一叠文件走进会议室，边走边冲我们这边嚷嚷。

我们放下球拍，一哄而散，乱哄哄地在一排排长椅间找座位。单位的同事们陆续进来，拿书的挟着毛线的，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关山平夺一个女同事手里的书看，挨了一顿抢白。“你怎么那么抠呵？看怕什么？”关山平说。

“就不给你看，”女同事不高兴地说，“不愿意。”

“静一静静一静，咱们开会了。”瘦瘦的但有个肚子的头在大家对面铺着白布的桌后坐下。威严地说，“今天咱们学习几份文件。关于形势的，然后念几份通知，最后再讲讲咱们单位发生的一些问题——大家往前坐坐，别都挤在后面。”

头儿在上面一字一顿地念起文件，大家在底下叽叽喳喳开起小会。我坐在两个女同事身边趴俯前边椅背上低声和她们说笑。“给挪个地儿给挪个地儿。”关山平曲膝弓腰拨拉着人腿沿着这排椅子挤过来。“去去，这儿没你的地儿。”我身边的姑娘说他。“怎么那么烦呀？”关山平涎着脸笑，央告着，硬挤在我们之间坐下。

我闭眼假寐。他捅我：“哎，我跟你说咋儿那人没来。”

“看来你是真没福气。”我仍闭着眼养神。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约谁谁不来。”

我闭着眼，没吱声，接着，头枕着胳膊偏脸看他：“你确实没救了。”“不过，我昨天倒自己认识了一个姑娘。”关山平得意地说。“毛主席保证。你这种自我安慰特没劲。”

“真的真的，不骗你。我在那儿等人，她也在那儿等人，我们都没等着，后来生搭上了。”

“肯定是猪八戒的近亲。”

“还可以，挺漂亮的”，关山平兴奋地说，“一点不蒙你。我跟她聊了半天，特有戏。”

“你怎么说的？”“就按你教我的那套路数，云山雾罩，我觉还真灵。”

“是你喜欢的那类型么？”“是我喜欢的，但还不完全是我喜欢的那个。”

“这就行了，挺一般的人就别那么高的要求了。”

“你觉得我真没希望遇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姑娘？”

“没希望，谁也没希望，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挂历上美人漂亮吧？那是经过技术处理的，光给你看拿的出来的那部分。拿不出手的呢？谁知道她有没有暗疾？就算有个十全十美的完全吻合的，涮羊肉爱吃吧？老让你吃你

也受不了也得烦。”“你觉得我不该错过这机会？”

“坚决冲上去。”周围人哗地一声笑了，不知头儿念了什么把他们逗乐了。我也抬起头继续跟关山平说话。

“你爱钱是吧？你爱钱和你有钱是两回事，还得钱爱你，两厢情愿。老实说，真有个十全十美的姑娘站在你面前，你也就是看看，解解眼馋。”

“是是，这道理我懂。”

“是个好坏子就行了。乔装打扮嘛。”

“对对，多好的房子不装修一下内部住着也不舒坦。那我就不犹豫了。”

“千万别再犹豫了。你的问题不是找谁而是有没有人找你。”“不过，这姑娘好像有主儿了。”

“咳！还管那些！”我抬起头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还管那些？这事没顺序，谁积极谁主动谁就捷足先登。挤过公共汽车吧？拿出点那劲儿来，趁热打铁见缝下针。你不是觉得她有戏么，那就是说她和那男的不是牢不可破。人生能得几回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具体步骤呢？”“敌进你退，敌退你进，敌驻你扰，敌疲你打。”

前排坐着的一个女同事扑哧一笑，回过头横我一眼：“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是我说我的，《诱妞大全》上就这么写了。”我继续跟关山平说，“你还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看的。”“你这都是原则。”关山平抱怨说，“我需要的是立即能奏效，譬如开那把锁的那把钥匙。”

“没法再细了。”我说“情场就是战场，战术通用，关键看你是不是用兵如神了。”

昨天晚上在街上我可看见你了。”

银行营业大厅内，赵蕾和周瑾对坐着，一边书写、传递着各种票据一边聊天，大厅内人群川流，人声嘈杂。

“在哪儿？”“你别管在哪儿了，有没有吧？……和个男的。”

“没有。”周瑾笑着不承认。

“还不承认呢。”赵蕾笑盯着周瑾。“够快的，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呢？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别装傻了。他怎么样？挺有意思是不是？”“不懂，你肯定看错人了。”

“你说你瞒我干嘛？我这眼睛可是照妖镜。”

“是么，周瑾？”同桌的另一个女同事笑着问，“够风流的。”

“没有，”周瑾笑着辩解，“你听赵蕾瞎说。”

“我瞎说？”赵蕾笑吟吟来，“好，算我瞎说。”

“下一位。”周瑾把手伸到柜台上，接过一张存款条，看了一眼，脸立刻红了，手把存款条迅速握成一团。

她抬眼看柜台外，关山平微笑着站在外面。

“你怎么来了？”她红着脸说，“你到门口去我马上出来。”

她回过头看，同事们都抿着嘴看着她笑。

“这回你还说什么？”赵蕾俯过身来低声笑道。

“别告诉我们那位。”周瑾央告说：“其实我们真没什么，就到一起聊聊。”周瑾起身，从柜台出口出去，到门外找关山平。透过宽大玻璃窗可以看见关山平满脸堆笑，周瑾连连摇头。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赵蕾懒懒地用两个手指夹起话筒，放在耳边，娇

滴滴地拉长声音说：“喂——”

“麻烦您给找一下周瑾。”我在电话的另一端说。

“你是方言吧？”赵蕾蓦地坐直身子，把话筒贴紧耳朵，娇笑着说，“我是赵蕾。”“周瑾不在？”赵蕾看了眼门外仍在跟关山平说话的周瑾，说：“她走了提前下班走了。”“噢……”“你有事吗？”“没事。”我准备挂电话。“不打算出来玩玩？”“不打算。”我说，“回家睡觉。”

我挂了电话，赵蕾慢慢将话筒放回机座，扭脸长时间地凝视窗外的周瑾。银行大厅内响起下班的电铃声。柜台内的职员们立刻忙碌起来，飞快地结束手头的工作，站起来收拾桌面准备下班。柜台外的顾客们也结束了排队，纷纷散去。

赵蕾浓妆艳抹，穿戴整齐，挎着小包，高跟鞋咔咔地走出银行大门。“还没完呢？”她冲那两人说，“都下会班了。”

“是么？”周瑾急慌慌地冲回银行大厅。

“你找了半天就找上她了？”赵蕾对关山平说，“人家可是有丈夫的。”“我找她是别的事，”关山平说。

“你还能有什么事？”赵蕾笑一下，娉婷而去。

周瑾挎着小包急急走出来，关山平迎上去。

“真的不行，我得回家。”周瑾说：“我爱人在家等我呢。”

“那改天，明天怎么样？”

“明天也不行，明天我们做账，得加班。”

“你是不愿意跟我出去？”

“不是，真的是没时间。”

“那算了，不求你了。”

“真对不生，你别生气。”

“我没有气。”关山平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你要不去，那张票就让它作废，别再给别人。”“不会的。”周瑾充满歉意地说。

关山平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瑾站在人群中看着窗外，手把扶杆身子随着车身的运动轻轻摇晃。窗外是一片片车流和人群。一对对情侣手拉手在便道的树荫下走，飞跑着过马路，忽然对视着笑起来……

她回到家里，各间居室内悄无人息。她脱了鞋，把包丢在沙发上，换了睡衣穿着拖鞋在屋里四处走动。

她在厨房里切肉切菜五彩绚丽地堆满一只只盘子。锅里的水开了，咕咕冒着热气掀动着锅盖。

电动排风扇飞速的旋转，嗡嗡作响。

炒勺里的油热了，冒出股股青烟，蓦得火苗窜起，油锅着了火，连忙将炒勺端下，关了炉火。

她拿着一袋挂面往滚开的锅里下，用筷子搅迅速变软变曲泛出白沫的雪白细长的面条。

那一盘盘搭配得十分悦目的肉菜原封未动，鲜灵的色彩黯淡下来。她端着一碗面条坐到电视前，边吃边看，电视机里正在播送新闻：会议、水灾和农田长势。

她吃着吃着，突然不动了，侧耳谛听，直到楼道内的脚步声过去，才继续吃。夜里，我回到家里，见电视仍开着，节目已经播完，屏幕沙沙闪着

雪花，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经手轻脚过去关了电视，刚要走开，她骨碌从沙发上坐起来，睡眼惺忪地问：“几点了？”“第二天了。”我说。她噌地站起来，登登走进卧室，往床上一倒，拉过毛巾被盖在身上，扭身向里闭眼睡觉。

“生气了？”我讪笑着跟进卧室说。

她不吭声。我到卫生间又洗又涮，弄得浑身水淋淋的，拿了条毛巾回到卧室，浑身上下边擦着边笑说：

“不是去找‘情儿’么？怎么没去？”

“你就等着瞧吧”。她噙声噙气地说。

“别这样，”我上床去板她。“别不理人呀。”

“别碰我！”她使劲拧回身子。“我要睡觉了。”

我下了床，把毛巾扔到一边：“我是为了让你心理平衡才玩这么晚的。”“你少来这套！”她翻身坐起气冲冲地嚷，“我怎么啦我怎么啦？不就是晚回来了一天，用得著你这么颠过来倒过去的说？你要这样我就天天晚回来。”

“我来哪套了？我又怎么啦”我申辩，“我不也就晚回来一天。”“你是晚回地一天么？哪天你按点回来过？”

“那我也没别的呀，就是和一帮朋友打打麻将还是赢多输少。”“谁知道你天天干嘛去了。”

“你说我干嘛去了，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你干嘛去了自己知道。”

“你怎么不讲理阿？行，我不说了，你说我干嘛去了我干嘛去了。怎么着吧？”“你现在是越来越狂了。”

“什么话！我狂？我哪有你狂呵？你多狂呵，说灭我就灭我，我一个挺大男人每天还得看你脸色。”

“你要是不愿跟我过了，烦我了，你可以走。”

“就会来这套，你们女的是不是都这德性？”

“没新鲜的，图新鲜你找别人去。”

“你要老这么没完，我可真烦你了。”

“烦就烦，烦就离婚。”周瑾用被蒙头倒下。“你威胁谁呀？谁怕你呀？”“没错，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要离真离，别光说——”

“你要有志气，别到时哭天洒地好骂我是陈世美。”

周瑾真的哭了，蒙着毛巾被的身子一抽一抽。

我打开台灯，拿张报纸躺到床上看起来：“你哭什么呀？有本事别挺横的人？”周瑾的哭声更大了。我不理她，点上一支烟，继续看报纸：“你小点声呵，人家邻居可都睡了。”周瑾一骨碌爬起来，到卫生间又擦泪又揩鼻涕。片刻，眼睛红红的回来，照着镜子端详自己，不住的泣噎，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别以为我不敢离就觉得自己怪不起了。”

“你什么不敢呀？中国人里数你有骨气了。”

我一个猛子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没抓周瑾，她冲出门，旋风般地消逝了。“你回来！”我在楼梯口大声喊，转回屋换鞋穿衣服，咬牙切齿地骂：“这个该死的，二百五、没头脑、神经病——说跑就跑。”我一溜烟下了楼，在楼区花园四处寻找，每棵树后，每辆车里都找了个遍，无人迹。夜风很凉，吹得我汗一阵阵下去又一阵阵上来。我顺着马路来到大街。街口有一个瓜摊，看瓜的老头没睡，正坐在小椅子上摇扇乘凉。我问大爷看见一个穿睡衣的女

的没有，大爷说沿着大马路走了。我沿着灯光通明空无一人的大街追了一程，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仍没发现周瑾，便折了回来。我回到楼前，见屋里亮着灯，便飞速冲了上来，进了屋摔上门就喊：“有本事你别回来。”

屋里亮堂堂的毫无动静，我各屋看了看没有人，回到卧室躺下。我气坏了，躺半天倒也睡着了。

“周瑾！”我一声大喝。

正和赵蕾笑盈盈地从一家商店出门的周瑾吓了一跳，原地呆住。我疾步走上去，牢牢攥住她的手腕，满脸堆笑，柔声说：“跟我回家去。”“我不！”周瑾一脸凛然用手掰着我的手。“放开我，我不回家。”赵蕾在一旁微笑地看。

“有话咱们回家去说。”我死死攥住她，低声下气来说，“回家怎么说不成？”“我就不回家，不回去了，这不是正中你意么。”

我和周瑾在街上扭来扭去，引得一些行人观望。

“咱别在街上拉拉扯扯，让人笑话。”

“嗨，你还怕难看？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别给脸不要脸呵。”我手暗暗加劲儿。

“你才不要脸呢，放开我！你干嘛？”周瑾嚷。

“你干嘛？”两个联防队员过来，指着我的手。“放开放开。”

我手触电般地松开，周瑾拔腿就走，我忙把她拉住。对气汹汹的联防队员们说：“我们是两口子，两口子吵架。”

“你们是两口子么？”联防队员问周瑾。

周瑾不吭声。赵蕾忙说：“他们是两口子，我可以作证。”

“两口子吵架也别在街上吵呵。”

围观的群众笑，联防队员走开。

“你就跟他回去吧。”赵蕾劝周瑾，“别闹了。”

“我下午还得上班呢。”周瑾说。

“我帮你请假。”赵蕾笑着把我们俩往车站推。

我一进家门，把门一关，指着周瑾就嚷：“你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吗？差点让人把我当流氓逮了。”

周瑾不吭声，神态得意地往沙发一坐，伸手去开电视，电视刚出现一个画面，就被我啪地关上。

“你还挺得意，你占什么便宜了？我要让人当流氓逮了，你就是流氓家属。”周瑾不看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架起二郎腿悠闲地喝。

“给我倒杯水，我也渴了。”我命令道，在她身边坐下。见她没反应，就夺过她的杯子喝。

“你害怕了？”她望着我说。

我差点没让水呛着。咽下一口水说：“我害什么怕？你还以为……我是为你担心，大晚上一个人跑出去，你不知道白天街上都有坏人？”“你不就盼着我被坏人捉了去，你好清静……再找。”

“别这样，你别这样，周瑾，我是那种人么？”

“你是什么人？”“你是真惹我生气，昨晚你气我一夜还不够？”

“你气？我还气呢。”“我气上还加着担心，心都快碎了。”

“你得了吧，气你还能睡得着觉？”

“我睡了么？那也是气着气着迷糊了，你昨晚回来了？”

周瑾抹泪：“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甭管我出什么事，你该睡照睡，亏你

睡得着。”“好啦好啦。”我和解地说，“咱们别闹了，老这么闹日子就没法过了。”“你压根就不想好好过。”

“你这么说不愧么？我还怎么好好过？我都快给你当孙子了。长这么大我跟谁服过软？跟你我连自尊心都不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人总得讲理吧？昨晚我招你了么？”

“对，你没招我，你总有理，我老胡搅蛮缠。”“好好，算我无理，我不对，全是我的错。”

“什么叫算你无理？”“好好，我真无理，真混蛋，不该惹你生气。”

“你要早这样，不就没事了。”

“我一直没敢别的样儿呵。”

“你瞧你，又不认错了。”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一错到底一坏到底。”

“你现在就是坏，一点不哄我，看着我哭。其实好多时候我本来没事的，就是想闹点脾气，我不跟你闹跟谁闹？你哄哄我就好了——可你就是不哄！”

“闹吧闹吧，下回你有脾气就跟我闹，我当受气包……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我当受气包应该、光荣，别人想当还不行呢。”周瑾先是瞪眼后是破涕面笑。

“闹什么呀？”我也笑，接着语重心长地说，“你说有什么可闹的？咱们是多好的一对，郎才女貌，旗鼓相当，我种田你织布，多少人羡慕？咱们自个儿真应该珍惜。”

“一点都不好。”周瑾断言。

“怎么不好？”我忙说，“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很好了。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就是当皇上，也选你当粉头——

六宫粉黛的头。”“你少拐着弯骂人。”周瑾振振有词地说，“好什么呀？人家年轻夫妇天天去出去玩，逛公园看演出下馆子。咱们呢？打结婚你就再也不带我下馆子了，一场电影也没看过。”

“我说你这个同志呵，怎么一脑袋资产阶级思想？讲吃讲穿那是咱小市民的本色吗？”

“本来嘛，讲吃讲穿怎么啦？人家还没老呢。市民就不能享受了。”“你见哪个小市民像你所说的那样？不全是吃饱了混天黑闷蜜蓄窝子炕上整点俗人乐？”

“叫你说的那么恶心，就是有人嘛。那街上一对对的都是哪儿蹦出来的？”“那不都是没结婚的？你跟他们比？”

周瑾盯着我半天没说话，脸一扭，叹气说：“结婚真没劲。”

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眼睛汪汪地解释：“我困了，昨晚没睡好。”“那你去睡好了。”周瑾冷冷地说。

“你还气么？你要气我就不睡。”

“我不气了，你去睡吧。”周瑾不耐烦地说。

我把手塔在她手上，堆着满脸笑：“咱们一起睡。”

“行了，”周瑾抽开手说，“你就敞开去睡吧，免了这套。”

我睡了整整一下午，睡得死去活来，在梦里又是打仗又是逃跑，直到黄昏，才大汗淋漓疲惫不堪地起床，迷迷糊糊摇摇晃晃地出了卧室。周瑾正笑眯眯地坐在错暗的室内看电视。

电视里播的是一部动画片：四只小老鼠排着队趾高气扬地从一只睡觉

的小花猫身边走过，边走边齐声叫嚷：“老鼠怕猫，这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它打翻。千古偏见，定要推翻。”猫和鼠都稚气十足，憨态可掬。“走吧。”我边穿衣服边对一动不动盯着电视看的周瑾说。

“去哪儿？”她回头看我一眼说。

“下馆子。”我套好汗衫说，“我也豁出去了。”

周瑾望着我，脸上露出微笑。

“乐啦？”她不好意思地笑，噌地站起奔进卧室手忙脚乱的梳妆打扮。“咱别进太贵的馆子。”

“当然，我这点理智还是有的。”

我们选了一家中档餐馆大摇大摆走进去。尽管中档，但也是冷气炊座什么的，在我看来就很好了。

“标准就是低档宴会的标准呵。”我翻看着菜单对周瑾说。

“你就点吧。”周瑾兴致勃勃。

我把服务员叫过来，点了几个猪肉做的菜。

“这几个菜够吃么？”我点完菜，服务员不走，说：“我们这儿菜的量都小。”“够吃。”我说，“我们是吃过饭来的。”

“再要个虾吧。”职务员指菜单说，“我们这儿虾不错。”

“你什么意思？”我在椅子上转过身，面对着服务员说，“嫌宰得不过瘾？”服务员拿起菜单飞快地走了。

我对周瑾说：“我就说过，落到这帮人手里，没好儿。”

周瑾干笑：“她也是好意。”

“好意？”我瞟着冷柜前抱肘叉腰站着的一排服务员。“瞧她们那架式，一个个都跟杀手似的。”

周瑾笑，低头摆弄光秃的碗筷。

我们百无聊赖地等着菜，服务员穿梭不停地往各桌上菜，就是没我们的。我几次叫住给我们开票的服务员问，她都不耐烦地回答：“正炒呢。”当她又一次如此回答时，我耐心消逝了，怒吼起来：“怎么着？瞧不起人是不是？你还不耐烦了，我们都等多长时间了？”“你吵什么？马上就给你上。”

“马上给我上？我还不吃了！”我一拍桌子，“退钱！”

满堂宾客受了一惊，纷纷掉头来看。一个领班模样的中年男人忙跑过来：“怎么啦怎么啦？”

“怎么拉？蹲着拉？”我指着那个服务员吼。“你问她，我们等多长时间了。你们这是什么馆？我要有低血糖还等不到你们上菜了——饭馆饿死人了！”我站起来大声喊。

“算啦算啦。”周瑾劝我。

“没你的事。”我冲她嚷，“谁也别拦着我，我把它牌子摘了。”“怎么回事？”领班问服务员。

“我说马上给他上的……”

要不是周瑾拉着我，我手指能杵这服务员和鼻子上：“我要不说你也不马上给我上。怎么着？我这钱不是人民币？比我晚到的都吃完了，依挤兑谁呢？”

“马上上，马上给您上。”领班劝抚我，问服务员：“他都要的什么菜？”

“他说不吃了，要退钱。”“对，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另吵了。”周瑾往回拉我。

“你别觉得丢面子，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来这儿吃饭就是让她们伺候的，咱花了钱不能买气生。”我对领班说，“我说你们这饭馆真该好好整顿整顿了，不像话，看人下菜碟，不就是没要你们的大虾么？你要不扣她的奖金，我这服务费反正是不给了。”“我们一定注意改进工作，您消消气，您要的菜马上给您上。”领班赔了无数好话，把我劝回座位，招呼其他服务员迅速上菜。“你看我干嘛？不服是不是？”我不依不饶地冲那个服务员说。“想干不想干？不想干直说，我还不信治不了你。”

领班忙把那个服务员拉走，制止她的申辩。

菜很快上齐了，我们也没了胃口。

我冷笑着看着一桌菜对周瑾说：“这就是享受了？”

周瑾不吭声，低头一口一口吃菜，没吃几口放下筷子说：“咱们走吧。”“全他妈糟践了。”我站起来看着一桌子几乎未动的饭菜，冲一边靠墙站着的服务员们喊：“你们家里人晚上可有的吃了。”女服务员们不是低下头就是把脸扭向一边。

“呵，月光如水多么美丽令我陶醉，心儿颤抖我的心为什么颤抖，只因为有了你佛罗伦萨的丽茨费尔德……”

台上一个营养不良的中国人披着块麻袋片斗篷底下露出一双肮脏落满尘土的人造革凉鞋，粗糙的大脚趾头上一层皮已经剥落——他捂着心窝在抒情。

“你觉得好吗？”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突然转过头问我。我楞楞地，回答：“不是都说好……”

小伙子严肃地望着我说：“就是‘四人帮’回来，掐着我脖子问我，我也不能说好。”

小伙子说罢起身扬长而去。

我转过脸看周瑾，她看着我：“咱们也别受罪了。”

晚上，我向周瑾求欢，她顺从地任我罢弄。正当我兴致勃勃鼓捣个没完时，发现她正看着我笑。

“你笑什么？”“你就别白费劲了。”她平淡地说。

“你感到失望？”室内游泳池内，赵蕾和周瑾一圈一圈地游着，不时避开迎面或横向游来的人。她的腿在碧蓝清澈的水中显得十分白嫩，分开、蜷起、有力地蹬出。她们都没戴游泳帽，头发黑油油湿淋淋地披散着。她们先后改为仰泳，曲线毕露地破浪而行。

“不，谈不上失望，”周瑾说，“也无从失望。想通了，就是这么回事，结婚以后都一样，必然的一切都会平淡。”

“谁变了？”“都变了又都没变，必然的规律。大概也算不上坏事，平淡了才能持久。”

方言也算不上个坏丈夫，平心而论，也许比多数男子要好些。”“你老实说，这就是你希望的——我是说你婚前想像的梦想的那种……生活？”

“不，”周瑾承认。“当然不一样。我也没那么说，我只是说我想通了。”“不认为有那种生活存在了？”

“不认为。”一个男人游过掀起浪打在赵蕾脸上，她停止划动下去，又浮上来，紧游几下，又仰过来并肩和周瑾同游。

她瞟着周瑾，问：“后悔么？”

“不。”周瑾于水中苦笑时“我想芯不可能碰到比方言更合适的人，我又

不是公主。”

“万一呢？”“什么万一？”“万一这时突现出现一个……”

“不会的。”周瑾笑着打断赵雷。“那也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方言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人。”

“现在还是么？”“应该还是，他还是他。”

“可你不觉得他是他就这不是了。”

“咱们别谈这个了好么？”

“干嘛不谈？正谈得带劲儿。那种感觉来自何处？无非是他们相处时发生的一个个瞬间，意外的激动人心的令人欣喜的一个个瞬间。现在这种瞬间消逝了，他存在了，难作得一见了。人有什么特别的？方言有什么装置的？凡人而已，就像无神论者眼里的神。”她们触到池边，踩及竖身转过去紧紧抓着池槽抹去脸上的水。“有个人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就在昨天。”赵蕾颇有含意地笑着我周瑾说，“你不想见见他么？”

周瑾摇头。“就靠回忆过日子么？”赵雷也笑着摇头：“等你老了再这样不行吗？”“可我们有过……时至今日，我觉得我的感情仍在他身边。”周瑾认真地说，水从她成绺的头发上滴落。

“别错过机会，成要为你的就抓住这法机会——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你没有什么丢失的，因为你已经一贫如洗。从前是这样，如今不是这样了。”赵蕾热切地说，“别朔潮流而动。”舞厅里，赵雷带着周瑾人群款款地跳，进进退退，原地踏着拍子。“你踩我脚了。”“我不太会跳。”周瑾抱歉地说。

“看来我是教不会你了，得换个人教。”

两个男人走过来，拉开她们，一个把赵雷带走，一个接住周瑾继续带她跳。“你为什么不愿见我？”

周瑾垂着眼睛睡，任人带领，不吭声。

“是讨厌我吗？”周瑾抡起眼，盯着男的说：“我会丈夫了。”“那又怎么样？”男的带着周瑾绕开一对飞快旋转面过的男女，那女的一脸痴迷的笑。”那又怎么样？你这等于花儿对雨说，我已经浇过水了。”

“这一好……”“什么？你大点声。”“我说这不行！”周瑾大声说，严肃地目光的灼灼盯着对方。“不不，你刚才说的不是这句，你再说一遍。”

“我没权利再跟你接触了。”

“你是说使你心有顾虑裹足不前的是因为你已经结了婚，道德习俗不允许？”“不完全，但也有个因素。”

“主要因素？”“我不想回答。”“你爱你丈夫？”音乐骤然疯狂起来。舞厅内的灯暗下来，鳞板球和追灯旋转起来。激光束从四面八方群射来。正在双双起舞的人们松开对方，痉挛般地扭起来。

“你爱你丈夫？”“是的。”“他爱你么？”“我想是的。”“他对你说么？”“……”“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关山平面鄯抽搐摇肩扭胯像只巨大蝙蝠张开四肢大声嚷嚷。

“晚上你爸妈回来，在这儿吃的饭。”我闭着眼躺在床上，惬意地吹着电风扇。“你不在，两人就抓着我上课，嫌咱不会过日子，屋里乱。钱到手就花，不会在人民的银行存点。”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一味逢迎呗。”

周瑾上了床，躺在身边。接着，她的手伸了过来，人也糗了过来。“别

闹，天多热呵，拣个凉快天，天下雨时。”

她手停了下来，搭在我脸上，我用手把她的手捂于我腮帮子上。这样躺了半天，我都快睡着了，她突然问：

“你爱我吗？”我睁开眼，她正凝视着我，我又闭上眼：“怎么想起问这个？”“我想要你说。”“多俗呵，咱都老夫老妻了，还弄这俗景干嘛？”

“结婚后你就没说过。”

“那还用说？咱中国人实诚全在心里，就不地个花言巧语。”周瑾在言声了，我翻个身朝里：“明儿星期天，魏大冬叫咱们去打牌，你也一起去吧。”

夜里下起大雨，早晨仍雨声如注。我在窗口看了眼外面的雨，走到床边催促仍躺在床上的周瑾。“起来吧，咱该走了。”

“下雨还去？”“去，风雨无阻，下雨天打牌多瘾呵。”

她坐起来，凝视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怎么啦？”我说。“我不去了。”她说，“我不想去了。”

“去玩玩嘛，何必闷在家里？”我过去拉她。

她抽回手，平静地说：“今天我们行卖债券，对得去加班。”

“你们银行怎么老加班？够没劲的——那我一个人去了？”

“去吧。”她说，“玩个痛快。”

我拍拍她脸蛋，笑着离屋而去。

雨中的公园，十分寂寥，亭台楼榭笼罩在烟雨中，坡上的树林枝叶飒飒，坡下的湖泊水声啁啾，蓝白二色的游船系分一湾。一顶花伞从山间的甬路移来，伞下边迈动着四条腿，两条穿着长裤，两条裙裾露着光滑笔直的月腿。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纠缠你吗？我从来不这样，合则留不合则去，无意勉强任何人，偏偏对你……”

“……你说过。”“开始我没以为有什么特别。但回到家里，躺下一想，无数次否认，终于不得不承认：的确有什么发生了。”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明白无误了，剩下闲问题就是你，你怎么想？”“不知道。”伞停住。周瑾抡眼看关山平，垂下眼：“真的不知道。”

伞继续移动。“我们会都有这种担心，怕被某种错觉欺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的感觉。”

“……”“不讨厌我对吗？”她低着头点头。“愿意听我说话？”她点头。

“想见我又怕见我？”“是的。”“想我吗——一个人没事时？”

“……”“想过吗？”“……想过。”“是否有内疚感？”“有。”“甚至是罪恶感。”“别说了。”“我想我们不必再怀疑了吧？”

“那又怎么样呢？”“什么怎么样？当然是跟着感觉走。”

“你想过后果吗？你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吗？你有那份勇气吗——我不是指现在。”“听着，周瑾，我们现在越来越像两个阴谋家了，在策划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你来到一个风景名胜，譬如说一座险峻秀丽的山，你难道是全面了解此山的构造路水质气候是否危险有无野兽强人设计进山路线无虞才放胆而行吗？”

“我们是在游山而是临渊，我当然要了解你的水性；贸然下水，只会顷刻灭顶，那时也许只顾逃生了。”

“你我意思是要我作出某种承诺？”

“不，我不想要你作什么，谁又能什么证得了自己？我确实有点……喜

欢你，这点我不想对你隐瞒，但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东西，我不知道。我愿意和你作好朋友是真的，愿意和你在一起，我像现在这样。至于别的更多，目前我不能答应你，老实说，我不愿意。”

“……”“打击了你对吗？你难过了？”

“我就料到会这样。”“别对我期望太高要求太急迫，多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慢慢来，慢慢适应。这种事我真第一次碰到，一点底都没有。不瞒你，我现在心里真是乱得很，不知怎么办才好，容我多想想。我不愿意看你不高兴，不想失去你，但完全照你说的办……不！”

不！别这样……”

伞一下被风卷走了，他紧搂着她，堵着她嘴吻她。周瑾拼命挣扎，两手用力往后摊他。

在一个长长的令人透不过气的吻后她一把推开了他。“别强迫我。”于是她瞪着眼睛冲他嚷。一阵密集的雨点斜飞而来，立刻湿了她的头发衣襟。

她转身飞快地跑去，迎着雨。

“创造一种诗意是对的，充满诗关系……”我笑了一下。“——那的确是人人向往的，但你盘带过多？”

我和关山平站在单位办公楼顶的平台上边抽烟边谈，楼顶风很大，一阵阵横扫而过，所以尽管烈日当空，我们并没有感到多少酷热。“你开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头，发展的也很顺畅，但你不能适可而止。你过分沉湎于诗意之中，过于重视所谓完美感受，这种诗意和完美感受被张到极限，你便失去了弹性和向纵深发展的势头而陷于滞。同时，过于浓郁的诗意必导致纯洁意识的增强。就是说你为自己设置了屏障，把你的意图和关系的范围限制的在了精神追求的圈子里。这样，当你试图冲破她时便会引起她极大的震惊、失望和反感，继而是愤怒的拒绝对坚决的抵抗——是你把她推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与尘世欢乐绝了缘。”“我懂了。”关山平沮丧地说，“我给自己铺了条通向天国的路，走在种路上想上床当然是亵渎。”

你为我现在还是希望过渡回来吗？”“智取已经失败只有强攻了。”

“这，行吗？”“实际上，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就算你没犯错，一切按预想出现在最佳状况，最后你还得有这一下子。打比方吧，好比苏联十月革命，群众也发动了，士兵也争取了，临时政治也孤立了，最后还得打了下冬宫。正如毛主席所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忘记掉，另外，她犹豫、畏缩，除了她本人的心理障碍还因为有个旧秩序束缚着她拉扯着她，不烧了草料场林冲也不会上梁山。”

“明白。”我们从楼顶下来时，在楼门口遇见盛妆而来的赵蕾。

“如此花枝招展，这是要会谁呀？”我笑着问。

“不是找你。”赵蕾笑着指关山平。“找他。”

三日后，我出差去了东北，在一个海滨城市参加一个大型货会。会议开完，又接受一家供货单位邀请绕道去长白山玩了一些日子，这样，加上往返路程，我回京已是一月之后。

我一下火车就发现北京已凉了下來。尽管是晴天，但已没了前些日子那种令人难耐的暑闷热，街上刮过风很凉爽，据说我刚起，北京就开始下雨，连续不断，一连下了半个月，晚上睡觉都要盖棉被了。周瑾没来车站接我。到家后，我发现她黑了也瘦了，人有些憔悴。我怀疑她这段时间生病。她说没有，胃疼过几次但都很快了。她对我很好很温存，对我给她买的一些衣服

也很满意，当场就一件件试穿以最后就穿那件最偏爱的连衣裙不脱了。

她为我做了很多菜，多的吃不了。饭间我们还喝了酒喝得十分兴奋，话特别多，坐在饭桌上你一言我一语也聊到很晚。夜里，我们行房事，一切得心应手，恰到好处。但我发觉她轻微的抗拒，如果不属于厌恶的话——和我的一些习惯动作。很难说她的兴奋是假的但持续时间很短，事后她也不要求爱抚而且很快穿睡衣，似乎对在我面前暴露身体感到不自然。我没有多想，旅途劳累，很快便睡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天气宜人且多日不见，同事们都显得很愉快，大声地和我打招呼，热情地拉住我聊天，特别是关山平。这个我特别注意了一下，简直可说是容光焕发。

一见我就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诡密地说：“哥们儿成功了。”“是吗？那你得请客。”我敷衍着离开他跟圣门的头到打招呼：“主任我什么时候得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我着急不着，刚回来先休息两天。”头儿大关心地呵呵笑着跟姑娘们聊天。“我什么时候得让你见见她。”关山平兴犹未尽地又拉住我说，“你还没见过她呢？你给我估估，看够多少分，值不值。”

“就不一定非我估了，你看着值那就是金不换。”

“不不，你一定得看看，我信你，你眼光准。”

“那就找个日子吧。”我说。离开办公室去厕所。

我蹲的厕所茅坑上拉屎时，突然感到一种郁闷和莫名的烦躁，可能是因为厕所太脏也可能是因为人到烂熟的环境和人群中产生的不快，就像一个刚出狱的囚犯没出去几日，又被抓了回去一样……或许，还有些别的什么。

“今天晚上我可能晚回来一会。”周瑾一边穿鞋一边低头说。“我回来你几乎每天都晚回来。”

“四季度了，行里老加班。”

“不是和人约会吧？”我笑着走过去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走吧走吧”，我笑着推她。“该迟到了。”

她不走，问我：“你希望我和别人约会？”

“我哪管得了你呵；”我还开玩笑，看到周瑾的脸色忙改口：“说着玩呢。”我拨开一个须大的香水瓶子的盖，按住钮瞄准几步外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的周瑾劈脸喷过去。

“你干吗？”她吓了一跳，面有愠色。

“凉快凉快。”我说，又往自己身上喷了几下。“刚就我一招，喷香水消汗。”我放下香水瓶继续看我的电视，电视里正在放一出连续剧，有外遇的妻子刚刚回家，不满丈夫严厉地询问她。她一言不发，神态冷淡坚毅，眼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如同江姐面对中美合作所的刽子手，坐在四十多排的观众都能看清楚。我忍俊不禁，吃地笑了声：“是这样吗？”我扭头问周瑾。

“什么？”她警惕地抬起眼。

“这个。”我用下巴指指电视，“妻子偷情回来是这个姿态么？”

周瑾掉头看电视。“完全不对嘛。”我评论道，“这副嘴脸等于把一切都供认了吗？”“依你应该是怎么样呢？”

“要么坚决否认，要么假装委屈，实在不行就以攻为守——你属于那种？”我满脸堆笑问。

“我是三者兼而有之。”

我笑，继续看电视，电视里丈夫挥手打了妻子一个耳光。“又不对了嘛，怎么能打？这一打岂不把她打成了受害者？应该把痛苦和悲愤深深埋在心底，加倍体贴，使对方永远对能平静心安理得。”“如果我有外遇，”周瑾问我。“你是不是就打算如此？”

“我当然是要做得更好一些，送个信呵放个哨呵什么的，你也尽可以放心交给我去办。”

“无耻。”“我只有一个请求卑微的请求：千万别找胡同串子，那对我是双倍的侮辱。”

工资一定要超过三百，相貌一定要英俊，不能低于一米八，那样我会为你骄傲的。”

“你真像这书里写的那个无耻之徒，”周瑾举着书说，“活脱是你。”“什么书？没准就是我写的。”我伸手夺书。周瑾闪开。

“如果我有外遇了，你是不是也能礼尚往来？保持一种令人钦佩的风度。”“不！”周瑾坚定地说，“肯定打你个稀巴烂，闹你个人仰马翻。”“那太遗憾了！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干嘛这么看我？”我笑着看周瑾。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过去我总认为我是知道答案的，从没怀疑过，但现在的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听你再回答一次——你爱我吗？”“这么说吧……”“请你直截了当地回答。”

“这么说吧，比山高，比海深。”

“你就是不肯说那个字对吗？”

“如果你非要让我当然可以说，我这方面不是问题。”

“我不是非要你说，你可以不说。”

“说也无所谓。”“行了，你别跟我罗嗦了！”她粗暴地打断我，撂下书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端起放在茶几上已经凉的茶水喝，瞟着我。

“你是想问问我是爱你吗？”

“对此，我从不怀疑。”

“从不怀疑？”她冷笑着。“干嘛从不怀疑？应该怀疑。知道我现在对你什么感觉？”

“我一说你就讨厌。”“对！”周瑾往茶几上一顿茶杯，尖叫，“你一张嘴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

“可我说什么呀？”“你少假装天真！”周瑾瞪着眼睛冲我嚷。“少装傻！我还不了解你？你精得都能安上缝纫机上砸线了。”“我的确不太聪明，你用不着这么夸我。”

“你是没安好心！”“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说什么。”

“好吧，你要非装傻不明白，那我就告诉你。”周瑾瞪着的点头，在我对面坐下：“我的确跟别人好了，你怎么办吧？”

“祝贺你。”我微笑着去端她喝剩放在茶几上的水杯。

“这是真的！”周瑾叫，挥手把茶杯扫到地上。茶杯倾刻洒在地毯上，流出去洇湿了一块。“这是真的，我不开玩笑。”

我弯腰去拿茶杯，放回茶几，直起腰看着周瑾：“我不信。”

“你必须信！”周瑾去夺茶杯准备再次摔到地上。

我牢牢攥住茶杯：“这不可能，如果是，你会否认到最后一秒。而且你不会，你不是那种人，再说咱们关系没有逼你走到那条路。”我站起，拿起

香水瓶身上喷，分别抬起左右臂。

“你是想气我。”我抬腿要走，一下被周瑾立起拉住，她哭了，哽咽禁地流着泪，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爱你。”

我回身扶住她：“干嘛哭？怎么啦？”

她就势偎入我怀中，死死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胸前哭得更厉害了：“我不想失去你。”

“怎么会呢？不会的。”我安慰她。“我们是牢不可破的一对。”有一刹那，我的心软了。

“不，我不见你那个什么朋友……也想见你。”“为什么？出了什么事？”电话传来急促声音。

“不为什么，我觉得结束了，你以后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到底为什么？总得有个原因……”

周瑾不作回答，挂断电话，走向自己的办公座位。

坐在她旁边的赵雷正埋头填写着分叠票据。

关山平推开我办公室的门，示意叫出去。

“干吗？”我原地呆着没动，问。

“赵蕾来了，叫你过去。”

“她找我干吗？”我说，“你去告诉她我不在。”

“你就去一下吧，有事。”关山平走近说，“我已说你在了。”

“这赵雷怎么那么烦，老往这儿跑干嘛呀？”我不情愿地站起来，随他出了门。“你们处的人都哪去了？”关山平办公室里没其他人，只有赵蕾笑吟吟地坐在关山平的办公室桌前。

“都出去了。”关山平说，拉出把椅子坐下，他似乎情绪高。“我和关山平说好了，明天到我家去玩，他把他的那个小朋友也带上。”赵蕾看着说，“你也来吧。”

“我去干嘛？”我也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你们玩我就别去了。”“你不是一直说要见见他那个小朋友？关山平说找个餐厅，我说就别费那个事了，我那儿什么都现成，想吃什么都有，吃完饭咱们四个还能凑一桌麻将。”“现在不玩麻将了。”“那玩别的也行，反正咱们四个人，打扑克、跳舞都够了。”赵蕾盯着我说“去吧，别扫大家的兴。”

“我明天还有别的事。”

“你有什么事？”赵蕾死死地盯着我，“别的事先放放。”

我避开她目光：“改天不行吗？”

“改天我就不行了。”赵蕾冷冷地说，“就明天正好，好容易凑齐。”“去吧，”关山平说，“一块乐乐，热闹热闹，我特希望你去，你会制造气氛。”“明天要不去就去不成了。”赵蕾说，“你也说不定就就看着他那个小朋友了。”

“她和我闹别扭了。”关山平苦笑，“也不知我怎么啦，她突然不愿再见我了。”“内疚了，”赵蕾冷笑说，“突然觉得对不起自个丈夫了，可能是她丈夫，可能是她丈夫对她太好了，旧情复发了，你这黑高参快替他再出点主意。”

“明天几点？”我问。“下午四点。”赵蕾说，“他们二点半到，你四点来，千万别早到，留出时间来先让人家好好叙叙。”

“那好，我四点到。”我起身离去。

“你要不到，我可上门去请。”赵蕾在我身后说。

“你说周瑾会去么？”“放心，我肯定给你找来就是了。”赵蕾对关山平

说“该干的事都干了，现在想往回缩也晚了——来了就是你的了。”

她看着我背影。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魏大冬家打了一宿麻将，预报的一场大暴雨，夜里始终没下来。空气又潮又闷，我们身上都汗津津粘乎乎，手摸牌直说腻，使劲吹电扇也无济于事。我的手气时好时坏，烟抽得嗓子冒火，咳嗽不断，一瓶接一瓶地喝瓶酒。到早晨，人都绿了，头发蓬竖，双眼无神，人像捂着件大皮袄，恨不得揭层被下去。

我给单位打了电话。请一天假，骑车回家。

街上都是阴着脸骑车上班的人。路过树荫下一些昨夜露宿的赤膊汉子仍睡在席子或钢丝床上酣睡。

我回到家，周瑾已经上班走了。室内一片凌乱，毛巾被皱巴巴散在床上，匆忙脱下的睡衣扔在外屋的沙发上。

她昨晚也是一夜未睡，频繁地到窗前，阳台上眺望，最后就站在阳台上看着大街通往区的主要路口，直到天亮。

我们结婚后，我还是头一次不打招呼就彻夜不归。

我想她一到单位就先给我们单位打了个电话得知我请了假，就又把电话打到了我们楼上一家有电话的邻居那里。

我刚躺上，楼上抱着孩子的少妇敲门叫我去接电话。电话里周瑾的声音很平静，我告诉她我昨晚是在魏大冬那儿打麻将，她没说什么就放了电话。

周瑾听说关山平也去便立即拒绝了赵蕾的邀请，赵蕾再三对她说，“你就是不愿意再跟他来往了也要去跟他讲清，否则他老纠缠你，纠缠没完，甚至会出别的什么事，谁知道他急了会干什么？”“无论如何你也得见他一次，把一切了结一下。”

她的话终于使周瑾动摇了。

我一直到下午，在家不断咳嗽。我还梦见了下雨，倾盆大雨冲刷、浇湿了一切。我醒来外面果然下着倾盆大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天黑得如同黄昏，阵阵凉风带雨腥从敞开窗户吹进来，靠窗的床上和家具已经被雨点湿了一片。

楼上的少妇又来叫我接电话，电话是赵蕾打来的，她提醒我该出来了。“别因为下雨就不想出窝了。”

密集的雨点打得我睁不开眼，尽管穿着雨衣，但里边衣服还是湿了。小腿和脚更是如同水洗。

我顶着风雨骑车，速度很慢，马路上积聚着滔滔雨水，成排的树在风中剧烈摇摆，断枝残叶飘浮水中，几只湿透羽毛的麻雀坠落般从雨中斜飞而过，落在路边树上。

一个迅雷炸响滚过，阴霾的天空倏地划过一道耀眼明亮的闪电，天上蓦地亮了一下，顷刻间又昏暗下来。

阵阵凉风着雨腥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室内昏暗得如同天暮。周瑾一跨进屋内就对关山平郑重声明：“我今天只是来和你谈谈我。”关山平把房门一关，插上插销，就上来拉扯周瑾。“别，你别这样。”周瑾抵挡着——拨开拉开他伸进来的手，“不，今天我不！”关山平的手一次次被拨开，又一次次伸上来，如同千手观音从四面八方各种角度无休止伸到周瑾身上。周瑾奋力反抗但身上的内外衣服仍被一个个解开，系上再次被解开，很快便衣不蔽体了。周瑾的挣扎变为苦苦的哀求和诚挚的央告，这使对方的动作更粗暴更急迫，最后，她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

“舒服了吧？”关山平嘻嘻地问。

周瑾一把将关山平推下床，一跃而起，擦干净自己，飞快地穿上衣服。
“你不是要跟我谈么？谈吧。”

“没什么好说的了。”周瑾拉开插销要往外走。

关山平扑过来拉住她，把她往回拖。

“放开我！”周瑾用力掰关山平的手，拉开房门冲了出去，几乎就在同时，她呆住了。

我浑身湿透地从外屋的沙发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脸色惨白。赵蕾坐在一边大腿压二腿低着头磕瓜子。

雨过天晴，碧空如洗，天空出现一弯巨大的色泽动人的彩虹。那年秋天没再下一场雨，日日晴朗，是我记忆里最宜人的秋天之一，街上十分美丽，树叶变得五色斑驳，晚菊在路边的花坛里成丛地怒放，到处挤满购物的人群，个个衣鲜发亮神态安适优哉游哉。整个季节里的都住在父母家，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有时打打麻将，有时独自去看场电影。周瑾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我都没接。上班时偶遇关山平，他几次想同我谈谈都被我拒绝了。一天傍晚，我实在百无聊赖便去附近的一个湖，游今年头一场也许是最后一次泳。

傍晚天已经很凉了，偌大的湖面没有几个游泳者，只有几个游船在夕阳中徜徉。我把衣服卷成团夹在自行车后座上，趟下水慢慢游起来，湖水很凉很有质感，每划动一下都感到沉甸甸既有分量又有弹性。水波在我身后分开跳跃着向两边愈推愈远，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延伸的人字。夕阳几乎垂直于水平，晚霞晕染了天际和湖畔的建筑，树木以及绸缎般抖动的水面。

我看到周瑾独自划着一只船从晚霞灿烂夺目的光晕中镶金淋彩驶过，桨儿一起一落，桨声欹乃。

事实上我继续向前游去，与她交错而过。我游过一孔桥，游入另一处湖面。这儿更是寂寥，几乎无人湖堤茂盛的荒草浸于水中，一排弯柳低拂湖面，成群的蚊子贴着水面嗡嗡飞行，我的腿不时碰到绵密柔长的丛生水草。

身后传来搅动及水的“呼喇”声，一只尖尖的船头紧紧贴着出现在我的头侧，船身一点点增大然后无声与我并行。

我们就这样前行了一段距离，不远不近，不前不后，没有对视也没有交谈，就像两个陌路人在同一条路上各走各的。

我突然感到很累，便停了下来。船也停了，接着偏向朝我划来。我伸手抓住船帮，水淋淋地翻身爬了上去。

周瑾坐于船上，平静地注视着我，她未加修饰但惊人的美丽，如同一粒珍珠于暮色里闪闪发亮。

“去哪儿？”她嘴唇不启地说。

“回家。”半天，我说。

家里一切依旧，那种熟悉的凌乱和随意就像我今早才离去，所有衣物用品都在老地方，使我感到一种松弛和舒适。

我们冲澡、更衣，一起做了顿便饭，敞开胃口吃，冰箱里甚至还有一瓶冰啤酒我们分着喝了，那气氛真有些令人忘乎所以。我不再回避她的视线，还和她说说家常琐事，接着，我想我对她笑一下，这一笑使她的脸孔立刻扭曲了、歪斜了，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你想折磨我吗？”她噙着泪说，“我不能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叹口气，直视着她，双手把着桌沿把椅子往后挪开，起身离去。她一把拉住我的手：“你别走。”

我看了一眼她，又低头看了眼她抓着我的手。

她把手松开，缩回：“你别走……”

“我去拿烟。”我说，走进卧室。

我从卧室拿着半包烟出来，点上一支抽着问：“你想对我解释吗？”

她摇头，坐到沙发上把腿收上去抱着，怕似地缩成一团，请求说：“给我一支烟。”我递一支烟给她，又把打火机递给她。

她按了几下没打着火，我要过打火机，帮她点上烟。

她抽了一口，甩甩头发喷出烟雾，镇静地说：“你是不会原谅我了，对吗？”“你希望我原谅你么？”

她黯然神伤地低下头：“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的。”

我沉默地吸烟，抽完一支又点上一支。

“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说，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怎么惩罚我？”“……”“离婚？”“……你同意吗？”她的眼中立刻充满泪水，伤心地说：“我还能说什么？你早下决心了。”“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吗？”

她不言声，只是一滴滴掉泪，手里的烟灰一截掉在地毯上。“你不想离？”“要是我保证改呢？”她掉着泪说，“再也不了。”

“你想保证咱们都把这事彻底忘了吗？就当从来没发生过？”“我不想离。”她揩揩眼泪，鼻子堵塞地说，“我不离。”“你不离？不想离？那你为什么？”

“我错了。人都有一时糊涂的时候。”

“你这属于一时糊涂吗？”

“嗯。”她自我肯定地点点头。

“你少狡辩。”我被气笑了随即恼怒起来。“那你为什么？我告诉你周瑾，别以为我对你狠不起来。过去我对你狠不起来，但这次……”“你对我要狠了。”她仰起脸轻轻地说，“对我要狠了吗？”

“你为什么？”我避开她的目光，掉过脸说，“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你不知道这会毁了这个世界吗。”

“……”“是我不能满足吗？”“有时候……有时候我是这么觉的。”

我不想假装无动于衷，这句话的确刺痛了我，使我一下眼中涌满了泪，我感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甚至超过事情本身对我的伤害。“对不起……”“别碰我，”我厉声喝道，“别碰我！”

我起身起开，无力地站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继续流泪。

“你就那么讨厌我？”她哀怨地，跟了过来，再次把手搭在我身上。“是的！”我无情地将她推开，愤怒得透不过气来，无法找到能准确表示我的感受的词汇。“……你少腐蚀干部。”

次晨，天上出现鱼肚白，她对我说她同意离婚。

屋里烟雾腾腾，就像有一屋子干部开了一夜会。我的感觉已趋于麻木的听了她这句话，我既不感到兴奋也不感到轻松，倒是有种辛酸。“我不想这事大肆张扬，”她说，“不需要调解也需要诉讼，咱们俩协议悄悄离了就行了。”

我点点头：“我也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

“那咱们离婚原因说什么呢？”她以一种可爱的认真态度。“人家肯定要问的。”我说“感情不和”。她坚决反对，说“这不是事实。”我又说“性格

不和”她也不同意，非要找出一个涉及我们双方关系的第三个原因。我费了很大劲说服她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是两人离婚那必须是出于二人的原因，天塌地陷都与此无关。她说那肯定承认是她这一方不忠。我表示坚决反对，“上海市不是为了我面子，我不允许你名誉和人格受到他人任何哪怕最微小的中伤和诽谤——我们俩的事是我们俩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感情不和”作为我们离婚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就财产问题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

“房子家具都给你。”她说，“你还得再结婚，再找人。”

“那你呢？”我问，“你们打算结婚吗？”

“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再结婚了。”

“总得再结个婚，不管和谁，儿子还得再过下去。”

“不考虑那么多。”她眼中闪着泪说。

“房子家具还是留给你吧，我拿一部分存款行了，关山平也是个没本事的，你一个女人就更没办法了——我怎么都好。”“你就是留给我，我也得把这些东西全卖了。”

我们不约而同看了眼室内一切，家具陈设静静地待在各自的位置，就像一群无言温顺的奴隶。

“你打我一顿得了。”“我打你干嘛？”我冷冷地说，“我不是跟你算帐来的，我是想问问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可以保证今后不再跟她见面。”

“你得对她负责，我们已经开始办理离婚了。”

“可是，她不愿见我。”

“她不是现在才愿意见你吧？拦住你了吗？”

“……”“她对你还是有感情的，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继续显示你魅力和力气吧，现在更为容易了，不需要再内疚了，你们一些以公开相爱了。”

“……”“你，不是仅仅想玩弄她吧？”

“不，不，决不是……决不是。”

“多少，起码……还是有点感情的？”

“是……”“你一定也清楚，正是基于这点我才如此行事。是妻子与人相爱还是妻子被人诱奸——姑且不称之为强奸吧——这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我的反应也绝不一样。如果是后者……也许不至于杀人吧，但我肯定是不计后果地干些什么——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的生活本来没多少可留恋的。”

“我发誓，我——起码我是出于爱……”“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实说，我一直怀疑，这种怀疑也要一直延续到我看到证明你确实有爱情的事实才能结束。”

“你说她真的对我也有同样的……她一直都是对我说……所以……”“就是在昨天晚上，她亲口对我承认的，”说：“想来想去，恐怕是真的有点爱他。我过去的存在一直妨碍表达她事情实感，这你还不明白么？”“我明天就去找她。”岁末，西伯利亚的第一场寒流袭来时，漫长折磨人的离婚程序终于一步步完成，结束了。房子和主要家具留给了周瑾，我只拿走了一部分现款。周瑾坚持按家具等分值折款付给我，她说亲兄弟明算帐何况已宿鸟分飞，她不想去一个路人情。也确实需要钱就没多争就接受了。

当我们众街道办事处——我们曾经登记结婚的那间屋——办完最后的离婚手续执一张离婚证出来时，她说请我吃顿饭。“我们结婚后就没一起下

过馆子，唯一一次还闹得不欢而散，以后也没机会了。”我点点头，答应了。我们在路边随便找了个好一点的餐厅进去。

不是吃饭时间餐厅里以很少同时很冷，寒流提前到来，尚未到法定室内取暖时间，餐厅的暖器摸上去都是冰凉的。

我们捂着羽绒衣，蜷缩着坐在桌子的两边，瑟瑟抖抖从袖子里伸出筷子夹菜，喝着冰凉冻牙的啤酒。

热腾腾的炒菜送上桌没多一会油就表面凝结成冻儿。

我注意到周瑾一直泪涔涔地眼睛此刻一点泪水也没有，完全干涸。她显得又老又憔悴，头发也没很好梳理，凌散乱，人干瘪了分圈，鼻子愈发地尖，眼睛愈发的大。

她发现我正在看她，抬眼冲我一笑，眼角立刻出现细密了易察觉皱纹。她笑着说：“今后再见我就该装和我不认识了吧？”

“怎么装得出来？”我也笑着说，“不会。”

“还再见吗？”“谁知道，也许，都在一个城市里，没准哪天就遇到了。”

“是啊，我去找关山平也许能碰工你。真逗，我过去找你怎么就没遇到过他？”“他刚结束不久。”“我过去怎么就没想到他们兰达公司和你们设备局是一个单位。”“我们经销部门对外商叫兰达公司，其实是一回事。”

“要是想到了不就没这事了？”她笑着望着我。

“那就会出现另一个陈山平，邓山平。”

“你真认为我就这么坏？这种事不可避免？”

“很多遇到机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很多人没遇到机会，什么样儿，死什么样儿，一辈子没变化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好坏，有无机会而已。”

“如果你遇到机会呢？”

“……”我笑笑，没说话。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但我还是想告诫你，”分手时，我们站在餐馆门口，都戴上兜帽扣严护脖。周瑾嘴藏在羽绒衣领后露出眼睛和大半部脸说：

“我一直爱你，包括那些时刻，直到现在。”

我没说话。她的眼睛湿润了，瓮声瓮气地说：“别光想着我对不起你事，也想想我对你好的地方。”

“她转身就走。”“等等。”我叫她。“有句话你问我好几次都没有回答，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也——爱过你。”

我掉头匆匆而走，迎面吹来凛冽的，夹着细小坚硬的雪粒。直到我消逝，她仍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寒风中。

“我们准备年内就举行婚礼，周瑾让我告诉你。”关山平没精打采地说。他样子很郁闷、冷漠。

我正在把办公桌各抽屉里私人物品分别挑出来，一一放进我的手提包。

“还没结婚就后悔了？”我看他一眼问。

“没有。”他否认。我爱了一下，整理一空的办公桌抽屉全部关好，最后扫视了一下桌面，见无遗漏，便拉起手提包拉锁，拎起胀鼓鼓的手提包往外走。“给你一句忠告吧，千万别大意，别急于剥去伪装，就这样带着壳过一辈子，宁肯让她觉得你虚伪别暴露真面目，没人喜欢毫不掩饰的东西——要是你想一团和气安安稳稳太平平的话。”“你这是去哪儿？”他纳闷地问。

“我辞职了，不干了，颠了。”我一身轻松地说，“下半辈子光为自个活了。”我禁不住的露出微笑脚步轻穿过走廊。我停下对呆在那里的关山平说：

“记住，咱们就当这辈子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谁，再见着你也别跟我打招呼，打招呼我也理也不理你们。”

“他们打算结婚了？”我上了公共汽车，哼小曲挤进人群中站定，待车开动后，才发现赵蕾紧挨着站在我对面。

“他们打算结婚了？”她再次问。

“是的。”我眨眨眼。“年内就举行婚礼。”

“那你没理由不再见我了？”

“我正要去找你。”“算了吧，我不找你，你永远不会来找我，我不了解你？咱们呢？”“什么咱们？”“别装傻，他们准备结婚了，咱们呢？”

“咱们也结，和他们同时。”我笑嘻嘻地说。

赵蕾死死盯着我，半天警告我说：“你可千万别跟我耍花招儿，千万别！我可不是周瑾，让你当傻瓜捉弄。被人卖了都不知道到哪儿使钱去。”

“怎么会呢？我吃饱了撑的为耍招儿而耍花招儿，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我的意中人结合才干的么？”我亲热地搂住赵蕾肩膀。她轻轻挣开我，不太有把握地问：“我真的是你意中人么？”“这你还看不出来？”“似乎挺像，可我不能十分肯定，你这人太会演了。”

“的确是心口如一，若有半个假字，天打五雷轰。”我诅咒誓。“你这一套骗得了周瑾骗不了我。”赵蕾说，“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不是真拿我当意中人，反正我是看上你了，由此也就缠上你了，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你是休想甩掉我。恩断情绝好，另有新欢也好，你有千条计的反正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跟你离婚，耗也耗你一辈子。”

“不要说的那么可怕嘛，咱们在一起那将是享不尽的恩爱，过不完的幸福……”“我才不信你呢。”赵蕾一笑，“你会变，我也会变，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互相讨厌，告诉你，在这点上我跟周瑾不同，我不抱幻想，所以我也只认准一条，那就是今生今世牢牢抓住，你——今天起，你我住到我那去。”

“我也正这么想。”“别跟我甜言蜜语，你说什么我都不信，只看你是怎么做的——你现在就回你父母家收拾东西，一会儿我叫辆车去接你——咱们先在你父母那儿把关系挑明了，我当暗娼也当够了。”“你现在去哪儿？”“你以为跟你合伙干了这件缺德事在单位还能见人？周瑾恨死了我，全行上下所有的人都拿白眼瞧我——我去联系调动工作。”“那我在这站下车了？”

“去吧，记住，我一小时后准时去找你。”

我挤出人群，下了车，朝车上的赵蕾招招手，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走去。待载有赵蕾的那辆公共汽车街角拐弯消逝后，我又慢慢踱回那汽车站，挤上一辆刚进站公共汽车继续按原路线前行。

我在火车站广场下了公共汽车，径直来到车站售票的窗口，求人代买了一张站台票，通过闸门进了候车大厅，我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升上二楼大厅，下了扶梯在我遇到的第一个检口检了票随着人流下了站台。

我随着人流来到站台，一股股铁道停着一列列油油绿色火车。我从一个乘务员疏于把守的车厢入口混上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列车开动了，渐渐驶离繁华庞杂的城市，旷野的风从窗口猛烈地吹进来。我站起来。提着包挤过一节节挤满旅客的车厢，来到车长办公席，掏出钱说：“补票。”“到哪儿？”年轻的女车长抬头问。

“终点。”我说，“你们这趟车的终点是哪儿？”

一年后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周瑾抱着新出生的女婴逗她玩，屋里充满

母亲的笑声的孩子的呀呀儿语。关山平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她们。“你瞧瞧你瞧瞧，她笑了她笑了——你快来看呀。”周瑾向关山平笑着叫。关山平笑着走过来，拨弄着孩子娇嫩的脸蛋。

“笑得真好。”周瑾幸福地说，“不是我偏心，咱们的孩子真比别人孩子都好看。”“没错。”关山平笑着把眼睛转向周瑾，注视她说，“你呢？”

“什么？”“你觉得好吗？”关山平用眼睛扫了一下四周，把室内的一切人、物、情全都包括了进来。

周瑾明白了他的意思，微笑起来，然后由衷地点点头，用力点了点。她显得丰满、漂亮、容光焕发。

“你说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巧。”周瑾抱着孩子上下摇着，偏过头对关山平说，“如果那天没碰巧和赵蕾一起出来吃饭还走了那么远，还是去那家饭馆，如果，那天傍晚咱们没碰巧正在同一个车站等人又都没等到，那我们也不会认识，也就不会有这个孩子。”“你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吗？”

“是巧合，也是缘分。”周瑾笑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你从没想过可能是精心策划的人为的安排？”关山平笑眯眯地问。“我怎么没想到？”周瑾摇着孩子笑着说，“我早知道赵蕾对方言有意，她特别嫉妒我。表面上和我是好朋友，暗地里恨不得把我们拆散。这人太阴，也怪我太傻，让她得逞了。其实她就是把我们拆了，方言也不会找她。方言说过最烦她。”“你是太傻，也不能说傻。山里的孩子心儿善，你净把人安往好处想了，你知道那天是谁把我约到那个公共汽车站等人的吗？”“不知道，谁呀？”周瑾转脸逗孩子。“再笑一个。”

“你当时的丈夫，方言。”

周瑾的动作蓦地停住，困惑地转过脸。

“他把你约到车站，又把我约到车站说给我介绍个姑娘，其实他打算介绍给我的正是你。”

“可要是咱俩不搭话呢？等不着人就走了呢？”

“那他还会再找机会，再制造机会，直到咱俩认识，他是用了心的。”“为什么？”“你说他为什么？”周瑾腑着下巴，抱着孩子一动不动。

“他想摆脱你，又不想被你察觉，所以才费尽心机，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体贴吧。”“他想和赵蕾结婚！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演出来的。”“他说他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演出来的没错，但他不想和赵蕾结婚，据我所知，赵蕾至今还是独身一人。方言从单位辞职的那天起就失踪了，赵蕾疯了似地在全城找了他很多天，直到现在还不断打听，她发誓要把他找着。但音信全无，她波他涮了，被他利用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她，她老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想干嘛，这个方言？”“往好处说，大概和我都是一样，幻想某种奇遇，生活一下完美无缺了。”“可能吗？你说他能得到吗？”

“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我相信他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和一些人，但肯定还过着和这儿同样的生活。”

“你说有吗？那种完美无缺、理想的、人所期冀的……”

“我说方言，一般地幸福感受我想是有的，鄙如我们……现在……”关山平微笑着向周瑾伸开双臂，将她母女二人一起搂入怀中。周瑾依偎关山平怀里侧脸看着孩子，眼泪扑扑簌簌往下掉。“他们想害咱们，没想到却成全了咱们。”

许爷

—

那天，我在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在车上，我和司机随意聊了几句。那司机突然对我说：“我见过你，你是许立宇的朋友。”我看了眼司机贴在前挡风窗上的服务牌，才是想许立宇原先也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那时我常去车队找他，和他们那我的许多司机都面熟。

司机问我最近见着许立宇没有。我说没有，很久没他的消息了。司机又说，听说许立宇在日本被判了死刑是真是假？我看了他一眼回答不知道，我是头一次听到这消息。

到了目的地，司机把车开走了。在朋友家我玩了半天，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很愉快地回了家。

晚上入睡前，我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觉心中暗惊，不是很相信，但又没理由断然不信。第二天给一个也认识许立宇的朋友打电话，顺便提到这一传闻，那个朋友立刻信了，并说：“我就猜到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上步——折腾吧！”尽管此公如此肯定，我还是心存狐疑。想来在日本被处极刑定是杀了无辜，可我认识的那个许立宇，固然不良不莠，断无杀人胆量。许立宇和我是中学同学，但问起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却没几个记得起他的。

他初三便退学回老家插队了，原先在班里也很蔫，不声不响，个子又魏，如果不是和他住在一个院，平时又常驱使他为我充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他开出租车期间）过从甚密。我对他大概也准会留有多深印象。

于今我保存的一张旧照片上还留有他当时的模样。那是张全班同学初中毕业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由于个矮，被我的肩膀遮住了下巴，他拼命踮起脚尖也只露出一个额头和一双眼睛，看不出是在微笑倒仿佛面露惊恐。

从这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人具有杀人所必备的豪气与激情——再平庸不过的脸了。

倒是站在我另一侧的孙王新，当时我们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男生班长，一望可知吉凶未卜。在这张数十人群集、人头人脸密密麻麻的照片上他是那么醒目、突出，眼中显见一种攫取，一种神往、一种执着，简言之，小小年纪便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欲望。拍完这张照片三年后，他便被处决了。他死得很不光彩，或者说很可耻，他用残忍手段强奸并杀害了邻居的五岁幼女。

二

许立宇曾经把我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确实表现出了一个朋友的侠胆和义气，记得初二时我们去金笔厂学工劳动，工厂的管理松懈，我们都大量盗窃瓷笔套和铱金笔。后来事发，在校方和厂方的严厉追究下，我们人人自危。我对名誉损失的畏惧和我对金笔的贪恋恰成正比，在我的暗示下，许立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替我承担了那份罪责。老实说，对他的这份侠义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相反，我认为这是给他友谊理所当然的报偿，否则才是不仗义！

我交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不管社会学家们摆出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们社会中一部份人蔑视另一部份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从这外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个有自豪感的民族。

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参以事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团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在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

他时明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老练。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插队。

三

我那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停在楼前，吴建新和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扒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龇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咱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

坐他的车。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欠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这一切都

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我们在一个当时刚开张、最体面的法国餐馆坐下来，成群的男侍围上来按座递菜单，环列四周听假吩咐的景象使我感到世道确实变了。我不得不同意喝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看得出吴建新对点菜和我一样深感棘手。唯有许立宇顾盼自如，如鱼得水。他显示出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和这家餐馆的法国厨师的手艺很熟悉的样子，很在行地为我们推荐了我们能吃的东西，特别嘱咐男侍给我闪二人的牛排要“煎得老一点”。他自己则只点了完全由生蔬菜组成的特色沙拉，可以想见他奢侈得已经咽不下任何油腻的食物了。我相信，许立宇还没通俗到要在我们面前摆阔和看我们笑话的地步。真正生活优越的人面对奢华决不吹距或沾自喜地如数家珍，只会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厌烦，冷漠。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么？要是再诉说一下对粗茶淡饭布衣陋居的想往就更像了。我们倒旧，津津有味地回忆一空洞的往事。我很感激许立宇对我谈论时所使用的平等的口吻，这感激使我倾听他的谈吐时不自觉地浮起一脸庚笑，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在献媚时心中便懊恼不已。饭后结帐时，我想都没想要作一下付帐的姿态，只是默默地看着许立宇巫他那只精美的皮钱夹里厚厚的一摞钱中飞快扯出若许，放在男侍端着的银盘上。

这顿饭我吃得很难受。连许立宇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着我说：“你怎么不爱说话了？你过去不是挺能说的么？”

“产生活……”许立宇和吴建新都笑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说这话时内心很酸楚的。

吃饭时，我和吴建新共同有个默契，我们看出许立宇想挑我们问问他现在的日子，我们就是不问！

四

我自认还是有自尊的，这自表现在只要许立宇不主动来请，我决不先去找他。吴建新就不同了，他有有一句口头禅：“管他呐！”他对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哥们儿！丫有钱就吃他！”他是真拉得下脸绑许立宇的车坐绑他的饭吃。他刚转业回业，工作还没安排，似乎也并不急着去上班。每天早晨一醒，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打电话给许立宇的车队，让他来车接他去吃早茶。许立宇车来了，他又不惜绕城半周去我们单位接上我，然后沿着一条条大街挑刚开张，最时髦的餐馆去吃。吃完早茶吃午饭，一天都在街上吃，不管有没有胃口，只要是没吃过的馆子一定要进去享受一番盘醒一番。看着他不歇气地顺序将菜谱上最贵的菜一排排点下来，杀人不眨眼使我心跳都不免加快。我对他说：“没必要点这么多菜，吃不了。”

“没都吃，摆着，看着——高兴。”吴建新笑说。

“你可真够狠的。”我笑，然后看许立宇。

“是不是没事，许立宇？”吴建新问许立宇，“你要心疼那就算了。”“没事。”许立宇强作从容。

“我这是教你呢。”吴建新对他道，“光有钱不算什么，得养成遭遇玫东西的习惯，那才是真正有钱人的派头。”

说完我们俩相视大笑。

我不知道许立宇开出租车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想来不是金山银山，加上吴建新号了他的车当自己的专用车，他一天也没多少时间载客，时间长了，他也就扛不住了。

可只要他一犹豫，或答应得不那么痛快，吴建新就跟他翻脸。有次吴

建新打电话找不着他，专程跑车队找他，他也不在，说是出车了。吴建新就生气了，晚上他开着车来找我们出去吃饭，吴建新便指着他骂：

“你牛逼什么呀你！你丫不就是个开车的样子么？你还少在我这儿抖骚我砸了你那车你信不信？”

许立宇解释：“确实是有客人包了一天车，跑了一天实在抽不出身，这不刚完事我就来了。”

“不去！吃你丫那几顿臭饭有什么新鲜的？滚蛋，你以后甭他妈再来找我们。”吴建新正眼都不看他，挥手赶他走。

许立宇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劝劝建新，他这人脾气太大。我是一开车的，人家客人包我车我能不去么？再说我老不出车哪来钱供哥几个撮呀？”

“走吧走吧。”我拉建新，“人许立宇专门来请了，你就别拿堂了。”“我今儿在地安门看见一新开的馆，不错，咱今儿就去那儿。”许立宇低声下气地说，“我请罪还不成？”

“不去！哪儿都不去！你以为我多爱吃你那破饭呐！”吴建新仍不依不饶。

我在中间作好作歹：这就是你不对了，人许立宇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就差给你下啗了，你还怎么着——给我一面子？”

吴建新笑了：“不给。”

我叫许立宇：“那咱俩去，甭理他。”

吴建新也就笑着跟出来了。

路上，我问许立宇：“今儿宰了多少？”

许立宇立刻眉飞色舞地讲：“那傻逼，老帽一个，计价器都不会看，我把‘夜间’‘回程’全给他按上了，足足宰了他‘三棵’，下车还一个劲儿谢我呢。”

许立宇也就在吴建新面前话不利索，对外人，特别是那些偶尔有事乘他的车的衣着普通的男女态度绝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有时我在他车上，路边有人招手叫车，他停车后一定要冷冷地先部楚人家去哪儿，那神态仿佛他的车并非为公众服务仅仅是做好事顺路捎人家一段，那时候，出租车管理不严，只要客人不强调，他从来不按计价器，要多少钱张嘴便来，往往倍于应收钱数，即使是按计价器，据我所知，他那架计价器也是经过自己调试的，每公里到八百米便跳字。

五

我不知道许立宇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的交情。吴建新对他如果算不上欺侮也是有点成心祸害，而我尽管待之以礼也绝谈不上知己。从一切可以计量的方面他都不需要我们，我相信他只要拿出十他之一的感情都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真挚得多的友谊。他在车队里很令人尊敬的。我们去他车队听到别的司机都叫他“许爷”或“大哥”，连车队的头儿都对他畏惧三分，见了面很客气地打招呼，主动上烟，对我们这些不知名的仅仅是许立宇带来的朋友也态度谦恭。

许立宇在车似乎是一帮年轻司机的头儿，那些年轻人甘愿受他支使。他的话在那帮年轻人中很有份量，这从那帮人对他的每句话都报以热烈的反应和哄堂大笑中可以看出。

他极随意地和每个人开极放肆的玩笑。

他似乎相当乐意为他的同事介绍我和吴建新，一名简短的“哥们儿”

透出他颇为有我们这样的朋友上以为荣。

如果不是跟着许立宇，如果是我单独来车队叫车，只怕我要对这些司机点头哈腰。

许立宇屡次邀我们去他家。吴建新是干脆拒绝，我却不过情面，勉强跟他去过几次。其实没有任何事，只是他领着我向他爸爸和哥哥介绍一番。我和他爸爸哥哥原先都认识的。他爸爸改开大桥车后，我们经常坐他爸爸开的车去体育馆看球赛，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的赛事相当频繁。和他二哥的见面更使我发窘，他二哥上中学时便是个体魄健壮的小伙子，非常喜欢摔足和投掷铅球，曾蝉联数届我们那个区中学生运动会铅球投掷冠军。由于他的气质出乎其类于其他住平房的职工孩子，他引起了院里住楼房的全体孩子的愤怒。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拦截他，围殴他，几十人追打他一人。尽管那时我还是个孱弱的小学生，他曾狐假虎威地在大孩子们的唆使下朝他扔过石头。我记得那时他家孩子多，生活困难，他经常领着许立宇穿着破衣服来我们各楼的垃圾箱内捡废纸，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孩最爱干的事就是看到他们钻进垃圾箱，全将一簸箕垃圾道倾倒而下，看着他们灰头灰脸地从垃圾箱内仓惶而出哈哈大笑。

他二哥的个头现在比他还猛，块头还足，完全是个膀大腰圆的骠悍青年，其健美雄骏堪为中国人民雕像之模特儿。只是脸上已无有了他少年时代的羁傲不逊，极为懦弱。极为木讷。对于我的到来，像他父亲一样结结巴巴地客气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间全无声息了。

据许立宇说，他二哥现在一家工厂当保工，正在打家具准备结婚。我见过一次他二哥的未婚妻，那是个黄瘦干枯、毫无姿色的青年妇女。我对与许立宇家人打照面极不舒服，对许立宇的殷勤款待，诸哪沏咖啡、开洋酒之类的举动更不舒服。

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留在他家吃饭。

六

许立宇的虚荣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把浮浪子弟的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的腔调学得维妙维肖。他偶尔会在沉默良久之后漫不经心地开口道，他今天拉了某一位影视界的红星或万众瞩目的名歌手“电视上看着挺漂亮，底下一看实在一般，脸上还有色班。”每到这时，吴建新便会尖刻地取笑他：“你肯定让人家签名了吧？”“没有没有。”许立宇会说，“我还不至于那么浅薄。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她坐车，我开车。”

“你得了吧，”我也奚落地，“你还不定觉得自己多荣幸叫，肯定巴结着乱献殷勤，帮着开车门是最基本的。”

“绝对没有！”许立宇严肃地望着我说，“我是那种人么？我什么人没见过？我在乎谁呀？不瞒你说，她到一地方让我等候她去找人，我都没答应。我对她说：‘我从来不等中国人’！”“你肯定没说这话，这都是你瞎编的。”吴建新道，“我还不知道你？”“真说了。”许立宇十分焦急地分辨，“没说我是孙子！只不过不是原话。我跟她说这儿车多，再打也容易，我还有事去接人——没说我是孙子！”

他万分诚恳地望着我的眼睛：“我是那种人么？你真觉得我是那种人？”吴建新便暂钉截铁地回答：“你就是那种人！”

他也晃着眼睛瞅着许立宇：“要不你跟我们提这事干嘛？你跟我们显配什么？拉一唱歌的你眼着美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英国女王坐了人的

车她还不照样是英国女王你还不照样是个开车的？”许立宇便脸红，讪讪地难堪：“我也没说我就不是一开车的了。我不过是那么一说。”“你不是那种人。”我安慰他，“你要是那种人我们也不会答理你。”于是许立宇如释重负，大骂世间那等花边小人，言表之激烈足见其对此等情状深恶痛绝。甚至说出放刁耍赖的放：“我就是一司机怎么啦？不高兴任是谁给多少钱老子也不伺候——不尿你这壶！”“就是！”我推波助漾地人他垫砖，“认识你们是谁呀——

你怕谁呀！”我和许立宇又拍肩又握手，抚掌相视大笑，其豪迈其自得不可一世。吴建新冲我悄悄眨眼。

七

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堕落。因为有了许立宇的车和他的钱包，为我们引诱那些轻浮的妞儿提供了很大便利。那时的社会风气已开始追求享受，但姑娘们尚未完全受到金钱腐蚀，尚未把自己当商品出售。还是很讲情调的，一顿饭就可以跟你上床。我和吴建新几乎夜不虛度，天天走马换将，就像日本人到了香港疯狂采购。我注意到许立宇对此的矜持与持重，他也和那些姑娘调笑，但始终保持距离，从未和其中一个哪怕动手动脚。他常常借口车里只能坐五个人，使夜载而归的姑娘头数保持在三缺一的水平，甚至不惜把一个姑娘孤零零地扔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我认为他畏惧单独和一个姑娘在一起。

我问他是不是童男子。他脸一红，连忙否认，大说下流话，以示对女人很精通。我说你这就很正常了，很容易让人怀疑你生理上不健全。

吴建新也说你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如果你真是因为生疏，不知从何入手，我们可以给你派一个老师像教舞一样跳男步带你。许立宇郑重地对我们说，他对和我们厮混的那些妞儿一个也瞧不上，他认为她们不够档次，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许立宇的洁身自好和不肯同流合污的态度渐渐令我们深感不安，后时，也使我在狂放之后面对他有一种真挚的内疚。

我问过那些妞儿，许立宇在她们看来是否缺乏魅力，有些妞儿说不是，于是我鼓励她们引诱许立宇，并因此许下了物质承诺。妞们兴致勃勃地主动挑逗许立宇，可许立宇暴反应大出我们意料，令妞们无不感到扫兴，受辱乃至愤怒。

吴建新十分恼火，我也很不高兴，对我们来说，这近乎于一种对友情的不忠的背叛，差不多等于对我们本人的直接冒犯和贬低。”我们不能容许他一人逍遥法外！”

我和吴建新态度强硬地找他谈了，使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我们指责他是伪君子、阳萎、梅毒患者、同性恋，最后干脆宣称他是“二尾子”

许立宇感到羞耻，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激烈地反驳他不是，甚至要掏出生殖器让我们检验。

我们例慢地表示不屑一顾，如果他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正常，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正常罢。

许立宇气坏了，当晚便把一个和我们相熟的妞儿约来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还没起床，许立宇便一个人先从里屋出来，坐在我们床边洋洋得意地吹嘘他是如何干的她，他多么善于把持，既尽了兴又未泄亏了自己。我听着蹊晓，如此所为何来？但见他说得绘声绘声又不见更大破绽。

他走了后，我们便进里屋问那妞儿。那妞儿正在一个人懒睡，听到我到问，便说许立宇昨天夜里把她一顿教育。说她年纪轻轻的何必要这么生活，家里人要知道她每天在外面这样鬼混还不伤心死。又说我和吴建新都不是什么好人，根本不会认真对待她，让她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他建议那妞儿去上个文秘或者缝纫学校，学门手艺，找个正经工作，产说他会帮助她的，如果她决心重新做人。最后还给了那妞儿二百块钱，让好今天就去交学费报名。就这么聊了一夜，连鞋都没脱。“他还真是个好人，和你们不一样。”妞儿说“说得我挺感动的，时都哭了。”我和吴建新又好气又好笑，问那妞儿是否打算重做人。那妞儿也笑了，撇下嘴说：“哪那么容易？一说罢了。”

我们扣下她不让走，打电话把许立宇叫回来。吴建新说今天中午我们请你吃饭，老吃你不合适，该回请你了。

许立宇很高兴，直说不必太奢，找一个过得去的馆子就行了。我们带上妞儿，一起乘车出去，找了个饭馆，可着二百块钱，点了一桌子菜。席间，许立宇不时暗暗用鼓励的眼神注视那妞儿，我和吴建新看在眼里，忍不住笑，那妞儿也笑。”笑得许立宇莫名其妙，傻笑着问：“你们笑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事？”我故意大声对妞儿说：“你真该去学门手艺了，老这么跟我们混家里人知道还不得伤心死。”

吴建新也说：“学裁缝怎么样？以后我的衣服都找你做，省得买了。”说得许立宇脸色发白，不住看妞儿看我们脸色，又不得不附和道：“真是，你才十八岁，学什么也都来得及。”

“千万别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呵。”我拍丰妞儿肩作语重心长状。妞儿白我一眼，说我讨厌，作势欲走。

吴建新拉住她，涎着脸对她说：“别走呵，说好咱们仨请许立宇的，还指望你那二百块钱付帐呢——还真拿走呀？”

“现在这好心人多难碰见，你好意思花人家钱么？可惜我们这些坏人没钱给你。”我说完看着许立宇哈哈大笑，许立宇像落水湿了毛的狗狼狈堪，一脸沮丧。回到吴建新家，我们都有些醉意。吴建新搂着妞儿解着她的衣扣对许立宇说：“我给你现场表演一下好不好？省得你老不开窍。”

妞儿一边打着他手挣扎，一边骂他讨厌。

许立宇坐一边垂头不语。

吴建新嘻嘻哈哈不顾妞儿的反抗，继续剥她衣服，同时对许立宇喊：“看呀，老师教你，你怎么这么不虑心？先捉住她的双手，腾出一只手解她的扣子，胸罩的扣子到背后去找……”

吴建新三下五除二地像剥花生壳似地把妞儿剥个半裸。

妞儿哭了，护着自己朝吴建新嚷：“你干嘛呀你？”

我醉眼朦胧笑咪咪地坐在一边，也觉得有些过分，便对吴建新说：“算了，你别闹了。”

“不是，”吴建新拽着夺门欲出的妞儿道，“我这是为了让咱哥们儿好好学习学习，我这是给摆台呢，他自己不行，咱喂他。立宇，哥们够意思吧？”

“你太挤兑人了。”许立宇此刻抬起了头了。

他站了起来，牙关咬得咯咯响，双眼血红，面部的肌肉愤怒得不断抽搐。他抄起桌上的一只沉重的玻璃烟缸紧紧攥在手里向吴建新走去。一缸烟蒂烟灰扑簌簌从他掌间掉落。

“干嘛，你要打架？”吴建新松开妞儿。

“就打你丫的了！”许立宇大吼。

他一把揪住吴建新，猛地举起烟缸，一股烟灰纷扬而下，使吴建新顷刻蓬头垢面。我以为一场恶斗肯定阻挡不住了，我和妞儿在一旁都傻了眼，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我看到吴建新也害怕了，本能地抱头保护。

就在这时，许立宇哭了，手里的烟缸也没有砸下去。他举着烟红揪着吴建新的前襟不住地哭着说：“你太挤兑人，你太挤兑人了……”

他那个凶狠的姿态经此一哭，变成了空洞无力地恫吓。

我急忙上前分开了他和吴建新，他的手臂软得像面条，似乎连烟缸都抓不牢了。他哭得像个孩子，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不停眨巴着眼，幽怨地望着吴建新反复说：

“我太挤兑人了……”

不知何时，他抹了一把脸，烟灰和泪水混和在一起，使他的脸和那副哭相十分滑稽。

烟缸掉在地上，“叭”地一声摔得粉碎。

八

此事之后，我和吴建新、许立宇二人都疏远了。许立宇第二天便来找我，一进门就堆出一脸笑，讪讪地坐下问东问西。问我吴建新是不是特别生气，又问我是不是也挺不高兴，然后又说自己为一个女的跟哥们儿急“真没劲！”解释说那天不是冲我，对吴建新也不过是一时冲动，现在特后悔，托我和吴建新“说说”。接着便张罗请饭，一定要我拉上吴建新。

我那几天正好感冒，便借故推辞了。我对他说你一定要请，我可以帮你约吴建新，你们俩当两谈。他说不，等我感冒好了再说。吴建新则在许立宇当天哭过走后，又抄菜刀又拎酒瓶往外冲，恨骂连声地对我侃了一下午他将如何活劈了许立宇。他认识的一帮朋友如何心狠手辣，专门替人铲仇，只要他一句话，许立宇即便是能继续活在世上，也注定只能以一个残疾人的身份苟且偷生。过了半天嘴瘾仍不解恨，抽了那妞儿两个大嘴巴，搜去了她身上的所有钱踢她滚蛋了。

我不是说我自己就不感到厌恶。老头说，并非此事使我头一次看到了我们三人关系的丑恶真相，我一直真切清楚地注视着我的恶行径，并为之寒噤，恶心不已。这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善良更正直或更道德，也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警醒更具勇气，而是事实本来如此。这种放荡的生活方式说起来，描绘在纸上是很有吸引力的，足令未曾涉足者目眩神往。而在真实过程中，兴奋、刺激以至快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天中这样的时刻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起十分钟，剩下的二十三小时五十分钟，刨去睡眠、无知觉的片刻和不动感情的交往，再加上不等时的闲适、惬意，仍有数十倍于那有感觉的十分钟的时间内是无聊、空虚、极度的怀疑和极度的迷惘。如同性高潮，愈是亢奋之后愈是疲惫和麻木。如同醉酒，飘飘欲仙之后便是加倍的头疼、恶心和清醒。

我无法摆脱罪恶感，用任何理论也无法去污，这就是为什么在有条件的国家里人们要借助吸毒使自己无所顾忌。

我无意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一本正经的道德君子 and 实开家们就一定比用放荡的方式逃避两旁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我只是想说，我是个世俗观念很强的人。我很在乎面子、名利以及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和不想从年轻时就鬼混一生。我不是亿万富翁颓废的继承者，我的野心和自尊使我不甘

沦落，我要有我的那一席之地。我没有可供挥霍的资本，我必须像个初到一大城市的穷光蛋在新社会里一点点积聚起自己的财富。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我决意告别放荡的生活不是出于顿悟、悔过，仅是一贯的自私个性必定使然。

这不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不再接许立宇的电话，对吴建新也敬而远之，一切吃喝玩乐的邀请敬谢不敏。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我一生中若干重要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仅仅过了两个月，“严打”便开始了。吴建新由于群奸群宿，集体淫乱被作为一个流氓团伙的主犯逮捕了，很快他的名字便出现在大街小巷张贴的刘云峰署名的打红勾的布告上。

我抽身及时，仅仅受以吴建新一案办案人员的讯问。证实了吴建新和几个姑娘的关系，并检讨了自己生活不检点，恋受观不正确的错误，博得公安人员的粲然一笑。

就是在那年，我辞去了公职。

九

转眼几年过去，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在自己钻营的领域干得很出色，成了一流的通俗小说作家。我同时写言情和侦探两类小说，前一类为我带来了广泛的名声和不菲的收入。在一般人眼里，我已经成功的象征。

这期间，我换了几拨，朋友最后稳定在由一些和我经历相仿，现在又同在写字谋生的朋友组成的小圈中。

我的谈吐、举止以及气质与过去迥然不同，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温文尔雅。这种气质上的变化甚或使一些不了解我的人怀疑我的作品的真实性。

这期间，我的国家也日趋繁荣，很多人都不明不白地发了财，人们形容富裕不再以“万元”做标定单位。为了方便人们携款外出，国家发行了百元大钞。出租车已经在京城里成了灾，“打的”不再是奢侈的壮举，而是数种代方式较为便捷的一种。你很少看到再有哪个出租车司机摆出高人一等的加式，更多的是听到他们抱怨；活累、辛苦，受警察气，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如果说出租车的收入仍高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但那数字已不是令人目眩咋舌的，他们已从令人嫉妨、想往的高度跌落了下来。

那天，我在一个饭店请几个有一饭之恩的外地朋友，吃完饭出来，在门口叫车。先开过来的几辆车的司机听说我去的地方不远，便恳告我，他们排了半天队了，如果拉我再到任何饭店都要从头排队，这样他们的客额就很难完成。他们让我到队尾去叫刚到的车。

我便往队尾走，从饭店门口到路口排了不下二三十辆车，车内的司机有趴在方向盘上看报的，有仰在座椅上睡觉的，还有开着车门互相聊天的，队尾的一帮司机凑在一起抽烟，互相打闹。这时，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眼睛一亮如同砂堆中的玻璃片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出他是许立宇。

许爷黑了，黑得有些发黄，人胖了一圈，但不显得结实。他穿着那身西服，只是没打领带，西服很旧了，灰蒙蒙的像他的肤色一样黯淡无光，膝盖和肘肘处布满皱褶。他的眉琮间有疲惫、忧戚之色，这使他的双目显得很混浊，很无神。

他看到我后于不显得特别热情，仅微微一笑，眼中似乎还有几分嘲讽。他向我伸出只手，摇着我的手说：“好久不见呵。”“好久。”我用力握握他的

手。

“要车么？”“是。”我点点头。他的“雪铁龙”也像他的西服一样旧了，车身和玻璃上落满灰尘，前日下雨，还溅了一些干泥点，当年那么时髦的样式现在夹在那些崭新的“沃尔沃”“尼桑”车中活像个寒碜的嬉皮士跻身于衣冠楚楚的绅士行列。

坐在他的车中可以听到马达轰鸣时喇叭作响像国产洗衣机发出的噪音。我有个预感，他知道我现在的成就，可他一句不问。我问他的近况时，他只是简短地回答：“还那样儿，老样子。”

我感到尴尬，无话可说，便没话找话，问他这车包一个月要多少钱？他反问我：“你要包么？”

“不不，”我说，“我的有些朋友需要包车，我可以介绍他们找你。”“我这车已经给人包阉呢。今天没事，出来拉几趟。”

我转而问他结婚没有？他说没呢。我主动告诉他我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他嗯嗯哼哼听着，眼睛盯着前方全神贯注驾驶。遇上红灯，我们在路口停下，我看到路边那间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饭的法国餐馆。这间当年名噪一时的高级餐馆在这几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豪华饭店和粤菜馆中变得默默无闻了，门口甚至摆出招揽路人的特价菜牌，用廉价的套餐吸引顾客。到了目的地，我掏出车钱给他，他问我要开票么？我说不用。我给他留了我的新地址和电话，让他“没事找我玩去。”他说他还是老电话“没变”。然后招招手车开走了。

我想他不会给打电话的，而我早已忙闻他原来的电话号码。

十

邢肃宁是那种徐娘半老但精力反而更加旺盛，精神总是处于亢奋状态的女干将。我是在多年前的一次饭局上认识她的，仅聊了几句，便被她慨然引为知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待人接物有一股丈夫气，根豪爽极热情，作风硬朗，虽然有给人一种强制性赠与的感觉。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以一种冲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窜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我想和她联络时，常常看着一大片电话号码为难，不知哪个是她现在使用的。我国没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兴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留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资金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手，以及政府高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使馆官员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

她经常打电话令我去见“一个人”，都是她认为我应当一见的，对我大用处的人，有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在她那儿重新认识了我的一些熟人。我们在她那儿吃饭、喝酒、互相恭维。而她则周旋其间，为我们勇于找其同感兴趣的话题，设想各种携手合作的可能。她有一种本能，一种不可遏制的本能，即：不能容忍有作为的人互不相识。

我们一些常到她馆闲聚的食客暗地里送了她一个谑你：侃姐儿。那天，我奉侃姐之召赶赴她的餐馆，一见面她便携着我手引入雅坐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一会儿让你见一个人，太好了这个人，对你太有用了。”

我素知侃姐脾性，也不多地问，笑吟吟地坐在一边饮茶等饭。侃姐的厨子那是第一流的，据说给过饭。

雅座间已坐了一些半熟脸的各路贤士，正在和侃姐起劲地谈论法国奶

酪。我听了一会儿才听明白，原来侃姐准备把法国最好的奶酪引入中国人的餐桌，现在正办这件事呢。

侃姐道：“什么汉堡包、皮扎饼那都不行，哄小孩的玩艺儿。真正讲究就应该吃奶酪，营养又好，口味又正。要论西餐，美国人怎么能和法国人比呢？”

有位见多识广我电影编剧赞同侃姐的观点，提们他在一位外国人家中器尝到的进口奶酪的口感和咬头，口涎满嘴，津津有味。侃姐断然批驳：“那不正宗！你没见过真正的法国奶酪——这就觉得满足了？”那编剧申辩：是法国的么，我看到那上面贴着法文商标。”

侃姐同情地望着他：“那是人家蒙你老外呢。法国奶酪也分好几等呢。真正正宗名牌的每盎司比金子还贵，在法国也都是上等人才能品尝的，能让你像吃猪油似地大口嘴么？”

“肯定不可能。”其他人也纷纷附口，“就像我们，也犯不上拿茅台招待外国人，‘二锅头’他们已经觉得很够劲了。”

编剧自找台阶：“反正下等的都这么好吃，上等的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在座的人纷纷转向门口笑说：“来了来了，许爷来了。”我扭脸一看，见许立宇傍着一位正当红的英语歌星小姐赫然立于门口。他含笑步入餐间，环顾摇手致意。

那些傲然踞座的贤士名流纷纷起立躬身相迎，拱手赶着一迭声叫：“许爷，许爷，您这边请。”

侃姐连忙起立，把我推上前去，笑对许立宇说：“给你介绍个作家——这位是我的小兄弟。”侃姐对我第二人道：“你们好好聊聊，准合得来，都是风流种子。”

“我们认识，多少年的哥们儿了。”许立宇一把捞住我的手，用力摇握，满脸笑容。

“你们认识？那更好了，更得好好聊聊了。”侃姐推我二人入席，对伺立门旁的服务小姐道：“告诉伙房，可以走菜了。”

几位华服盛妆的太太都招手莺声燕语地叫许立宇：“许爷，坐我这儿。”“不不，我先抽支烟，一会儿的。”许立宇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点上一支，退坐在桌旁壁下的沙发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许立宇问我。“常来呀我。”我把桌旁的一把椅子高过来，面对他坐下。

“怎么没见过你？”“噢，我这一阵儿没怎么来。”

服务小姐开始穿梭上凉拼，按箸斟酒。

有女士催促许立宇：“快来呀，许爷，我们可开吃了。”

“你们先吃，我们哥们儿好久没见先聊会儿。”许立宇大口疑烟，他的脸色和我前些时偶遇时并无多大差别。

“快来吃，小许，没你就不热闹了。”侃姐交臂趴以桌上叫许立宇，又笑对我说：“这人特神，你呆会儿听他给你讲他遇到的那些事，都够写个好小说的。你今天算是抄上了，到时候得了稿费别忘了有我一份。”

“你怎么不吃？”我拿起筷子问侃姐。

“我不吃，我呆会儿下去吃，我今天是陪你们。许爷，今天又碰上什么好玩的事了？说给我们听听——别光埋头吃。”

许立宇在桌对面笑笑：“没碰到什么邪事。”

“没再碰到妓女拉你的客么？”

一桌男女都笑了。“我们这小兄弟勾引女人可有一套了。”侃姐笑对说，“你那两下子根本不行，差远了，根本比不上我们这小兄弟。”

“是是，我知道。”“真的没碰上什么事。今儿我不是跟您跑了一天，就刚才去拉了趟她。”许立宇一指和他同时进来的歌星，“然后不就一齐到这儿来了？”“那你就说说你遇上的那个小妓女的事儿。”

“你们不是都听过了么？”“有没听过的，你没听过吧？”侃姐问我。

“没有。”我抬眼望了下许立宇。

“听过再听一遍。”几位女士尤为起劲儿，“说吧。”

“那天我去首都机场送客，回来一个女的要了我的车……”许立宇看看我，吞吞吐吐来说，“她去那地方特别远，整个绕了全北京，往人都快到石景山了，到了告诉我没钱……”刑肃宁打断他：“你不能这么讲，你得学她是怎么说钱的。”“没带钱，带这个了。”许立宇双手拎着餐巾在腿上作了撩裙子的动作。一桌人哈哈大笑，女士们的笑声尤为尖厉，东倒西歪，开心之极。“这回讲得不如上回好。”刑肃宁批评，“省略太多。再讲一个，你那回是怎么拉一个精神病去天津迎接外轮的。”

“没意思，讲过多少遍了。”许立宇步步用眼睛瞟我。我避而不看他，低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东张西望找火。

“那就讲你和那个法国小姐的爱情故事，她是怎么看上你的？”一个不知是干什么的避暑美人娇声开口。

我感到被人用肘子力杵了一下，抬头看到刑肃宁笑眯眯地盯着许立宇说：“对，就讲你和安德蕾小姐悬殊浪漫故事吧，这可都是你亲身经历吧？”刑肃宁扭脸对我说：“看不出来吧？我们小兄弟还能被法国姑娘看上，爱得死去活来。”

我转脸看许立宇，看到他脸上浮起颇为得意颇为自负的神情。整个故事的详尽过程，我无法一一复述了。许立宇倒是讲得十分细致，有铺垫，有渲染，有人物，有情节，脉络清晰，活龙活现。但在故事精采处不时被哄堂大笑所打断，并被其他听众的点评、感慨、雅谑所转移，造成了某些段落的衔接断裂，起因不明，后果无踪。特别是故事讲到一半，邢肃宁接了个电话，她的一朋友要用她的车接人，她便派许立宇跑了一趟。故事的后半部分是由那些熟知情节的妇女们七嘴八舌补充给我的。讲述者众多，观点不一，记忆各异，后面的情节便有些莫衷一是，很多地方互相矛盾。妇女们为此还吵了起来，争论的结果使故事形成了有多少名妇女便有几个结尾的开放性结构。故事大致如下：安德蕾是个以法语为母语的白种姑娘，她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曾在台湾学了口生硬的“国语”。从她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迹象看，她似乎是个雕塑家。至于她为什么要来中国，又不是短期旅游观光，主要有两种说法。

比较正式更具说服力的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她父亲是个医生，和白求恩一样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虽然在五十年代退了党，但对中国较之一般北美居民要关注一些，她的父亲曾对她说注意中国，这个国家将在下世纪成为重要的大国，如果你想有个还大前程的话。这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就对自己的女儿讲了这番话，不能不说是颇有眼力的，那时我们自己还没有想到搞四个现代化。据说这位医生在股票生意上也从未失进入过手。第二种说法近似于无稽荒诞，说是这位安德蕾小姐去美国游治，在华盛

顿动物园看到中国赠送的大熊猫，被大熊猫的憨态所吸引，遂起意去拜望和这么可爱的动物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总而言之，她来了，成了个混迹中国街头的外籍浪人，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感情。她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安兰馨。她是在邢肃宁的餐馆遇见许立宇的。当时在场的一定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出声的中国人，但一外国人，又是个雕塑家，能有什么眼光？她看到的只是肌肉、骨骼和那张硬纸板一样的皮肤。她不大能理解那些聪明的中国人的俏皮、机智、反倒被一个沉默的典型黄种人所震动。许立宇刚洗完澡，短硬的黑头发在刺眼的电灯光下散射出钢蓝的光芒，这光芒使他的脸阴影重重倍加忧郁，有一咱版画效果，令安兰馨小姐心醉神迷，柔情满腔，犹如大熊猫的形象所带给她的那种罕见的惊喜。要知道，特别是艺术家，对新的造物形态有一呼梦寐以求的想往。外国人是很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的、当一咱发现处于稍纵即逝的情势之下，他们决没有我们中国人待其再现的耐心和信心，他们会像溺水者抓稻草一样紧紧抓住眼前的机会。安德蕾小姐当场便露骨地表示了对许立宇的好感，或者说，她纠缠了许立宇。她公然对在场的人说：“他吸引了我。”接着那对蓝眼睛便如闪烁不定的猫眼盯住了许立宇，在这样一双眼睛的凝视下，任何旁观的中国人都会比当事者尤甚是害臊。

有人问安德蕾小姐：“他什么吸引了你？”

这句话引起了笑声，因为这有隐约的声情味道。

安德蕾回答：“他的眉毛。”

那是一双扫帚眉，又短又粗，呈倒八字。许立宇本人也觉得这近乎开涮，不免说些自我解嘲的话：“你完全可以也刮出这样一对眉手。”之类的。

安德蕾很认真，道：“是眉手，这眉毛使这张脸显得伤感，不管他是在笑还是表示开心，这眉毛始终在给你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悲伤如此醒目地刻在一个人的脸上。

中国人都笑了，许立宇许爷则更窘了，他连忙否认，他悲伤，心里很快活。安德蕾答道：“我并没说你心里其实是什么样的。”

没人知道许立宇的真实感受，他自己也始终是嘻嘻哈哈像是在说一件可笑的事。再三表白他从未对此事认真过，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为安德蕾小姐祛趣儿，“我才没那么傻呢。”当然，他照样为受到一个外国姑娘的青睐甚感得意，他的毫不为其所动更加重了这种得意感或者说使他有了一种优越感。这个由许立宇本人讲述的情节受到了一个自认为对外国人有更深了解的女士的质疑。据这位女士讲，即使是一个操法语的以放荡者称的加拿大姑娘也不可能如此公然地表达对异性的喜爱。其实人不分种族，信仰、民族习惯，在对待爱情的态度行为上是一样的。如此描述纯系对外国人的想当然毋宁说是对全体雌性的侮辱。

照这位女士的版本讲，安德蕾小姐并非对许立宇一见钟情，实际上，她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许立宇。那天晚上，她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很热情，对中国说了很多恭维话，仅仅是为了使表达更易解、更形象，她在恭维黄种人的脸型优势和对美术创作提供灵感源泉的例证时顺带用许立宇的那张脸做了教具。真正产生感情冲动的是在以后。

安德蕾小姐包了许立宇我车，到郊外去挖她雕塑所需的胶泥。那是块风景极为优美的田野，远处隐约可见清代帝后们的红色陵墓。安德蕾小姐挖泥时心旷神怡，被风景撩起如絮情愫，那颗芳心本正处于搭弓上弦、一触即发之际。合该有事，那天忽至雷雨，将一个美丽鲜艳的白种小姐淋得愈发醒

目。你们是了解外国人的，除非下刀子，否则无法使他们心情变坏，他们在劳动时有一种野蛮人发泄体力时的欣悦。安德蕾小姐干得更带劲了，甚至脱下衬衣像我们中国人用报纸包排骨那样包着一大块赭红色的胶泥跑回汽车。照这位单身女士的刻薄讲法，我们那位许爷都“看傻了”，住安德蕾小姐半裸着冻了半开，还算天良未泯，更主要的也许是怕没途的交通警察加以干涉，才脱下自己的上衣给安德蕾小姐披上。又怎么能知道他不是想给安德蕾小姐一个相等的肉体刺激呢？

我们这位许爷异不像他说的那么光明磊落。

他们驱车回到了城里德蕾小姐寄居的饭店。可想而知，两上人都浑身泥泞，狼狈不堪，于是在房间的卫生内先后洗了澡（这是确凿无疑的）。之后，才生了前面所提到的那段故事，包括蓝光的感召。但安德蕾小姐动情的并非所为眉手，而是许爷的嘴唇。她认为那总是紧闭的，像黑人一样憨厚的青紫色的嘴唇十分伤感，十分神秘，如同一把锈锁，锁住了无数令伤心的故事。偏那些些故事又像酒精一样易于挥发，一旦张口，顷刻弥于无形。因而安德蕾小姐不待知道那些故事的内容，便已经泪眼盈盈了。

她没有把许爷当作那种礁石般的经得起撞洗刷的男人而是把他当成易碎的、怕遭雨淋的、只能头朝上的日本电器精心地爱惜。她拒绝了许爷这个人或者说压根没邀请他，仅留下了他的衣裳。她很喜欢许爷这位男式上衣的中国气派，这对她无异于奇装异服，穿上便不肯脱下来，对镜搔首，沾沾自喜，这件中式男上衣在安德蕾小姐恍惚，不可捉摸的思绪中成了她和中国副为一体的象征。

她对神奇和不可知的想往还表现在数日后的一个黄昏。在代表中国从古至今一切的华丽、高贵和至尊无上的天安门广场上，由我们这位黝黑的许爷骑来一辆果绿色的人们常看到心忧如焚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上面赶赴医院的策型三轮车，后座上坐着那位金发碧眼穿着男上的安德蕾小姐，招摇过市。毫无疑问，这景象很美，足令安德蕾小姐获得坐在“雪铁龙”汽车里所得不到的满足。她完全可以对周围的自行车队的中国人脸上的惊骇表情视而不见。

安德蕾小姐追求美感，她有一双和我们中国人感光度不同的眼睛，陌生的中国城市使她的眼睛变得像刚出生的婴儿那么单纯、透明，具有鉴赏力。

她把那块从苍翠、水淋淋的中国田野中挖出的赭红色胶泥，斧斩刀削为一颗许爷头颅。

后来我在许立宇家看到过那尊头像。的确是许爷的头，一眼便可认出，但神声我感到大相径庭，那是一种我从未在许立宇脸上发现过，其壮烈其狰狞大抵只在梦中才可想象得如此淋漓尽致。也许安德蕾是个浪漫主义艺术家，也许她确曾焕发了许立宇的某些资质，也许是那些红色的泥土天生造就了一种气势，表达了一种与模特儿无关的蕴意。看得出雕塑家在作品上倾注了理想，而与理想距离最近的就是模特儿，这不需要中国式的逻辑推演，安德蕾爱上了许立宇。这爱与结婚、出国和缔结中加友谊无关，爱就是事实本身，甚至也并非爱一个中国人！

争议最大的就是这场爱情的结局。当事人许立宇其时已不在场，各位太太女士各执一词。有的说许爷把安德蕾睡了又抛弃了她。有的说许爷自知不敢根本没敢靠近安德蕾的床。

也有的说安德蕾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改主意了。尽管说法不一，但事

实很清楚，发生了一次动人心弦的感情高潮，但终未成事，或是成了事但未结正果。在高潮时情绪的陡变起因何在至今是个谜。根据最荒谬即最真头这一科学公式推论，我倾向于接受邢肃宁的说法：

安德蕾情欲如炽，约了许立宇到她的饭房间幽会。为了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她一定找了个冠晚堂皇的借口。许立宇尽管嘴上一再否认他曾动心，但根据中国男人一向言行不一且并不一定要非有真情才可行动的惯例，他未尝不是抱着见机行事，得便宜捞一把的心态进的安德蕾小姐房间。由于所述皆为传闻，未经当事人认可，为避抄袭外国电影情也之嫌，进屋之后的种种作态，行为不再赘述，想来一定是令人心惊肉跳的如果算不上是惊心动魄的话。

和中国人习惯的想反（邢肃宁原话），那天在那个房间内是小姐扑先生。即使是位外国小姐，到扑先生这步田地怕也是受逼不过，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

据说安德蕾像扑鸡似地把许爷扑得满屋乱窜，咯咯叫声扑翅之声不绝于耳。情状如此不堪，安德蕾小姐尚能兴致不减，看来真是痴心可敬。一方面是真逮，一方面是假躲，许爷怕只是一时惊慌自然假不敌真。说时迟，那时快，也就是几秒钟的混乱，许爷便被安德蕾小姐手到擒来，置于怀中。

其后小姐自然是大施笼络手段，这个她当然是会的。我不明白许爷何以仍能保持冷静，私心窃以为是小姐此时无有一吴侬软语，一口生硬的国语夹几句脱口而出的法语不管内容如何凭其语调之铿锵当令对象如斗法不过的孙悟空时时束裙跳出圈外。这句话大概是许爷心中暗憋许久，恐惧已久，此时不吐，后果不堪设想。俟安德蕾小姐正当坦白正当陶醉，并欲进一步坦白进一步陶醉之际，我们这位许忽然开口，半是担心，半是谐谑：“你们是不是都有艾滋病？”

此语一出，许爷就是想也不能了。安德蕾小姐犹如旺火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形神枯槁。这实是个突如其来的却又结结实实的侮辱。与其说安德蕾小姐感到震惊，不如说她感到失望。接显而来的便是悲伤。她望着这个有着这那么漂亮头颅的男人心中差呀，为爱情悲伤，但悲伤的爱情又治愈了她心中的伤口。她只冷冷地对许爷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白人就不是人？”

安德蕾小姐不知所终。一说是她已回国，把这段伤心史当作不可多得的人体体验饱藏心底，孤独地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远方。一说是她仍在中国内地漫游，有人看见她和一黑人青年在一起。出车回来的许立宇含笑矜持地坐在一旁，像个凯旋的英雄听着人们传诵着他的光荣。

最后，他补充了一句：“我受不了外国女人身上的那股狐臭味儿！”

十一

“有意思吧？”邢肃宁笑着看我，“今天没白来吧？你只要抓住他，保你一军子有的写。有些更有意思的咯今天还没来得及说呢。”我点头：“有意思。”晚宴结束，许立宇用车送我们回家，车后座挤了一群吱吱喳喳的娘们称。为了送她们，我们跑遍不全城黑暗的旮旯。似乎全城的色狼今夜都在等着拦截我们这车半老徐娘，每娘们都坚持让许爷的车后屁股顶着她们家门，才敢下车。许许爷一一照办了。车里只剩下我和许立宇，我发现他那挂了一晚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注意观察了他的眉毛和嘴唇，看不出有什么伤感。如果硬要说他的五官给人以感受的话，费如说透着一脸晦气。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呵欠，使劲眨巴着眼盯着昏暗的大街前方。“累，真累。”他看了我一眼说，“困劲儿又上来了。”

“你这一天跑多少小时？”

“没点儿，抓着你你就得跑。邢肃宁使人使得倍儿狠。”

“她包着你车呢？”“要不我干嘛呀？”到了我家楼下，我对他说：“上去坐会儿？”

“太晚了。”他犹豫了片刻，又说：“你们家有什么？要不我干脆在你这儿睡得。特想你好聊，真的，今儿叫那帮娘们儿们岔，咱们也没聊成。”

他望着我的眼神十分诚恳，我说：“那走吧。”

他摇玻璃，锁车，刚要离去，又想起什么，回到车里拿出一个手提袋：“我这洗漱用具什么的都带着呢。”

走了几步，他对我说：“不爱回家，没劲，看着我哥他们就烦。”“你哥结婚了？”“孩子都三岁了，喊，没出息！什么呀？小日子过得还挺来劲。”许立宇露出一脸不屑，连忙又对我说：“噢，我不是说你，你和他们不一样。”

“一样，都没什么大起子。”

上了楼，我爱人睡眼惺忪地给我们开了门，见有客，又倒水又送烟，并为许立宇支了张折叠床，抱来干净的被褥。

“床窄点，凑和睡。”我爱人抱歉地说。“没关系，”他说，“我回家也得搭床，这就很好了。”

许立宇坐以床上，左顾右盼打量着我家陈设，啧啧你叹：“真不错，布置得真高雅，还是你行。”

“你别骂我了，还高雅呢，穷对付吧。”

“真的真的，我要是有这么一家，也就知足了。”

“这还不容易么？你们开车的手里一般不都趁俩钱？”

“看跟谁比了，看怎么说，哎，不提那个，没劲。哪天我跟你好好聊聊。”我以为许立宇今晚要跟我大谈人生，抡圆了感慨一番。可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他已经脱了衣服，躺以被窝里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他的脏球鞋臭袜子扔在一边，室内弥漫着熏人的臭脚丫子味儿。

十二

许立宇打算出国前几年就露过这话。那时他挺得意，可遇到有的朋友出国，他还是十分羡慕。包括我当时都有那种心理，认为出国和飞黄腾达是同义语。

有次我们送一个去阿根廷淘金的朋友赶飞机，在机场路被莫名其妙地堵住了。那个朋友很着，怕误了航班，可路口的警察就是拦住所有的车不放行。这时，一个庞大的国宾车队在警车的开道下，风驰电掣从后面一路开过来。大家着那些车里坐着的外国人和陪伴他们的中国人就骂：“牛什么呀？不就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当国宾车队的最后一辆开过去后，许立宇抖了个机灵，一踩油门跟了上去，对我们说：“咱们也享受享受鬼子的待遇。”

飞机倒是没误，可许立宇的车牌却被交通警察抄了下来。当我们从机场出来时，在第一个路口便被警察拦了下来。一个十分年轻警察冷漠地挥手让许立宇的车靠边，然后上来要他的驾驶本，装进自己口袋便回了岗亭。许立宇忙一溜小跑跟过去，又赔笑脸又递烟，那警察看都不看他递来的烟：“你少来这套！”许立宇再三央求，问警察他违了哪条章？警察就是不理他，

照旧指挥他那个忙碌的路口来的往车辆。直到许立宇磨破了嘴皮儿，说尽了好话，警察才猛地掉过脸，指着他大声呵斥：“你算干嘛地的？也配跟着国宾车队走？这么多车这么多司机就你聪明？今儿你算聪明对地方了！等着吧，呆会儿市局的人来提你，为什么尾随国宾军队？相搞杀呀？”

一席话说得许立宇魂飞魄散。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纯属那交通警察虚声恫吓。他足足训了许立宇两小时，耍足了威风，最后罚了款，才还了本让许立宇走人。

许立宇从警察那儿回来，一脸丧气，坐进车里问我：“你说我要是一外国人他敢对我这样么？”

我说：“那也得看你是一个外国什么人。”

“不用是什么，就是随便一外国人，他起码对我客气点吧？”许立宇最爱讲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从北京跑到香港开公司混的人回来后，一天夜里乘车被巡逻的警察截住。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做生意的。警察说那就是体户了？那人掏头香港“派司”一亮，从容道：“不！资本家。”

每当讲这个故事，许立宇便两眼发亮，闪出异彩，说资本家那句话时掷地有声，明显带有某种快感。看得出来，他是多么希望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呵。

近年来，出国的人更多了，是个人就有不少朋友出国在外边混。其中不少换了身份回来，俨然外商，举手投足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邢肃宁一见许立宇便说：“不许结婚，尤其不要和中国人结婚。像你这么年轻，就应该出国闯一闯，老在国内呆着有什么出息？一定要出国！必须出国——包在我身上！”

许立宇就笑，当时不说什么。但时间长了，也不禁认真地盘算：“您说我去哪国合适啊？”

“哪儿都行。”邢肃宁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哪国都比国内强。邢肃宁侃是侃，但也真是有些办事能力。后来，她真把许立宇办到了日本。拿到日本使馆签证后，许立宇专门来找过我告别。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他问我：“你觉得我出国好么？”

我问他：“你干嘛非得出国？你开一出租车在国内混不是挺好？”他连连摇头：“不行，我还开一辈子车呵？”

“那怎么啦？”他冷笑：“那我最后不就又变成我爸爸了？”

我说：“你以为你出国就一定能发财？”

他说：“那不管，我管不了那么许多，走一步看一步。”

许立宇出国前，大请了一次他的所有哥们儿，那天我也去了。他剪了个日本“板寸”头，穿了身笔挺的西服，还戴了副墨镜。他的哥们儿一见他就起哄：“行呵，许爷，这就装裹上了。”许立宇笑嘻嘻地说：“叫先生，以后再见我你们都要叫先生了。”他问我：“你觉得我这样儿像日本人么？到日本大行上他们认不出我是中国人吧？”

我笑说：“跟电影里的日本人倒是一模一样。”

他十分高兴，站起来抹抹头发，伸直衣摆，两手交叉握在腹前，挺直腰板在餐桌走来走去，模伙着日本人的派头严肃地鞠躬、致礼，嘴里还大声咕哝着所谓的“日语”。他“哈依”“哈依”地低沉咕着，向在场的每个人或点头或鞠躬，抓住某人的手用假想的日语大声谈笑，想像着以日本街头与人交谈的情景。他又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台贫着腿凝视窗外街道，皱着眉头

大声感叹：“炼拢”他像一个思索中的公司老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不时抬头挥手大声和假想中的日本人争论，肯定或断然否认着什么。他嘴里叶啾的日语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混乱，而表情却愈来愈激动，愈来愈绝望。他如同一个已进入角色的演员狂热痴迷重表演着，对观众念着大段内心独白。那些没有含义的句子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激昂，他声嘶力竭，暗哑的噪音变成阵阵嘶吼，犹如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的嚎叫。他猛地扑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用力摇晃，泪流满面地吼着：“八格！八格牙路！”在场的人都呆了，我也惊呆了，只是喃喃地说：“像，像，你就是了。”他一把揉开我，掉脸向壁两把擦开了脸上的泪，仰面看着天花板粗声喘息，接着掏出精心插在上衣口袋中的白手帕用手擤鼻涕。他擤着鼻涕微笑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把我当日本人的吧？”

十三

我怎么也记不起立宇的长相了。那张唯一的照片上他那张半隐半露的脸也不能帮助我的回忆，成年后的许立宇相貌有不很大变化。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许立宇，虽然在梦中我知道他是许立宇，但那张脸决不是他的脸。在梦里他是一棵树，容颜藏于摇曳不定的茂密枝叶中，树冠在路灯下投出斜长、形状模糊的阴影。我去邢肃宁的餐馆找她，问她知不知道许立宇在日本是确切消息，那个凶信是否可靠。

她愣了一下：“许立宇？谁呀？”

“就是给你开过车的司机。”

“哪个司机？怎么，他去日本了？”接着，邢肃宁一脸义愤：“我们有些中国人是不争气，在外国什么丑都出了，也不怪人家瞧不起咱们。”

说完她去忙她的事了。她最近正在多方联络搞一个台湾邀请，准备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访台。

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便觉他举止有异，再一聊，人知他去日本混了几年。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和他有关，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思路受拘于我们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往事。直到临走，才想起来是许立宇。我问他不认识一个叫许立宇的人，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期。这个朋友当即表示知道，许立宇在日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上了当时的《朝日新市》社会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曾耳闻。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许立宇，只是在他出事后听别人传过他。但他认识一个和许立宇很熟的人，如果我想了解详情，他可以介绍我去找那人，那人现也在国内，为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效力。

我说不必，也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仅仅因为从前认识。也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说，聊表关心，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概一遍即可，权当饭后茶余的闲谈。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尽其所知对我讲了一些许立宇的情况。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住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了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也有些愤愤不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吞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但在这里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在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度，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无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人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二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报导，金钱像麻醉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克：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

可以想像，他会为此编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股狠劲。

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

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所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我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洋国家的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的中国人。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的少男少女到底能占几成呢？而他们死后这种姣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他们生前的水平上？恐怕

他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那些腐朽的老年尸首。多数人生前即已令人不忍卒睹，死后又多日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有了浓郁的气臭，日本那么一个极重法制极重他人隐私权的家的公务员才会被门而入？想来没人会觉得和这么一具腐败的尸首呆在一起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楼管理员或死者家属将许立宇领到公寓门口，指明停尸的房间一定捂着鼻子乘坐电梯高速返回。

这时，大楼的顶屋就只有许立宇和那具烂得汤汽四溢的腐尸单独相处。日本人会给他添置一身消防队队员式的行头，使他从头到脚都裹藏得很严实，手套、口罩，我拿不准的是他在那幽暗的房间会不会戴上他那副使人感到威严的黑镜。即便是纹丝不露，装扮威武，他会产生一种近乎医生和刽子手般的崇高职业感么？他会跟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来上几句幽默、调侃么？这可是他到日本后唯一的单独面对一个日本人的机会，那个日本人又是那么依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托附给了他。他把尸件装进尸袋的动作必须加倍小心，否则一块肌肉或一条胳膊，一只手、一把指甲会突然剥落。他需要先用一条被单把死都像包糯米粽子一样裹起来，然后像托一块豆腐，像抱一个婴儿一样轻轻托起。他一定要先抱头，否则重心在下，那颗头会像断了枝的果实晃荡不休，会亲吻到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死者像一条鱼一样滑溜溜地钻入尸袋，立刻使干瘪平坦的尸袋呈现出奇形怪状的凸凹。他拉上拉练，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抽一支日本的柔和“七星”了。那支“七星”烟在这间气体混浊的房内除了第一口味道清醇，随后便含入了一股甜丝丝的沉腻，仿佛他把死者的气息也吸入了肺部，这联想使他恶心。他抱起死尸，他不能像背一袋面似地把死尸背在背上。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有权要求他用一种保持死者尊严的姿态使死者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抱着死者双膝，把死者的头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按着死者的背。如果他有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出门上公园而孩子又因为困顿睡着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姿势。

死者的屁股沉甸甸地压地他的臂肘上，他看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脸隐藏在口罩后面，生者死者都不见面目，这一景象本身就令人肃穆，令人庄严，令每一个目睹者望之悲恸。在每一层住户门前，都站前方干净、典雅、表情娴静的日本妇女。当他经过她们身旁时，这些妇女都急匆匆往他兜里塞入一迭数额不等的礼钱或曰小费。希望他在经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脚步加快一些，把晦气带得更远一些。

日本的楼太高了，背着一个死人下楼，逐级而下，实在并不轻松。虽然从每一个窗口看出去，日本风景都是那么秀丽，天空都是那么清澈，他看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了么？日本的天空会像中国的天空那样时有一群群白鸽哨飞掠而过么？他气喘吁吁，汗流浹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咱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悲哀与他无关。死者家属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悲哀，日本人的傲慢莫此为甚。

当他沿着那精致、一丝不苟，宛如儿童积木般美丽有序的日本街道往前走时，他会不会感到某种失落呢？还是因为兜里塞满了钱洋洋得意？

十四

许立宇因了这份工作腰包日渐膨胀。他学会了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职业。当楼层过高或死者家属加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为死者家属看上去阔绰或干脆是因为那天没有竞争者，他便一再坦然伸手。他背着死者经过每一层住户门前，都要放慢脚步或索性停下来，直到该层的妇女给够了钱才走。他才不在乎那些日本娘们儿背后是不是说他借死人来敲竹杠，反正他也听不懂日本的刻薄话。在背尸的这个行当，他重又体会了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当出租车司机的优越。谁都要对他倍加客气。不管他服务多石简慢，也没人敢对他说：“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他真敢撂下就走，决不像他那些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的同胞那么没骨气，逆来顺受。他认真对几个待他不使用敬语说话、颐指气使的家伙拿过堂，充分享受了一群日本人对点头哈腰陪笑脸求情的快感。

他对他那些奴颜卑膝又很有牢骚的中国朋友们说过：“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

“你们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

十五

如果许立宇一直干到今天，那他早就是个人民币百万富翁了。用这笔钱他可以在国内投资，搞一个很像样餐馆或歌厅，进入令人羡慕“款爷”阶层。哪怕什么都不干，把钱买了债券，也可以当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寄生虫。

实际上，他干了背死人这个行当不久，就像他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一辆二手车，从鸽子笼搬出来租了一套公寓，虽然那公寓是半永久性的用纸板组装的，但毕竟是厨卫设施齐全有客厅有卧房的私己之地。当他工作之余，换上一尘不染的西服，开着他那辆“古桑”轿车去看他那些当苦力朋友，请他们去“中华料理”吃上一盘鱼盘肉丝，的确给人一种“混得不错”的印象。他就是那时染上往头发、身上香水的嗜好，满身香喷喷的味道使他显得有些像花花公子呢。

也正是在那年秋初，他遭遇了那场事变。在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菜刀劈了一个日本黑社会的头子。据报纸引述目击者的报道，事发突然，过程也很简单。

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带着两个保镖在街上走，正逢许立宇也在同一条街上闲逛。当时与他们同在这条街让走的人有成千上万。人们各有各目的，那个黑社会头目大概正在巡视自己的地盘，而许立宇也许是去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此世不再相逢，就像当时他们周围摩肩接踵的其他人。也许许立宇正在为眼前的异国风情所陶醉，也许他另有心事，茫然若失，他根本没注意到那个大摇大摆的日本流氓正向他走来。那个家伙估计是看到许立宇可能会与他相撞，他可能觉得好笑，想看看这个不长眼的人笑话，另外他也压根没有人让路的习惯。直到这个东张西望、眼神惆怅的男人撞到他怀里，他才冷丁抬手扇了这个人两记重重的耳光。大概还骂了句：“混蛋！没长眼睛么？”这在中国，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街头小纠纷，互骂几句或互相厮打几下也就完了。可许立宇的反应大出路人的意料，连那个惯于斗殴的日本流氓也没想到，所以他后来毫无防备，几乎是眼睁睁地挨了许立宇一刀。

那两个保镖也未及动作。就在他们数米远的地方还站着一对日本巡警。许立宇挨了耳光后一声未响，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对这记耳光早有准备。他转身进了路边的一家店，那是家日用品杂货店，他买或直接从货架上抄了把菜刀出来，揪住那个正神气活现准备往前走的家伙，当颅一刀。

事后，据警方调查，许立宇与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确实不认识。从他果敢地劈了人家一刀也可知他是不晓得这个家伙的厉害的。凡听说这个家信大名的人，尤其是日本人无不对其噤若寒蝉。但了解此事的中国留学生却不这么看，他们普遍认为这里另有瓜葛。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捕风捉影，或简单地按中国式恩怨观论及此事。许立宇的表现似乎也不令仅是把这事当作一个人人皆可遭遇的小侮辱看，从他迅速、连贯、一气呵成的反应动作和反应之强烈之凶猛之过当也给人以借题发挥、蓄谋报复的印象。

既然对方是个横行街头的黑社会恶棍，不难想见他会和许立宇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纠葛。黑社会主要工作便是控制行头的活动，他们把持赌博、卖淫，连垃圾婆都要收税，怎么能看着许立宇大发横财而不从中勒索派捐？在中国对黑社会市所未闻的许立宇又怎么能对这种敲诈不感到窝囊？开始他大概是忍了，但这种敲诈是无止境的，逐步升级的，有可能会变得忍无可忍。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我无从想象，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合理的成份相当多，遗憾的是终究无法得到证实。再有一种猜测，是因为女人。从朋友闪烁其乱的讲述中，许立宇似乎有一个妓女朋友。一个妓女和黑祖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朋友也不能提供任何这个妓女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十六

那是个中秋之夜。考虑到刀劈事件是发生在秋初，这个中秋节应该是上一年。我不知道当代的日本人还过不过中秋节，但老派的日本人一定知道中秋也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那天许立宇邀了一些男女留学生到他家一起过节，可以想象，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这个聚会搞得热闹一点。炒几十个菜那是毫无问题的，酒的种类也很多，供应也充足。可尽管大家竭力凑趣，聚会仍没能热闹起来。边喧嚣，边高歌，边纵饮，笑声不绝，谑语不断，可这聚会总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凄凉。经常在一个笑话刚讲完，沉默便如不速之客突然而至，使场上的欢乐气氛像断了电一样嘎然而止，挂在每个人脸上笑容便显得残破、可怜。直到另一个人强撑着再次开口，才得以使笑声生硬地续接下去。大家都搜肠刮肚地想些有趣的话，但愈来愈多的人陷入沉默，不少平时有些酒量的人也都很快醉了。大量的酒非但没有活跃气盼的倒窒息了人们想乐一下的心情。不到半夜，这聚会已变成各怀鬼胎、冷漠想视的枯坐。没人再动一下那些已经变得冰凉油腻的菜肴。

有些孤处异国的男女留学生多数都已互相结成了一种暂时情人的关系，彼此寻求温暖。

这时他到陆续一对对告别了，因到各自的住处用肉体的刺激来慰藉精神的苦涩。公寓里只剩下许立宇一个人和一大桌怀盘狼藉的残羹剩饭。

浑圆无缺的月亮使许立宇益发感到无地自容，皎洁的月光更使他周身清冷，月光温柔的笼罩令他希冀告慰的愿望格外强烈。他出了门，驾驶着他那辆旧民政部街头游荡。我们都知道新宿和银座是民政部的繁华中心，那儿即便是平日也是一派节日气氛，高校大厦光芒万丈，各种娱乐场所光怪陆离。这一切耀眼的光投射到许立宇昏暗寂寞的心中，会使他产生什么样的感受

呢？他带了足够的钱，足以买到一次销魂。

实际上这不需要下多大决心，鼓起什么勇气，只要他单身往那条街里走上几步，就会受到无热情、甚至是半拉半拽的邀请。

他注定要和这些门后隐藏的一个姑娘相遇。

他进了一家妓院，那家妓院的姑娘像一座大鱼缸里游弋的各色金鱼，穿着极透明地在一扇大玻璃幕墙后任人观赏。

他用日语对老鸨说他要一个日本姑娘。

老鸨告诉他这都是地道的日本闺秀，有大学生，有名门小姐。他指中了一根文静极清秀的姑娘，那姑娘便温驯地迈着碎步低头跟着他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那是个什么样式，服务中多少花招的妓院我清楚，究竟是日本浴还是泰国后才真正感到畏怯。他严肃地用日语和那个姑娘聊了几句，那姑娘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些自己的身世，她是个正在读室内装潢设计的学生，为了买一套高级美术用具出来挣钱。他拒绝了那姑娘为他殷勤地宽衣解带，拒绝了那姑娘和他同浴。自己进了浴室泡在热水中仍无法说服自己像个花了大价钱的主顾无耻起来，思前虑后，又兴奋又焦虑，拿不准自己会给这个漂亮的日本姑娘最终留下什么印象。他很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又怕被她看出是个雏儿遭到轻视。这时，他听到几个熟悉的字眼儿从虚掩着的浴室门飘进来，他浑身一震，血都涌到头上。在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他清晰地听到外间有人在说中国话。那个姑娘正在悄悄打电话，似乎是打给远方亲方的越洋电话，接电话的也许是她妈妈，她正向家人问候节日。她的语调欢快、亲热，还带有几分撒娇。她抱怨没收到家里寄来的月饼，嗔怪家里人不关心她。她叫爸爸接电话，问爸爸为什么不给她写信，每回都是妈妈来信。她关心爸爸的身体，说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日本的同学老师都对她们很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专门为她做了点心，老师还请她去了吃了晚饭。打工一点都不累，挣的钱也不少。老板娘对她很关照，不让她接三不四的客人。来店里的日本人都很规矩，对她很客气……她突然住口不说了，她看到许立宇裹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呆愣愣地望着她。她立刻恢复了职业性的微笑，用日本对电话里说了句：“多保重。”放下电话迎了上来。

许立宇用中国话问她：“你家住在北京什么地方？”

淫荡的、寻欢作乐的气氛荡然无存。此时此刻，在这间日本妓院花哨、俗气、四壁镶满亮晶晶镜子的房间内只是一个中国人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感动。

中秋之夜的特殊气氛在这两个中国人的心里加深了感触，仗他们不由对方另眼相看，使习以为常的相遇具有了一种格外动人，格外意味深长的韵味。他们不感到羞愧，只感到难得、幸运，似乎是一种苍天有意的照示和安姚。对方的不期而至在这时成了一种颇为神秘颇含寓意的象征。

他们之间契约关系顷刻间便为一种更牢靠更真诚的义务纽带所替代。可以想像他们之间随之而后的交谈，无论在旁人听来多么辛酸，多么饱蘸血泪，而在他们心中则只会激起阵阵暖流和温馨，令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欣悦。

据朋友讲，国内的人听到同胞在异国治落如此，无不表情惨淡，心中酸痛，为之感叹，为之惋惜，甚至怒发冲冠，大骂资本主义，大骂不肖子孙。而身在异帮的留学生便不会如此激动不安。此类境遇实为司空见惯，并非受逼不过，只为人所不同的手段之一。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大都要靠男人，区别

仅在于是卖给一个人还是卖给所有人。

做妓女并不特别下贱，只是运气不好，更谈不上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在北京住得不近，但在日本想来，住得也不远。许立宇对姑娘家那条街很阔悉，经常在那条街开车载客。他对那条街马路宽窄、楼群朝向以及有些著名去处，路边种的是何种种类的树木都能一一道来。

也许他们在那条街就曾见过面，但来去匆匆，或淡然一瞥或偶一回眸。他们的回忆充满了童趣与天真，如同两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在津津有味地回忆儿时时光。他们甚至搜灵出了共同认识的某个人，虽然这个人也许是路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常年在街头嬉闹游荡的女疯子。

他们已不再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萌发了温存的念头和的情感。他们在分手时会感到依依不舍和彼此留恋。这可能使他们在中秋之意义以后的日子继续保持来往，而进一步的接触无法不使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他们都不是盲目脱离现实的幻想型的人，他们都将每日面对既定的现实生活。这个现实是会使他们保持冷静还是重重刺激了他们原已麻木安然的心灵？更超然了还是尤其敏感了？到底许立宇和那个卖春的中国姑娘之间的感情属于什么性质无从知悉。他们要仅仅是互相慰藉那是很容易的，也是不会有人妨碍他们的。但他们要是想改变现状，起意于他，那一切都不可逆料。人在两可之间是最受折磨的，而这种两可局面持续时间愈长，平衡愈难维系，以也就愈会作出极端选择。一旦压倒性的决断出现，人便可能铤而走险。

朋友驳斥了许立宇被处极刑的消息。实际上那个挨了许立宇一刀的黑社会头子难仅负了伤，虽皮开肉绽，血流满面但根本没有生命危及。况且日本似乎是个废了死刑的国家，很久以来就没听说过处决过犯人。再说许立宇是个外国人，这种情况一般连普通刑罚都不加所，也就递解出境了事。关于死刑的传说是危言耸听和可笑的。

“除非自杀，否则他肯定活着，没准就在国内。”朋友说。

真究竟如何，朋友也不知道，但他向我保证，他能打听出许立宇的最终下落。

十七

朋友一去杳如黄鹤，对他的保证没有践诺。可能是没有打听到确切消息，也可能是忘了。这也怪不得他，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有一大堆麻烦事，自顾不暇，谁还会特别关心一个人出现或消失，犹如非洲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角马在迁徙的路途上无视倒毙、掉队被捕食的同伴。

电视画面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食草动物的任何一次大规模迁徙踏过的路途都会遗身大片、一望无尽的累累尸骨。

以后的传言更加含混，语焉不详，我甚至无法确定是许立宇的故事。它们更像是一种传说，经过无数民口头文学家加工、渲染过后的多姿多彩的神话。如果和许立宇确有联系，也仅是借用了他头况作为故事的起源、出发点和泊靠码头，作为文学家们想像力获得高度那有力地一跳所蹬踏的跳板。

事实与真相已被无可挽回地歪曲了。

我在一本很好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字相当考究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框轳使不怀疑登胎于许立宇的故事。其中却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新鲜情也。有些明显是作者为了使故事更浑圆，更具人生感悟，或纯属为了讲述节奏、起伏褶皱等技术需要而设置的草蛇灰线。有些则煞有介事，但究其底里，

也不难看出是为了制造效果，为了使事件发生更具逻辑、不可逆和在所难免。这小说讲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这个留学生在国内是个可吸的艺术家，似乎是个才情超人的画家，这就是作者将身自拟了。小说没有明确讲明这个在国内前程看好的艺术家为什么要到美国。作者在这里似乎陷入了两难。他大概既不愿强调美国是片自由的也就是艺术的沃土以免触怒当局同时又显得浅薄，也讳言此人自视颇高欲壑难填这也难免不显得此人妄自尊大期期艾艾。这种妄意肚明躲躲闪闪的表述，其效果并无可能无限动机深邃之慨，倒显得此人既得陇复望蜀，仅出于自我感觉郎好便盲目奔向不可知。作者再反复强调此人到美国不是为淘金，也不能使其行为高尚，令读者不指摘他其后的一连串遭遇非出于咎由自取。

此人到美国、身份、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这既反映了真实又表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惧和身为黄种人所深感到不公平。虽然作者给了主人公乐天、旷达甚至有几分无赖的性格，但字里行间沉痛感、悲辛感处处可辨。

和许立宇的故事一样，小说主人公在一个节日之夜孤苦伶仃，意欲寻求温暖。在唐人街街头邂逅了一个中国妓女。不同的是那个节日是中国的春节，而那个妓女则是主人公的旧日梦中情人。他们曾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系念书，主人的公的单相思一直未被那位姑娘体察，她甚至都不认识主人公。仅把他当作一个有利吉图的商业机会，向他献媚，卖弄风骚。她在校期间先于主人公出国，主人公曾幻想过在异邦和自己的意中人相遇，但做梦也没想到会是以这么一种情形下相遇。这一点我在那位女士一出场便料到了，我猜作者不会落入这个俗套，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掉了进去，他大概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关系的人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情况下相遇那种感慨万千的效果的诱惑。也许他在把心目中高傲的公社安排这么一下下场时的心中满了阴暗的快慰。我怀疑作者在爱情上有过难于启齿的惨痛经历。他的座折感、受辱感都通过这一情也发泄出来了。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精采。一个懵然无知，只当他是嫖客，无耻纠缠。一个深知底细，貌似调笑句句暗藏机锋，直刺对方心中隐秘。那效果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激动不已，毛骨悚然。可以看出，作者在写这段文字时是有生理快感的。

这时，他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那个风尘女子再不能是厚颜无耻、麻木不仁的。她必须是第三、橘的、毫无困难就能领悟的。作者可不想让自己的聪慧狡黠变成对牛弹琴。

然后就是一段孽缘。作者在写这段时心情错综复杂，他很想一了夙愿，但又对在这个已经残破、腌脏的女人身上获得胜利是否真是无可置疑的胜利拿不定主意。他犹豫再三，还是勉强通过他的主人公和这个女人睡了。

接下他便开始勾勒这个女子与其他风尘女子的本质上的不同。毫不阉割地为这个女子使用大量的美好词汇，突出她身上那些未被烟花生涯磨损了的，在郎家妇女身上都是罕见的，任何男人都为之想往的优郎品质和可爱性格。给人感觉，即便是个妓女和她睡了也不亏。甚至更可贵，激起了一个阅人无数的风尘女子的真挚感情还不可贵么？差一点就值得夸耀了。

作者毫不困难地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现代观念，一种今所有迷恋贞节观的俗人自惭形秽的高人一等的倾向。

让我们摆脱开这个喋喋不休我讨厌的作者吧！

主人公和这个卖笑女子之间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依赖情结。作者还没

有义无反顾地迫令他的主人公娶这位女子。但显然，他使主人公对这个女子我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救风尘是每个正直、善郎的中国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幸作者还没有让他的主人公说出那些道貌岸然的话，用道德的说教来使堕落者幡然悔悟。如果他的主人公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的屁话，我会立刻合上书，中断阅读。

他的主人公认识了那妓女数月后回国了。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有朋友介绍他陪伴一个想开拓中国市场的公司老板到中国考察。如果他干得好，受到老板的青睐，他很有可能成为这家资金雄厚、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的正式雇员。

这种回国旅行是很风光的。食宿均由老板包了，当他和老板用英语亲密交谈时，周围那些豪华饭店的男侍们一定是神态毕恭毕敬的。他的一个手势，一声轻轻的吩咐都会得到迅速而至的殷勤服务。由于这家公司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他还随因板受到了相当一级政府之中员的接见。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和他立即地握了手。得知他是从大陆出去的，还鼓励了他几句，多做些加强中美人民友谊的工作，要“爱国爱乡”，“多回来走一走，四处看一看。”他在回国期间，去了那位风尘知己的家一趟。这段描写非常感人。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对身心交瘁、勤劳奉兰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实得连客气、塞暄都很慌张。去国万里的独生女儿是他们掌上明珠。他们本来是舍不得、不放心女儿远行的。但女儿大了，要按自己的志趣生活。他们很开通，同意也支持女儿去“闯一闯”。他们得知女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学业大长，生活无忧，便前疑冰释，眉开眼笑。他似乎听到了两位善良的父母心中一块大头“砰”然落地。

两个父母很为自己的女儿骄傲。做母亲的更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来看望她的体面小伙子和她的女儿关系暧昧。她没理由挑剔这个年轻人，也希望女儿在异国有个依靠。对他十分热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在外面多照应些她的女儿。女孩娇气、任性，到目外国难免有不顺心的事情。做父母的远在万里之外也帮不上忙，况且女儿大了，有些也不愿意和父母讲，该批评该劝导的就全由他代劳了。

作母亲的希望女儿能在近年回来一趟，让他们看看。但又连忙讲，看她自己的情形定，不安因此误了学业。回国也需要一笔不少的开支，别因此负债。

母亲再三讲，不要她在国外再为他们买什么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缺，只希望女儿学业有成，终身有靠。

一个“想”字没写，但通篇充满深情、厚望。

他从女孩的家中出来，坐在绿荫覆盖的马路牙子默默地流下了泪。他回到饭店便给那个女孩打电话，可她的公寓没人接。他知道她晚上要工作，便在第二天清晨打，公寓仍是没人接。他从上午打到下午，每隔一小时便拨一次电话，始终没有回音。

这时，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到第三天仍没人接电话时，他沉不住气了，抛下了那个正打算去西安看兵马俑的美国老头儿，买了一张飞机票回纽约了。

往下的故事就有些不像发生在美国了，从景致的描写和故事发生的地点及其气氛便应该是日本的某处。

主人公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外国城市，到处找不着那个姑娘，平常有来

往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个知道她的去向。后来他找到了她工作的那妓院（注意：在这里明确出现了她卖淫的场所，这和前面所写的美国式的卖淫方式有矛盾）。老板娘照旧表示一无所知。当他正要失望而归时，一个和她一块卖淫的中国姑娘悄悄叫住了他。对他说他要找的那个人，不久前和一外国头儿私奔了。那个老年嫖客看中了她，他是个很有钱鳏夫，他说服了她嫁给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一起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主人公不甘心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个消息。他继续在这个城市寻找她，向所有认识她和那个老头的人打听。终于得知了那个有钱的老头儿在一偏僻的乡下的地址。

他乘坐高速火车到了一濒临海边的处于深山中的一个村庄（至此，我已经可以肯定这是在日本了）。

村庄建于山凹处，四周悬崖峭壁环列，峭壁下有终年奔腾咆哮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岩。

村庄已经败落了，青年人都进了城，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空旷的街道白天也难得遇见一个人。

一个白发老嫗用颤巍巍的声音告诉问路的他，夏末的一天，村里人确实看见那个独居数十年，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带回来了一个年轻妇女。他们进了老头儿的大房子后就没露面。几天后，来送信的邮差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派出所的警察也来过了，检查结果是自杀。他们都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好像怕死不了的，又都吊在了厨房的门梁上。据说那个老年体衰的老头是在那个年轻女人的帮助下才把自己吊上去的。那个年轻女人看着老头儿拴牢了，怎么挣扎也不会掉下来后，自己才从窗不迫地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脚踢翻了凳子。

他们死得是那么迫不及待，从外面进屋后，没有触动屋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只各自喝了一杯水，大概也是为了吞服安眠药，然后就直接去厨房上吊了。

老嫗把主人领到了那所大房子门前。死者的尸体已经搬走火化了。门上贴着封条，据说死者的儿子已经把这所房子出售了，被一个城里住的律买去作了别墅，但新房主还没有来过，大概明年夏天才会带着一家老小，开着汽车来吧。

主人公站在阳光洶烈的小山坡，望着这个静谧、房舍被树荫半遮半掩的异国小村庄，呼吸着远处大海吹来的腥冷的海风，心中作何感想？作者没有提供，他也不便妄加揣测。

榷的事情与许立宇的事情如出一辙。主人公回到城市，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被一个戴墨镜的大汉撞了一膀子。那大汉劈头盖脸给了主人公几记耳光。主人公转身从路边店铺抄出一把菜刀，揪住汉子劈面一刀，那大汉倒下时，血污横淌的脸上还是惊愕的表情。

小说到此截止，作者没有对主人公的下落予以交代。从作者篇尾行文的语感与语境感觉，作者似乎隐隐暗示，主人公已全然对生死荣辱无所谓了。这就是说，他活下去还是步向死亡可能性同样大。

十八

除了这篇小说，还有一则铁闻，那几乎是个笑话，不知经过多少人之口的转述，到我听到时，讲述者也不知故事主人公姓甚名谁，只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笑话讲：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押解上了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至于为何遭到驱逐，一切无考，在这则笑话中也不重要。这个留学生上了飞机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直郁郁寡欢，心情黯淡，也不和同机的人说话。直到飞机进入中国大陆，从舷窗上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白浪席卷的海岸线和阡陌纵横、良田万顷的大陆田野，他突然开口了，哼了出一段旋律：“呵，亲爱的中国呵，我的心还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呵……”他索性站起来，忘情对全机舱的乘客放声歌唱，一只手还多情遣倦地挥来挥去，帮助他形象地抒发感情。

那机舱内，除了一些出国访问归来的中国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最多的是一个大型的日本旅游团的成。”这些戴着同样式的日本男女率先为他的歌唱鼓掌。他唱得的确属于声情并茂，那些中国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或感慨，或赞许，或觉得好玩。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报以欣赏的微笑。

机舱里的气氛因他的歌唱而变得热烈。

谁也没注意，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他唱的是一首曲流亡中国多年，多才多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所作词谱曲的歌。

“……我们高棉人民，有了你的支持，就能够赢得胜利，呵——”唱到这里，他才觉得不对味儿，歌声嘎然而止，皱着眉头纳闷地坐下了。掌声更热烈了。

十九

据说，那架机没有按预期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下降时出了机械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又拉了起来在空中盘旋。后来，首都机场原因关闭，那架飞机不知降到外省哪座机场去了。那天去迎接那架飞机的旅客的人们都失望而归。

橡皮人

上篇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时。那时才刚上中学，开始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无脸，丰腴的女人，象跳脱衣舞一样褪去她柔软、沉甸甸的皮肤，露出满身不停翕动的嘴。每当这时，我都要死一次，尽管是在梦中，也死得惟妙惟肖，象真正的死亡一样。因而，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小时候，我是个吓坏了的孩子。

长大后，我是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列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也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中心迎风摇曳的槟榔和油棕。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第一个叫李白玲的女人。她是我的朋友张燕生的女友。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

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象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磊街小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象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铺一样无动于中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三天前，我居住的那个北方城市下着蒙蒙小雨。我踩着便道上轧轧作响的、象一条条毛绒绒虫子般的埤褐色的杨树穗子，走进繁华商业区毗邻的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

这条街有一些餐馆、电影院、旧货店和专业书店。电影院常放映首轮外国电影，旧货店常卖大百货商场飞翔不到的、和国产服装迥然不同的漂亮的香港衣衫，餐馆营业时间很长，供应完正餐就象咖啡馆一样供应饮料，任你买杯啤酒坐几个小时，服务员从不轰人，因而这条街麇集着全城所有闲散的、不三不四的年轻人。

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简陋的西餐馆，和混熟了的服务员开了几句玩笑，坐到常见面的几个朋友桌旁，请他们抽烟，蹭他们的啤酒喝，天南海北地胡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工作，用不知哪儿来的钱泡酒饱。八十年代初，物价还算便宜，不奢侈的话，一二百块钱能喝一个月啤酒，还可以偶尔请请客。

杨金丽穿着长统靴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左顾右盼，象个轻佻的女纳粹。我叫了她一声，她示意我到她那边的一张桌去，头一摆，眼一斜。“真他妈腻！”同桌的一个朋友说，“能叫谁背过气去。你快过那边去，别把她招来，受不了。”

另一朋友梗着脖子问我：“你干吗找这个加农炮打不到底的‘喇’！”“是她找我，你们知道我心眼好。”

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走过去，和杨金丽一起坐下。同桌有两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一边喝汽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浓妆艳抹、叼着烟十分张狂的杨金丽。

“他们说啥啦？”杨金丽龇牙咬着烟问，“是不是嫌我没过去？”
“是。”我点头说。“我不爱搭理他们，俗不可耐。”

“可是他们特仰慕你。”

“屁，都是流氓，口蜜胜利剑。”

那帮家伙仍冲着这边哈哈乐，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却对杨金丽说：“你瞧，他们朝你乐呢，他们喜欢你。”

杨金丽丢过去一个媚眼，那帮家伙笑得手里的酒都洒了。杨金丽羞涩地掉脸对我说：“挺可爱的一帮男孩儿啊。”

服务员送来一个雪人和两盏水果三德，我挪过来就吃，杨金丽也高不踉跄地吃。服务员源源不断上各色奶油点心，我们就心安理得地享用。杨金丽象豹子一样一样舔着嘴唇，大声说：“其实我特苦闷，别看我好象乐呵呵的不知愁。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天到晚无忧无虑？”

“不！”“我心里的忧愁没法跟人说，没人理解我，我根本不是那种醉生梦死的人。我就爱看书，一看书就哭。”

她的声音那么大，我脸红得发热：“你要这么多点心，我真有点心，我真有点吃不了。”

“不是你要的吗？”同桌那两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如梦初醒，哭丧着脸说：“你们怎么把我们的雪人和点心吃了——服务员！”

服务员走过来，满不在乎地说：“我哪儿知道你们不是一事的，我就知道往桌上送，自己不主动点。”

“他们都给吃了几口，可是我们交的钱。”

我看看杨金丽，她一副不失体面的茫然想，没一点掏钱的意思。周围的人都看我，我只得胸腰包给女孩们赔偿损失。

“要不要再给你补一份？”服务员问。

“不要了。”女孩们怨恨地说，“怎么吃别人东西比吃自己东西还胆大。”起身走了。

杨金丽叹口气，似乎还了魂，说：“其实服务员上东西时应该说一声，我刚才吃的时候还纳闷，以为你认识服务员，心照不宣呢。我看看满桌冰水点心，没了胃口，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就是不一样。我点起一支烟。

“给我一支。”杨金丽亲切地捅捅我，我不情愿地给她一支。她抽着烟，吐出浓浓烟雾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说，有真正的爱情吗？”“……”“我觉得没有。”“我想知道你叫我出来说的那件好事是什么，我怎么没他妈瞧出有什么好事！”既然我花了钱，我也就可在不那么气，“我饿了，这鸟雪人不顶饭，咱们是在这儿等着开正餐还是换个地儿吃去？这好事怎么不也得是顿饭吧！”

按杨金丽的想法，我这已经算侮辱了，她知道外国人遇到这种事什么脸谱，我也知道，看过电影。她痛苦地望着我，把抽了两口的烟在烟灰缸里按灭。我毫不在乎。知道她没事。

她经的这种事多了，假装什么要脸呀。片刻，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疲倦地说：“我没想到你变成了这样，生活啊！”她抢在我恶语相向之前，飞快地又说：“好吧，我们谈下事。你真是迫不及待，贫困的生活真能把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变得禽兽不如——你想挣笔外快吗？”

“当然他妈的想，不过得看是什么勾当，你那路子的事我可干不来，除非乾坤倒转。”

“你要老这么讲话，我就不跟你说了。”

杨金丽一下泪眼盈盈了：“你怎么对我这样了现在。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一把你当做好朋友，要是你不愿意我做你的好朋友，也用不着这样……”

“其实我是把你引为知己，说话才没遮拦。”我叹口气说，“你看我跟大马路上的人这么说话吗？压根不！对小孩都彬彬有礼，跟他们不过这个，犯不上，没意思，你怎么就不明戏呢——访正经事吧，金丽，我求求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杨金丽擦擦泪，白我一眼。我温柔地哄了哄她，她继续嗲了一阵，鼻音挺重地告诉了约我出来的目的。我们共同的两个朋友现在南方边境倒旧汽车，联系的飞翔主中有中原一个小城市的商业局。现车已摘到，可这帮侂子又狡猾又胆小，迟迟不汇款去，非叫这头去一个人到他

们那里同他们一起去南方。大概他们挨过骗，生怕鸡尺蛋打套不着狼再把孩子丢了。摘车的那边很着急，怕跑了这个冤大头，可一时又找不着人去。便打着长途叫了有一套迷人本领的杨金丽去，往返差异旅费那个小城市商业局全包了，外带好处费。杨金丽不屑这种狗腿子（上美国还差不多）的差事，她也不缺钱，就想到了既闲散无聊又穷困潦倒还有一张干净的脸的我。“瞧，一有好事我先想到你，你呢，对我什么态度？”

“我操蛋，净把人家的好心生成驴肝肺。”

“那你倒是去不去？”“去！”我一口答应，我想不出会什么不去的理由。混嘛，有人管吃管住中南海我也敢去。

那天晚上是我请的客，并对杨金丽根尽阿谀奉承、谄媚殷勤之能事。她也是顾盼生姿，巧笑情兮，弄尽惑人手段。最后，我仍然把她一个人扔在街上，自个乘末班地铁溜了。

“李白玲那狗日的怎么还不来？”我掉头问张燕生，“她长得什么样儿？”“极硬实，胸前象扣着两个大痰盂。”打横坐着的徐光涛笑着说。张燕生和徐光涛就是我的两个倒卖汽车朋友。他们俩都是高个子，风度翩翩，衣着人时，猛看上去活象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正笑咪咪地望着我搬来的那个“钱柜”——一个为公家买汽车的小城市商业局的干部老蒋，就象两个男孩子望着一个浇着奶油花的大蛋糕。女招待走过来，问我们点不点菜。张燕生说点，递过菜单给我点。我一点胃口没有，只是从头往下挑没吃皖的东西点，蛇猫鹰隼之流，不嫌其肉麻；燕窝鱼翅之类，不怵其价昂。

“那车……”老蒋怯生生的问。

“车没问题。”徐光涛和蔼可亲地说，“办好边境通行证，我们就可以去提车了。”“还是‘福特’？”“不，换‘丰田’了。”

“可原来说好是‘福特’，带空调、冰箱。”老蒋看我，想让我证实，我只看菜单。

“‘福特’原来是有一辆，谁让你们不汇钱的，怕我坑你们。”徐光涛盯着老蒋笑着说。

老蒋泄了气，沮丧地问：“还是一个价？！”“还是一个价，对极了。”老蒋看着，怅声嘟囔：“在家说得好好的，倒这儿全变卦了。”我看都不看他，又点了几瓶洋酒，擦下菜单，继续向窗外看去。我是不忍看他。这个可怜的人，当他把钱汇进徐光涛为他损定的帐尺，就已经一钱不值了。实际上，他还没动身，就原地让人铆了。我乘的那趟火车是在夜里开出口。开车不久，卧铺车厢就熄了灯，大多数旅客都上铺睡觉。我独坐在车窗旁的折登上，将车窗开了条缝，原野上流动的风吹拂着墨缘的窗帘。列车行驶在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上，窗外一片昏黑的天地，看到偶尔闪过的明亮的站台上的站牌才知道经过的是谗什么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华北平原的城镇在夜色中静悄悄地一个个甩在了后面。半夜，我们过了黄河。列车经过铁桥时叮啷响亮起来的车轮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欠身撩起窗帘往外看，一根根横七竖八黑乎乎的钢梁在眼前闪动。微弱的月光下，热里泛亮的河水象一条画中的河，静止不动。列车过了铁桥，车轮重新又轻快沉稳了。我睁着眼躺在黑暗中。象在家里失眠时一样，开始胡思乱想，想不可知的未来。感到彻骨寒冷。我一边裹紧毛毯一边寻找风源，发现睡前提开的车窗仍在往里灌风，下去把窗关了。列车停了，停在一个省会宽敞木大站。虽然是夜里，仍有不少旅客上车，他们扛着包在站台上奔跑，寻找有空座的车厢。卧铺车厢的大

部分旅客仍在熟睡，只有一两个要下车的旅客被列车员小声叫醒，睡眼惺忪地提着包下车。站台很快空跳了，只有几辆食品车被售货员推在硬座车厢旁向车上的旅客卖面包和水果，穿着大衣的站台服务员和警察在踱步。列车开始了，继续向南驶去。我看看表，不睡了，下站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了。列车大约还要行驶两个小时。

拂晓，我和寥寥无几的旅客下了车，站在粗砺水泥铺的、没有天蓬的月台上。天声微明，站台上灯光愈发显得昏黄，看不到稍稍有点规模的城市都搞的那种装点门面、一下车便能看到的赫高耸的建筑物。简直都不象到了个城市，尤其列车开走后，真仿佛被孤零零撂在一个荒野小站。我也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上车前按杨金丽给我的地址拍了份电报。站台上倒是有几个男人象是在等人，我故意在他们跟前可疑地转来转去，不时窥探他们，他们无于衷地看着我，使我快快走开。终于我引起了一个的注意，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是个戴红箍儿的车站警察。我决定先出站。出了站，来到站前小广场，一个穿蓝棉衣的黑大个男人迎了上来，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了他。

“是杨金丽派来的吗？”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点点头：“是她派来的。”“我姓邱，来接你的，走吧。”

他跟我握了握手，推起旁边支着的一辆自行车，带我走向广场四周密密麻麻、黑黝黝、迷宫般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他飞身上车，我紧抱着包坐上后座。自行车左拐右拐，蹬得飞快。这城市在东汉末年便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几次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儿衰微颓败了。城里看不到任何的价值的古迹，也很少新式大厦，到处是百余年来为应付迅速膨胀的人口匆忙建造的低矮丑陋的平房。特别是的十年来人们自己用碎砖、木板、油毡为新婚夫妇搭起的违章建筑，独食了街道，绿地，使道路弯弯曲曲。城市显得杂乱无章，天亮起来，街上出现一些衣衫不整、土头土脑的行人。老邱把车停下，问句不是有点冷，我哆嗦着承认。“喝碗馄饨吧，热乎热乎。”

“还远呢？”我随他走地路进一个卖小吃的棚子问。“不远了。”他叫了四碗馄饨，从一个肮脏的铁皮匣中拿出两双粗糙的木筷，比比齐，递给我一双。“凑和吃点，这儿的的东西什么都变味了，就馄饨还行。”

棚子里大锅升腾起弥漫的蒸汽，围裙污垢油腻我服务员端来滚烫的鸡丝馄饨，凉风一吹，碗上凝了一层油脂。我往馄饨里放了少辣椒糊，把油汪汪、红乎乎的两碗馄饨都囫囵吞了下去。“人和杨金丽挺熟？老邱递给我一支烟。

“可以，”我说，“一般吧。”

“我和她不错，徐光涛张燕生我也都认识。汽车真有吧？”

“他们说有那就是有，不过我也没见着，估计应该有。”我把烟点上。老邱呆着脸抽了几口烟，对我说：“过会儿你见着老蒋说话留点神。别说什么‘估计应该有’，就说有，车就在那儿等着呢，你见着车了，车就是你经手买的，什么事都妥了专等钱了！得把话砸实了，否则你模棱两可，这土财主就缩了。”

“他要细问呢？”“侃呗，谄呗，胡说八道会不会？”

“倒是会一点。”“这就结了。不会这个你出来干么？不会这个什么事能干成？就这么回事，为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银子来是真的。”

老邱阴着脸，我低头哼哼一笑。

我记得后来我一见老蒋就认了他个“大哥”。巧舌如簧，又打又拉，在一间肮脏下流的小酒馆里用劣质自酒把他灌得烂醉，拽着他脖领子拖去银行提款。我想起他那会儿也许把我当成了福特本人，而他自己则是我同父异母，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款哥。那天晚上天很黑，马路上灯火阑珊。商店都关门了板，街上早早就没了人，只有风阵阵吹过空荡荡的马路，就象吹过寂静的旷野。我昏头涨脑跟着黑煞神似的老邱钻进了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巷子，擦着低矮乌热的屋檐走。隔很远才有一根木电杆，吊着盏昏黄的路灯。路宇下多有大堆的垃圾，垃圾堆后在的黑暗暗处忽明忽灭地闪着向颗红红的烟头，走近可以看出几个少年沉默的轮廓。很多路灯都不亮，我们基本上是凭借依稀的星光走黑道。时间不算得晚。绝大多数人家却都熄灯上床，只有看到夜色下紧紧挨挨，层层叠叠地无数小屋，你才会想到近在咫尺的周围进息静卧着成千上万的人。在一个不亮的灯杆旁，老邱停下来，让我扶着车，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垃圾堆。我极力往黑糊糊的垃圾堆后看，看出那儿站着个人。老邱过去喃喃咕咕不知同那人说什么，一会儿，搂着那个出来，走到跟前我才看出是个女孩儿。

我们继续往前走，道越发窄了。地上还净是土坷垃碎砖头，走得入磕磕绊绊。终于豁然开朗，我们走出鬼域般的旧城区。一条相当宽阔、路灯齐全的大马路横亘眼前，路边有几幢一模一样的简易楼，马路对面似乎是新建工地，盖了很多半截楼房，工地后面是昏暗的大片田地，这儿已经是郊区了。老邱指给我看马路尽头一座稍明亮些的建筑，说那就是火车站，我已完全转了向，甚至不能相信那就是我来时的那个车站，老邱说就是它。老邱家在那几幢简易楼里的一幢，一间屋，一张床，我们三个就挤在那张床上。黑暗中，我听到老邱说：“那车，别给老蒋！”一个身着西装，丰腴庄重，灿若银盘的脸上有着双黑色大眼睛的女人出现在餐厅门口，矜持伫立，款款扫视大厅。当她看到我，我做了个鬼脸。张燕生见状回头一看，立刻竖起胳膊喊那个女人。又对我调侃：“有戏呀，一下就认出来了。”

“那么大的个砣放在那儿，狗熊也看得见。”

李白玲笑吟吟，一步三摇地走过来，徐光涛和张燕生笑容可掬地用欣赏的目光迎候她，仿佛在看时装表演。

“你怎么才来？”张燕生殷勤地拉开为她留着的椅子，给她介绍我和老蒋。李白玲看了我一眼，问张燕生：“给你联系的房间住上了吗？”“住上了。”“条件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客房服务员不漂亮。”

“这我可无能为力。”餐厅女招待推着银闪闪的餐车来上酒菜，她显然认识李白玲，冲李白玲一笑，李白玲也亲热一笑，支使她拿些冰块来，女招待连连点头答应。女招待开了酒瓶塞，在每人的玻璃杯里斟了酒，退下去，我们吃喝起来。张燕生，徐光涛相当活跃地竟相向李白玲敬酒调笑，李白玲左右逢源，酬酢自如。我知道李白玲在此进个神通人大的人物，我们此行一切食宿都是张燕生通过她安排的。这女方浑身魅力，特别是那双黑眼睛，视界极宽。不管她仰脸嬉笑，还是低首啜酒，我总感到一缕视线不轻不重地落在我身上，沉静有如一个人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打量我。“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她忽而转向我问。

“嗯。”“看上去他挺老实的。”她对张燕生、徐光涛说，“跟你们不一样。”

“老实屁！”张燕生说，“数他坏，整个一个阶级敌人，全是装的。”“是吗？”李白玲感兴趣地望着我。

“还是有应该相信你的第一印象，这是有目共睹的。”

“你非常象我认识的一个人。”李白玲明显带有好感地对我说。“也许我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再好好看看。”我嬉皮笑脸。“不，她是个女孩儿。”

张燕生和徐光涛不怀好意地吃笑，我也笑，不再说话继续喝酒。“为什么中国男人雌化现象这么普遍，嗯，为什么？”

我孟浪饮酒，脑浆都沸腾了，听到李白玲对的张燕生的感慨，愤然插话：“因为中国女人先于男人普遍雄化。”

李白玲微笑地看着我。

我强自镇定地坐着。“你也非常象我认识的一个人。”

“是吗？”她盅了口酒，笑着说：“你大概要报复我了。”

“不是中国人。”“噢，”李白玲沉着地说，“我倒是有八分之一的外国血统。我祖上有不在北京做官，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来，烧杀奸淫。”

我终于坚持不住了，酒性上来了，心脏象小喷泉似的突突跳跃，站起来喃喃说：“我说的是个黑人，一个胖胖的非洲姐妹。”我走出餐厅。电梯骤然下降时，酒物已经涌出，我竭力将全部内容含在嘴里。进了房间，我立刻冲进卫生间大吐特吐，唉哟哟地呻吟，大声喘气，象是刚被人痛打一顿。吐了又吐，最后终于吐干净，我干噎着把马桶冲了，用淋浴喷头冲净地上的残渍，漱了口出来，愣心地坐在沙发上，一闭眼就感到天旋地转，象被儿童一鞭接一鞭抽打的陀螺。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挂上。片刻，李白玲推门进来。

“滚你妈的滚你妈的！”

“你怎么啦？喝晕了？”

“滚你妈的，少在这儿装大尾巴狼。”我翘起扑过去，粗暴地往门外推她，“我不在上面吃饭，下来干什么？”

李白玲掰开我抓住她胳膊的手，有力不失分寸地把我推回沙发。“你醉了，喝这么点酒就醉了，吐得满屋子是味。”

她走到桌旁沏了杯酽茶，塞到我手里，让我喝，又拧了条凉毛巾给我擦脸。“好点了吗？”“好点了，谢谢。”我头脑清醒了，对她说：“你回去吧，说我没事，一会儿我就上去。”

“我还是陪着你吧。你跟我说话，一散一下注意力，就不会头晕了。”“这是正常的——喝醉，不醉我反而不舒服。要的就是这感觉。”“你这是变态。”

“不不，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你了解你就会知道——你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看。”“啊！”李白玲笑过来。“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怎么，又是一个！还有方便？”

“我，你没看出来？我对人我的胡言乱语不是一点都没吃惊。”“你一说我倒看出来，你的确有点硕大无朋，特别是眼和——脸。”李白玲先是一笑后是一板：“留着你的刻薄话形容形容自己吧。你既然能指人了那就是恢复正常了。咱们是不是若无其事地上去，不能叫那些俗人看咱们笑话对吗？”

“对的。”在走廊里，李白玲挽住我，我感激地冲她一笑。回到餐厅杯盘狼藉的桌旁。

燕生问我：“和以桶亲嘴去了？”

“没有。”“那和李白玲亲嘴去了？”

“是！”我大笑望着李白玲，李白玲也笑。“真没事？”徐光涛问。

“没事。”李白玲替我回答，他看见一漂亮姑娘，就满酒店尾随人家，我找到他时，他正和人家纠缠不休，非说人家心事。”“光涛，如果你能把车给我留一礼拜，我给你五千块钱。”

我们这顿马拉松似的饭终于吃完了，老蒋付饭钱时都快哭了。步出餐厅时，我和徐光涛走在后面。

“不是我要，是我的一个朋友要，可他非得一个星期后才能诌出钱，不瞒你，就是那边的联系人老邱。”

徐光涛手里玩着烟，增晌不语好一会儿才说：“一个星期怕是留不住。他们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要车的人很多，抢得打破头。”“所以想让你用老蒋的钱先垫上，他的钱不是已经入了你的帐户？”徐光涛笑起来，暧昧地沉默。

“实说吧，老邱答应给我一万，我分你五千，绝对没打埋伏。老蒋答应给你多少钱？瞧他那枢鼻缩眼样儿，打他的钱比你胗子打蛔虫都难。”“我相信你，咱们有的说吗？”徐光涛说，“不说别的，看哥儿们面我答应你。不过一周内你们一定要把车款汇来，免得坐蜡。”“那是一定，我跟你一起去边境，没钱你把汇进帐户。谢谢光涛，我早知道你仗义。”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谢谢？听这意思是要害我。”

“去你的王八蛋，不答应弄出你尿来。”“这话听着亲切多了。”

“老李。”我快步撵上正亲密地张燕生交头接耳谈笑的李白玲，从中间把他们分开，问李白玲附近哪有邮局。

“跟我一起走吧，我正好也要回单位办点事。”她说，“我带你去。”“你就别去了。”我说燕生，“怪碍事的。”

“我不是去。”燕生笑着说，“我回去睡觉去，我和老蒋哥儿们。”他把老蒋拉过来，搭着他的肩象狐狸阿媳妇搂着灰兔小朋友。“别把头睡扁了，”李白玲冲他背影喊，“那就不帅了。”

酒店门口，计程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开走。我和李白玲钻进一辆车，计程车驶出酒店庭院，开上马路，李白玲告诉司机要去我地方。“先到我单位去，回来再送你去邮局。”

“随你大小便。”我往后一仰，“你在什么单位？”

李白玲说了家著名大公司的名称，补充告诉我，她是那家合资企业驻当地办事处的副经理。

“怪不得你路子野，大家都求你。”

“就那回事，都是利用。以后，”她看看我说，“你有什么事我也可以帮你办。”“你真是热心肠。”那倒也不是。只不过我这个愿意交朋友，省得一个人孤孤单单挺无聊。”她笑吟吟地年喜新厌旧我，我也笑吟吟地看着她。好说：“好孩子。”汽车停在一幢新建的盒式大厦门口，李白玲边下车边问我：“和我一起上去吗？去我办公室看看。”

“不啦，我说，”司机该不放心了，我在车里等。

“那好，我马上下来。”

李白玲消逝在大厦的自动门内，我敬司机一动烟，和他聊起来。司机听说我是第一次出门的北方农村人，优越感立刻暴露无遗，很自豪地历数该城市和种种发达和文明，我竭力装得象个不傻瓜。李白玲回来时，正好听到司机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肉的香糯、鼠肉的高蛋白的肉拓的焦脆。

“我去你们北米，菜做得真难吃。”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还在不停地唠叨，“肉烧得稀烂，又拼命放酱油，咸死人吃不惯。”

“你不知道呢，我们北方的猪是吃屎长大的。”

“哇！”“连我也不爱吃。可是，你吃你我们北方的唧鸟猴吗？”

“那是什么？”“也是一种高蛋白的动物，金丝猴的亲戚。”

李白玲拧我一把，笑着说：“你瞧不惯我们这儿的人，也用不着这么愚弄人家。”我捏了捏李白玲的手：“我喜欢你们这儿的人才说，碰到上海人我一声也不吭。真的特别是你们这儿的姑娘，瞧街上，一个个都那么有味，姹紫嫣红。”

“那就娶一个，我给你介绍。”

“可据说，你们这儿流行……”“找港客？”“不，性病。”“你的幽默感已经叫人讨厌了。”

我在邮局给老邱拍了电报，出来叫司机送我回酒店。

“你回去有事？”“没事。”“那何必急着往回赶。”李白玲说，“我带你逛逛，给你买几件薄衣服，入乡随俗。你这件破夹克一不合时令二衬气，与人不配。”“可我老要说让人讨厌的话怎么办？”

“你要改不了，”李白玲让司机掉头驶往另一方向，看我一眼微笑地说，“那就尽情说吧。”

计程车开到市里最下等的地摊街，高楼大厦后面的一条窄巷子车开不进去了。我们在巷口下了车，打发走司机，并肩进去逛。这条巷很长，两边都是卖旧服和洋杂货的摊位。五彩缤纷的尼龙化纤衣服一排排悬挂着，地上摆着各种黄澄澄的假首饰、电子打火机、太阳镜和腰带，面目狰狞的小贩和络绎不绝的顾客以很高的效率做着交易。我看中了几件衣服，用普通话问价，小贩出的价高得不象话，简直是欺负人。幸亏跟着个李白玲，她用当地话替我还价，才大致公道地飞翔睛。我们逛了很长时间，逐摊翻拣，我又买了两件恤衫，这样连顺逞飞翔，也搞了一抱。那些衣服很柔软，尽量进李白玲的折叠购物袋，鼓鼓囊囊拎着走，颇象北方贩子。不时有小贩诡秘地拉住我，要同我“那边谈谈”。我也装出买主的样儿，无情地杀他们的价，使他们耷拉着头扫兴而去。开够了心，我和李白玲去路旁冰室的吊扇下坐着吹汗吃冷食。此地规矩是顾客自己任意端着冰激凌和点心的小碟子，最后由服务员数碟算帐我边吃边往李白玲的包里藏碟子，服务员无从察觉，少算了我们不少钱。李白玲乐不可支，招得冰室里的人都看我们，我严肃地领着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穿堂而出。

“我发觉你不但爱说让人讨厌我话，还净干让人讨厌的事。你给我包里塞了这么多碟子干什么用？”

“你爱干什么干吗。实在没用，砸了听响。”

“真不是好人。怪沉的，你替我拿着包。”

我接过李白玲的包翻上，顺手把她揽过来接着走。天色已暗，华灯初上，我们塞了一肚子冰，也不想吃晚饭，互相依偎着向每辆驶过的计程车招手喊叫。一辆车靠路边停下，我们手拉手路过去。在酒店门厅下车时，酒店已灯火辉煌。大小餐厅里，香港人为主的顾客坐满桌桌宴席，饕餮大餐。上了楼，燕生和老蒋都房间。李白玲打开电视，一只残忍的金钱豹正在追逐驯鹿群。豹和鹿群在藏盛的草原上奔跑，活跃地跳跃，终于豹追上一只幼鹿，咬着喉咙拖倒在地，鹿无声无息死去。我进里间换衣服，挑了件雪白的紧裤和一件鲜红的T恤衫穿上，红白对蚍十分鲜明，我看着穿衣镜里的自己，就歉一个地道的本地烂仔。我走出来，往李白玲旁边一坐，她眼睛离开电视屏

幕，对我说，“你认为你穿着坎肩我就认不出你了。”

我笑了。这是个笑话。这句话是一个老虎对被它误认为是蛇的乌龟说的。我有点难为情，很快又了自然，点上一支烟，递给李白玲一支。“老李，你能买到彩电吗？”

“谁要？”“我。”“你要可以。”李白玲吐出一口烟，整了整头发，“要一台？”

“哪能要一台。”说了我要的台数，又问她：“这儿彩电什么价？”李白玲说了个数，大大超出我的想象。

“这么贵？”“是不便宜。”李白玲说要想买便宜的只能到更南的一个沿海城市，那地方有渔民直接从海上走私进来的彩电。“你真买吗？真买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那地方的朋友。”

在那太好了，事成我可以给你一些好处费。”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帮你了。”李白玲把烟掐灭。正色道：“我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帮帮朋友——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是。”我斜眼瞧瞧这位“好朋友”。可我怎么谢你？”

——我扑了好，在她宽阔的脸上乱“镘”一气。

“我真是在那儿见过你，而且我们好象还曾很亲密过。”

“你放心，我不要你的钱也一样帮你办事。”

第二天早晨，我从李白玲的巢窝回到酒店，一进门，就看到老蒋直盯盯地瞪着我。我走到哪儿，他就恶狠狠地盯我到哪儿，我纳闷地问：“看你爸爸干么？”

“你坑了我，龟孙！”老蒋站在射进房间的阳光中，满脸充血，眼睛凸出有如牛卵子，蓦地冲大嚷。“徐光涛根本没车，他要挪用我倒电视，你们合伙做了圈套让我钻。老天爷呀！这数万公款要是葬在你们手里，我回去也得扯户口本。今天你不把我的钱找徐光涛追回来，我便去警察局告你，叫警察拿你！”“你发什么病？”我挣开老蒋伸过来抓我的手，“哪儿焊哪儿呀，谁跟你说的？”“要不是张燕生好我告诉我，我至今藏在喜里。别想跑，我只认得你，只管你要钱。”

“老东西，休泼！管我在钱，打你老丫的！”我声色俱厉地喝住歇斯底里的老蒋，长张燕生，“燕生，张燕生！”

哗——卫生间一阵抽水马桶中央委员，张燕生一手提裤子，一手拿着本小说出来。他扬手把书扔到床上，扣着裤带含笑问我：“李白玲棒吗？”

“棒！”我看着他说，“象头大海豹。”

“别闹了。”张燕生点起一和烟，和颜悦声地对仍在一旁怒目而视的老蒋说。“我跟你说过他不知情，也是被徐光涛骗的——你们都被徐光涛骗了。”他转向我，“他本来没车。”

我走到一旁给自己沏了杯茶，坐下呢嘟嘟喝，不看燕生。

“你说过你们一起去边境提车？”

我斜眼看燕生。“瞧吧，过会儿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

“这可怎么好？”老蒋又大声嚷起来，“我可不敢一人跟他去，他会把我弄死扔在哪个山沟里。”

“你想的也太象惊险故事了。”张燕生对老蒋说，“徐光涛骗钱是真，杀人他还不。”

那儿也不是山沟，也是大马路大饭店朗朗乾坤，也有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没人杀你。”

“我不管，我要报案。”

“这就是你不对了，老蒋。你现在报案也没用，谁动你钱了？谁也没动，你的钱还好好地放在银行里，你告谁？再说，我是看你老蒋人不错，不忍看你挨坑，才把真情泄露给你。

你要报案，我们也得挨牵连，而且你也岫不了，你也得进局子。警察可不分青红皂白，有事没事先蹲着你，各位国家法制不健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告你老蒋，”我手点着老蒋，“你要松焉坏，跟我玩轮子，我叫你后悔生出来。”“我也没说要报案。”老蒋一脸苍白，“我就那么一说。”

“哪么一说？”“你放心跟徐光涛去。”张燕生走到老蒋身边说，“按我说的办，先把钱转到我给你的那个户头，一切就没事了。”

“你的车肯定能有吗？”

“你连我也信不过？”“不信你我还能信谁。”老蒋此时又可怜了起来。

“我现在只信你，只能靠你了。我有老婆，三个孩子。我是个小干部……”

“你来一下。”张燕生不再听老蒋的唠叨，把我引进套间。

“我可没一点甩开你，个人独吞的意思，倒是徐光涛想把你甩开。他亲口跟我讲，到时候就说搞不到通行证，把你隔开，我们倒一圈彩电，最后给你干把块钱打发一下。我一向瞧不惯他这种猫儿匪，都是哥儿们，说实话……”“说实话，燕生，他真的没车？”

“真的没车——连我也没车！根本就没去搞，全憋着老蒋这道钱呢。”“怨不得李白玲上来就跟我发情，好给你匀空。”

“不不，可没这么一出，李白玲是阔小姐开窑子，看见三条腿的就打晃，不为钱，她也不知道这些事。你跟徐光涛不至于磁到掰不开的地步吧？”

“绝对不至于！”“就是。咱们多少年了，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

“美好的童年。”我微笑说。

“你们吵什么呢？”徐光涛兴冲冲推门进来，“在走廊里都听得一清二楚。”“蒋兄，通行证办下来了，今天走吧。”徐光涛对我说，“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前两天出了件挺大的团伙叛逃案，通行证卡得很严……”“没办下来就没办下来吧，我在这儿住着也挺好。”

“哟，没注意，装束也换了。”徐光涛状态凑近打量我的新衣服，“那件事就那么定了，你不在我也那么办。花瓜似的，分外妖娆的么？”“鲜活鲜活。”“老蒋，”徐光涛转向蒋，“这是咱们俩的通行证。我还要去看一个人，车票你飞翔，买今天下午的，中午我回来——

我先走了。”“走吧。”我和燕生点头，“注意小腿保健。”

徐光涛刚离去，燕生立刻坐在桌旁在张纸上写了串阿拉拍数字，递给老蒋：“钱一转出，就给这个号码打电话，我马上去接应你。别怕，有什么可怕的？你真不是干事的人。”

老蒋仍在筛糠，张燕生厌恶地站起来，打烟抽。拿起只烟拿，是空的，揉成一团扔掉问我：“还有烟吗？”

我口袋里有整整心烟，可我说：“没有，抽光了。”

“我去买条烟。”燕生出了门。”

我走到老蒋身旁，夺过那张纸，看了看上面的电话号码，还张老蒋，

坐下拨这个号码，电话通了，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喂，找谁？”我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没吭声把电话挂了。

张燕生买烟回来，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电话，我听他说：“没有，我刚才没打，不定谁打的呢，这只有你知道呀。”他换了一脸淫笑。“噢，他在，你要跟他讲话吗？”燕生把话筒给你，“李白玲找你。”“喂”我接过话筒，“你好，干什么呢？”

“上班，你呢”“没事。”“下午出动吗？”“不出去。”

“那我去打你。”“来吧。慢，你中午就来吧，一起吃饭。”我冲燕生挤挤眼，“这儿有一班的伪军想你。”

我和李白玲坐在餐厅酒吧柜台前的高凳上喝酒，遥遥望着餐厅角落餐桌旁的张燕生和老蒋。老蒋刚飞翔完车票回来，仍是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他激动地说着什么，张燕生安详地听着，不时简短、表情坚决地说着节奏铿锵的话。

“那个老蒋怎么啦？”李白玲呷着酒问我，“他好象很紧张。”“他怕了。”我转着手大肚高脚杯，无所谓地说，“怕被我们啃着吃了。”“这么个老实人，本来就呆在家里耗着俸禄着手票，跟你们这些坏蛋混，非倒霉，难怪他怕。他看出什么名堂来了？”

“你不知道？燕生告诉了他徐光涛没车想骗他钱，叫他赔本赚吆喝咬尿泡空欢喜。”

“我怎么应该知道？”李白玲搭拉眼皮，“就好象我也是你们肮脏的一伙。”“你当然不是！就是你不是我老婆，不管你有时多么象，我有时多么情不自禁。”“小屁孩，跟我油腔滑调谈情说爱起来了。”

“别装得鸭嘴龙那么老。今晚我还去你那儿，别约别人了。”“今晚不行。”李白玲放下酒杯，用手帕擦擦嘴，“今晚没你节目。”“我不管，反正到时候我就去，有人咱们就做三明治。”

“干么这么生猛，假装殷切？”

“除了撒尿也是闲着。”

李白玲“噗”地笑了，飞我一眼，十分风骚。很快，她止住笑又回复成那个庄重、优雅的李白玲。她喝了口酒，有些懒懒的，抬首看了眼那边餐桌上仍在交谈的燕生和老蒋，低语问我：“你看上我哪儿？”

“山高水阔及其它。”她没笑。酒吧侍者放响了音乐，滞重的音乐如雷滚过餐厅。如招待们开始往各桌穿梭上菜。

“小子，”她冷冷地说，“退几年，我可能会迷上你这股俏皮、放荡不羁的劲头，可我现在已不是感情泛滥的小姑娘，你靠伶牙利齿这种小锥子扎不中我——今晚你要来，我就阉了你。”我们的餐桌也陆续上菜了，燕生招手叫我们过去。李白玲下了高凳，整整长裙，对我说：“我倒想提醒你们注意老蒋，别吓坏了他。他在朝廷命官，遇到危及本能的反应就是找警察保护。”我们回到餐桌，我观察了一下老蒋。他果然有些反常，过分殷勤，给每个人夹菜、斟酒，故作轻松地谈天说地。可我没有集中精力认真看待这件事。我克制不住地时时把目光落在正和张燕生小声交谈的李白玲身上。我向次挑起话头想重新吸引她注意，都没成功。她只勉强敷衍我几句，后来连样子也不装了，干脆不理我，同张燕生唧唧咕咕，活象一对粪里刨食的公母鸡。饭吃了一半。徐光涛提着皮包来了，一身国家干部打扮，得意洋洋挺象人。一坐下就问老蒋要车票，拿过车票装进自己口袋，也不吃也不喝，说要好计程车，

立刻就要去车站，立逼着老蒋上楼拿行李。老蒋提关破包，步履蹒跚地跟着满面春负的徐光涛往酒店门外计程车走去的样子真象被人贩子卖去当窑姐儿的旧中国妇女。“你不去送他们？”我冲面无表情目送着徐光涛和老蒋的张燕生问。“他跟我走。”挟着包往嘴上搽唇膏的李白玲说。她打扮停当，挽着张燕生一扭一扭走了。

“联合国吡噉的。”我在背后愤世嫉俗地骂。

“嗨，你怎么在这儿？”

“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我理所当然应该在这儿，人民的江山人民坐。”我正要上电梯回房，碰到刚从楼上下来的花枝招展的杨金丽。她象挽着老寿星似地挽着个香港老头儿，脸象电镀了容光焕发发给我介绍她的“阿伯”，对那个老狗说我是他“表哥”，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怎么样，都还好吧？”

“还好还好。”我只想早点脱身回房。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阿伯在这儿是很有办法的。”

老狗冲我含笑点，我两眼朝天不看他。

“没事。”“你房间是几号？我找你玩去。”

“还是……”“我给你平价换点港币吧，花港币很合算，买烟买酒也便宜，你不换点？”“那好吧。我把房间号告诉了杨金丽，走进电梯向上升去。

我正在睡觉。有人捏我鼻子，我在梦里吓了一跳，立刻醒过来，看见杨金丽怪可爱地坐在我床边。我忍着火跟她总换港币，换完便翻脸开骂：“以后男同志睡觉的时候你进门要敲门，懂不懂礼貌？还有，以后未经允许少捏我鼻子。那是出气的地方，不响也有用，你给关上算怎么回事？”

“哟，好像你多尊贵。”杨金丽撇撇嘴。

“当然，我有我的人格。我问人，你是不是跟那个老棺材瓢子住在一起？”“怎么啦？”“怎么啦——这是有损国格的行为！”

杨金丽咯咯笑起来。“还乐，你乐什么？”我生气地说，“你这是错误的！哪怕人找个年轻点的，也说得过去，那老杂毛也太老了。”

杨金丽脸红了：“人老重感情，霜叶红于二月花。你倒不老，谁不知道你是个没心没肺的。”

“好好，你感情丰富，快回去看着你的老宝贝儿吧，小心他一个饱嗝把自己噎死。”

“瞧你对我这副模样儿，就好象你多革命似的。”杨金丽又眼泪汪汪了，“你对我越来越不好了。”

“你不能这么说，就好象我过去对你怎么好过……”

“我一直觉得你是唯一理解我的！”杨金丽几乎在大声嚷嚷，盖住我的声音，抹煞我试图在我们之间划的界线。

“我不理解也不相理解任何人，包括你。”

“畜生，男人都是畜生！你们脱下裤子是鬼，提起裤子又全装成人，真会藏猫猫。”

“我们别再谈了，你这么激动会把自己弄疯的，装傻算了，你蛮可以落落大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和一寡廉鲜耻的男人不一样，我要明辨是非。”“这种事哪儿来什么是非，公说公有理，母说母有理，各有糟践对方的一千条民谚、格言。大家都是人，都不是观音菩萨。”“你不是人！”杨金丽脸色苍白地盯着我说，“你从来就不是人，站着躺着都不是人，谁都不知道

这事，可我知道。”

“我是什么，大灰狼？”我想开玩笑，可脸色已经变了。

“你是，”好顿了一下，骤然开口，“橡皮人！”

我想杨金丽被我吓坏了，她一脸恐怖，向门口退去，蓦地拉开门逃了。我回头看了眼墙壁上镶的镜子，也立刻毛骨悚然。镜子里那张脸黯淡僵滞，右现着真正橡皮的质感和光泽，我被吓的一声不响。晚上，我不想吃饭，下了楼，在放着轻音乐的酒吧要了两罐啤酒孤独地坐着喝，茫然看着大厅里逡巡往返的外国游客和香港商人。这些衣着华贵的男女一个个神气活现，从容自在，却个个长关张庸俗的脸，让你不得不对如此不堪人目的家伙却如此有钱感到生气。在这种场合坐上一刻钟比上一百节课还体会深刻。我叫住一个女招待，问她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打量下我说，你可以去广场和马路呼上遛遛。我凝视着她，她慌忙低头走开。我又叫过来一个女招待，问她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说邻家宾馆有收费昂贵的歌厅。

我叫了辆计程车去那家宾馆。这家宾馆比我住的那爱酒店更华丽些，歌厅所在是有小桥流水、扶疏花木的花园中的一间玻璃房子，有美貌女招待开门引坐，我进去时演唱还没开始。我坐到靠墙一个角浇的厢座里，已经有个醉醺醺的男人坐在那儿了，见我来就口齿不清地跟我搭话。他自称是新加坡人来此是做买卖，问我可曾听说过他的姓氏，这个姓氏在南洋一带是赫赫有名的，我说我没听说过。

“你臭了，你土鳖了，我们家是大财团，每次回国都是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角儿’接见。”

“你普通话说说得不错，连我们方言都会，要是闭上眼听，我会以为你是北京小晃。”

“呃，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念过书。”

“怪不得。语言学院的人我很熟，你认识张燕生吗？他是副院长。”“太认识了，头发花白的老头戴个眼镜。”

“李白玲呢，她好象是党委书记吧？”

“对对，老太太，个不高。”

“你不错，真幸福，新加坡巨富之子。喜欢中国吗？”

“没劲。我打算去美国，美国多来劲。”

“那是，美利坚有的是金山银山。”

我叫女招待送来一杯子，拿起他的酒瓶给自己斟，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烟。“唔，我不喝了。”“才几点，再喝点。”我叫来女招待，指着那人说：“你们办事处生再要两瓶……”“一瓶吧，嗯，我喝得差不多了。”

八点以后，歌手们依次出场了，灯光暗下下，旋转晃眼的迪斯科舞灯扫来扫去。听客开始受到震耳欲聋的音响轰炸。同座那个家伙仍然恬不知耻地胡吹，喋不休，一个劲问我是干么的。我说我是为总参装备部采购的。他问我要什么型号录音机，我说不，不要那玩艺儿，有黑鹰直升飞机可以来两中队。他盯目我一阵。恍然大悟：“原来您是做军火生意的。”我嘘了一声，叫他小声点，问他可听过那个阿凡提的故事？他糊涂地摇摇头。我凑近他给他讲故事。从前有个商人叫阿凡提帮他搬一摞盘子到他家，说可以告诉阿凡提三个提。阿凡提般着盘子去了，向商人请教。商人说，第一个真理：要是有人说，搬着盘子走路比空着手走路轻，你可千万别信。说到这儿，我自个儿乐了。那个家伙好奇地问：“第二个呢？”

“要是有人说，帮商人搬盘子他会给你钱，你可千万别信。”“第三个呢？”那家伙愈发全神贯注。

“第三个是：要是有人说他是世界最大的傻瓜，你可千万别信！”我撇下这个苦苦思索、莫名其妙的骗子，笑着起身离去。骗子嘴里还在嚷：“那阿凡提呢？”

回到酒店夜很深了，我忧郁地放了池热水洗澡，一边浸泡一边吸烟一边想着身不由己做人的尴尬和不做人的不可能。向非人蜕变的趋势我心中无数。热腾腾的蒸气把烟濡吸不动了，我把烟扔掉，泡在水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砰砰敲卫生间的门。我醒过来，感到灯光刺眼，水也有点凉了。以为是燕生回来了。围了块浴巾开了门，杨金丽站在门前。“你来干什么？”我倦意未消，不免有几分恼怒和敌意。

她没说话，往旁边一让，屋里有两个陌生男人，在翻我扔在床上的衣服。其中有胖子看到我说：“警察。”同时掏出个工作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这警察是市局十处的，名叫马汉玉。我默默地工作证还给他，看着另一个小个警察把我衣服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钱、钥匙、电话号码本、证件一一摆开。“什么事？”我问马汉玉。

“你认识她吗？”他指杨金丽。

我看看杨金丽，又看看警察，“认识。”

“她半夜到酒店来是来找你？”

我大概猜出是怎么回事了，点点头：“是的。”

“你们什么关系？”“朋友。”我毫不犹豫地说。

“什么朋友？”“一般朋友。我们是在街上碰到的。她说她住的那个旅馆很脏，我就叫她到我这儿来住，反正我这儿有两间客房。”

“既然你叫她来你的房间，她怎么钻到港客房间里去了？”

“也许走错门了吧，这儿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

“走错门？为什么进到人家房间里去，敲门不开，我们进去她还藏在门后。”

“那你应该问她，也许是被下流生港客缠住了。现在开放，什么人都往国内来，大概他们还以为我们这儿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你不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女郎半夜敲门的事很多，腐朽没落就别提了。”

“老实点！”旁边那个掀床垫子拉抽屉搜查一番一无所获的小个子警察走过来对我吼。

我瞧他一眼，继续对胖警察马汉玉说：“可能她慌了，一听是警察。你知道人人都怕警察，有些事碰上警察就解释不清了——我可以穿上衣服吗？”

“穿吧。”胖警察一摆手。

我穿好衣服，把钱和证件往兜里装。

“不许装！”一直恶狠狠盯着我的小个子警察喊。

“为什么？这是我的东西，你刚才不是看过了。”

“叫你别装就别装！”小个子一步抢上来，粗暴地打我的手，夺走钱和证件。

“你客气点行不行，不要动手动脚。”

“嘿”小个子瞪起眼睛，“你狂什么，蹲下！”

他上来扭我胳膊，企图压倒我，可惜技术夹生，被我一下甩开，正告他：“你要干什么——现在可不是‘四人帮’那时候。”“不是‘四人帮’时

期又怎么样！”小个子年轻气盛，急了，又扑来扭我，我再次把他轻轻推开。

姓马的胖警察冷眼旁观，大概也觉得他的小伙计不够老练，说话造次，授柄于人，走上来隔开我们，问我：“你这套房间住了几个人？”“就我一个。”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个谎警察一查住宿单便戳穿了。胖警察果然给服务台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找出这个房间的住宿单，一会儿，一个穿警卫制服的男人拿着三张住宿单进来。胖警察仔细看了三张住宿单，问：“这个姓蒋的和姓张的哪儿去了？”“到别的地方办事去了。”

“你是这个商业局的干部吗？”

“不是。”我只好承认，“我是来玩的，因为认识老蒋就住到了他们这里。那张住宿单是胡填的。”

“这样看来，应该诨在这儿的人都不在，住这儿的是两个来‘玩’的。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那两个，姓蒋的和姓张的。”

“不太清楚。”“这儿的房钱谁算，你吗？”

“当然不，我哪儿那么多钱。”

“就是说他们肯定会回来？”

“大概是。”消逝了片刻的小个子警察忽然从盥洗间出来，手里拿着我的漱口杯，神秘地倒出一件东西给胖警察看。

“这是谁的？”胖警察手指捏着一只黄澄澄的女表。

“不知道，我没见过这东西。”

“这杯子是你的吗？”“是我的，可这表不为我的。谁知道哪个混蛋给我栽的脏，一小时前我刷牙还没有。”

“你指我们吗？”“没那意思。”“表是我的。”杨金丽红着脸承认，“我放进口杯里的。”

“你手脚真麻种”胖警察移向她，“也许你接下去要告诉我这表是你妈给你买的吧。”

“是我妈给我买的，我工作那天买的。”

“你工作？你妈还挺支持你，给你买个表看时间，你们了怒就不能编得象样点，都这么说。这表国内市场就没出售过！看来你还不是个老手，我再告诉你，这表是假的，一文不值，你被那个老色鬼港客骗了。好吧。”

胖警察站起来，伸了懒腰，把我的证件、电话号码本拿起来：“这些东西我先拿走，用完还你。”

“可我明天就打算走了。”

“你先别走吧，既然有人付房钱你就再舒舒服服住几天。记住，这几天哪儿也别去，我们随时来找你。还有，我们来找过你这事不要跟你那些哥儿们讲。”

“我没哥儿们，独门儿。”

“不管有没有，谁也不要讲，讲了后要你自负。”

“我也没犯法，规规矩矩来旅游……”

“谁说你犯法了，我说了吗？”胖警察提起皮夹，一指杨金丽：“你，跟我们走。”小个子警察充满恶意地瞧我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推搡着杨金丽耀武扬威地往外走，杨金丽伤感地频频回头看我。

警察走后，饭店警卫又盘问了我一会儿，主要问我怎么住地来我，谁介绍的，大概回答不知道。

早晨，张燕生回来了。一进门还挺乐呵，看来昨晚过得挺惬意，问我

睡和怎么样。

“挺香。”我瓮声瓮气地回答，“就是半夜你的两个朋友来找过你。”“谁？阿芸和阿豆？”“不，胖胖和瘦瘦。”“什么胖胖瘦瘦，”张燕生摸不着头脑地说，“我不认识。”“他们认识你——警察。”

“别开玩笑。”“玩哪门子玩笑，昨晚警察来抄了。”

“真的？”燕生登时紧张了，“他们来找我？”

“没有，跟你说着玩呢。找你干吗，你又不是他们局长。”

“说真的说真的，警察真来过了？”

“真来过了，杨金丽把他们领来的，大概她被他们堵被窝了，就胡说走错了门，来找咱们的。没事，警察搜了一遍，咱们也没什么走私物品，了不起把咱们当成皮条客了。”

“你别大意，当成皮条客也够咱们喝一壶的。”

“那我倒不怕，没有的事，安也安不上。”

“警察还问什么啦？”“没问什么，就问你哪儿去了，我说你办事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们扣了我证件，把杨金丽带走了，还说随时再来。”“随时再来？”燕生刚坐下又“蹭”地站起来，“这地方不能呆了。”

我和燕生乘的计程车驶出车流，靠边停在一个规模宏伟的红色陵园门，马路对面就是李白玲上班那幢钢筋水泥和玻璃组成的盒式大厦。我进陵园找了张长椅坐下，燕生去给李白玲打电话。一会儿工夫，李白玲匆匆而来。我把昨晚的事对李白玲讲了一遍。李白玲听完哦吟片刻，问我：“他们扣了你的证件，你能溜吗？”“那证件是作废的，要不要都无所谓，我有些担心的是那个电话号码本。”这时我蓦地想起，昨天我曾把暗记下来的李白玲的电话号码写在上了面。

“上面有谁的电话？”“噢，那都是过去一些熟人的电话。”

“有我的吗？”李白玲看燕生。

“我没把你的电话告诉过他。”燕生说。

“没有。”我也说。“那就没有什么。”李白玲松了口气，“我给你们换了个住处，溜了完了。”“可是，”我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他们，“我给老邱的地址也是这个酒钻。”“他是谁？”“他来干什么？”燕生问我，“老邱来干么？那个二混子。”

“……他也是来买车的。”

“你没告诉过我。”燕生怀疑地看我。

“现在告你不晚。”“马上打长途通知他来得及吗？”李白玲说，“告诉他换地方。”“恐怕来不及。”我说，“前天不是我们一起打的电报？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要我说其实没什么，燕生另找个地方住去。我还回去等，没事。十处是不是治安处？”我问李白玲。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打电话找个公安局的朋友问一下。”

“你问一下，要是治安处就没事，不就是风纪上的小事吗。”“好吧。”我们三个来到陵园门口的公用电话处，李白玲给她的警察朋友打电话，打完电话她脸色大变。

“...十处是经济保卫处。”

我和燕生正在酒店房间里收拾东西，门上传来猛烈的叩敲声。燕生迅速钻进卫生间，我把皮包塞进床下。坐到沙发上喊：“进来。”门开了，老邱昂首阔步走进来。

我松了口气，喊燕生出来，弯腰拖出皮包继续往里塞衣服。燕生心有余悸他走出来，认出老邱，咧嘴一笑：“是你，吓我一跳。”“出了什么事？”老邱看我们惶惶的神情，诧异地问。

“警察刚来抄过，而且随时还会再来。”

“这儿警察那么凶？”“凶，凶得跟郎平似的。”我扣好皮包，走过去老邱说：“你白来了，那事吹了，徐光涛的车没了。”

“怎么回事？”老邱立刻急了，“那你他妈的给我拍什么电报？”“这情况我也是刚知道。”我有气无力地掏出烟请老邱，老邱抽出一根叼上，我给他点着火。

“彩电呢？”他喷着烟问，“你联系没有？”

“联系了，可我们已经叫警察注意上了，那事该怎么办？你用公家的汽车款倒电视，不正找人家逮吗？”

“谁捅的漏子？你们办事怎么这么不牢靠。”

“我猜是老蒋，他发现上当就报了官。”

“连这么个笨蛋你们都瞒哄不住，干什么吃的！”

哼。”我看了眼燕生，“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楚。”

“是不是老蒋报的官还没定呢。”燕生说。

“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老邱往沙发上一坐，“我不管，你他妈给我想办法去搞车，搞彩电。”

“我他妈没办法！”我挥着手说，“警察张着网呢，你让我乍着毛往里钻？”“合着你打着晃涮爷们玩呐！”

“我还不知道谁涮了。”“你们别在这儿吵。”燕生拎着收拾好的皮包过来说，“先撤，有什么话回头说，别让警察一块捂了。带着钱吗？带着钱什么话都好说。”

“好吧。”我对老邱说，“你先跟燕生走，待会儿咱们再商量。我再跟徐光涛联系一下，探探究竟，看老蒋到底是个什么鸟。只要他没报官，事情还有缓。”

“反正，你看着办吧。”老邱把烟头嗖地扔到地毯上，凶脸地看了我一眼。我自个儿以房间里从了会儿，最后检查了遍房间，看没丢下什么东西。就带上门出来。正想不惹人注意地通过服务台忽听服务员叫我：“喂。”

我停下看她，服务员一脸笑容，旁边坐着的另一个服务员姑娘也在冲我乐。她们问我：“昨天警察找你啦？”

“是啊。”我立刻装出了副清白无辜受了冤枉了的样儿，“我正好端端地象个乖孩子一样睡着觉，人就突然闯进来，搜身又讯问。是你们给开的门吧？”

“警察叫开门，我们敢不开吗？”服务员笑说。

“也是，这年头，好人也难免受冤枉。”

“我得了吧。”坐着的那个姑娘笑着说，“谁叫你和那个坏女人一块混的，沾包了吧。”

“我哪知道她是坏女人。从小我就认识她，中学起她就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在这儿碰上了，你说能不打个招呼？谁想她变成了坏人。”“都会说，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你瞧我长得象坏人吗？多么忠厚善良的脸，对谁都是那么诚恳、谦逊。”“越说自己好的人越不好。”两个姑娘笑的咯咯的。

一个姑娘好心忠告我：“你不是坏人，可你要小心坏人。特别在我们这样的酒店里，什么没有？就拿住在你斜对面房间的那个港客老头说吧，别瞧他道貌岸然，听民岸然，听民警说，他坏透了，专往国走私，在香港也是社会渣滓。”

“你是说老和杨金丽在一起的那个老头？”

“就是那个坏老头。那么老了，还骗人家女孩子，真不要脸。民警说，要重重罚他，把他的护照都扣了。”

“光罚还不够，”我沉思地说，“应该拖出去毙了老家伙。好啦，我下去吃点东西。”

我离开服务台，乘电梯下楼，降下两层，停了电梯出来，没安全楼梯又走上去。小心翼翼地避开服务台两个姑娘的视界，蹑手蹑脚走到那个老港客的房间，没敲门就拧把手进去了。老坏蛋正穿了件睡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到我进来一愣：“你找谁？”“找你。”我往他旁边的沙发上一坐。

老家伙放下茶杯，打量着我：“唔，是你，杨小姐的朋友，又想换港币吗？”“不，想跟你谈点事。昨天，你和杨小姐的事连累了我。”

“是呀，”老家伙愤愤不平地说起来，“内地的警察太不讲道理了。杨小姐在我这里坐了一坐。就在罚我的钱，坐一坐也要罚钱，真是闻所未闻。怎么，也要罚你吗？这可没有我的关系。”“要不是你，警察也找不上我。”

“这我可不能负责。你是要叫我替你付罚金吗？不行。”老家伙急了，用广东话连嚷带叫，“没有这个道理。”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地我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的事连累了我，我们也算有了缘份，好不好做点买卖？我听说你是个很有办法的人，能搞到价格合理的电视机。”

“什么意思？”老家伙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圈，“你要买电视机？”“是的，不多，一小批。”

“市场上有哇，要多少你尽管去买好啦，打我干吗？”

“你看，老先生。”我慢条斯理地说，“我开始提到杨小姐，意思就是我们之间用不着搞什么遮遮掩掩的把戏，你的情况杨小姐跟我讲了许多，我呢，想你也能意会到。大家开城布公。都是买卖人，谁也不想占谁的便宜，按规矩办，现钱现货，大家得利，你说呢？我也不是来敲诈你，也不是给警察当探子给你设圈套，只是正经八百想跟你谈桩生意。怎么样，谈不谈呢？”老家伙又端起茶杯吸吸溜喝茶。喝了一阵，放下茶杯，打烟。我敬了他一支，给他点上火。

“那么，”老家伙开了口，“你想要多少台？”

“先问一下，你是什么价？”

老家伙说了个数，我一听说不行。

“都是这个价啦。”“咱们别来这套行不行？都是明白人，大家痛快一点。你价格合适，我多要你一些。”

老家伙又报了价，降了一些，我仍觉得高。

老家伙端起茶杯：“我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再落我要蚀本了。你说个价？”我说了个数，老家伙一听直摆手，“不谈了，我们不要谈了。哪有这个价，有这个价我买你的。”

我把价提到一个整数，老家伙扔是摇头。

“怎么着？”“不谈了！”老家伙斩钉截铁，“你找别人买去吧。”

“嘿，老东西。”我站起来，“不谈了？我让你进得来出不去你信不信？”老家伙面无惧色，嘿嘿怪笑：“我们这是做买卖吗？我又不小孩子，你也不要虚张声势。”

“妈的老流氓！我虚张声势？我也不是不了解你，不就是六年饿跑的乡下佬吗，番薯屎还没拉干净，装什么大哼。我一个电话就能叫公安抓了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香港是干什么的，香港警方知道你被抓了，会高兴得拍贺电。一句话，你想不想要你的护照了？”如果说我前面的确是在虚张声势，老家伙听着毫不为其所动，这最后一句却击中了要害。尽管老家伙仍面无表情，但我肯定，他搞不清我是什么来头了，起码他要猜猜。一般说，上了年纪的人，权衡某件事的利弊时，是会慎重斟酌每种哪怕是很微小的可能，他们没有精力冒险。

果然，老东西虽说嘴没软，话里已经透出转圜的意思。

“你不要唬人，我是不吃唬的。我对国内的情形有一些了解，我相信你不是普通人，但要搞我，也没那么容易，我也是认识一些人的。再说，做买卖也没有强买强卖的。”

“那好，”我不再恫吓老头，接着他最后那句话说，“咱们再互相让点步，你尺寸上可以小一点，我价钱上给你凑个整。”

我和老家伙又讨价还价一番，最后达成妥协。由于每台价格比我原来设想的最低价格还要低一些，老家伙提出交货只能在那地更靠南的沿海城市，我也一口答应了。我们约定了具体的交货地，时间定为后天起的连续三天内。

“听着，”老家伙伸了只干瘦的手指说，“如果我不能及时拿回我的护照，我便不能履约。”

“放心，老先生，我保证你最迟后天拿到护照。当然，你也不别心疼那几个罚金，就当为‘四化’做贡献吧。”

我心里有底，警察只要罚了款，会很快发还护照的。

我穿过酒店大厅时迎面看到姓马的胖警察和小个子警察从自动门进来，连忙隐在几个胖胖高大、香气扑鼻的外国妇女身后，低头装作浏览柜台里的烟酒化妆品。两个警察行色匆匆没看到我，从我身后熙攘的人群中穿过，消逝在电梯间。我拔脚出了酒店，叫过来一辆计程车，让司机开到陵园。中处，我坐在疾驶的轿车后座想，我这是玩玄呢。警察兄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象秃鹫一样敏感，哪儿死尸腐肉，隔着十万八千里也会凭直觉扑下来。

计程车到了陵园附近一个街角，我付了钱下来，步行走进陵园大门。天下起小雨，陵园内的松柏草坪一片浓绿，玉兰树在雨中静静开放着硕大雪白的花朵，树荫下的长椅都打湿了，渺无人迹。我找了一圈，没发现张燕生们，身上已经潮了，便沿着漫长宽阔的台阶走向山坡上的纪念雕像。这里组用巨大粗糙的花岗是凿砍的剑拔弩张的人物群像。半个世纪前，这个城市曾发生过一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许多外国革命者的血和中国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的血流在了一起。中学时，就我从课本中了解了这次著名的起义。即使此时此地，我在为理想献身的烈士英魂面前不由肃然起敬。望着那些无声地呐喊着搏战着的巨人们，我一阵阵发呆，竟忘了来此何干，直到一个人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我才猛醒过来。倏转身，李白玲笑嘻嘻站在我面前。

“你没带警察来吧？”“……”“你怎么啦？”“燕生他们呢？”“他们先走了，留我在这等你。大家看你那么长时间没来，都怕你出事。没出事吧？”

你怎么这样？”

“没有，我冷，穿太少。”

“我们到那边亭里避一避。我也没带伞，这雨下得突然。”

“没关系，走吧。”这时我已镇定下来，冷汗开始浸出。我们沿着是阶缓步下行。雨下得密了衣衫湿透了，贴在身上，可我仍不想走快。宽大的台阶层层叠叠，象个巨大的搓板，两旁友伟磅溥的雪松簇拥着这能贯全山的台阶，使这台阶象是帝王宫殿庄严的御道，我这个湿透了的瘪三和旁边同样湿透了的身份暧昧的女人走在上面真是不伦不类。长达百年此伏彼起的革命战争给我们国家到处留下了这样葬着成千上万英灵的陵园，时至今日，只有孩子才来在清明来献花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李白玲突然说。

“你知道屁。”“我爷爷就是在那次起义中牺牲的，后来我的叔叔伯伯又陆续牺牲几个。”“有毛主席牺牲的人多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李白玲平静地说，“每次我来这儿，和你同样难受，虽然我也知道这没意思。”

“可是我什么也没想。要说难受，只是被雨浇得难受，想赶快找个地方地点热乎的吃的喝的或者‘喇’你一道。”

李白玲望着我，我狞笑看望着别处。

我们出了陵园大门，在街对面一间面食店吃了云吞面和炒粉。李白玲特地为我要了碟烧鹅，我不客气地一扫而光。她没怎么吃，只是抽着烟隔桌凝视我。我想装作视若无睹，终于按捺不住，生气地对她说：“你老看着我干吗，真他妈讨厌！我吃饭不喜欢别人盯着，就象旁边坐着个要饭的。”

李白玲把眼睛移开，默默地把烟掐灭，叫来服务员付帐。

“这儿还会碟子。”我把炒粉盒下面盖着的烧鹅碟抽出来示意服务员。我们出了面食店，仍没怎么说话。李白玲叫住一辆雨中驶来的空计程车，叫司机开到她的小屋坐落的那条街。

到了李白玲的小屋。我发现屋里没人：“燕生他们呢？”

李白玲没有回答，只是蹲下拉开立柜下面的大抽屉，翻出几件干净衣服扔到床上：“把湿衣服换下来，要在该感冒了。”“就湿着吧，我怎么能穿你的女式衣服。”

“什么妇式不女式，你看看那些衣服，男女都能穿。换吧，你不是湿得难受吗？”“你转过去。”她转过身。可我刚把湿衣服脱下来，她又转过来，上来一把抱住我。我感到她屏住呼吸，象一人没有生命的人。

“干吗？”我推她惟不动，“象什么样子。”

好哭了，哭得象个纯洁的少女。我毫无怜悯。

“其实用不着这样，我现在的的确没兴趣，付交感神经低迷，改日吧。”她抬起湿淋淋的脸，眼里充满憎恨，一把推开我，返身找出几件自己的干衣服，毫不掩饰地边换边恶狠狠地看我。我也把床上的干衣服一件件穿上，牛仔裤瘦了点，我提拉链时要收紧肚子。我把衬衫塞进裤子，对她说：“别怒气冲冲的，我不是圣人你知道，我是怕交叉感染。”

谁要见过熊猫发怒，那就是她当时的那副表情：“你用不着侮辱我，拿我发泄。算我傻、贱，以为谁都需要我。”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睛，她一甩头，擦得一干干净。”走吧，去找你的哥儿们。”我走过去，抚她的肩膀，她啪地打开我的手。

“别蹶子呀，跟你说句知心话听吗？”

“去你妈的吗！”“直的，其实我对你一点恶感都没有。”

她转过身，抬起眼看我，愤怒一下都化成委屈、自怜。

“我只不过有点吃醋。你想你昨天对我那种样子，简直是气我。”“真的吗？”她走上臆来拥住我，破涕为笑，“你还会吃醋，这我可没想到。”“不但会吃，还吃得很厉害。”

她真正眉开眼笑了：“燕生是在你之间和我好的。他提出要求，我无法拒绝，但我并不喜欢他，他脚有臭。”

“爱我吗？”我在她耳边问。

“说实话？”“当然说实话。”“不，这还谈不上，但我喜欢你。”

“我记得你昨天可没说喜欢我，你说的是‘阉了我’。喜欢我什么？”“喜欢你的忧郁，说不上来的那股劲儿。”

“我忧郁？”我有点吃惊，“我最恨忧郁的人。我才不忧郁，你的趣味就象是女学生。”

“你怎么能知道你在男人眼里什么形象。”

“我希望我在别人眼里是个快快活活、没心没肺的人。”

“你做不到，”她大笑，“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你别以为你挺了解我。”我心中升腾起一种被人洞悉内心秘密怒火，“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艺儿，用不着别人告诉我。”“好好我不说了。”她笑笑搂紧我，间在和角，“你不是凡人”我也笑笑，装作很陶醉，心却象扔在马路中间的罐头盒，被驰的汽车正确性一下压扁了。

“你是不是还在为今天上午的事发愁？”

我们坐在一辆计程车里，驶向李白玲新为我们安排的近郊的一个部队大院内的招待所。

我思绪迷茫，腔体空旷，几乎没听见她的絮絮低语。“你是不是在为今天上午的事发愁？”

“呃，是的。”我看她一眼，仍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还要不要我帮忙了？”

“什么？”“彩电呀，还要不要我帮你买了？”

“你肯帮忙那太好了。”“你是给老邱买？”

“嗯，是的，你见到他了？”“我不喜欢那个人，一脸蛮相，透着没文化。”

“我发觉你很会看人。”我从恍惚状态摆脱出来，注意起李白玲的话，“老蒋是你先看出不对头的——你很老练。”

“女人对男人是否可靠，有一种直觉。这是每个我这中年龄的女人都具备的本领，与你说的老练不是一回事。”李白玲迅速转移话题，“你本买多少彩电？”

“你现在能立刻着找着吗？”

“立刻可不行，我还得去找人问，又不是一台两台，总要天工夫才行。”

“那算了，不用你找了，我已经了，后天就可以提货，价钱也公道。”“……”我转脸看李白玲，她愣愣地看着我。

“你怎么啦？”“没什么，”她迅即恢复了安详，速度之快犹如摘下一个面具又戴上另一个面具。“你已经有了太好了——哪晨搞的？”

“你别了，你能不能帮我搞辆小汽车？”

“不行！”李白玲一口回绝。

张燕生正和招待所年轻的女军医调笑，老邱坐在一边抽烟，见我进来就阴沉盯着我。我没理他，径自走清秀的女军医，问她这儿往边境要电话好不好要。她说通过军区总机转还算快。我问她哪儿有电话，她说我要打的话过会儿她带我去她家打。李白玲问我还有没有其它事，她想回公司瞄一眼。我问她能不能给我买两张明天去那个沿海城市的飞机票。”“干吗？”老邱问。“这玩艺，”我比划了个彩电电视机的形状，“有了。”

“什么时候有的？”燕生惊讶地问。

“飞机票的事就请你多费心了。”我对李白玲说，“要不要先给你钱？”

“我身上有钱，要是买着了就先给你垫上。”李白玲说。“不过现在去那边的飞机票很难买。”

“你李白玲还能没办法。”我问一直坐在一旁聆听的女军医，“你叫什么名字？”“张璐。”“张璐，咱们这儿两个姓张的了，你带我去打电话吧。”

张璐家也在这个院里，用木栅栏围起来的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有个公务员，一个烧饭的阿姨。她妈妈也在家。正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闲得无聊，看到女儿领着个男进来立刻用审视好奇的目光打量我。张璐跟她妈妈说话很简慢，只是说一个朋友来用一下电话。她妈妈倒很热情，忙说，“用吧用吧。”又让座又要叫公务员汇茶。张璐不耐烦地说妈您不用张罗，我们打电话您回屋歇着吧。老太太不急不恼，嘴里寒暄着，顺从地离去，张璐给我要电话，并拿出她爸爸的桶装“中华”烟请我抽，我抽着烟巡视着这间宽敞明亮、铺着以家地毯、陈设着公家沙发的大客厅。据我所知这个部队是个军的单位，很明显，外地干部比北京的干部要奢侈得多，这栋小楼的面积大大超过了总后规定的住房标准。张璐要完电话，放下等总机回叫时同我聊了起来。我得知她比我小好多，属于家里娇生惯养，中学毕业当兵，部队保送上大学，大学毕业回来入党提干的那种没见过什么世面挺单纯挺爽朗的部队干部小孩。我心不在焉地问她怎么认识的李白玲。她说李白玲和她姐姐是好朋友，原先的一个部队当兵。

“你小心点李白玲，她可净教人坏。”

张璐嘻嘻笑：“你怎么认识的她？”

“我是通过跟你同姓的那个……”

“张燕生？”“对，就是他。嗒，搞得挺熟，名字都知道了。”

“不熟。”女孩娇笑着，“那人挺逗的，拉着我和我聊了半天。”“我就是通过他认识的李白玲——刚几天，三天不到。”“她教你什么坏了？”我笑了，瞅着坏笑着的张璐觉得挺有意思：“我是什么人，还用别人教我坏？行上的坏人见了我都要叫师傅。”“那你是大坏蛋了。”“这么说吧，不锈钢挨上我立刻滋滋地锈。”

电话铃猛地响了，张璐跳起来接电话，听了一下马上把话筒双手递给我。我接守话筒，听到军区总机娇滴滴地问我，是不是刚才要了边境的长途，我说是，总机说“来了听好。”我喂了两声，听筒里没声，就又跟旁边双手插兜坐着的张璐闲扯：“李白玲和我一样，也一王酸一级的。”

“不许说我姐姐好朋友的坏话。”

听筒里有人说话，我忙喂喂，还是那个声音娇滴滴的总机：“首长，边防团来人吗？”

“没有。”“您要的是地方号码，需要那边边防团的总机拨。我再给您要一遍。”我听到总机女兵在振铃，片刻，那边出现一个男人含混的声音。这

个总机女兵立刻提高嗓门复述了一遍我要的号码，电话通，我又等了一会儿，那边传来徐光涛的声音。”

“你没出事吧？”我说了我是谁后问。”

“出什么事？”徐光涛在电话里纳闷地说，“我出什么事？”

“没有就好。车的事怎么样了？”我问他：“买下来了吗？”

“没有。”徐光涛一提这事似乎挺有气，“老蒋这东西跟我起腻，死活不让我动他的钱，你们跟他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车？有人可说你根本没车。”“我”，徐光涛气得一下没说出话，接着连珠炮似地连骂带说：我他妈当然有，你吉以立马到我这儿来，我要不让你见着车我不是人！我知道谁明我玩的猫儿匿下的明，装的王八蛋，你他妈信这种人信我，真他妈没意思，咱们多少年了，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你姐姐人怎么样？”我问张璐。”

刚才在电话里，我把位于那个沿海城市的张璐姐姐的部队医院的地址告诉了徐光涛，叫他不管买成买不成车，都给那个地址拍个“买成”的电报。只要他拍了这个电报，就是将来没戏，我也照给他彩电利润中的他那份钱。

“怎么说呢，跟我不太一样，挺正统的。”张璐说。刚才我问她在那个沿海城市有没有熟人，她挺痛快地把她姐姐地址告诉我。“你姐姐和李白玲是好朋友。”我说，“李白玲可不能算‘正统’，说邪魔还差不多。”

“你又说人家坏话了。正统不正统，好朋友也不一定非得思想一致。”“警句？”“我给你找个小本本抄下吧。”

“我听门外有汽车声，接着门一响，有男人的苍老嗓音高声讲话，夹杂着张璐妈妈的说话声。”

“你爸爸回来了？”“没事，你坐着吧。张璐坦然自若地对我说，妈东动也不向门的方向张望。一个矮个子，中等程度肥胖的老年军人拎着公文包走进客厅，看了我一眼，放下公文包同张璐计话：“咪咪，这么早就回来了。”

“嗯。”张璐嗯了一声，指指我，“我的一个同学。”

我欠起屁股，老年人忙摆手：“坐坐，你们聊你们聊。”返身坐到另一张沙发上，舒适地喘息着，又回头问张璐，“下午所里没事呀？”“嗯。”张璐仍是嗯，眼睛瞧着我，“你说是不是嘛，好朋友思想不一致也没关系。”

“是，那是，没关系。”

张璐察觉到我的不自在，站起来对我说：“走，到我的房间去吧。”

我站起来冲安详和蔼的老头子点点头，跟着张璐上楼。老头使了使劲也站起来，讪讪地找在厨房看着阿姨炒菜的老伴说话去了。进了二楼张璐简朴的闺方，我开口笑着说：“我真怕你爸爸问起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姓甚名谁，吃住何处。”

“我爸妈还可以。”张璐说，“不爱多嘴盘问。有的人父母特讨厌，偶尔去一趟问个没完，李白玲她妈就那样。”

“你爸爸管你叫什么？”

“咪咪。”张璐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我的小名。”

“特象猫的名字。”“人家都这么说。”张璐笑，“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眼睛特别小总是咪咪的。”“还可以呀我看，再大就该招灰了。”

“比小时候当然大了，不过也不算大，你说我去割个双眼皮好不好？”“千万别割，这样挺好。我见过许多原来挺好看的女孩儿，上了江湖医生的当，

割了双眼皮，弄的人不人，鬼不鬼。”

“我爸也不让我割。”“你爸是对的。”我跟张璐聊了会儿天，告辞要走。张璐也戴帽子要跟我一起走。对我说：“不爱跟老头老太太在一起，没劲。”

我们下楼出了门，正碰上张璐爸爸妈妈在小院里看芭蕉树结的青果。张璐妈妈见我们出来忙说：“怎么走啊？留下吃饭吧。”“是呵，留下吃饭吧。”张璐爸爸也随声附和。“不吃了，我还有点事。”我满脸堆笑地回答。

“以后常来玩。”两位老人步调一致地送了我几步。

“好好，你们别送了。”我和两位老人想对酬敬致礼。张璐没事人似地先走出一段。

“好好，你们别送了。”我和两位老人想对酬敬致礼。张璐没事人似地先走出一段。

“咪咪，你回不回来吃饭？”老太太扬声问女儿。

“不回来。”张璐头也不回地说。

回到招待所，房间里没人，桌上燕生给我留了个条，说他们去一家著名的北方风味酒楼，让我去那儿找他们。我叫张璐跟我一起去，她开始不愿意，说从来不在外面饭馆吃饭，嫌不干净。我说没事，我长年在饭馆吃饭也汉染上什么病。她听了笑了。就同意了。小雨已经停了，空气潮湿爽人，夕阳在天边堆积的很厚的云屋后面射出一道血红的霞光就隐没了。天仍然很亮，街上人很多，车也川流不息。我在拦不到空计程车，只好乘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式样老旧，又矮又窄，引擎轰鸣，挂着大块牙亮和风油精的广告牌，行张缓慢。售票员令人钦佩地一手牢牢攥住各式车票和不同面额的抄票、硬币，站在车门后用方言和普通话报站，毫无表情地催促上下车的乘客。我和张璐被周围的不紧紧挤在一起。由于我比当地一般人要高一些，手臂活动范围也大一些，能越过四五颗簇拥在一起的人头，凌空撑住顶棚，保持身平衡，张璐等于夹在我的腋下，军帽在我眼前晃动。售票员的普通话口音很重，我根本搞不清车子行驶到哪儿，听到张璐喊，我才知道到站了，于是喊着劳驾，用力在人群中挤出去，不住地碰撞他人。洁身白好的女乘客恶毒地咒骂我，我听不懂他们说方言，也无意理会这种司空见惯的人际摩擦，张璐却在我身后替我跟不吵，下了车还向车上怒目而视，我赶忙拉她开，提醒她穿着军装。她说她不爱穿军装上街，谁都敢欺负你。我说这种小市民也非国民党兵治他们不可。那家酒楼位于横贯市区的江堤和几条商业街的交汇处。这个三角地带很繁华，有数十幢高耸入云的新旧商业大厦，霓虹灯已在半空闪烁。几百家栉比相连的饭馆、商店、娱乐场所挤满嘈杂的人群。路边计程车一辆挨一辆，刚走一辆，又停下几辆。

江边游逛着情侣、闲人和无赖，看到一个女军官和一个穿牛仔裤的男青年并肩走起，衣着花哨、头发又长又脏的烂仔们就嬉皮笑脸地打趣、挑衅。我视面不见地昂首穿行，张璐则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有个家伙实在太放肆，伸腿绊了张璐一下，我停下来，对方立刻围上来七八个。张璐连忙将我拉走，说别惹“这帮地痞流氓。”

燕生、李白玲和老邱正坐在酒楼二层一面喝荣一面说话，看到我们进来扬手招呼。坐下后我仍余怒未消，阴着脸不大说话。老邱神气地吆三喝四，叫服务员过来点菜。老邱的打扮一看就是北方佬，服务员便有意怠慢。李白玲一抬手，服务员就立刻过来俯身侍候。我破口对燕生大骂这个城市及其市民势利眼，没文化，低级趣味，故意给服务员和周围的本地食客听到，快意

地注视着他们尴尬的反应。燕生也添油加醋地讲起关于本地人出乖露丑的种种笑话和无稽之谈，一桌人放声大笑，使全餐厅的不侧目而视。”

“好啦好啦。”李白玲制止住我们的反南方的歇斯底里，对我说：“飞机票我给你问了，买不到，五天内的都光了。”

“这不行。”我侧身给上菜的服务员让空，对李白玲说：“那就来不及了，想想办法。”

“想过了，没办法。你问燕生，下午我打了多少电话。我是全力以赴了。”“那他妈怎么办？五天后还去干吗？”

“非得吊死在那棵歪脖子树上？”燕生，“就是能买着便宜点的电视怎么运出来？那鬼地方连火车都没有。”

“飞机运”。我给吃得很秀气的张璐布了一匙菜，“你多吃。”“我在吃呢。这菜是纯粹的北方菜吗？”

“多少有点串味，真正的北方菜北这么好吃。”

“人家给运吗？那么一大堆，你民航有关系？”

“火线‘套磁’呗。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飞机票。”

“要给你们发愁买不着飞机票，”张璐插话说，“我可以想想办法。”“真的？你有什么路子？”

“你别管了，反正能给你买着就是了。”张璐笑着说，“不就是几张飞机票嘛。”“吃菜呼菜。”我殷勤地给张璐夹菜，得意地望着燕生和李白玲，“这下问题解决了。”

张燕生和李白玲并不象我那么高兴，只是说：“能买着当然好。可是，”李白玲问张璐。“今天都这么晚了，买明天的票来得及吗？人家跟我说可是都卖出去了。”

“他们一般都留机动票的。”张璐说，“吃完饭我就去售票处。”李白玲无奈说：“应该先找你，我没想到你还有那么野的路子，下回我飞翔票也找你。”

“好的。”李白玲白了张璐一眼。”

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吃上的老邱酒足饭饱，点上一支烟，用力吸上一口，吐有浓郁不散的烟雾。顺我：“到地儿能立刻见着现货吗？”“能。”我冷淡地说，“我都安排好了。不但电视，车也有。了徐光涛说他那边一切顺利，估计明后天我们就能收到他车已买下的电视。

我叫他车一买下就拍电报。”

“那太好了。”老邱满意了，嚼着牙花子左顾右盼看餐厅女招待裹着旗袍的屁股。我扫了眼李白玲和张燕生，他们若无其事地喝着杯里最后几口酒，坦然看着我。“你买三张票吧。”张燕生对张璐说，“我也去。”

“你去干吗？”我农科所地问。”

“玩玩呗。”张燕生嬉皮笑脸地说，“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呆着也没劲。我还没去过那个地方呢。”

“其实那儿也没什么可玩的。”我扭头问张璐，“吃好了吗？”正是喝汤的张璐连连点头，就下调羹：“吃好了。”“那咱们走。”“好。”张璐站起身，我们也都站起身往外走。张璐说她还要去趟趟没关系室。我们几个站出酒楼门等她，我对他们说我和张璐去飞翔你们先回去。燕生笑说你别憋着害人家姑娘。我说没那事，我们不过去买票。李白玲小声问我晚上去不去她那儿，我说不去了，明天要上路，晚上早点睡。我不知道她是否感到失望，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张璐从盥洗室出来，燕生开玩笑似地指着我对她说：“留

点神，这人可是流氓。”

“不怕。”张璐纯真一笑，跟我走了。”

我们在民航售票处利地搞到了两张机票。张璐找的是一个同学的母亲，客运室的负责人。她显然十分信任、喜欢张璐，甚至没要我的介绍信和工作证。这位和善的中年妇女还为我们出主意去机场搞第三张票，我对搞第三张票本不积极，她却主动为我给机场值机室的负责人写了张便条，上面称我为好的“亲戚”。“这个关系实在太重要了。”回去的路上，我在计程车里对张璐说，“以后买机票我可全找你了。”

“好吧。”张璐说，“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找这个阿姨办事。要不是你们那么急，我们招待所也可以订票。”

“你不要把这个关系暴露给别人。”我叮嘱张璐，“否则大家频繁去找，就不灵了。以后只有帮我买票你再去她，别人都甭管。”“你想垄断？”张璐笑着说，“其实下次你都可以直接去找她，她不是已经说你是她‘亲戚’了？”

“那都是冲你的面子，我发觉你很有面子。”

“我有什么面子，其实我从来不爱带人走后门，也从来没走过后门，帮你这是第一次。”

我很少出门，出门也没什么事，用不着求谁。”“别说得这么肯定，没准你以后就有什么事用得着我。”

“那也可能。但我帮你并不是为了以后有事用得着你。就是你以后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我也照样会帮你忙的，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看着张璐，她可爱地微笑着。南方的春夜很温暖，路宇的光芒被街树浓密的树枝蔽围，路面斑驳，满世界是情人，或依偎想伴，或交唇接吻，幅幅剪音，姿态迥异，大胆无忌，目不暇接。我仍然坐在原处，一动不动，依靠凭车飞引。张璐低下头，脸忽明忽暗。“你是党员吗？”“干吗？”她倏地抬起脸，盯着我，“问这干吗？”

“不干吗，随便问问，没恶意。”

“是”。张璐忽然变和难为情，“家里非叫我申请人。你也知道，部队入党多容易。让你不舒服了？”

“没有。”我开玩笑，“我不过是想弄清你的身份，等国军打回来好去报告。“真反动哟！”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一个仍在营业的个体饮食摊挡。抱歉地对我们说，他还还没吃晚饭，想去吃一眯，否则饿死了。我们忙说没关系你去吃吧，我们尽可以等你。我和张璐也下了车，愉快地呼吸着湿润的夜空气。司机等老板娘为他炒牛肉粉时，我和张璐去逛了旁边一间也在营业的食品店。张璐发现里面有她爱吃的椰蓉点心，就买了一些。我晚饭本来吃得很饱，但抵御不了香郁的甜点的诱惑，也吃了两块。我和张璐坐回车里等司机，我对张璐说：“从前我有段时间也曾拚命争取过，想入党。”张璐咬着点心，抿嘴笑着说：“你就别遗憾了，你没入进来，民族幸甚，我党幸甚。”

“我也是无产阶级。”我说。

“你饶了无产阶级吧。”

司机擦着嘴巴回到车上，很快把我们送到了部队大院门口，我付了钱下车，同张璐并进院时，卫兵在岗亭里注视着我们。熄灯号已经吹过，大院里黑幽幽、静悄悄的，一些干部宿舍楼还亮着灯，游动哨在树丛后面移动。我要送张璐到家门口，她说她不回家，回招待所，她在招待所有宿舍。

“你平时也不回家？”“有时回有时不回。在宿舍清静，没人打扰，不想说话就不说。”“你和家里关系不太好？”我们走进招待所楼门，我问她。

“挺好，”张璐说，“不过我有时喜欢一个人呆着。”

走到二楼一个房门前张璐掏钥匙开门，问我：“进去坐会儿吗？”我环顾空荡荡的楼道：“你要是客气，我就不进去了。我不想搞得你烦了再走。”

“你还知道照顾别人的情绪，我以为你大大咧咧什么你也不在乎呢，我不烦你，反正我也不想睡觉。”

我进了张璐的宿舍，坐在她床上，看到对面还有一张蒙着塑料布铺盖俱全的床：“你同屋还有个人？”

“嗯，女的。”我笑。“她进修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要喝点什么？我这儿有咖啡。”“可以，喝点。”张璐用电炉烧了一壶咖啡，斟在两只干净的杯子里。我喝了口，太烫，就放下了。看看桌上夹得整整齐齐一排书籍，抽出一本翻，是十九世纪欧洲一位佳人晦涩冗长的诗集，又插了回去。“你每天干吗？”我问，“就一个人呆着？”

“可不一个人呆着，吃吃东西，看看杂志。”

“干吗不找个朋友？”张璐看我一眼，明白了我说的朋友是什么朋友。“没有，想找，没合适的。”“你条件太高了吧？五亿男人，够得天独厚的。”

“我条件不高，我年夫家好，人家也看我好就行了。”

“要惜我的朋友里没什么好东西。”

“我倒也不急，找得着就找，找不着拉倒。没不跟我好，我就自己和自己好。”“自己和自己好？说得多可怜。”

“那怎么办呀，虽说光中国男人就不止五亿，可我们这个圈子小呀。单位，家，两点一线。永远两点一线。”“难道没有一个要好点的女朋友？”

“过去有，上学的时候有。现在，都大了，见面虽说还挺亲热，总不象小时候……”

“我明白，我也没什么朋友。有时候，真怀念小时候。”

“你朋友不是挺多嘛！”

“多？”我凄然一笑，“要说多倒挺多。”

“你也没结婚？你年龄可比我大。”

是大，可也没结婚。”

“条件太高了吧，五亿五人，够得天独厚的。”

我笑了，热咖啡冒出的蒸气搞得我下巴湿漉漉的：“正因为要亿里挑一才难办，只有一个女人倒简单。”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张璐单纯地说，“你想找部队的还是地方的？”

“别啦。”我一下不知说什么好了。想想自己，要是不骗人，连一个常常正正可令人信赖的条件都不具备，于是辛酸地说：在一场空，终归是一场空。”

从张璐宿舍出来，回到我们住房间，燕生一人躺在被窝里就着床头灯看旧杂志。我一声不吭地脱了衣服钻进被窝。

“你没碰她吧？”“什么？”“张璐。”燕生说，“你没碰张璐吧？”

“没有，一指头也没碰，主不坐着聊了会儿天。”

“别碰她，她不是那种人，不合适。”燕生看看我，继续翻杂志。“她太小，你可在随便‘喇’李白玲，杨金丽，只是别诱她。”“我没想诱她，连想也没想过。”我坐起来，拿起床头柜的烟点上一支。“你为，我不会干缺德事。”

燕生表情轻松了，放下杂志，也点上一支烟，笑着问我：“你觉得她象

谁？”“我知道你觉得她象谁。”我笑着说，“象小学咱们班的刘良”“真象是不是？尤其抿嘴一笑，只不过大一号。”

“我记得当年她特爱穿墨绿色的灯芯绒衣服。”

“老爱哭，算术特别好。”燕生补充说。

“也不知她现在在哪儿？”

我和燕生都怔怔地想起童年的人和事，沉默了。片刻，燕生掸掸烟灰说：“听徐光涛说，她好象去西德留学了，学音乐还是艺术史没搞清。”我重重的吸了口烟，深深地吸进肺，连连咳嗽。

“那会儿没听说她会什么乐器。”

“没听说，”我喘上气来说，“嗓子好象也一般，哭起来尖声尖气。”燕生笑起来，我也笑。接着骂：“妈的。”

后来我们关了灯躺下睡觉。我一夜没睡安稳，我想是喝了张璐咖啡的缘故。我行走在荒原，万木枯萎凋零，虎狼相伴而行。咫尺处有一锦绣之地。阳光和煦，花草鲜艳，流水潺潺。我正要迈出那一步，声地坍塌、破裂，一寸寸地拓宽，向两边撑开，渐至无法逾越。锦绣之地远去，一步步回头。腥风扑面而来，我裸露的四肢长出又浓又密、粗黑硬韧的兽毛，我变得毛茸茸了，哭泣声变成嗥叫。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经做不出人的表情了，眼睛血红，怀着感官的快意和心灵的厌恶啮撕起生肉。

我在惊悸和在汗淋漓中醒来，半夜方归的老邱在黑暗中阴险的注视着我。

下篇

我无法一言道尽我从恶梦中醒来一眼看到的魔鬼般矗立床前，居高临下俯视着我的老邱的那双闪着的蒙光、青幽幽的毒眼，那眼中有无声的威胁，更多的是恶意的快慰，有持无恐的信心，就象一个骤然强壮起来的人望着自己从前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我在刹那间从老邱眼里得到的感受。很快他就收敛了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变得温和了、平淡了。他走到自己的床前，飞快地脱衣，摸黑上了床，无声无息了。

我在床上坐起，凝视着那拱起的、乌黑的、装睡的躯体，片刻，我下意识地转向燕生的床，发现他在我转过去的同时才闭上眼。清晨，路旷人稀，街道两旁的商店都还没摘板，我们坐着计程车去机场。李白玲出现在车前方一个街口，也在等我们，计程车去机场，李白玲的身体紧挨着我，热烘烘的，闻得出她使了不少香水。“没有燕生的。”我说，“只搞到两张。

“不要紧，我到机场给他搞一张，一张比较好办。”

到了机场，李白玲很快便在值机定为燕生买出了一张票。她和这儿的人很熟，有说有笑。这张票和我们的不是一航班，同日下一班，李白玲顺便帮我们办了登机手续，连检查也没检查。“你和民航的人这么熟，怎么不说？”

“你不是搞到了票，我还说什么。”她冷淡地说。

我们在候机室坐着等飞机上客，要了些热茶，没精打采地路。上客时间到了，候机室服务员打开通往停机坪的门，旅客们陆续出了候机室向远处停着的飞机走去。我站起来跟燕生说回头见，又跟李白玲握手，说谢谢她这几天的照顾。

“别烦我就行。”她笑笑问，“我那些朋友的地址你还要吗？”“要。”我想起李白玲说过给我介绍几个那个沿海城市的朋友。尽管我并不很需要了，

可不愿给她留下实用主义者的印象，掏出记事本，“让我记下来。”

李白玲告诉我几个人的名和地址，对我说：“你要有困难就找他们，没困难就算了。我也帮不了你太忙，只能给你提供几个可以信任的朋友。”

“哪里，我还要在大大借重你的朋友。”

“没关系，你不用过意不去，我无所谓，只要你事办利索就行。”“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是把你当最好的朋友依靠的。”

李白玲一笑，掉脸和老邱握手：“一路顺风老邱。”

“一路顺风载下来你给我收尸。”

老邱使劲握了握李白玲的手，亲昵、猥亵的神态溢于言表。我看看李白玲，她总是能很快缩短和一个男人的距离。我和老邱提起皮包进入停机坪，迎着空旷停机坪吹来的风走上飞机。上完了客，空中小姐关上机门，飞机起飞了。

这是架仿造的苏式螺旋桨短程客机，在云层中气，颠簸得挺厉害。飞机到了高空，空气稀薄，我有点昏昏欲睡。老邱精神很好，不停地管空中小姐要饲料，跟人家开粗鲁的玩笑，遭了白眼也浑然不觉，喝够了水又开始三番五次上厕所，把飞机上的手纸也掖在怀里捎了回来。接着捅我不让我睡觉，要跟我聊天。“睡什么睡什么，我昨晚一宿没睡也不困。”

“干吗去了一凤宿没睡？”我闭着眼睛随口应答，“又上哪个垃圾堆后面抢妞儿去了？”

“你太踩乎哥哥，哥哥虽说壮点也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你身体很好啦，你爱人一定很幸福啦！”

“这是什么鸟话？”“这是个笑话，是个妓女对嫖客说的。”

老邱哂磨了一会儿，冷不丁放声大笑起来。我睁开眼，见周围旅客和服务员都抬头看我们，便马上又闭上眼，老邱自个儿乐了一阵，又捅捅我淫笑地说：“你觉得李白玲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人呗，还能怎么样。”

“得了吧，比你那个小‘军蜜’棒多了，真腴。”

“你没戏。”我挺瞧不惯老邱那种好象跟谁都有戏的张狂样。“腴了轮不到你，你也就捏捏她手到头了。”

出我意料，老邱倒不反驳，反而暧昧地含笑不语。

“你别装成这种样了。好象你跟她已经有过什么关系似的。”“装什么，就是有。”老邱得意洋洋。

“什么时候？”我蓦地心跳不止。“昨天晚上——你小子傻了吧！”老邱开心地大笑，“哥哥也是所向披靡，你不成，还得学。”

“你成你成，我闭上，缩进座位，心里一是困惑二是痒三是对李白玲产生一种感官的厌恶。”

飞机凌空盘旋，降落在一个四周都是水田的军用机场。因为我在打瞌睡，下降时耳朵被压了一下，十分难受，一边下舷梯一边捏着鼻子鼓足腮帮子运气。机场没有计程车，只有一辆旧的国产大客车运送旅客。旅客中除了军政干部，大都是花花绿绿，提着各种日本录音机，电视机的港澳小市民。这些有伙及其行李儿首占满了大客车，使我们不得不站在狭窄的过道上。大客车行驶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公路上，路旁太阳照耀的青葱的田里，粪香扑鼻，皮肤多皱折的率大水牛三三两两浸泡在不深的河沟里。自行车后座绑着猪、挑着担子、穿困笼裤戴斗笠的农民从沿途村镇络绎出来，汇集在公路上，形

成缓慢、粗粗的黑色人流。与随处可见有肥水四溢的简陋厕所，蹒跚中山走动、苗条钱黑的猪，在尘土飞扬的谷场上玩耍的肮脏的儿童构成我对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人烟稠密的富庶平原的最初印象。机场离城市是那样远，以至我们疲惫不堪到达市内民航售票处时已是中午。换乘三轮客货两彭机动车穿起市区街道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就象一个世纪前拍摄的黑白影片。我和老邱在一家三十年代风格的旅馆大楼的五层开了双人房间，里面家具是刷着深漆的笨重式样。间与间隔断是两米高的板壁，全楼层浅笑低吟听得一清二楚，让人感到十分不安全。我们装有钱财的皮包找不着安放的坟，只好提在手里。旅馆不供应膳食，我们下去到街上的饭店转转了一圈，无一不是灶冷人稀，店堂污秽，最后在一家两层楼的饭店凑合吃了点油冰凉的煎锅贴。这个城市的商业凋敝到这种地步，国营商店无人问津，货架上只有罐头饼干。小商小贩公然在整条街国营店橱窗下摆摊卖瓷器，电器、日用百货和妖艳女人照片。我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地受到卖香烟小贩的堵截，他们卖的过滤嘴香烟高出市价数倍。商业区附近一个小广场是油烟腾腾的食品市场，小吃摊不下数百，卖着各种油煎、水煲的稀奇古怪的风味食物。其可疑程度达到你根本本搞不清的锅里煮的是谁的肉。逛了一夜，我们转了向，向街上三五成群的闲人问路，他们倦装听了不普通话，继续用方言聊他们的天。幸而街上解放军士兵很多，我们才找回旅馆。下午，我们按图运骥，乘上一路只有六站的公共汽车到民航售票和接燕生。民航售票处的旧房子里空空荡荡，因只有一条航线，两加小飞机穿梭，票房本无什么生意，航工作人员都穿着下佩领章的军衣。我问一个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第二班飞机到了没有，她说天气不好，飞机延误，现在还没从那边起飞。

“我们上午来的时候，那边天气不错。”

“天气的事谁能说的准，翻云覆雨。”

“你有理。”我走开对老邱说，“我们回去吧。”

“着什么急？再等一会儿。”老邱不干。

我们坐在一张踩满脚印的木条凳上等，过半个小问一次，最后我实在不好意思去了，换老邱去问。天黑了房内灯泡发出黯淡的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那班飞机取消了，我们屈屈离。晚餐我无论如何不想再吃那种所谓“锅贴”，不想吃任何本地人弄到街上来卖的“刃子”。便在人影幢幢的商店买了些蛋糕和鱼罐头。街上黑洞洞的，除了路灯，电影院和一些公用设施用是民，全市住宅、商店都无电，所有车辆停驶。可城里比白天还热闹，无数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地行走。借着依稀的星光，可以看到有丰满少女互相挽着打着纸房屋说笑；有衣着正派的中年人领着妻小悠闲的踱步；有横冲直撞、呼啸成群的长发阿飞；甚至有扒着网袋的家庭妇女在串商店。似乎全城人都散步逛街，在黑暗中各得其所，逍遥自在。几家电影院前人山人海，孩子们象鱼似地窜来窜去。道旁点着蜡烛的一个个小摊上，外地人蹲着，谨慎地借关烛光检查货物，与小贩讨价还价，临街人家窗敞开。全家人围着油灯吃饭、绣花、打牌，听着日本收录机里放出的地方戏。不知是唱腔奇特还是电池不足，那叭唱毫无韵律可言，飘忽不定。有这片“安定团结”的城市夜景后面，我同时注意到在街角屋檐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那些黑影。在一个简陋、挂满旧衣服的木板屋架前，我和老邱刚一驻脚，立刻被一群黑影呼啦围住，我感到每一个口袋都伸进去卫只手。我们被围和那样紧，根本无法发作，只得迅速靠在一起，隔开那群面目不清的年轻人。“没钱，兜里没钱，

掏什么？”老邱叫嚷着，推搡着身边沉默地围着的人，紧紧抱住自己的皮包。

这群胆大包天的贼退闪开了，一个胖子走来对我们说：“小心你们的钱包。”就走开了，寻群贼坦然自若地站在黑暗中。我和老邱同他们擦肩而过。

“那人可能是个便衣警察。”我和老邱拐进另一条街，老邱说。我顿时停住脚，出了身冷汗这胖子是马汉玉，讯问过我的那个警察。”瞳啊。”老邱拽我一把。我们又裹进缓缓流动的人群，中，不时被迎面而来和从后面赶越我们的人碰掉撞。夜色中无数模糊的面孔或正面或侧面或背面流转，变换着，总感到有一张脸在寻觅我。我低下头，庆幸这是个无电，黑暗的城市。老邱在路旁几个少年摆在摊前停下，借着烛光我看到他拿起一摞外国美女的裸体照片挨张细看。我也凑上去看，看得正带劲，一个少年劈手夺过。

“要就买，不要老看。”

“我一脚把你摊子踢了。”老邱炎冒三丈，威胁少年，少年睬也不睬，掉脸象别的行人兜售，老邱幸幸地看着我，我拥着他向前走去。“长啦，你没看出来，这儿已经不是解放区的天了。”

我的膀子被人撞了一下，一阵香气扑鼻。我掉脸一瞧，两个花枝招展姑娘在黑暗中露齿而笑，眸子灼灼有光。

“去哪里？”一个姑娘用生硬的普通话问。

“滚蛋！”姑娘娇嗔地一扭屁股，和她的同伴向前走，走走停停，不时回关瞟我们，飞个不清晰的媚眼。在一条黑巷口，两个姑娘停下来，万般妖娆地笑望着我们。

“别理她们，都有病。”我用肩爱抵住老邱，不让他过去。“你身上还带着钱呢。”“逗逗闷子。”老邱中了那两个婧子笑面的催眠术，象斧悄奔向磁石径直过去。进了黑巷子。我发觉中了圈套，十多个流氓迎了上一，为首的一个还舞着九节鞭。走在前面的老邱已经重重挨了几下，踉跄后退，嘴里还喊：“哥儿们快跑，这人会武。”一个人揪住我的脖领子，我猛地掐开，撒腿往街上的人流中跑。后面三四个人追上来，可气的是见我跑来，密匝匝的人群忽地闪开一条道，我只得穿街跑进对面的巷子。我夹着皮包跑不开，听见身后一个人很近的喘息声，便猛地往下一蹲。追在最前面的小子刹不住脚，伴在我身上摔出去。第二个人几乎立刻来到我面前，我用皮包挡他打来的一棒。抓皮包的手被木棒打麻了，我惨叫一声狠狠踢了那紧绷的裤裆一脚，踢得他弯下腰，见后面又有人影追来，转身狂奔，钻了无数小巷子，终于甩掉了追赶的人，大口喘着气，慢慢地走回街上，躲躲闪闪摸回旅馆。

旅馆有电，但电力不足，高高的天花板踩着的小灯泡昏黄象萤火虫的屁股。我进了房间就紧紧关上薄木板的房间。被打伤的手指上流出的血已经强了闸，一跳一跳地疼，我感不头晕恶心，倒在床上，躺了会儿起来从暖瓶倒了杯已经温了的水喝。喝完考虑是不是换个地方住，可看看窗外漆黑的夜色，简直没有勇气再回到黑暗的街上。一刹那，我诅咒起驱使我跑的到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的那些鬼画符——那些钱。但愿老邱被那伙无赖抢个光。这样明天一早我就可以走人了。半夜，老邱回来了，死死抓着他那个大皮包，鼻青脸肿，累得说不出话。他被人追出了城，在城区迷了路，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旅馆附近兜圈子。他几乎刚缓过劲就开始吹了，照他说法，正是他，狠狠教训了那些南方鬼子顿。他回顾了自己“南征北战”的光荣历史，我入睡前，他还在表示对“太岁头上动土”的无赖的蔑视。夜里我似乎听到有人在门外轻轻走路，并爬上隔断墙窥视我们，但我搞不清是梦还是真正发生过的

事。早晨，我很早就醒了。窗下马路上一片车辆与行人的喧声，象每个人口拥护的城市一样。南方的早晨，太阳象正午一样强烈。在屋里就感到懊热，我去公共盥洗间洗漱时发现手肿得厉害，但还不妨碍活动。我回到房间，老邱也在飞舞关无数灰尘微粒的阳光中醒了。今天是约定的日子，我要去见老港客，上午我和老邱随便吃了点东西，就按着地址去找那个走私巢子。由于昨晚的共同遭遇。我和老邱今天挺亲密，一边走一边说笑着。看到街的警察，我非但不讨厌反而觉得产生了安全感。老港客给我的地址是一条宽大巷里的一条小巷子。我们走进巷子时，两边依都在外面择菜、吃饭。洗衣服，烫了头的小女孩背着书包结伴去上学，看到我们去上学，看到我们进去，纷纷投来不友好的目光。我数着门牌，在一房屋装着铁栅栏的木门前停下来，对照认定后，我上前拍门。半天，一个穿着碎花短衫裤、蓬着头的中年妇女打开木门，隔着栅栏问我找谁，我跟她讲了来龙去脉，她焦黄浮肿的脸上毫无表情，用方言咕噜一句。“我说什么？”我侧目凝视着她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你讲普通话。”“没有这个人。”她气冲冲地用带口音的普通话喊了一声。

“不可能，你听我说……”

中年妇女什么也不听，走进光一昏暗的里屋。一会儿，里屋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穿着纺绸衣衫，活象电影里汉奸的脸堆笑的中年人，他谦恭地听我再讲了一遍是谁来的之后，和气地说，他不认识我说的那个老港客，一一有什么地方搞错了。过我要想买电视的话他也许能帮忙，可以请我进去谈谈。说完他打开铁栅，放我们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铁栅锁好。

中年男人请我们进了放满古老家具的里屋。屋顶很矮，上面有一个阁楼。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子坐在一边穿珠子制作一种精致的刊包，据说这种手工坤包在日本和香港卖价很高。自称姓林的中年男人彬彬有礼请我们一一落座，亲自动手用一套小巧的茶具为我们泡制工夫茶。将开水基入一盞装满茶叶的盖碗中闷一会儿，分别沥入三只极小茶盅。我和老邱拿起茶盅一饮而尽，立刻感到喉咙被凶猛地蜇了一下，茶水在这儿已经变成具有强烈刺激性的饮料。我被这种出人意料、这样的茶搞的目瞪口呆，好客的主人微微一笑，又往我们的茶盅里沥满茶，操着浓重的口音问：“二位真的要买电视机？”

“当然，要不我们来这鬼地方干吗？”我哑着嗓子说。心里十分窝火，明知道老港客在捣鬼也毫无办法，“你现在这儿有吗？”“二位要看看？可以的。”

老林起身出去，老邱探过头低声问我：“怎么回事，你找的那个人不在？”我看始终无声无息坐在一旁低头做活的女人，仰脸瞅瞅屋顶一片寂静的阁楼，没吭声。

老邱还要说什么，老林撅着屁股同一个小伙子抬进一台包装完好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我们站起来。

“瞧，包装都没有开封，很好的日本东西。”老林拍着包装纸箱夸耀说，“要不要打开看？”

我光顾瞧那个小伙子，分了神。他非常象昨晚打了我一棒的流氓，我不能断定，因为这些留着长发的南方人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同我们北方人比起来他们更象越南人。这个小伙子注意到我在打量他，冷冷看我一眼，站到一旁抽起烟。老邱、老林一起打开包装箱，抬出一台崭新亮的电视机。

“没有电，无法试了。”老林说。

“我们旅馆有电，到时候可以抬去试。”我说。

“你们住在哪个旅馆？”

我没张嘴，老邱已经告诉了老林。那个小伙子仍然冷漠地站在一旁，似乎不感兴趣。

“很近嘛。”老林说，“要不要现在就抬去？”

“不着急。”我说“你这机子什么价？”

老林轻描淡写地说了个数，我一听立刻急了。老邱也急了，脸红脖子粗地问我“怎么这么这么贵”你怎么联系的？”

我对老林说：“太贵了，别人告我的可不是这个价。”

“这里都是这个价。”那个小伙子突然粗暴地开了口，“没钱就算啦。”“那么，你林多少台？”老林慢悠悠开了口，“多的话可以便宜些。”“我要多你有吗？”“多少也有。”老林笑了。“立刻可以给你搬来。好啦，我给你便宜，一英寸一百元怎么样？”

“不行！”老邱断然说，“这人价我们根本用不着到这儿买。”“这个价我们不能接受。”我对老林说，“你还得再降。”

“我不赚你钱呐，”老林语调夸张地说，“你到外面打听打听，都是这个价，公平价。”

“我知道有便宜的。”“哪里？你带我去好啦。”

“不谈了。”老邱对我说，“咱们走。”

我看老林，老林摊开手：“那就算啦，你们不买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再到哪里都是一的。都是这个价。”

他招呼小伙子把电视放回包装箱，不再理我们，我和老邱出了这个发着老味的屋子，来到外面街上。老邱跟我急赤白脸地说：“你他妈办的这叫什么事？整个一个谁都不认识谁，干让人诈，跟在街上买有什么两样？还眼巴巴飞来，说得跟真的似的，我还以为这是丈母娘家呢。”

我忍气吞声叶他骂，为自己分辨：“不是我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去你妈的少开玩笑！我长叫你捋直了，到这么个鬼地方来，吃不上喝上不，想玩个妞儿还差点让人打死。买飞机票去。老子走人。你那车呢？是不是也没有？”

“你要走了，那就真没了，什么也没有了。要是你回去能交代，那咱们就走吧，说实话，我也不想再呆下去了，一分钟都不想！”“活日你大爷！”老邱破口大骂。

中午，我在市场买了只烧鹅，两瓶酒，回旅馆请满脸晦气的老邱吃了一顿。他不再骂骂咧咧了，其实他最懂做买卖宁啜茶根儿，不饮白水的道理，吃过喝过，他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张燕生身上，一个劲问我他来了会不会有什么办法。

“他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的路子都是李白玲的路子。”“李白玲有办法。”“她有屁办法。”“她说地。”老邱张着油汪汪的嘴说，“她跟我说过她有办法。”“那纯粹是老鹰和家雀的关系，她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罢了。”我跟老邱说再去老林那儿一趟，老邱不愿去，说困，要睡觉。“那我自己去，你别出去，接燕生等我一起去。”

“你快点回来。”街上阳光强烈，人们在烈日下奔走，我在一个水果摊买了一纸袋荔枝，边走边吃，把果壳扔在地上。路过一条街的一溜卖洋杂货的摊子时，我蹲在一个瘦小国人的摊前买了瓶“风油精”，拧开往太阳穴上拱，皮肤上立刻感到凉浸浸、火辣辣。我看他铺在地上的白布上画着拙劣的录音

机，便随口问他：“他也卖这个？”“是的。”小贩点点头，神秘地问我：“你要多少台。”

“有电视没有？我对电视感兴趣。”

“那可贵。”“多少钱？”“很贵的啦，都是从外边带进来的，很贵。”小贩卖起关子眼睛不住地上下打量我。

“你说多少钱吧，”我不耐烦地说，“删也得有个价。”

小贩十分倨傲地说了个价。我呆了，便宜得我都呆了！几乎是折成港币的香港原价。

我初以为听错，瑞以为小贩拿我打哈哈，接着禁不住喜笑颜开，一把抓住小贩的肩膀问他有多少台。

“你要多少台嘛。”“有多少要多少。”小贩好觉要低了价，想往回缩。我牢牢抓住他并告诉他：

“多一个子也不行！”小贩被我捏的龇牙咧嘴。

老林一家人正在堂屋围着一盆肉羹吃饭，见我进来，老林忙把我让进里屋，包括上午那个小伙子在内的一帮烂仔正在里屋抽烟喝茶聊天，我进去都不说话了，一齐看我。我在旁边的一个张椅上坐下，老林又要沏茶，我说免了吧，还是给我杯白开水。老林倒了杯水给我，阁楼上传来飞机播出的隐隐戏曲声。“怎么样，找到便宜的电视了。”老林含笑问。

“是。”我点点头。“比你的便宜一半。”

“有这样的好事？”老林和那帮烂仔互相交换了下眼色，拿了根牙签剔起牙，“呸呸”往地上吐了几口肉潭。“在谁那儿买的？让我也见识见识。”

“我能告诉你吗？”我拿起烂仔们放在茶几上的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悠闲自得地吸。

“不能。”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老林剔守牙也点上一支烟，笑着说。“如果有的话你还到我这儿来干吗？”

“找一个人，我觉得他言而无信，太不仗义了。”

说完我冷丁起身冲上阁楼。老港客正坐在藤椅上喝茶，听戏，见我突然进来只是眉毛一扬，并无失态。老林和那帮烂仔蜂拥拥进阁楼。“老先生。”我刚才港客说，“干吗躲着不想见我。”

“嗯，我刚到，听说你上午来过。”老港客说从容地说，“坐吧，你们出去。”他挥挥手叫那帮烂仔出去，示意老林留下。“听说你上午跟老林谈过了，怎么样，还满意吗？”

“满个屁意。”我抱肘走到老头面前，“你跟我说好的是什么价”？老头厚颜无耻地说：“我说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供求情况浮动的。现在海上查得严了，进量少了，价格当然要涨一下啦。”“你涨得也忒狠了，总不能让我们无利可图吧。”

“你跟他谈的是什么价？”老头问老林，又对你说：“人瞧我的确不知道你们谈的情况。”

“一英雨一百。”老林小声说。

“不高嘛。”老头转向我说，“据我所知，这就是现在的公平价，你要的台数也太少了，不过几十台，几千台我倒可以便宜你一些好吗，既然我原来答应过你，为了不让你觉得我这人出尔反尔，每英寸再让你两元。”

“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不老实。”我盯着老头的眼睛一字一板地说，“就

在刚才我在路上随便问了小贩，他出的价……”“那你买他的好啦。”老头找断我，反唇相讥，“也省得我这人不老实的老头让你麻烦。”

“是呵，谁叫我这人死心眼呢，谁叫我这个傻乎乎把你当半个朋友看吧。我本来想如果同样的价钱我宁愿买你的，交个长久朋友，以后也还可以继续有个来往。”

“没想到你这个人还很喜欢交朋友。”老林讽刺我，继而坚决地说，“我刚才说的价钱是最低限价。我看我们不必谈，阿么是要么否。”“老杂种，你最好赶紧溜回你的帝国主义主子那儿去，小心我叫你尝尝无产阶级铁拳的一一滋味！”

老头不动声色，老林冷若冰霜，我下了阁楼，众那群虎视眈眈的烂仔中穿过，扬长而去。表面上神气十足，心里却充满失败。羞辱，尊严受到践踏的感受。

老邱不在旅馆，房间里空空荡荡。

我羡慕张璐，我象野生动物羡慕驯养动物。

我爱慕张璐，就象一个人爱慕自己年轻的照片。

我在服务台张璐的姐姐张霁电话，旅馆的电话很难打，拨了近一个小时才通。张霁来接电话，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璐的朋友，是张璐让我来找她的。她冷冰冰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心一酸简直想挂了电话，平静下来后问她有没有一个叫徐光涛的人拍电报来。她说没有，干脆简洁不多说一个字。我问她能不能搞辆卡车，我买了些东西想运到，她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彩电，她犹豫也未犹豫说不行！我见话不投机只得把电话挂了。老邱还没回来，我翻翻记事本，看见李白玲留的几个地址和电话，便又拨起电话。这次电话很好要，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是个普通话标准的女人，我说我打谁，对方说他和李白玲出去了。“什么？”我吃了一惊，“他和谁出去了？李白玲来了？”

对方警惕了，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李白玲的朋友，这个电话就是她留给我的，又问她李白玲是什么时候到的，他们出去干吗去了。“昨天到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出去干吗去了，好象是接人去了。我不知道，过会你再打电话吧，他们一会儿大概就能回来。”我放下电话，抽了支烟，又打电话。那个女人说他们还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知道。

我又给张霁打电话，总也不通。这时，我听见老邱和燕生大声说笑着从楼梯走上来，忙放下电话迎上去。燕生和老邱出现在楼梯拐角，燕生看到我立刻咧开嘴笑：“你好呵，听说你昨晚中了游击队的伏击。”

“老邱告你了。”我笑着说，别提了，整个一一个黑社会的感觉。”进了房间我问燕生：“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飞机又晚点了，我真怕今天又来不了，听说你们成了反扫荡中的皇军，吃不上喝不上。”

“李白玲来了？”“不知道呵。”燕生惊讶地问我，“她跟你说要来了？我这几天没见到她。”“听人说她也来了。”我注视着燕生。

“不知道，没听说。她来是不是有别的事呵？管她呢，爱来不来。”燕生的表情象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坐吧。”我转身拿暖瓶给自己倒水。

“听老邱说，你们事办的不顺？”

“噢，顺了。”我扭头对老邱说，“我下午又找了一家，谈了个好价钱。”

我把那个小贩的事告诉了老邱。

“老邱立刻乐开了花：“这么便宜。”

“抄上了是不是？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不可能吧，”燕生一脸怀疑地插话，“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你听错了吧？”“没错。”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错不了。”

“那就不是电视机，电视机没这么便宜的。电褥子还差不多？”“我连样机都看了。”

“对不对，你肯定叫人家骗了。”燕生对老邱说：“准是打黑棍的，骗你带钱，捂了你。”

“响，这可不行。”老邱说，“打黑棍的可受不了。”

“你知道我知道，”我有点不高兴了，冲燕生说，“打黑棍的能把地址留给我？”“地址是他妈公厕！我走了这么多趟水货我不知道？没听说花壶醋钱就买彩电的不如白给你听。”

燕生有点急了。我不想跟他吵，对老邱说：“真的假的，总得去一趟。你要怕出事，我走在前面。”

“这倒是个办法。”老邱对燕生说，“不妨去看看，万一是真的呢？一网不鱼，二网不捞鱼，三网就捞小尾巴鱼。”

“你们要非想去那就去看看吧。”燕生闷闷不乐地说，“不过我百分之二百肯定这不是真的。”

“你可以不去。”“不，我还是去。”燕生似笑非笑地说，“万一你们出事呢？”

天刚刚暗下来，我们三个鱼贯了旅馆，加入街上的川流不息的人潮。我走在前面，老邱和燕生跟在后面。拐进小贩摆摊的那条街，我偶然站住看睡边地上摆的一溜形态各异的观音。发觉马路对面和我同方向的人流中也有一个同方向的人流中也有一个人同步停了一下。

我不由看了他一眼，那是个衣着毫无特征的男人，我看不到他的脸，他前向我看商店橱窗里的纱制品，我继续往前走，走走停停，那人尽管不看我，可直停的频率几乎和我一样。我意识到被人眼瞎了，心烦意乱地越走越慢——我倏地转知往回走，不走过不解地望着我的老邱和燕生知旁也不置一词。燕生着跟老邱说什么，也许他们认为我在模仿电影里间谍的派头，故作诡秘。那人远远地兜了一个大圈子尾随上来，我过马路钻进一家食品店，他也过马路，遥遥地站在一棵树下。我想认他的脸，他总有意无意低着头，这时天黑了，人影模糊了，我觉和我的机会来了，正要混入人群溜掉，肩膀被一个人抓住——老邱和燕生气哼哼地站地我面前。“我鬼鬼祟祟地干吗？是不是想把我们甩掉？”

“哪儿又瞄上一个姑娘，黑顺隆呼想刷人家浆糊？”

我叹了口气，瞧瞧远处那个黑影，心想完了，就算我甩了他，他也会盯牢这两个傻帽。

便老实地说：“有人跟踪。”

“哪儿呢哪儿呢？”两个人瞪大眼睛在黑暗中的人群中找。我再找那黑影，已经不见了。

“刚才就在这棵树下。”我带着他们向黑影站着的方位走去，树下是一对情侣。“这种魑魅出没的地方，是容易产生幻觉。”燕生阴阳怪气地说，“我也觉得老有人盯我。”

“别嘴嗷你妈了。”我火了。

“你这人怎么一逗就急。”燕生搂着我的肩膀忙说，“开个玩笑既然你觉得有人跟踪，那今天晚上就算了吧。”他征询老邱意见。“到底他妈有没有电视呀？”老邱斜楞着眼睛望着我。“你小子涮我玩呢吧？”“我涮干吗？”我气冲冲地反问，“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国边来跟你寻开心——我怎么那么喜欢你？有就是有！”“哪儿呢？你裤兜里夹着呢？那是电视机吗？”

“算了算了。”燕生拉开我们，“说归说，别动手，伤了和气。”“好吧。”我挣开燕生，对老邱说，“我带你去，你不怕我怕什么呀。真他妈把疗子当奶子——干知道吮。好赖不懂。”

我带他们重新走向那条街，去找那个小贩。我想也许他还没收摊，我们是不便到他家去了，在摊上再约个时间也好，就算那个尾巴还着，也不至于引起什么怀疑。街上的摊子似乎比白天多出了不少，一个挨一个。在我印象里的那个位置没有好个小贩，是不卖乳罩裤衩的妇女。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沿着小摊逐个往前找。正当我聚精会神俯身辨认每一个坐在黑暗里的瘦小男人，燕生捅了我一下，他神情紧张地呶呶嘴，向前走去。我往边上一瞟，一个人紧紧傍着我走，不时从侧面打量我。我一紧张，步子加快了，那个叫了起来，“哎。”我加快步伐正要钻进人群跑，那人撵上来一把拉住我。

“你是不是中午找过我的那个人？”

我仔细一看，是那个小贩，如释重负：“是你，我正在找你。”“我今天收摊早，怕你找不着，特来街等你，看了你半天不敢认。”我把站在前面往这时瞧的老邱和燕生叫过来，给他们做了介绍。“走吧到我家去吧。”小贩热情地说，“我东西准备好了。”

“价钱不变吧？”“不变不变，只要你要的多，我价钱不变。”

我们一起往前走了几步，我向小贩：“刚才是你跟了我半天？”“没有呀。”小贩说，“我一看见你就中过来了。”

我也觉得这个小贩子不象刚才跟我的那个人，那人要高一些。便对小贩说：“今天不能去你家了。”

“为什么？我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刚才有人盯我，可能是警察。”

“哇！”小贩吓坏了，“那不能去了，出了事可不得，不能去了不能去了。”

“这样你看好不好，明天上午我们去你家，弄个车，如果你东西没问题，我们马上拉走，当场成交。”

“可以，”小贩眼睛骨碌碌转几圈。“这样好，那我明天上午在家等你们。”我看老邱。老邱说：“就这样吧。”

“哎，”燕生扯住转身要走的小贩，“你的电视是新的吗？旧的我们可不要。”“绝对是新的，日本太君亲手装的。”小贩拍着胸脯说，“都是人家刚带进来的。你们买我的绝对合算，握掙是从乡下直接搞过来的，中间不加价的。别人可不是这样，他们要翻一务再卖给你们。”小贩小声神秘地说，“他们是一伙伙的人，很多都是烂仔，凶得很。象我这样便宜地卖给你们，给他们知道要打我麻烦的。”“你是说他们控制整个黑市的价格？”

“噯——”小贩琢磨了会儿才听懂我的话，“控制，是的，他们不许我这样的人做电视机的生意，乡下的电视机要卖都要卖给他们，可他们给乡下人的钱很少。”

听明白了吗？”我跟老邱说，“老林他们就是这路人，低买高卖，欺行

霸市，小型的，‘欧佩克’。”

我问小贩：“你说的那些乡下的电视是渔民走私进来的还是人家亲友带进来馈赠的？”

“不分的。”小贩说，“两样不分的。他们统弘包下一。他们生意很大的，可我们小不点也要吃饭是不是？我不理他们那一套。”我们笑了，小贩也很神气地笑了：“好啦，说好明天上午我们见啦。”“一言为定。”我们和这个精干的小贩握手分别。

小贩走后，我掏出烟叼一支，让老邱和燕生自己拿，一边又随意看了眼小贩匆匆而去的背影，愣住了——那条黑影又出现了，跟在小贩后面，燕生“喀嚓”的样打火机，我目一眩，眼前一片漆黑，待重新习惯黑暗后，小贩和那黑影都不见了。我撒腿向那个方向跑去，跑到一个街拐角，四周都是黑幢幢谈笑风后、南来北往的群。我又往前跑了几步，徒劳地在黑暗中茫然四顾。老邱和燕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什么话也没说，沉默地双手插进兜里往回走。这时，我在人流中看到一个人，他也慢腾腾地边吸烟边往回走，经过路边燃着烛光的小摊时脸半明半暗，他的步态是悠闲的，表情是得意的。老邱也看到了那个人，诧异地对我说：“那不是老林么。”我们往那个小贩家跑，边跑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辨认巷子里的门牌。这个城市的布局是毫无章法的，路标巷牌残缺不。我们找到应该是小贩家的那房屋门时，门是关着的，静悄悄的、黑漆漆，周围人家也都黑着灯。

“你们俩别上去了。”我对燕生和老邱说。

燕生接过我的皮包，对我说，“小心点，情况不妙你就喊，我们在那黑影里等你。”燕生和老邱走开后，我开始敲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我手一推，门是虚掩的，开了，还是一点动静没有。有费力看清了门里东西，这不是间屋，是节又陡又窄的长楼梯。我踩着吱吱作响的木头楼梯爬上去，爬到顶看到一房屋紧闭的矮门。我敲这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这里房子寂静得不象人居住。我刚要离开，门哗拉开了，一道微弱的光线透出来，小贩面目狰狞地光着搓板似的身上站在铁栅栏后面望着我。认出我后，他神情凛然地说：“你走吧，我的东西已经没了。”

我这才看出他之所以在灯光下显得狰狞是因为他被人捧得鼻青脸肿，血迹斑斑。“我本来是想来提醒你的。我发现他们跟上了你，我不知道他们在跟踪我……”“你不该透风给他们，你不该脚踩两只船。”

“我没有，我只是想杀他们的价……你应该报告警察。”

“这事不归警察管。他们是‘买’走的，懂吗？”

小贩想关门，我忙用手抵住门：“你不能再搞一批吗？我给你加价百分之三十。”小贩冷冷看着我，“哐”地把门关上，差点掩了我的手，我在黑暗中站了会儿，摸索着下楼。

“老邱跟我说了。”燕生对我说，“他不想再回那个野店住了。要到我那儿去住。”“你住哪儿？”“分区执行所，那儿安全些，要不你也住我那儿去。”

“不啦，我不怕让那帮人做成肉羹，浇上虾油吃了。”我对老邱说：“电视的事真对不起你，你也别着急，我再想法帮你联系。”“不用了。”老邱淡漠地说，这事你就甭费心了，燕生已经答应帮我忙了。”“我保证明天再给我弄到一批电视，你等我一天。”

“不用了！我马上就去燕生那儿交钱提货去，明天一早就用步车运走了。”

“这么说，早已安排好了。”我看燕生。

“你听我说……”“想起来了，李白玲早就在构头上做了你的工作。”我对老邱感叹。

“这你乏着。”老邱说。

“你听我说，”燕生说，“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我们是把第一个机会让给你的，你办不成，我们才接手办，不信你问老邱，我们是不是这么说好的？做生意嘛，你办不成，就让别人办，总不能你办不成就不办了。”

“我知道，你们一开始是没想吃老邱，光惦记着搓老蒋。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有老邱。”

直到老邱来了，老蒋又没了戏。你们才开始抓他，怪不得李白玲不愿意给我买飞机票，想拖几天，她也真行，索性生扑了，看来是急了，本来你没打算和我们一起来，后来你却来了，你来干吗？就是来毁我的。瞧瞧今天下午我说搞到一批便宜彩电你那副着急相。好啦，老林手下的烂仔给你助了威。你可以冠晚堂皇地抛开我了。还从小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一块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呢。”我说这番话时，燕生脸部表情渐渐凝固了。说完他也不再解释，只是说：“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

“我也没说我对不起你了。做生意嘛，都这样，你不特别。”

“我不会对不起朋友的。”燕生说，“我跟李白玲讲好了，这事办成后，从我们俩的钱中分给你一千。她特别跟我讲过，怕伤了你，怕你误会了她，她对你印象最好。”

“你转告她我不会生她的气，回去我还得让她请客呢。”

“那一定，她应该请请你。”燕生咧嘴笑，拍拍我的肩膀，“那我和老邱走了。”“走吧。”燕生又和我握握手，老邱却自顾自往前走，我也没理他，待他们消逝在黑夜中，转身往另一个文献走去。

旅馆静的象座坟墓，各层的客人都睡了。我上楼上到我住的那层闻到一股浓浓的香烟味。我放轻脚步走上去。老林笑嘻嘻地众楼梯拐角的一张木沙发上站起来，柔声问：“才回来，上街逛去了？”我嗯了一声，径直走到自己的房间，开门进去，老林象只猫似地无声无息地跟进来。

“你有什么事？”“电视机的事，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谈？”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洗漱完毕，收拾好东西，在墙上试了试自己受伤的手承受力，在窗前边活动筋骨边往下看老林没来八点整，我看到老林和两个烂仔从一第巷子里出来，横穿马路，老林进了旅馆大楼，两个烂仔在楼门口徘徊，一个烂仔仰脸往楼上看，我离开窗前。门上响起老林小心翼翼的敲声，我走运去把门打开，放老林进来后，把门关关紧。

“准备好啦？我们走吗？”老林微笑地问。

“走。”我垂着眼皮走近老林，突然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按弯腰用膝盖猛撞他的脸，然后掀起他，挥拳打碎他的下额骨。在我殴打他的过程中，他始终一声不吭，象个沙袋。我松开揪着他头发的手，他仰面朝天向后摔倒，一动不动躺在地上。我走过去用皮鞋后跟踩了一下他的脸，血从他塌下去的鼻腔中喷出，他仍旧一动不动，好象已经昏了过去。我退开几步，坐在沙发上喘气儿，接着站起来，提起皮包开了房门下了楼。守在楼门口两个烂仔看我一个人出来有点纳闷，其中一个家伙问我老林呢，我说他马上出来，大概上厕所去了。我穿马路走向斜对过儿的华侨旅行社，那儿门口有一些出租的三轮摩托卡。一个烂仔追上来，问我去哪儿，我告诉他我要租辆车运货，他没疑心，又回头向旅馆门口张望。我小声跟司机说，去民航售票处，司机发动画，

我正要上车，老林满脸血污跌跌撞撞出现在旅馆门口台阶上，原来他是装昏，我一离开就跟着我下来了。我来不及多想，冲还没瓜过来的烂仔脖后枕骨一拳，打翻了他，跳上三轮摩托卡车司机开车。司机不知道后面出了什么事，只是从反光镜看到后面有个人从地上爬起来，又叫又嚷地追车，犹犹豫豫地减了速。“快开！”我冲他喊。

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司机一下把车开快了。摩托卡车一路疾驶到了民航售票处。我把几张钞票塞到司机手里，跳下车奔了进去。我到了售票窗口粗暴地挤开排队的人，问售票员今天的飞机票有没有，售票员说早没了，明后天的都没了。我狂怒地离开售票窗口，知道自己完了。售票处的公用电话前有一个男人正在打电话，我走过去一把夺过话筒，切断了他的通话。那男人正要发火，一看我的表情连忙提起包飞快地躲开，我拨了匪警，告诉警察老林家的地址，说那儿有三百台走私的大屏幕彩电电视机。值班的警察很迟印，说他要记一下，让我重复一遍老林家的地址，我慢慢重复了一遍。他又开始盘问我的姓名地址。这时，售票处门口一阵骚动，几个长发花衫的家秋发现了我，直冲过一。我跑进售票柜台，里面的女职员们一片惊慌的叫嚷。我闯进售票处办公室，向个干部从各自办公桌后踉跄地站起。我一步窜上窗台，破窗跳到外面。追我的人冲进办公室，打倒了力图阻拦他们的民航干部，也跳上窗台。我跑到街上，后面的人追到街上。我跑进一幢四层的单元居民楼，二楼一个老太太挽着菜篮正在开门，我把刀连人带篮撞进屋，后面追赶的人一只脚也迈进了门，我把铁门用力一关，只听惨叫一声，脚缩了回去。我把门锁死在，屋里吓得面无人色的妇女孩子的哭叫声中冲地厨房，抄起一把菜刀，这时门撞得轰轰响，似乎马上要连框一齐倒下。我跑上露台，爬进毗邻的另一家阳台，挥舞着菜刀逼退屋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开了门从另一条楼道跑下去。我刚出楼门，聚在楼前看热闹的妇女儿童哗地散开，我看到凄厉鸣叫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在楼前停下。最先跳下车的一个年轻的警察可笑地用枪指住我，紧张地喊：“不许动！”我扔掉手里的菜刀和皮包，一本正经地举起双手。另一个警察走上来搜了我的身，拣起皮包和菜刀，让我把手放下。其他警察在群众的指点下四处追捕那些已作鸟兽散的烂仔。事情似乎结束了，我正准备老老实实跟警察上车，人群中突然冲出个青年，举着支短筒土制手枪朝我脸打来。我来不及做出反应。只是本能地抬起胳膊护住脸，“砰”的一声，烟雾弥漫，我和旁边的警察都被房屋面喷出的火和铁砂击中，唉哟一声蹲下。我用胳膊挡了一下，还好点，只是下巴火烧火燎，胳膊上的皮肉被打烂了。那个警察毫无防备，惨得多，满脸是血。开枪的烂仔没跑远，被别的警察抓住，毒打一顿，反铐上扔进警车。其他烂仔也被警察一一捕获，陆续押上车。

警察把我和那个受伤的警察送到医院，大夫给我简单清理了创面，说我没事，交还给警察带走。在警车上，因为同事负伤而愤怒的警察开始打我。

在区的公安分局拘留所，我被收去了包括腰带在内的所有物品，然后推入一间黑洞洞的大牢房，刚从亮处到黑处，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得提着裤子站在原地。一个人用方言问我什么，我听不懂，他就骂我。我想找个地方坐下，一迈脚踩着个人，那人狠狠踢了我下，我感觉到牢里人很多，但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我的眼睛习惯黑暗后，发现牢里挤坐着有近百人，所有人都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面前，我有双重不利身份，既是新者又是外地人，更叫我不寒而栗的是，那几个追赶我的烂仔也蹲在人堆里，怪模怪样

地狞笑着。我身后是结实的牢门，无处可逃。我蹲下来，麻木地低下头。我再次抬起头时，那几个家伙已经围坐在我身旁。阴险地、近在咫尺地凝视着我。有人开始不怀好意地轻轻抚摸我，我恐惧地跳起来，正要喊看守，只手捂住了我的嘴。我被按倒在地，骑住，身体各个部位遭到连续不断的重击，打得我喘不过气来，一阵阵恶心，喊也喊不出来，我觉得要被他们打了，牢门窗开了，围着打我的人立刻散开分头坐发。一个看增露出增截脸往里看，看到我就吼叫起来，叫我坐起来。一个看增露出半截脸往里看，看到我就吼叫起来，叫我坐起来。我根本动不了，看守见吼不管用，哗啦把门打开，气势汹汹进来就是一脚，见我仍旧不动，就提着我的脖领把我拽起来。这时他发现我被人打了，脸上都是伤，就松开我，缓缓巡视牢里坐着的几十号人。他问谁打的我，没有人吭声，他指名问牢头，牢头指了一个打我的烂仔。看守把那个烂仔叫了出动，烂仔吵吵嚷嚷地为自己辩解，被看守打了个耳光，上了铐子关进小号。看守回来问我为什么打架，我神志不清地只是要求换号，看守用方言骂了我几句，没理睬我，重新锁上牢门。门一关上，牢里的人又围上来揍我，这次是人人动手。我浑身疼痛，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只是捂住脸，任别人打。

我在牢里蹲了一天，粒米未进，午饭和晚饭都被其他犯人抢去吃了。夜里，只有牢头和他的几个朋友能躺下睡觉，其他人只能踮缩着坐着打盹，我则被挤到马桶旁边蹲着，牢里几十号人一天拉撒，马桶里的屎尿已经满了，臭不可闻。不时仍有人挤过来小便，尿水就溅到我脸上身上。我不知道那一夜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史记得不时昏倒，压在别人身上，接着就是一阵痛打。第二天警察来提审我，进了预审室，预审员看到我的模样都愣了。我坐不住，对预审员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痴呆地望着他，几乎散瞳了。预审员只得中止讯问，找来一个警官，让他把我带回去。这个警官给我换了间牢房，允许我白天躺着，还给我找了些外伤药拱上，我昏昏沉沉睡了两天，第三天精神恢复了点，立刻被带去提审，我看到马汉玉也坐在预审室里。“怎么样，身体好点了！”预审员和气地问。

我没说话，低下头。问过一些一般问题后，预审员直截了当地问我：“那些人为什么追你？”“不知道。”“你认识他们吗？”我摇摇头。“从来没打过交道？”“没有。”“胡说。”预审员顿了一下，叹口气，“你说你干吗这么不老这老呢？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何必硬着头皮扯谎，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不认识他们，也从没中跟他们打过交道。”

“姓林的是谁打伤的？”

“……”“是不是你？”“……是我。”“为什么打他？”“……”“你到我们这儿干吗来了？”

“玩，旅游。”“玩，旅游？你雅兴还不小！”预审员厉声断喝，“你把一个人打成重伤，这也是你的旅游项目吗？”

“他要偷我的东西，我就打了他，打得重了点。”

“重了点？你这是故意伤害罪，根据你的情节，可以判你三年徒刑。”“你们当然可以随意解释刑法了。”

“好啦好啦。”坐在一旁的马汉玉这时插了话，他用胖手指敲着点儿叫我的名字说：“你不要在这儿假装无辜了，没有意思。你不是来旅游的，这我们大家都清楚，你也清楚。”

我产顺你一个问题，跟你一来的那个地第邱和张燕生哪里去了？”“我

没有和张燕生一起来。”

“是的是的，他比你晚到一天，你们见了面。他们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

“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我们一直和颜悦色同你谈，就因为知道你不是那种不懂道理的人。对那咱人我们也有办法，当然就不这么客气了。”我的确不知道，知道我就告诉你了。

我总不能瞎说吧？”“当然不能，好，就算你不知道，可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你总知道吧？”“……”“我希望你能同我们合作，这样对你也有好处。我知道不必对你计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套，但你也清楚，我们要治你是很容易的。你讲话，法律是可以解释的。”

可我什么法也没犯，就算有什么企图，可没有付诸实施。”

“你打伤了一个人，伤的还不轻。”

“……”“怎么样，想好了么？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你不是都知道了嘛。”

“钱是谁的？老邱的？”

“对。”“你和那人香港老这有伙谈好了要买他的电视机，为什么后来又不买了？”“他变了卦了，抬了价。”

“可来来老林不是又把价阶了下来。基本达到了你们原来商定的价，你为什么不履约反而打了他？因为那个可以更便宜给你电视机的小贩被硬抄，使你的正义感不能忍受吗？”

“是的。”“你瞧你又不说实说话了。”

“怎么没说实主知，难道我就不能产生正义感吗？”

“当然可以，我相信你在某时某地是会油然而产生一点正义感的，新中国筐的青年嘛。可你现在是在做生意，事成之后呆以得到笔你从未见过——也许偶尔梦里见过的巨款。难你会放弃这种，嗯，说千栽难逢不过分吧？这种千栽难逢的机会，仅仅是为那笑话般的、一钱不值的正义感？这不象你，你不会这和以幼稚，换我也要忍了这口恶气，宁啜茶根儿，不饮白水，是不是这话？”“你什么都知道。”“活到老学到老嘛。”“你猜着了，老邱不干了，带着钱走了，就打了老林，出出气，他那人也欠打。”“倒是，他挨打不冤枉，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是为民除害嚯，这么说，老邱带上我玫走了？钱不赚了，回家了，车你也不给他买了？”“不买了，那还买什么。”

“他就当白跑一趟，回去规规矩矩把钱交还人公家，老老实实过他的小日子去了。”

我看着马汉玉胖胖的脸，知道他在讥讽我。

“我信吗？”他说，“那个阿凡提的笑话怎么说的，要是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你可千万别信。”

“你爱信不信，他就是带着钱走了。总不能那几万块钱现在夹在我屁眼时。”“你倒也得有那能耐，退一百年，你给皇上看银库倒没准能练出来。张燕生呢，你那哥儿们呢？也袖着手窝着脖子回去了？还有，白玲呢？你们全体的老婆。你们前脚后，她后脚坐了辆在卡车上哪儿去了？运煤去啦？”

“还得问你呀，你那么有能耐，连我被窝里放个屁你都给数着，她的事你怎么倒不知道？你怎么没不扔你手下的人盯着她呀？盯她可比盯我来劲多了。”

“老实点！”马汉玉一拍桌，眼一瞪，“养了两天你又活了是不是？我知

道是我知道，你说是你说的，我就想听你说。”

“不知道。”“嗨，还挺硬，够哥儿们，别人不仗义咱不能不仗义。”

我白了他一眼。“我说张燕生、李白玲交你这朋友算没白交，怎么坑没事。君子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中跑火车。”

我满脸通红，依旧一言不发。

“何必呢，”马汉玉颇不以为然，掏出烟给我扔过一支，自己叼上一支，点着火后的马火柴扔过来。”这年头谁管谁呀。”

我情不自禁乐了，点点头：“也是，不过我告诉你也没什么大用。我的确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搞的细节，他们没告诉我，就知道他们另搞了批电视，大概是李白玲联系的。”

“我就要你这句话，瞧，没多难嘛，敝宝似的。行啦，今天就先到这儿，你回去给我写个材料，把你这趟出来干的这些个事从头到尾写一遍，一件事不许漏，明天交给我。”

那个预审员叫过去看审讯记录，看完每页签上名，按手印。我一边用食提蘸上红印泥有每页的签名和涂抹处按手印，一边部在桌后抽烟的马汉玉：“我没事吧？”

“事不大。”他说，同情宽厚地望望我青肿肮脏的脸，“你呀，瞎折腾，年轻轻的，得了什么好？我第一次见你，在大饭店里，你那个神气活现的样儿——那都是一时的。”

“听口音咱们好象是老乡。”

“甭跟我套磁。”马汉玉舞了舞胖胖的手，“我哪儿的人也不是，我会说的方言多了。”

“你们怎么盯上我们的，是不是老蒋告的。”

怎么，你还想找人家报复吗？”

“没那意思，敢吗？就是问问，我猜是老蒋。”

别猜了，不会告诉你的，就如同你告了老林那三百台电视机我们也会给你保密一样。”

第二天夜时，马汉玉又将我提出，他让我坐在一边抽烟，自己低头翻看写的材料，看完把材料推到一旁，沉思地抽起烟。“写得怎么样？”“噢，还可以。”马汉玉似乎才想起我还坐在一边，“徐光涛写得不够详细，他去了边境你们没再联系吗？”

“没有。”马汉玉斜眼看着我。“他也进来了？”我问。

马汉玉摇摇头，“他比你鬼，看苗头不对就溜了，他们都比你鬼呀。”“什么意思，是不是李白玲和张燕生你也没抓到？”

“抓了，又给放了。”“怎么办呢没起头脏？”马汉玉酌了半天，才告诉我：“她那些电视机是给一些领导干部买的，有卖方国或委托店的发票和税单，你帮我分析分析，她敢不敢卖那些老头高价？”

“不是有发货票吗，她怎么高卖？”

“是啊，那帮老头也是土财主，每个钱都看的很死，可就算她有其它打算，不炼这帮老家伙的油渣，那老邱肯让她拿他的钱做人情。那小子不就为了赚钱？他还管别的。”

“她那卡车上有多少台电视？”

“我明白你意思，也注意了这个问题，二十台，不会错的。我还调查了那帮托她买电视电视的老头，也差不多十八九个，李白玲的电视拉回去就挨

家给他们送去了。”

“真是没赚钱？”“表面上看是这样，一次纯义务，敬老爱幼的心灵慨行为，象她的为人吗？”“她倒是跟我说过不为钱只为帮帮朋友这咱话。”

“扯她的臊，说这话我都不信。”马汉玉骂完忙又补充，“当然真正的友谊也是有的。”

“还有爱情。”“还有爱情。”马汉玉心不在焉地跟着我重复了一句，接着单刀直入地问我，“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能帮您，那太荣幸了。”

“别油嘴滑舌，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放你出去，你帮我找到李白玲，问问她怎么想起白帮人买电视机，钱是怎么赚的？是的，她肯定赚了钱，否则刀怎么会那么阔，老邱又怎么打发？靠家里？我们高干的那几个工资是很有数。我想她一直在赚钱，但不是象杨金丽那样赚下贱钱，她倒是不肖干这个。行不行？就算你为国家出点力吧。”

我凝视着马汉玉肉泡泡的和善的小眼睛：“这不是当密控了，你发我津贴吗？”“别说的那么难听，咱们男家没密探。这叫发动群众，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我要不干，会受什么惩罚？”

“不不，这不是强迫命令，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干不干你随便，我不会报复你。”

“不干。”“马汉玉尴尬地沉默了会儿，问我：“觉得卑鄙是吗？”

“那倒不是，我也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就是不愿意干。”

“讨厌我这个人？讨厌警察，人民警察？”

“是的。”马汉玉抽起烟垂下巨大的头：“你进来的时候，他们打你啦？”“……”“好吧，我不勉强你，不干算了，何必为警察搞的身败名裂，现在一个人要搞臭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当警察。”

“我对你个人并无恶感”。

“谢谢你，我也不是理想警察的化身，我有时也打人。今天就到这儿吧，你可以再抽一支烟。”

“什么时候放我？”“我说了不算，要看这儿分局领导意见。我估计要拘留你十五天，你安心再住几天吧。”

“要是我同意帮你干事，你就会立刻放了我是吗？”

“这是两回事。”马汉玉严肃地说，“拘留你也是为了保护你。要是现在放了你，一出拘留所，你就会被人打死。你以为你毁了人家几十万元的买卖，人家会跟你善罢甘休？你惹了那些真正的黑道人物。”“我要走了。”马汉玉对我说，“已经关照过分局的同志，过几天就把人卵出去。人要小心，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有人在等着你，要迓于你。你出去后尽快离开这儿，一旦发生危险及时同这儿的警察联系，不管你怎么讨厌我们，他们怎么讨厌你，关键时刻他们还是比你那些哥儿们管用。出去后再赶紧把身上的伤治治，我看你有的伤口已经发炎了。这儿的医疗条件也不好，光上红药水不行的，引起感染就麻烦了。至于有些警察打了你，你要愿意可以到检察院上诉。”

“我不去。”“我劝你也别去，没什么意思，出口气罢了，害人家一下对你也没什么直接好处，以后少跟警察打交道就是了。你扣在我那儿的那些证件，电话号码本我没带来，回去我给你寄去。”“可不可以。”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留下你的电话？”

马汉玉想了想：“好吧，给你留下电话，要是碰到什么为难事可以找我，

我能帮就帮你，犯法的事可不行。”

“犯法的事我也不会找你。”

“那得我来找你。”马汉玉在一张纸上刷刷写着他的电话号码“你呀，挺好挺聪明的一个偏偏不干好事，要我说你这份聪明用到正道上，干什么你都干出名堂来了。呶，电话给你，回去有什么打算呀？还是就这么混下去？”

“可不混吗，又能怎么样。”

“坐坐好，我就不爱看你这种歪着肝子碘着脸的相儿，干吗不打算找个工作？”“你不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

马汉玉盯着我，表情象只警犬在嗅危险品。

“谁告诉你的。”“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我耸耸肩，“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你是什么？二郎神？”

“我也不知道。”我把眼睛看向别处，“是什么不清楚，不是人可以肯定，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象人一样生活就难受，就不痛快？非得折腾折腾？”“简单说是这样。”“你那些朋友也这样看？”

“看我？对，不完全，只限于了解我的，有点头脑的人。这种感觉你跟笨蛋是说不清的。”

“你很有意思。”马汉玉笑起来，“我不聪明，实话实说，但我自还没到笨蛋那份上，而且我还算多少了解你的吧？”

“可以这么说。”“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与众不同，你不过是个普通人，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你没什么出色的，你说你有吗？要说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别人把你当人，你自己反倒不把自己当人。你大概知道猿是怎么变成人的吧？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抬起前爪，直立起来，让你的眼睛看向远方，让你的大脑发达起来，能够想想觅食以外的事情。”

“你认识张霁吗？”几天后，我正在一一清点接收发还的钱物，重新系上裤带，一个年轻的警察问我。

“不认识。”我说。他把这两个字写给我看，说是一个部队医院的大夫，我才恍然想起张璐的姐姐，连声说认识。那警察说张霁转告我，让我出了拘留所，直接去她那里。

“她说有什么事吗？”我问那个警察。

“没说，只叫你务必去，你一个人是离不开这个城市的。”

“懂啦。”两个警察开车把我送到张霁所在的部队医院。路上，他们让我伏在后座上，以免让人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军人在行政楼前等着我们，送我来的警察说她就是张霁。我下车跟她赔笑，伸出手去。她看了看我，没同我握手，转脸同警察寒暄了几句，向他们道谢。给我传话的那个警察提醒她注意安全，这虽是部队营房，也很容易出事，别学信哨兵。张霁说知道了。警察开车走后，张霁领我向后面宿舍楼走去，她想帮我提皮包，我拒绝了，她刚才不同我握手，刺伤了我。

我的模样一定很狼狈，蓬头垢首，衣衫褴褛，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布满一块块紫淤和血闸，迎面走来的大人和孩子都惊奇的看我。张霁岁数不小了，可好象还没结婚，住在集体宿舍里。我进去时，房间还有个女兵，好奇地瞧我，但什么也不问，主动为我倒了杯水。张霁把预备好的一套军衣和肥皂毛巾递给我，让我去走廊里的男厕所洗澡，洗澡时凉水一冲加上打肥皂一搓，我身上的一些血丝，火辣辣地疼。我仔细洗净了身子，穿上肥大的军，马军

衬衣塞进裤腰，回到张霁的宿舍，照了照桌子上的圆镜，发觉我简直不象我，面色青灰，眼神呆滞，再穿上这身绿皮，活象个刚被释放的战俘。张霁把我换下的衣服全用开朋烫了，扔到外面垃圾箱里，指使同屋的女兵拿来些药水亲自动手给我搽的花花绿绿，又叫我服了些抗菌素片，说我要累了，可以躺她床上休息会儿。我怕刚搽上的药水把她干净的床单搞脏，说不用，不想太打扰她，想早点离开这儿。“不用着急，她去搞票了，明天一早你就能走。本来我的意思是让你坐星期六我们院的班车走。”

“谁去搞票了？张璐？张璐来？”隐又激动又意外。

张霁奇怪地看着我：“你跟我妹妹很熟？”

“啊，”我掩饰着自己的失态，“还可以。”

“熟到什么程度了？”张霁的语言近于诘问。

“一般朋友，”我觉察到她的态度不友好，稳住情绪说，“仅仅是一般的朋友。”“你听我说，”张霁傲慢地说，“我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但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是看在别人的面子上接待你的，不是自愿的，明说了吧，我讨厌你这种人，也不希望你和我妹妹接触，我知道这是李白玲牵的线，我要找她跟她说，她这么做很不应该。”我竭力压着，火还是一点点窜上来，用眼睛找到我的皮包，抓到手里站起来说：“那再见吧，我也不想和你……”一些恶毒的脏字眼涌到嘴边，我咽了下去，“和你这种人打交道，我也觉得十分别扭。”“你不能走。”张霁不动声色地说，“我对你有看法归有看法，我还得对你负责，你现在出去有危险。”

“去你妈的吧！”我终于按捺不住了，“你以为我需要你这种假仁假义，驴粪蛋一样的关心？我一千条不如你，就这条比你强：我讨厌你，就不装作喜欢你，更不会受你这种道貌岸然的老处女保护。”张霁冷若冷霜的脸上泛起一阵潮红，她气得要命，可又一时说不出话，她要能没料到我会骂她。同屋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女兵这时脸都吓白了，惊骇地望着我们。我转身拉开门往外走，张霁小声在后面骂：“流氓、地痞、无赖……”

我回身走到她面前：“我该抽你大嘴巴的，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侮辱别人？不过看在张璐的面上，我饶了你，她比你懂事。”我再次拉开门走出去，回头对站在那儿浑身发抖的张霁喊：“你别以为你比我强多少，有一点你和我一样——你还不如我！”列迅速沿着走廊离开这栋宿舍楼，走到楼下的庭园里，我冷静了下来。庭园里穿着白色病号服戴着军帽的病人三三两两在散步、晒着太阳。病区的气氛是平和安宁的，我慢慢走着，泪水涌上眼眶。走到医院大门口，我看到背枪的卫兵和外面人来车往的马路，怎么也没勇气走出去。

我上哪儿去？除了馆，也就是这军营还安全点。在街上，不出半天，我就会浑身被人用刀插成筛子扔在哪条小巷的垃圾堆上，阳光炫目，我搞不清现在是上午还是下午。早晨听说要放我，我连饭也没吃，出来到现在也是什么也没吃。我朝服务社看了看，有卖好香蕉的，便买了几簇，拎到门口附近庭园树荫下的石凳上剥开吃。看门口进出的人，我想等张璐，我相信她会救我的！不知不觉，我吃了十几个香蕉。时间到了踵，院内吹了下班号，男男女女的军医护士从门诊楼里出来，沿着石甬路去食堂或回家，卫兵也换了岗。一些背着书包的孩子从门外连跑带颠儿地进来，分散、隐没在葱郁的植物后面。院内人稀疏了，只有广播喇叭放着雄壮的队列歌曲，象是专门播给我倾听解闷的。这时，我看到张霁同屋的那个脸色苍白女兵从庭园树丛间时

隐时现地向门口跑去。她跑到门口停下来，四处徘徊，接着跑到门外张望，又走回来。比划着手势同卫兵说着什么，卫兵摇摇头，两个人脸上困惑表情我都看的很清楚，这个女兵又站了会儿，顺原路回去了。片刻，衣冠整齐的张霁和另一个女人出现了，也比手划脚地同卫兵说话，站在门口张望，那女人脸上的焦灼，不安，还有伤心，正是我企望的，可我没有走过去，张霁站了会儿低着头走了。那女人仍执拗地站在门口向外张望，身后一有响动，就倏地转过身，期待地寻声望去，失望地垂下眼。我走了出去，她看到我先是一愣，接着跑过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

“你没走，这太好了，我都快急死了。”她连笑带怨，发自内心的高兴。

“票搞到了么？”我僵着脸问。

“先别说这个，先去吃饭。”她动拖我，“我给你买了很多吃的，你需要好好补充一下营养。你受了不少罪吧？瞧你身上这些伤。”“票呢？”我几乎是粗鲁地挣开她，“我要马上走。”

“你走不了，想走也走不了，飞机票搞不到，只有明早的长途车票。长途车要颠十多个小时，我怕你受不了。”

“我受得了。”“受得了也得明早走，这顿饭并不碍事。”

“我不去那臭娘儿们的宿舍。”

“我知道你跟她吵架了。”她又抓住我的胳膊，“这没什么，金已经跟她谈了，她说不生你气了，你也别再生她的气，你是男人。”我锐利地看她一眼，李白玲脸红了，她把头发向后甩了甩。迎着我的目光说：“难道你生我的气？”

“好，”我说，“去吃饭。”

张霁和那个女兵正守着满满一桌子烤鹅、酱鸭、熏鸡及各种腌腊肉制品等我们。我坐下没说话，伸筷就吃。

“喝酒吗？”那个女兵怯怯地问。

李白玲说：“喝，把我买的那瓶白酒拿出来。”

那女兵返身拿出一瓶四川曲酒，用牙咬开盖，摆了几个茶缸，为我们一一斟酒，轮到张霁，她用手捂住缸子说她下午还要上班不能喝。我和李白玲碰了缸子，想了想又跟那个女兵碰了一下，喝了一口，放下缸子。李白玲站起来为我夹菜，那女兵用筷子指了指几块嫩胸脯肉，李白玲夹到我碗里。我低头猛吃，嘴张得地过大，牵动了下巴的伤口，不由倒吸了口凉气，含着满嘴肉停止咀嚼。

“怎么啦？”三个人都停下筷看我，李白玲惶惶地问“伤口疼了？”“没事。”我摸摸下巴，继续吃起来。

“你在监狱里挨打了？”李白玲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点头，喝光了酒，又自己基了一些。

“警察怎么能打人？”李白玲义愤填膺地喊，“应该去告他们。”我看了眼张着嘴盯着我瞧的女兵，对李白玲说：“不是警察打的，是那帮烂仔干的，开始把他们和我关在了一起。”

“那怎么可以！”李白玲说，“那是违法的。”

“闭上你的鸟嘴！”我怒中冲地说，“要不我会把你和天使搞混了。”“别说了，”那个女兵说李白玲，“趣赶紧吃吧。”

我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了，闷头吃喝。我本来以为我能吃很多，可吃了一阵就不行了，那十几个香蕉在起作用，肚子撑了，嘴还没够，又嘴了几块

排骨，再也吃不了，就饮酒。一个人几乎喝半瓶，接着，不知是酒不好（四川酒很可疑）还是身体虚弱，受了内伤，忽然感到全身难受，象是要虚脱，冷汗刷地从全身毛孔冒出来，心脏奔马般地跳。张霁最先发现我面色不对头，放下筷子，伸手扶住了我。我说没事，直身坐正，可身子软得象摊泥，话也说不出口，刚装出个笑模样，就向后仰倒昏了过去。我没有昏得完全失去知觉，朦胧中感到自己在呕吐，大口呕吐，腥秽的酒物吐到为我不停揩嘴的人身上，我这人是李白玲，我闻得出她身上的香水味。折腾了很长时间，我的呕吐停止了，李白玲为我收拾了脏物，又托起我头让我漱口、吃药，在那个女兵帮助下给我脱鞋宽衣，盖上被子，后来，大概是张霁为我用针管注射了葡萄糖，药液里加了镇静剂，注射完不久，我就睡熟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屋里黑着灯，静悄悄地没人。我周身暖烘烘的，已经不难受了，就是还困，又闭上眼睡。迷迷糊糊地想，多久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我这是在家吗？我恍惚记起了这几天发生的一些呆怕的事，觉得那象都是梦，只要我一睁眼就会醒过来，还是个正在上学、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我真地做起梦，梦见我又回到学校里那间残破的教室，象是经过一个长长的假期，教师还是那个瘦高、戴着眼镜的江教师，同学却都是陌生人，我在一张课桌后面坐下来，发觉桌椅都小了，教师讲的课也全然听不懂。江教师走过来问我干吗去了，我说我干了很多事，接着我问江教师，我的同学张燕生、李白玲、徐光涛、老邱、杨金丽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江教师阴郁地看了我半天，说你们很多年前已经毕业了。我哭了，说我不是出去玩了一圈。怎么会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梦到自己孤零零地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一张床上沉睡，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向我走来，我想喊躺着我赶快醒来，可喊不出声，想认那个黑影是谁，也认不出，恐惧，着急的快背过气去了。我醒了脑子一下异常清醒，因为我看到真的有一个面目不清的黑影轻轻向我走来，我吓得手脚冰凉，动弹不得，那黑影走近了站在我床前，我绝望地半上眼，感到那黑影在床前弯下腰，目光灼灼地端详我。我屏住了呼吸，一只冰凉的手伸到我脸上，抚着我的脸颊，一双热乎乎的嘴唇压在我的嘴上，我睁开眼，对黑影说：“干吗？”

她吓了一跳，蓦地跳开，站在一边说：“你没睡着。”

“干吗不开灯？”灯亮了，李白玲神色安详地站在我床前：“好点了？”

我没说话，坐起来：“有烟吗？”

“等等，我给你找去。”她转身开门出去，一会儿回来，拿着一包拆封的烟。“忘了给你买了，这是从男兵那儿搞来的，先凑和抽吧。”我抽出支谦价纸烟叼上，李白玲去桌上抽屉里翻出一盒火柴，坐到床边。给我擦着火点上。

“你不抽？”她摇摇头，微微一笑，保是温柔地看着我抽。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向她吹去一股浓烟，她一动不动，烟冲到她脸上，沿着光滑的皮肤散开，在鬓发上袅袅萦回不去。

我注视着她，她略显困惑。“你怎么没跟燕生他们一起回去？”

“回去了，又回来了。”

“为什么？”“为你。”“这又为什么？”她避开我的视线：“这你应该知道。”

“我怎么应该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是不是人。”“我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我在电视机的事上背后捣了鬼，涮了你，心里有些内疚，听到你出了事，就跑来假惺惺地装好人。”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想解释。”“她根本用不着解释。”“你认为我很坏？”“我认为我很好。”“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问心无愧，我在电视买卖中没赚一分钱。”“所以我说你很好。”她噎住了呆呆地望着我：“我没法跟你说话，你总觉得谁都在玩儿你，谁都在玩弄诡计，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或根本不利己。你习惯这些，就象明习惯在腐败物质上动，如果不这样倒怪了。就一定有更大、更危险的阴谋——你已经搞不清什么是人的正常行为准则，因为你从来不是人，只不过看上去有那么点象……”李白玲喘吁吁地戛然而止，激动地注视着我，眼里闪着泪光。“那么你呢？”我问她。

“我……”她痛苦地低下头，“我知道我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你想见的不是我，可你又何尝不是徒劳的。”

她抬起头，我低下头。

“你真的以为她会来接你？你太可悲了。她不过是个谄人事的小姑娘。即便一次谈的投机，又能怎么样？我们义无反顾抛弃的正是她所珍视的，我们珍视的又正是她不屑的——

我们和她不是一类！”“你在说什么？”“何必装糊涂，我说的正是你那个狂想念头。”

“你不用跟我一起走。”我对梳头，理衣服的李白玲说，“你可以晚两天坐飞机或乘军车走，你在这儿住着也没事。”

“我要跟你一起走，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李白玲的神态和口气很认真，就好象她是个强有力的大人物，而我则是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我笑笑说：“你没必要跟我一起走，一起走反而招眼。要是那帮家伙连国家交通工具也敢拦截，添你一个也不管用。”“我要跟你一起走。”她坚决不容置辩地说，“说什么我也要跟你走，就算我是你的累赘也罢。”

“她梳理完毕，去敲门叫张霁，我把乱的床铺整好，从桌上的暖瓶倒了杯温开水漱口。”

张霁睡眼惺松地边系衣扣边进门问我：“你身体行吗？”“没事，我昨天是酒喝多了。”

“我拿体温计给你试试——昨天你有点发烧。”

“真的不用了，我感觉很好。”我叫住她。

“她看看我，上前来用热乎乎的手按按我的额头，对李白玲说：”那好，我给你们准备点吃的。”

“不用了。”“要吃的。”她说，“不吃不行，发烧身体消耗很大，你身体原来也虚。”“她拿来奶粉、糖罐和蛋糕，在电炉上烧开了水，在我那杯牛奶里放了大量的砂糖。”

我喝着滚烫、浓甜的牛奶，蒸气搞的我下巴湿漉漉的。“该走了。”李白玲随便喝了几口奶，提着自己的包，起身说。“我给你们叫辆车，送人们到长途车站。”

“麻烦不麻烦？”“不麻烦。”张霁出去敲司机班的门，嘀嘀咕咕在走廊上和人说话，接着回来帮我提皮包。

“我自己行。”“给我吧。”她拿过皮包，带头下楼。

一辆车用吉普车从树丛夹道的路上开过来，停在楼前，坐在前座的司机，一年轻的士兵打着呵欠。我们上了车，吉普车出了院门，在晓色微明的马路上疾驶。到了长途汽车站，天已经亮了，车站院内挤满了等车的旅客，

有些人挑着担子，筐里装着呱呱叫的家禽。李白玲跟张霁告别：“你回去吧，谢谢你啦。”“有什么好谢的。”张霁随我们下了车，站着和李白玲说话，让她有事来信。李白玲问她今年能不能休假回家，她说到时再说吧，也许她休假不回家，她想出去走走。我走过去，她们看着我，我向张霁伸出手，她也伸出手，面无表情。

“你放心。”我说，“我不再去找张璐了。”

长途车在碎石和柏油路面交替的公路上奔驰着，有几个小时是紧贴着海边的悬崖峭壁行驶，可以看到海水卷着泡沫拍打着荒凉海岸的狰狞礁石，有几个小时是沿着一条暗绿色的，有着红褐泥岸狭江行驶，江水是那样宁静。安谧、阒无人迹，简直象条被遗忘的江，令人感动，长途车的座位很狭小，李白玲靠着我，晃来晃去。她好象想起什么，弯腰从座位下拽出皮包，拉开链，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什么？！”“你的钱。”“我不要。”我把那个信封仍回她的皮包。

“我答应给你的。”他又拣起装钱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不是发了大财嘛。”“我相信你没有赚钱还不成？”

“不成。”“那我只好认为你的确是赚了钱，否则你这咱慷慨从何而来。”

“我很伤心，和你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个待遇优厚的合资企业的副经理？我还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我的钱是合法挣的？”

我不再说话，把钱收下。

傍晚，我们到了省城，看到灯光辉煌，高楼栉比，矜井然的熟悉的城市生活场景，我仿佛作了次时间旅行，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又回到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到一家高级餐厅吃饭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灯光刺眼。看到周围无忧无虑、心平气和地进餐的人们，我从心里感到快乐。我和李白玲优雅地喝着酒，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山珍海味。在瀑布般的灯光照耀下，在餐厅幸福恬静的氛围中，我觉得同桌这个丰腴庄重的女人楚楚动人。

“喂，我找李白玲。”“谁？”电话里的一个男人不解地说：“你找谁？”

“李白玲。”我一字一顿重复了一遍，“她是你们那儿的副经理。”“我们这儿没有姓李的副经理，你要错单位了吧？”

“不会吧？”我询问了对方的单位名称，肯定地说，“就是你们那儿，李白玲。女的，不到三十，你连你们副经理都不认识。”“你等一下。……老周你来跟他说。”我听到另一个男人接过话筒高声问。“你找谁？我是副经理。”

“李……李白玲。”我结巴了。

“噢，你找打字员小李呀，她早被我们辞退了，这儿副经理就我一个。”

我放下电话，茫然地双手插兜走在大街上。密集的人群中不时有人撞我一膀子，路边一个挨一个的商品橱窗琳琅满目，穿着毛料西装和各式绸估裙服的塑料模特儿毫无生气地呆呆望着远处屋顶上面的蓝天，似乎早已对眼胶的五光十色麻木了。各家商店里播放的背景音乐一间接一间旋律不同、强弱不一地传出来，和人声、车声混成一片嘈杂的市声，摧人肝胆，马路对面有人叫我，高一声，低一声，紧紧伴着我，我转身走进一家幽暗冷清的餐厅，叫服务员拿酒来，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我身旁，笑嘻嘻地望着我，是重新抖擻的徐光涛和杨金丽。我象对照相馆照相朵旁举着快门的师傅那样：“正好，正好。”“你见着燕生没有？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不知道。”“李白玲呢？”“不知道，喝酒，喝酒吧。”我自斟自饮。“这

两个狗东西忒阴，把咱们全涮了，你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瞧你那窝囊样你也不知道，叫人卖了也不知道哪儿使钱去。他们把咱们电视机的事揽黄了，拿着不知怎么搞来的领导批条，给第邱买了辆又好又便宜的车，直接从车上拆下来的钱就上了万。”“不止这一辆车，李白玲卖车卖多了，杨金丽愤愤地说，“要不她怎么那么有钱。哼，装得跟个人似的，好象多高贵多文雅，还不如我呢，我起码不玩朋友，凭本事吃饭，你一点不吃惊？”杨金丽诧异地看着我。

“有什么惊可吃？”我反问她，“这太正常了，本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我奇怪的是你们干吗这么激动，你们又不是‘王四三’主义者，我们应该为李白玲鼓掌，干杯，干得好，干得漂亮！”“你是浊，”徐光涛和我碰了下杯，没喝问，“你是不是也捞到了什么好处？一定是！”

我慢吞吞喝光了杯里的酒，又斟满，说：“我捞到了胖白玲。”徐光涛和杨金丽惊讶地望着我，就象我头上长出了角，半天，徐光涛笑了：“还是你有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从根儿那儿把‘钱柜’搬过来。高，你丫太高了，真他妈对路子。”

“你不能这样，为钱把自己卖了。”杨金丽激昂地说，“你们男人怎么堕落到这份上，有人给我介绍有钱的外国老头儿，我还不干叫，我都有个原则……黑暗，太黑暗了！”

“你就不要时不时立个牌坊了。”徐光涛刻薄地说杨金丽，“难道你还要他真爱上李白玲？那才叫堕落呢！那是俗人们不要脸的勾当。”“我得走了。”我摇摇晃晃站直来，强颜欢笑，“胖白玲在等我。”我撇下那两个羡慕不已、吁嗟喟叹的哥儿们，独自走出餐厅。走过一个街头公用电话亭，又走过一个，走到第三个，我停下来，攥着手里的硬币走了进去。

我拨张璐的电话号码，手指一插进拨号盘，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背过身，听着电话铃的嘟——嘟——声。电话铃响了半天，她家的保姆来接电话，告诉我：“张璐不在！”我又拨了马汉玉的电话，他也不在！

昼夜交替，我踟躅街头，混迹人群当中，在各等小酒馆里喝的烂醉，用醉态混淆视听，掩饰我的非人。我不敢入睡，因为梦中我总是异常清醒地和她相逢，无处藏身。不论我白天跑出多，夜晚一半眼她就栩栩如生地向我走来，我浑身如同涂满萤光粉，在黑暗中格外醒目。我不能思考，她犹如一房屋巨大的雷达，无时无刻不在捕捉我的脑电回波，我只能象一具行尸走肉一样麻痹着自己，终于欠精疲力竭了，酒精也不能使我象人一样具有健康的红润脸色，我在人群中脱颖而出，象混养在马群中的骡子最终被认出来一样，难堪、惹眼地离了群。我在做白日梦、高楼、汽车、人群远遁了，只有那个无脸女人轻捷地向我走来，不可阻挡地走来，我血流奔涌，激动万分，发疯地想再次醒来，我怎么能不认为我是在恶梦中，可我的确又是醒的。高大，黑幢幢的影子一步步逼进，笼罩住我，我象一个吹足了气架在开水锅上等待褪毛的猪的尸首，动弹不得。夜晚，李白玲在高楼背面的一个垃圾堆上扶起了我，又大又黑的眼睛蒙着雾，哀伤地望着我。

“滚开！”我有气无力地骂。

刀不说话，汹涌地流着泪。

“放开我！”我奋力挣扎，感到抓住我的那双手，象铁钳一样深深掐进了我的肉。“我是爱你的，难道你不明白吗？”她摇撼着我，“我不骗人，不撒谎了，你要那些钱吗？我都给你，要不就都扔了。你看看我，好好看看我！”

我不是那个李白玲了，我只是个女人，一相真正爱渴望你爱的女人！”

她声嘶力竭了，可我已经不能做出什么反应了，脸深深隐藏在耷耷垂下的头发后面。她分长我的头发，惊恐地倒退了。月光下，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张雪白的脸，表情肌僵直，眼无瞳孔，长发在夜空中飘舞，犹如一具毫无生气的橡皮模拟人。当你一旦认清事实，你就永远无法否认，回避，自欺欺人了。我带着我那副惨白，发着橡皮光泽和质感的面孔走在街上，任何检哪怕是白痴也能一眼认出我的非人。有的好心，固执的医生将我诊断为色素低和面神经麻痹，认为他们可以用铁和针治疗。我也不分辨，随他滥施医术，有一次，我讲了实情，结果被送进精神病院，从此我便缄口不语。悠哉游哉，自得其所，渐至无欲无念，不哀不怨之佳境。

只是有一天，在嘈杂纷乱的街头，我看到张璐喜笑颜开地从一家商店出来，身旁跟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军官，边说边笑瞳过我身旁，我的心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我。继续和她的男友说笑着向前走去。我呆立原地，注视着她，身影一闪，消逝在人群中。后记李白玲于一九八三年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浪潮中以倒卖汽车嫌疑被拘留审查，后免于起诉释放。次年与一外籍华人结婚，婚后移居国外。

张燕生于一九八三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期间，以“有损国格的行为”被信收审，同年判处劳动教养二年。

徐光涛于一九八三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期间被捕后，关押半年，旋获释放。后退职，继续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现为某口岸经济特区一贸易公司经理。

老邱在一九八三年“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浪潮中被单位审查，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后应聘为某公司经理。携公款潜逃，现正在通缉中。张璐于一九八四上经家庭介绍与一年轻军官结婚，婚后仍住在父母家里尚未生育。

张霁、老蒋也都健在，生活正常，恕不赘述。

玩得就是心跳

—

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

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屎事，你在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

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宿舍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刘会元一边凸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黑心！”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康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皮裤衩穿了么？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全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在车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象看傻子。房屋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在秩序比我想像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站，和中午正点到达的列车混在一起。各车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时出站，根本没法根据车站预告判断那些人是你耍的那次车，只好一拨拨地问。我把鞋盒盖举到每一对看上去比较体面的青年男女面前，并用热切、期待的工看着他们，最后甚至不再挑剔他们的长相，就是女的丑些也凑上去，仍然一无所获。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接女友。他指点我去看一下车站悬挂的到站列车时刻表，我才发现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是过期的，按新的刻表，我接的那班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到站。

两个小时比较讨厌，如果回家的话到家喘口气儿就得往回蹓，如果站在广场干等又实在漫长不堪忍受。我出来穿得很厚，这时已被寒风吹透，脚趾头都麻了。我得找个暖和的地方吃点东西。彼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车站附近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人，嘈杂喧嚣抢饭似的。

桌上堆着一摞摞油腻腌的剩碗盘，汤菜汁漫席横流，那股味一掀棉帘子能顶人一跟头。于是我坐了一站车，到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找馆子文儿的馆子这时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还大致干净，价格称贵但看上去起码不恶心不熏脑浆子，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温暖的快餐店吃一盘所谓的意大利面条，喝了碗所谓的美国汤，然后买了罐真正的中国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时间。邻座一伙也在喝酒泡时间的男女中的一个男的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他拉开一张空椅请我过去，我端着自已的酒笑着走过去坐在他们一桌冲所有人点头。

“你最近干吗呢？”那男的笑着问我。

“没干嘛印度洋没事。”我也笑着问他，“你干吗呢？”

“也没事。”那男的说，“好久没见，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南边。”“喔喔。我含糊其辞地应着，盯着同桌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调笑。“听说你发了，大把的钱。”

“没有没有。”我看第二个姑娘，觉得她长相一般。

“发了就发了嘛，别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发了成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倒想发，发了我还在这

儿坐着？”第三个姑娘象个冻柿子霜里透红。

“你这人没劲，跟哥们儿不说实话。”

“真的真的。”我收回目光，看那男的。

“人家都见你了，拎着一皮包钱在广州开房间，就上个月，是不是谭丽？”那男的对那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说。

那姑娘正眼瞧瞧我：“你就是万言。”

“这倒没错时我嬉皮笑脸。

那姑娘没笑，挺正经地问我：“你认识沙青吧？”

“不就是那老爷们儿吗？”

“你，他净打岔。”那姑娘笑着对其他人说，“我没法跟他说话，人家是女孩子，什么老爷们儿。”

“你净打岔，忒不地道。”

“不是不是。”我盯着谭丽笑着说，“怎么着，她说她认识我？那你带她来找我玩呀，我们熟人也好见见面。”

“你们那么熟还用我带？你要真想找她我倒是可以告她一声。”谭丽暖趴地冲我笑。

我也暖昧地冲她笑：“你不一定非得叫上她，自己来也行。”“哟，这就直接开诱了。

谭丽你小心点这人蚍较坏。”

谭丽笑着瞟大胡子一眼，大胡子正跟柿子说笑。“我去你那工干吗？我又不认识你。”“一回生二回熟，认识起来还不快？别那么见外，你瞧我第一次见你，没说几句我从心里就觉得咱们跟亲人似的。”

“嘻，真可怕。”“可怕什么，咱们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咱俩走，他们爱干嘛干嘛去。”谭丽笑得什么似的，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蛮国致地跟我逗，我们逗了一会儿，又聊了会儿别的，那帮人起身要走。谭丽站起来冲我笑着说：“走了，以后见。”

“不跟我走了？不走算了，回见，别忘了我，每天睡觉前闭眼想想。”“你迷是一套固定路数吗？跟谁都这么说。”

“没错，真让你猜着了。”我笑着冲她摆摆手。那帮人可能性走后，我也忘记了自己到这干嘛来了，百无聊赖地又坐了半天，喝光啤酒接触扁啤酒罐出了快餐店。

街上刮着强劲的风，路面被刮得干干净净，行人都穿得很严实，捂着帽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忽的确走着。冬日苦短，天已经昏暗了，路亮但街边的商店都开了灯。我在街上顶风走了会儿发觉坚持不了，便拐胡同去找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家敲了半天门人答应。我又出了胡同，钻进街边一家个体饭馆用很长时间吃了碗面疙瘩，他们管这种面疙瘩叫“水饺”。我再次来到大街，天已经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霓虹灯远远近近地闪烁，更多的商店关了门。下班的人潮已过，街上很冷清。我步行到东单路口，这儿热闹些，长安街上灯火通明，数条车龙相对川流。我看到一个大房子的门口张灯结彩，人头攒集，便信步走过去。我记得这是家菜市场，心下纳闷离春节尚有二月余，为何此刻便通宵抢购年货。待走上近前，看清那些衣着华丽的男女并听到音乐传出明白过来这儿改舞场了。我看到一个朋友正站在菜场门口一边大声和把门的小伙子说笑一边数着人往里带朋友，忙凑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把我拍了进去。

菜场里那些白瓷砖的水产品的池子和水泥肉困已撤去鱼、肉，摆上饮料在卖。乐队坐在蔬菜柜台后面演奏。菜场上空拉了五彩纸带，悬了一些灯炮，倒也喜庆。成对的男女穿梭在鱼池子之间翩翩起舞，表情幸福。旁边的熟食罐头柜台外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大圈或站或坐观舞的人大都文质彬彬、气度非凡。我在舞场里遇到不少熟人，他们都洋洋的，一见我就问我是不是“发了”。我初还解释“哪里哪，后来便有些焦躁，怎么谁见我都说我发了，这不是害我么？我把里外衣服的兜儿全掏出来，对那些人说：“你们搜我得啦，再不成到我家搜去，谁搜出来归谁。”大家这才无话。

我和几个没舞伴的朋友结伙满场找单身姑娘搭讪，见一个袅娜些的就说：“你太不讲理了。”若那姑娘回头，我们就接着说：“你长成这样还让我们这种相貌的人活了？”一般姑娘听到这么漂亮的恭维很少有不动容的，特别是那些实长得并不必然性的姑娘，格外含羞带笑，如果再跟上一句：“我也豁出去高攀一回。”十个有十个立马起身扑过来，随你带她到哪个柜台杳晃去，怎么下套怎么钻时我们转了一圈，颇有斩获，大伙儿全找到了不如意的舞伴。我虽不跳舞，也玩得蛮高兴，和一个胖姑娘打了半天岔，说她特象赫本。一帮白带舞伴其中不乏漂亮妞的熟人舞罢一曲坐到附近。我走过去想碰碰运气撵出个把，连说带笑哄了半天，那帮男的没一个凑趣的，都挺冷淡，我看没戏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走开。

刚走开，听到一个女的问一个跟我说过话的男的我是谁，那男的对她说：“傻×谁知道他是谁。”我顿觉颇受刺激，情绪一落万丈，胖姑娘笑盈盈地迎上来我看她不顺眼了。我一个人躲到一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闷闷地抽烟，透过站在面前的人群身体缝隙看着舞场中移来移去的各种不脚，纤脚，深感人生无常、盛宴必散。

一个遥遥望欠面部极富雕塑感的姑娘独自坐在菜场另一端僻静的角落，在人圈外静静地观舞，仿佛置身喧闹之外。舞场的灯光、音乐、舞步瞬息万变，唯她一动不动。我起身向她走去，愈走近愈觉其神采飘逸，在这鱼腥肉臭的场合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她注意到我向她走来，眼睛闪闪发亮。我在她身边站定，对她说：“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的子。”她粲然一笑，犹如潮水退去露出礁耳，我看到粉红的牙床和麻将牌般的牙齿。我把胖姑娘安顿在楼前小松林里，指着楼上唯一亮着灯的那扇窗户对她说：“灯一灭，你就上来。”我得先把那帮玩牌的请走。“我冷。”胖姑娘娇滴滴地说，“一起上去怕什么？”

“你不你不想被人轮奸吧？”

我撇下胖姑娘蹬蹬地上楼，打开门一边往里走一边嚷：“警察，警察来了，都放下手里东西坐着别动。”“我们不动，你进来吧。”

屋里坐着三个穿着没有徽记的蓝棉大衣的男人，挺和气地望着我。其中一个招呼我：“你就是方言吧？我们等你半天了。”接着他代表另人向我作了集体自我解释：他们是警察。

“你别哆嗦，哆嗦什么呀？”

我说我没哆嗦，我哆嗦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我问警察是不是这就走，要走我就马上收拾东西，我得自个准备生活用具没人探监我得带齐了。“你想去哪儿？”警察问我，“去我们那儿？不不，我们没打算接待你，你这么主动莫非干了什么？”

不不，我说我什么也没干，只不过弄不清警察三更半夜来找我干吗，

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干什么没干什么到局子总能说清楚。“你对公安局的信任态度我们很动。”警察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找你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只要我知道。”我拍拍胸脯。

那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客气地向我建议大家到屋里坐着谈，这么隔着门口一里一外地说话就歉一个随时要跑一个随时准备去追似的。我大声干笑着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随即又跳起来里外奔跑着找茶杯、茶叶、开水、沏茶拆烟拿糖拿瓜子，不停地寒暄说笑话把更舒服的地方让警察。

“你别忙活了。”一个警察说，“你转来转去闹得我头都晕了。我们不是来作客的。”

警察问我的是我一个过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诉警察这人我会十年没见他了。十年前我们刚从部队复员时天天混在一起，后来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曾打听过他，可我们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晋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谁也没再见过他。关于他的下落曾有种种传闻，传得最为大家接受的是说他发了笔财买了张假护照去菲律宾了。有了开玩笑地说他在吕宋岛种烟叶，也有人说他当了新人民军，但这都是胡扯，因为谁也没去过菲律宾。警察问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时在场还有哪些人以及我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告诉警察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们当时都穿着短袖衬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对街上到处停放支着凉篷的白色雪糕车印象很深。但考虑到我们当时是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而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南北温差又是那么悬殊，所以按历法的习惯划分那也许是春天，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春天。

我告诉警察那时我和一帮哥们儿刚从三军各兵种复员，上身已经换了时髦的T恤衫下身还穿着不同颜色的军裤。那段日子我们无牵无挂，一心想的只是尽情享受。我们在吃饭，满面笑容地围坐一起大吃大喝。我们好歉老是在吃饭，不间断地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餐馆里吃饭。那段日子我们肯定还饶有兴趣、忙忙碌碌地干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脑子里出现的只是吃饭，一连串印象鲜明的吃饭场面。

我们在一个大天井式的餐馆的露天餐厅吃饭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后一次见面……这个餐馆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条居民巷子的交汇处。我们是在城里的老居民区乱逛时随意拐过去的。餐馆门口象个车库入口，门上悬挂着沉重乌黑的金字的匾。门口还有水泥电线杆，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两条巷口外面是人来车往的繁华大街。餐馆门里的天井摆了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餐桌。四周的建筑是那种高大的殖民地风格的两层楼房，有花纹繁复的水泥廊柱和同样精雕细镂的石栏以及拱形长窗的石质表面已因风需侵蚀和油烟熏染变得乌黑了。餐馆正楼是一幢完全中国古典风格的巍峨楼阁，雕梁画栋，重重飞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鸟大草，可以联扇叠开，使正楼变成数屋大戏馆般的通堂敞轩。不知是我记忆有误还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还不到营业时间，整个天井空无一人，连服务员也不见踪影。正楼内门窗一字敞开，井井有条摆放堂内的红木桌椅擦得乌油锃亮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和龙飞凤舞的狂草书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纷艳丽毫无香气的花卉。当时我可能毫无感想，但今天回想起来我总感到那个豪奢颓败的餐馆在等什么。

我对天井中阳光弥漫和荫凉浸肤印象怎样强烈。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

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

“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

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至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我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

察说那我其实对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使劲摇头。“那大概是高洋来了。”我开玩笑。打开门，看到胖姑娘我魂飞魄散堵着门让她赶紧走。胖姑娘委屈万分，她确实怪可怜儿的，在松涛呼啸的林中立了两小时早被冻成了青颧楞。“你怎么这样？”她鼻涕哈拉地说。我刚想告诉她谁在屋里，警察已经出现在我身后。“是谁呀？让她进来吧。”“没人，”我回身笑着对警察说，“一个邻居，找我要书，我借了她一本书答应今天还她。她看过了十二点我没去就找来了。”“真是爱书如命，大半夜借呀还呀的。”

“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

警察没搭理我，抽了几根烟，闲聊一会儿又继续讯问。他们问我和高洋分手后去了哪里？我说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药店卖药膏，那药店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大街上，“没准你们还从我这里买过药呢。警察来买药我总是特客气。军警军警，当过兵的人看见警察总觉得象见着兄弟一样感到亲。当年我也差点当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干部在‘安置办’拿着表格堵着我问：‘干不干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这人律已精神特差，没的给警察队伍抹黑，要不，咱们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们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们是不是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来，举止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派头，眉宇间透着那么一股英气。”

敢情警察也吃这一套，瞧他们笑的。

“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我说，咱别老聊

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日。后来，三年后我辞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荡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样，原来挺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挺惊险，天天血光刀影。”

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高洋。”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

我去卧房床下拿出一把银色的长刀给警察们看。“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抽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

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

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拢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锃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锃刀。”

“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这刀我们要带走。”“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

“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那他哪来的钱？”“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

二

吴胖子刚起床，穿着大裤衩露着一膀子肥肉叨着咽趺拉着鞋来给我开门。“哟，你还活着，我还以为警察已经为民除害。”

“昨晚给你的快件收到了？咱哥们儿好事净想着你吧？”

“蛋，你也不先打个电话问问我媳妇在不在家就直接把人悠过来了。万一我媳妇突然回来撞上，你不是破坏我们家庭幸福么。”我笑着把饭桌上的牛奶瓶拿过来揭开盖对着嘴喝：“惊喜交加是么？没以为是狐仙什么的？”

“哪有那么胖的狐仙？”吴胖子也笑着说，“你丫也就能给我发点家常妇女——那胖闺女哪有点仙气，那么阔朵天还热腾腾的。”“你不是爱吃大肥肉。”我喝光牛奶把瓶往桌上一墩，笑着四处打量，吴胖子找你干吗？”

“没事，一帮战友找我玩来了。”

“蛋，战友找你干吗把我们名字住址全登记下来。”

“还说来呢，你们知道警察在我家也不说在门口等着我告我一声，让哥们儿来个措手不及一进门就现了个眼。”

“人家警察明戏，还不知道迷匿？放我们走时就交待了；‘谁要不回家跟楼门口这儿晃让我看见可没轻的。’——警察找你干吗？”“有个案子他们破不了啦，找我给拿主意。”

“你就牛×吧，大枪顶脑门你丫也忘不了牛×。”

我笑着比胖子卧室走。吴胖子在后喊：“你要干什么把人带走回家干去，别在我这祸害。”

“我还偏在你这儿祸害，出了事就说你提一阵宿。”

胖姑娘已经穿时衣服低放大坐在床边，见我进来就喘粗气。“怎么啦赫本？别那么激，你就把我当个普通中国人。”

“你别碰，有话好好说话，手没地儿搁就揣兜里。”

“哟哟哟，跟女神的，干嘛呀，装什么客气。”

“别过来，再走一步我从窗户跳下欠了。”

“怎么回事？我这是碰见谁了，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还是唐塔医生——跳呀，你不跳你都对不起我。笑着走过去，抓住胖姑娘两肩，她也反手把两只圆滚滚的手臂搭在我肩上。我们进进退退，搭着架子较量了几个回合就象一对摔跤手。胖姑娘一定是石匠的女儿，真有把子力气，脚下使了个绊，两臂一发力竟把我悠了出欠，重重地摔在床上，床板一阵咔啦啦地响。吴胖子听见动静冲进来，恳求地对我说：“你总不能在我家搞强奸吧。”我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揉着屁股看着胖屁股看着胖姑娘敬畏地说：“我怎么碰上一个玩跤的。”

胖姑娘一脸凛然，向后甩甩头头，吊首望天。

“你也太生了。”吴胖子看着胖姑娘的脸色对我说：“人家赫本正生你的气呢，你都看不出来。昨晚那么晚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小树林里，要是碰见坏人可怎么办？换我也得恼你是不是赫本。”“别叫我赫本。”胖姑娘气冲地说，“你也不是东西，我这么喊，你都不进来，你还是不是男子汉？”

我看着胖子笑了：“得，赫本同志看望了。”

“你别走。”吴胖子笑着说。

“算了，我也看出这没我什么事了。”

“他不走我走。”“你起吧。”“一帮流氓。”胖姑娘厚着脸一阵风地冲出去，“哐”地摔上门。“你瞧多不好，我对吴胖子说，“人家把咱当流氓了。”

“咱们什么关系？她什么关系？能为娘们晒哥们儿么？”吴胖子满面油光地呵呵乐。”她不走我媳妇往哪儿安。”

吴胖子张罗着给刘会元他们打电话，找人来“摸两把”。我问他中午管不管饭？他说“自然谁赢谁请。”刘会元他们来了，吴胖子告诉他们刚才我“玩跤”的事，大家乐不可支。接着他们又问我昨晚警察找我干吗？我说没事，警察也闷慌。他们又问我新娘子长得如何，我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噢噢”地说“早忘了”时志们玩到中午，去食堂吃了些包子，他们还要接着玩，我说我不能玩了，下午还有事。“你能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比玩牌要紧？”我说是一个约会，并猥亵地挤挤眼。大家笑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拦着你了。”

我从吴胖子家出来，乘上地铁。地铁车箱很暖和，我手拉吊环几乎站着睡着了，列车到站也没察觉，过了好几站才猛然警醒，连忙下了车。我跑上地面，站在街上拦出租车，来往的出租车很多，但没一辆停下来。我走过两个街口，看到路边停着几辆出租车就上前问，几个司机是拉包月的，唯一接连散座的说他要收外汇券。我说知道知道坐了上去从兜里拿出一沓外汇券给他看。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路上对我解释他不是歧视人民币，是他今天的外汇任务没完成不得不如此。现在一些长住北京的外国人也油了，坐车不付外汇券拿外汇去黑市倒，大伙儿又是那么需要外汇买洋货急得都疯了，就差组织义和团砸使馆了。大陆人不得不委屈些。其实他也挺有气挺看不惯。我浮着一脸假笑坐在后座点着头，脑子昏沉沉地只想倒头睡。我知道我这会儿不能糊涂，呆会儿的谈话必须头脑清醒，另外对这慈眉善目的司机也得防着点。我要这会儿睡觉他敢拉着我上八达岭，最后搜走我所有的钱弄不好连大衣也得扒走。司机还在唠叨，其实人也是不开壶，放着现成的外汇不挣，那么多身强力壮老外在中国住着，同时又有些女青年无所事事过着毫无贡献的生活是吧识，开放嘛搞活嘛旧的束缚人思想的老观念不打破怎么行？你很爱国很有忧患意，你是个异想天开的好人；既然是人你只好认倒霉，我没有外汇券只能给你人民币。车到了我去的饭店门口，我把那沓外汇券的上面一张拿开露出底下的人民币。你不干不让我走也行，随你把我拉到哪儿，你们车队公安局“五四三”办都可以，反正我没外汇券。化一的这张螨不能给你，因为我还得截长补短地坐出租，我撕票要找钱一样不少，要不我就嚷嚷，你要嫌太亏太不上算受了驴好心没好报——你打我一顿得了。

我下了出租车，向饭店门里走去，对衣着华丽的门卫说找高晋，米卫点点头让我进去。

天色玉霾，饭店大厅开着灯，站立走动的人群神怠倦，总服务台墙上挂着两排石英钟，分别指着世界各地此刻地不同时间时一间间不同陈设情调备异的豪华的中西餐厅，酒吧灯火通，桌上摆着精致的餐具虚席以待，使人穿掌而过时有一种昼夜不分的懒洋洋感觉。二楼天井四的回廊宽大空旷，地面墙壁光可鉴人，每个拐角都放着沙发和盆栽植物，穹顶上是纵横交错的钢梁，上面覆盖着茶色玻璃高大得象体育馆。办公室在角落的一个包着皮革的小门里，里面是T字型的狭窄走廊，天花板低至头顶，灯光昏暗，每扇小门紧闭象负人一般船的船舱。

高晋不在他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的门都锁着，敲门没人理。我从办

公区出来，找着一排电话拿起来要总机呼叫“高总”，他的人在分楼走廊上等他。天井下是一个堆着假山挂着瀑布栽着竹林种着槟榔和芭蕉，座位散布在山石树林之中的大咖啡厅，荫影重重，乐声似及，森然之气凛凛上升时楼回廊上不闻人声，唯有观光电梯不时载着一箱箱衣着鲜艳的客人快速无声地滑上滑下。高晋穿着一身黑西装从回廊另一侧出现，沿着长长的红地毯向我走来，面无表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你不是来吃饭吗？我一直在等你，看你总不来我就先去吃了。”我说我吃过了，在外面吃了点，我问他是不是很忙。他说你也不用怕打扰我，再忙谈会话的时间也有。他转身往天井下咖啡厅看看，凝视着我问我是不是到下面“坐着谈”。我说随便，“这是你天下”。

他转身向楼下走，我跟着他来到楼下咖啡厅，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下。硕大的咖啡厅几乎空无一人，垂手侍立一旁的女招待远远见我们坐下忙急急走过来。高晋拿起饮料打开问我喝什么，我说随便。他说你“点”，我说都有什么他说什么都有，我说那来罐啤酒吧。“我来一瓶矿泉水作”他对女招待说，合上饮料簿，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里的黑瞳仁一动不动。“警察昨天来我家了，打听高洋……”

女招待送来啤酒和矿泉水，揭开盖，分别斟进两只杯子，然后退下。“你知道他最近的消息么？他干了什么？”

高晋喝了口矿泉水，放下杯子，抿抿嘴。“他死了，警察来我家通知我父母发现了他的尸体。”高晋的眼睛看向别处，“尸体已无法辩，是通过他身上的一个旧复员证查明身份的。”

“不是刚死？”“不是刚死”，高晋看着我摇着头。“据警察说尸体已经完全腐烂掉了，只剩一具骨架子，脑壳也不知掉到哪里被什么野兽叨跑；幸好复员证是塑料皮，里面的字迹和像片还能依稀辨认，什计起码死了不下十年。”

“就是说当年传他去菲律宾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死了——
尸体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云南，滇缅公路靠近保山的荒山野岭中。据说是一个从公路上翻车滚下大坡侥幸没死的司机发现草丛中的白骨。”

“有咖啡么？”我说，“我想来杯咖啡，我两天没睡觉了。”

高晋对远处的女招待作了个手势时女招待走过来。他吩咐女招待来杯咖啡，“浓一点。”

“我想他不是自杀吧？”我用手搓搓脸，精神精神。

“不是自杀时的脑袋是被什么利器砍去的。”高晋挥手作了砍的手势，“颈椎处有被切断的痕迹。”

我身子一挺，送咖啡来的女招待一躲，杯里的咖啡晃动起来，洒出一些在我的分上，女招待放下咖啡窜得不行。高晋盯着她，低声说：“快拿纸来给客人擦掉。”

“不不，没关系，反正裤子也脏了，该洗了。”

女招待拿来一叠香巾纸，我再时对她说：“没关系，不要紧不用擦，已经渗进去了。”

高晋始终用眼睛盯着女招待，她退回自己呆的位置高晋还一直盯着她。“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对高晋说，“你不要难为她。”

高晋根本不听我说的话，扬手叫那个女招待过来：“你是哪儿来的？实

习的吧？你的服务号是多少？”

女招待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脸飞红，低着头不吭声。

我连连对高晋说：“算了算了，何必呢，让她走来，我没事。”“不不，你不知道，我这饭店设备是一流的，可服务质置就是上不欠干着急。外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把饮料汤汁洒到身上，我们的服务员又不会说话，道个歉声小的只有她自己能听到。洒到中国人身上我们都会原谅，洒到外国人身上人家可不和，马上就对你这个饭店印象不好。”

高晋叫来值班经理，指着那个洒了咖啡的女招待说；“记下她。”值班经理走后，我们继续谈话。高晋问我警察到我家去都问了我些什么。“主要就是问我最后一次见高洋是什么时候在有谁。我说最后一次见高洋就是那次咱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吃饭，当时你不是也场？咱们几个和那俩‘罪名’。别的我没说什么，实际上我也记不清那儿的事了，过了这么多年。我记得咱们当年也没干什么，就是挺单纯地去玩，要说那段时间潜藏有引发高洋死亡契机的话，我一点想不起来。”

“我也是这么跟警察说的。”高晋用手指敲击着桌面说，“虽然高洋是我哥哥，一些你知道包兄弟一向是谁也不管谁的，他跟你的关系往往倒比跟我密切。他有什么话可能跟你们说却不一定跟我说，譬如女人。”

我笑起来，高晋抬眼看我喝了口咖啡：“我寻思着警察大概把我当成凶手了。”高晋看着我，没有任何表示。

“警察从我家里拿走一把云南出的刀，刀上有卷刃和血迹。当时他们什么也没说，高洋死了也没说，刚才听你说我明白她们一定以为这把刀就是砍了高洋脑袋的刀。”

“到底是不是呢？”我笑。“这刀是高洋本人给我的，第一次从云南回来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个人怎么能把砍了自己脑袋的刀赠人，这又不是《西游记》。”

高晋长时间地看着我，垂下目光欠身拿杯喝了口矿泉水，又仰回椅背看着我。“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高洋先前就去过云南还带回一些东西赠人，我只知道他这人对自然景观没什么兴趣，一向就喜欢在有美酒佳肴漂亮女人享受设施齐全的东南沿海城市混。警察说他死在云南的荒山里时我还纳闷很长时间，在我想象中他就是要死也应该死在其个大饭店的高级套房里死在某个女人的软床上才合理。”

“所以说你们名为兄弟，实则早为路人。”

“嘀——嘀——。”高晋腰间悬挂的“p p机”响了起来，他低头按了一下，液晶显示板上出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对不起，有人找勾生我得去打个电话。”高晋这点起来，向服务台的电话走去。我看着他打了个电话，和什么人说了半天，随即又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走回来，半路上遇到一个送饮料回来的女招待，他还把人家叫住，指给她看远处喷泉池旁一对刚入床外国男女让她快去侍应。

“你还得那用咱们以南边回来后干了些什么吗？”我对高晋说，“警察说我在药店上班后有七天不知去向——他们想是怀疑我那七天跑到云南砍了高洋又悄悄溜了回来。”我笑。

“我也不记得我那七天去了哪儿，那时咱们还有来往，有什么事都通气儿，你有印象没有？”

“去广州贩衣服？我记得你好象去过广州。”

“这事我我也记得，可警察说那是第二年的事，在这之前咱们刚回北京不久我还去过一回，当然他们记得清，咱们得以他们的说法为准。”“记不起来了，我就记得你在前门那个药店站柜台卖‘肤轻松’，什么时候去找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和收款台的一个女孩儿逗贫——后来搞上手没有？你还一把一把地从药店往外偷避孕套逮谁塞谁，口你所有哥已儿你‘全管了’——你没怎么变？还是当年那副无赖样子。我刚才在二楼第一眼瞧见你就想，这无赖，怎么还是这种样子？你就象这些年被冻在哪儿前两天才化开又上了街。”

高晋脸上出现了重逢后的第一丝笑容，他眼睛也亮起来，闪着快活、友好的光芒，他又象当年那个和我亲密的无间的高晋了。我含笑说：“我真是那种样子吗？我怎么记得当年我是个好孩子。”

“噢，你始终无赖得够呛，你大概生下来就是副厚脸皮。你花言巧语诱奸了多少姑娘，有时我真想检举你让你吃枪子。”“你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我笑着对高晋说，“高总，听着真肉麻，看你人模狗样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心跳都快了。”

“我变了么？”高晋整了整西服下摆坐下说，“我倒觉得我没变。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好比这杯透明、无色的清水靠近红的东西就呈现红色靠近黑色就发暗。”

‘P P机’又响了，高晋嘟嘟囔囔地站起来，“没办法，总有人找你，事情太多，在其位就得谋其政。”

“你不错，混到这份儿上。”高晋打完电话回来我对他说，“我倒想让人找可没人找，除了警察。”

“没劲时高晋又给我叫了杯咖啡，加咖啡加糖替我用小匙搅拌着说，“我够了，从根儿上说我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我准备再干一年不干了，我宁肯当个无拘无束的人。”“别别，你还是干，你还能升，你升上去我也可以去跟人牛×：谁谁晓哇——咱哥们儿时好位置咱们也先紧着咱们的绉子——谁干不是干？”‘P P机’又响了。“我走了，你太忙，以后再聊。”

“我送送你。”“不不，千万别送，我自己走挺好。”

“还是要送，你别急，等会儿，马上就完。”

高晋快步走到服务台打了个电话，女招待把收费单送来，高晋回来广西服内兜掏出一支按键圆珠笔签了个字让她拿走，起身和我并肩往外走。

我们路过一排排豪华商店和餐厅。一路上碰到饭饭店工作人员都恭敬地叫着“高总”和高晋打招呼，高晋也恢复了庄重、冷漠的表情。“你还是应该找个工作，有份定收入。你这么混下去到哪儿算一站，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二十几岁浪荡浪荡没关系，三十几岁也勉强，四十、五十——那不成了老荒唐老叫花子。”

“我到你这儿当个服务员吧，低三下四我行。”

“我不要你，你岁数太大了。如果你真想工作……算好，我不你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问你媳妇好。”到了门口，我和高晋握手特别。“哪天我去看你们。”“认了地儿了以后就常来玩吧。”高晋说，“见着别人叫他们也来玩。”“好的。”我出了门下了台阶站在空场上向门里招手。“等等。”高晋出了门追上来。“关于高洋的事你还是认真点，别到时候公安局真把你当了凶手。”

“没事。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那间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你当我的证人。“你要能自圆其说你就那么说。”高晋笑着向我招手。

和高晋分手后我没再叫出租车，我决定给自己省些钱，反正我也没有什么要紧事了。我顶风走了很远才找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对这一带不熟，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大片菜田。新盖的楼房上去都差不多，楼群间的马路也一模一样没有路标很容易转向，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站牌标的路线我也陌，站名不是“店”就是“坟”，一看就是往更远的郊外去。我想我还是打听打听别贸然上车。一个等车的妇女告诉我，这路车乘两站下车可以换另一路开往城里的，“想进城只能这么坐，附近没有别的车。”于是我便按她的指点辗转乘车。郊区车车少人多，车速也不高，等我进了城正赶上上下班高峰，每辆公共汽车都挤满穿厚大衣的人，没劲儿根本别想挤上去。我站在昏暗、人群熙攘的街上困极了，只想找个地方睡一会儿，等下班高岗过了再继续走。我知道现在去张莉家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安，她丈夫马上就要回来。我涩着眼睛对她说：“让他一会儿占了我吧。”径自走进没开灯的卧室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睡的很死，连张莉进来给我盖上毯子也不知道。我暖烘烘醒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静悄悄的，我以为已是半夜，看看墙上夜明灯在黑暗中“哒哒”走动的电子石英钟才知道睡了不到一时。我起床来到外屋，张莉正和一个魁梧的男子对桌吃晚饭。看到我，那男子停止咀嚼和我打招呼，问我怎么睡了这么会工起来了，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

“不啦。”我说我不吃这就走。“你行吗？”张莉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困的——绝不是病。张莉丈夫坚持留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你这么盛情我下回就不敢来了。”张莉丈夫见我非要就叫张莉送送我，关切地对我说：“不行别硬撑着。”我说：“没事，叫出了门。张莉送我到楼门口。在黑暗的楼梯上对我说：“今天太不凑巧，要不明天你再来我下午补休。”我说再说吧“我得闲给你打电话。”街上人已稀少但地铁列车仍趟趟挤满人。我在一帮民工满车箱堆着的铺盖卷间找了个落脚的地方，一边打瞌睡一边想着刚才做的一个梦：我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坐着进餐，大家在笑在喝酒，还是那些人不过我的位置换了。我坐在乔乔的另一边而汪若海坐到了乔乔那一边，这样我对面就不是高晋和许逊而是高洋，高洋旁边也不是卓越而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的脸罩在夺目的光晕中，只有颈以下的带条纹的高级衬衣历历在目，随着吞咽和大笑起伏着。在梦中我曾试图看清他的脸，但无论我怎样贴近去看，也只看到明亮的一团略呈人脸的轮廓——五官模糊。梦境是支离破碎、时空混乱的，像一部可以随时快进快退的录像磁带。我们从餐桌上起来，退回到餐馆门口眉飞色舞地大声争论要不要进这个阴森的餐馆；我们又退回到纵横交的小巷子成群结伙地瞎逛，吃酒有巧克力碎末的因融化而软绵绵的蛋卷冰激凌。我发现这个阳光遮脸穿条纹衬衣的人从一开就在我们一伙中，跟我们瞎逛，跟我们站在餐馆门口的水泥电线杆旁，一声不响却相当清晰、不容置凝地在每一个情景中在人中牢牢占据一个量眼的位置。我们在满地绿苔的天井中的湿漉漉的铁桌旁就座时他就坐在我对面高洋旁边，处于一束明亮的光线中，我相信在梦中包走进餐馆一度处于四周楼房阴影之中时我看清了他的面目，但此时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在梦中那个明亮空洞如多层大戏台的餐馆正楼始终占据了相当庞大的空间，几乎挤掉了其他人，物的合理的位置，使他在我的视野中总是被遮挡、压缩、重叠，因而朦朦胧胧，人影不清。我越是仔细去想，梦境中的人物越是模糊、淡褪，不合逻辑是交织在一起，像用粘满油的手从水里抓一条滑溜溜的鱼有力使不上眼睁睁的看

着它从手里一点点滑掉消失在水里。

最后这个梦境唯一留下的较鲜明的场面，就是高洋不停地对那个无脸人说着话，在他身后那个门窗洞开的楼阁犹如一只不动声色的巨眼或一个极度扩张的大口充斥空间。

我不知道这个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三

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到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时”他又指着一个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你玩我让你。”大脸盘男人说。

“不不，不玩。”我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你怎么啦？”刘会元问我，“你那样儿就像刚从茅坑爬出来。”“我可能，”我往沙发上一倒。“我他妈一些能成了杀人嫌疑犯。”吴胖子把烟从嘴上拿开，看看牌又看看我：“那你太幸福了，你用什么招儿把自己弄成了这个重要人物？”

“别装着受了重视的样。”另一个人笑着说，“留着你那二两肉吧，你再舍得自己也没人要你。”

我笑：“跟你们这帮傻×真没什么好说。”

“我们跟傻×也没什么好说的。”大伙儿笑。“不定怎么回事呢，准是自己挂着空档顶风走了八里路使足劲抡了个空。”

“噢，有两个人找你在隔壁屋。”刘会元说，“不是警察，估摸是‘明松’差来了那对宝贝儿，你不接人家，人自个杀来了。”“你快去吧。”吴胖子说，“新娘棒极了，嫩得就象刚抠出来的蛤蜊肉。”“别来这套。”我笑着站起来时我知道准没戏，要不你早苍蝇似跟踪上去还在这儿坐着玩牌？”

我来到隔壁屋，那对新人忙站起来，倒还不是邋遢人，都有点南方式的细致，只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显得人有点傻，假装绅士。我和他们打哈哈，说我昨天去接他们的路上忽然晕倒了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急救。我有癫痫病，什么时候发作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很抱歉晒了他们干儿。男的说，没关系的。他们已经听打牌的那帮人说我犯病木他们不介意。他和明松是很好朋友，所以明松介绍他们来找我我我也是他的好朋友，没说的还带了二斤月饼给我尝尝。我正饿拿起月饼就吃，一边问他们明松好，可否发了财，他和他媳妇离了没有，孩子判给了谁。男的说明松很好，没有发财，他媳妇没跟他离，因为他们一直说结婚一直却没结，至于孩子你看见的可能是他弟弟。明松有个很小的弟弟，他从没养过成了人模样的孩子，他女友倒是做过几次流产。我咳嗽了一阵儿，说管他有孩子跟我也没关系，爱谁谁不是一个人也没关系。你们既然大老远来了无亲无故和就是你们的亲人。你说吧，你在要干什么！男的结巴起来说，他什么也不想干就想玩玩。昨天在车站没见着我，他们就到女的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一晚上宿。那人家里地方很小一间屋半间炕。炕让给他们俩睡那人就在地上站了一夜，很不好意思很过意不去”。知道了。我说你要参观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我弄不着票。

你们要想自个找个住的地方那太容易了，就在我家住吧！不管饭，打滚可以敞开来打。男人女人眉开眼笑剥开一埂糖用手喂给我。咱别这样，这算怎么回事！什么礼节我不习惯受之有愧！打小就没被人宠过，你冷不丁这么热情我容易当成你要害我。糖没毒，我发誓这是喜糖从今往后咱们就是朋

友了。我很乐意交你这个朋友，都是年轻人相处得来。以后我们那边有事一句话。“得嘞。”我挣脱出身子对那二位说，“你们那位朋友住哪儿？你们今晚就搬过来吧。”那二位又拉了阵呱儿笑眯眯地走了。

我回到牌的屋里坐下傻笑着发愣，脑子短路忘了自己刚才盘算着要干什么。我问那几位爷，“我刚才要干嘛来着？”他们围着“中段”喷出种种齷齪想头“单手扶墙”之类。我笑着脑筋一想起要给别人打电话。电话玲响了半天，一个女人拿起电话问我是哪儿？我说是公安局。她说许逊在班上，电话怎么打家里来了。我挂了电话又往公安局打，值班的问我是哪儿？我说是许逊家里。许逊来接电话，听出是我立即叫我把电话挂了：“我现在忙，一会儿给你打回去。”过了片刻，许逊的电话打了回来，他显然换了部电话，声音又小又模糊。他告诉我在电话里他什么也不能对我讲，让我明天一早去他家一趟，什么人也别带。”“有这么严重？”我还想开玩笑，他却立即把电话挂了。可能我脸上显出那么点郁郁寡欢，玩牌的那几位都拿眼睛睃我。刘会元边出牌边问我：“怎么啦，什么事不痛快？”

“没事。”我挤出些笑说，“我自个跟自个过不去。”

“有什么事跟哥几个说说，”吴胖子叨着烟看着自己的牌说，“别闷着，越闷越糟。”

“真的没事。风事我也不当是事，咱谁呀？”

“不爱说，咱也别打听了。”刘会元挡住又要开口的吴胖子。“咱们玩咱们的。”这时门上一阵响，我的脸登时白了。玩牌的几个看见我的脸色不禁面面相觑，问我是谁？

“不知道。”我说。“不会是别人。肯定那俩宝贝儿又杀了回来。”

刘会元摔掉牌去开门，随着一阵喧哗，那对男女拎着大小箱包满面红扑扑地出现在屋门口：“我们搬来了。”

“来就来呗，弄那么大动静干吗。”然后我笑，站起来指点给他们住的屋。“那间屋暖和，怎么景也作不下病。”

“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的堂表姐李江云，昨天我们就是在那里住的。”

“真漂亮。”我看着跟进来的那位端庄娴雅的女子说，“我要是你，我就宁肯跟她挤不般这儿来。”

“他们很爱开玩笑的。”男的笑说，“特风趣。”

“啊，这号人我见的比你多。”李江云微笑着说，“我们这儿所谓遍地都是。你安顿好了我就回去了，再有事再来找我。”

“我有事去找你行么？”

“不行。”李江云笑着看着我摇头。

“你住哪儿呀？远吗？”刘会元问。

“不远，她就住你们隔条马路的院里。”男的说。

“那着什么急？坐会儿，认识你也不容易。”我往屋里让李江云，刘会元在门口堵着往里拥。

“云姐你还是回去吧。”女的看到这阵势，话里透出几分慌。“她比你安全。”刘会元对女的说，“云姐见过，你人笑得——从容。您留冲自个，甭一个礼拜，就没你们那位原装爷什么事了——您快自个儿坚坚定定的吧。”

大家笑。男的的女的笑：“没事，大家聊聊，都是哥们儿。”

“噢，这种事我们可不论哥们儿，是不是方言？”

“没错。”我点点头。“爱谁谁。”

李江云落落大方地在大家的簇拥下进了屋，冲那几位扬着脸看她的男人含笑点头。刘会元给吴胖子他们介绍，腾座儿沏茶。“李江云？”吴胖子撂下牌，吸着烟笑呵呵地望着李江云时“不太有名呵，没听说过。”

“你是谁呀？”李江云慢条斯理地说，“也属于没法儿让人听说的一类吧。”“你听说过他么？”吴胖子夹烟的手指我。

李江云扭脸看我：“他哪年上过公审布告？”“什么公审布告呀。”大家笑。吴胖子说：“我们这哥们儿是作家，你肯定看过他写的书，除了《毛选》中国数他的书印得多。”

“真的？”李江云再次扭脸看我，我矜持地垂下眼皮儿点头。“你写过什么书？”新娘问我。

“甭说书名了。”吴胖子说，“我告你们他笔名你们就知道了——琼瑶。”这个玩笑的效果总是特好，听过的也会再笑。大家笑我不笑，因为这个玩笑还没完，还有“包袱”要跟着抖。

“他不但写书还演戏拍电影，好几起。中国不太认，可以洲特有名。”“演的谁呀？”那个傻呼呼的新娘又上了钩。

“青年高尔基和青年周树人——留子前的。”

“真的？”新娘新郎一起站详我，我抽烟，仰脸作第一像状。“真挺象的。”“他最近推出的新片是和捷克合拍的《鼯鼠的故事》。他演男主角。也是留胡子，以前的。”

大家一起放声笑。李江云笑着对懵了头的新娘说：“还没明白，他们胡扯呢。”“你结婚了么？”吴胖子一本正经地问李江云。

“没有。”李江云笑着看看他，又看看我们，撇了下嘴。

“该结了。”吴胖子语重心长。“挺大年细了，就说有几分姿色吧，也没几天了。”“谢谢，我已经了，不用你操心。”李江云笑。

“那就更好了。”吴胖子说，“那就该考虑找个性了。婚已经结了，该尽的义务已经尽了，该排除其它顾虑找个光自己喜欢的人了。”“你倒什么话都有的接。”

“本党的宗旨一贯是这样，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我尖声笑，笑得从椅子上滑下来单腿跪在地上。别人都看我。李江云对吴胖子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特想入你们的党？”

“噢，”这点本党党章早有规定：“不管你是否愿意加入本党，只要本党看你顺眼你就是本党党员——爱谁谁吧。”

“瞧他笑的。”李江云看我。“你们是不是可找到开心的人？”“不是不是。”我笑着站起来。“我是想起一个山东快书的段子：当哩个当，当哩个当，你先叫我入你那个党，我就叫你入了我这个党。一个支书对积极要求入党的女群众说的。”

说完我又笑成一团。李江云问吴胖子：“好笑吗？”

吴胖子摇摇头：“不好笑。”

“我怎么觉得挺下流。”李江云说。

“那就对了。”吴胖子说，“我们已经提请地方司法部门对他予以刑事拘留处分。”“对这种人这样倒是必要的。”

“不不，本党此举完全是下意识的，凡本党党员均要轮流蹲班房——为

了活跃党内政治空气。”

李江云在我们的笑声中最终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可逆转，聪明地采取了含笑不语的姿态，任由吴胖子等自由表演，对一切不置可否，因而变得无懈可击。后来我们焦躁了，与其进行这种没有反应的谈话，不如自己玩牌，便把她轰走。“你该回了，在这儿呆的太晚不好，我们名声都挺清白的。”

“你们一向是打不赢就撵别人走是吗？”她令人钦佩地保持着从容。“你们倒是能审时度势、不费踌躇。”

“你太聪明了，而我們不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的女人主题不突出。”“你们无非不就是希望男人全是体操健将，非的全是海绵垫子，任你们驰骋。”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

“走吧走吧。”我拿起李江云的围巾手套塞到她手里。“别再废话了。我们都是急性子，无利不起早，讲究的是空手套白狼。”“走啦。”李江云穿戴好了，看我们一眼，似笑非笑地一路出去。“别生气，只当咱们这辈子没见过面。”我关上门回来对那对还惶惶傻坐着的男女说，“你们也睡去吧，反正咱们也不睡在一起，别等了。”“其实那老姑娘不错。”那对男女出去后，刘会元说。

“是不错，谁让咱爷们儿不喜欢呢？”吴胖子笑眯眯地问我：“哥哥帮你打了半天岔，舒坦点没有？”

“舒坦多了。”我笑。我们开始玩牌，一边玩我一边看着书架旁挂钩上持久着的一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挎包上落满灰尘，原本有莹光效果的革面也变得黯淡，这个柔软挎包的式样很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我们都得很浪，一“吊”没有直接吼“百子”，只有我有命，每次都是“艳”底，求什么调什么，一路剃下去，胡打胡有理。这决非好兆头，牌上不落其实地方总要落，这是百试不爽、颠扑不破的规律。那天夜里我接了个电话，电话里是个女人，她对我说一个叫凌瑜的女人不行了，住在医院，她的红斑狼疮已经到了晚期，想见我一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凌瑜是谁。电话里的女人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不行。我明天一早就要去伟大国，机票已经买好了，非常抱歉。对方沉默了片刻便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在牌上异乎寻常的好运逆转了。

四

我去许逊家的路上拐了趟儿童医院，把正在给一群小胖子发药的金燕叫了出来，让她请假跟我去一个电影导演家，那个导演正在为自己的一部描写奋发向上女青年的片子选演员时那儿你别说话。我对金燕说导演是个特深沉的人而你比较浅薄，一张嘴肯定要让你失望。

“反正他片子里的女主角是个哑巴，一句台词没有，全是深沉的凝望。”

到了许逊家我对他介绍金燕说这是我的一个外国朋友，一句中国话不会说。不必拘礼，对她只要客气点头微笑再沏上一杯中国茶就可以了。许逊正和他的小媳妇坐在雾面高大的褐色组合柜之间鬼鬼崇崇地说话，看到我们，点头微笑地站起来。“怎么把外国人都搞进来？”许逊怀疑地看着金燕。“她的打扮这么时中国的髦，你要不说我还以为她是街上的‘喇’呢。”“不是什么很发达的国家。”我坐下说，“肉孜国，那儿的人穿不穿衣裳肉都吡出来，因而得名。”

“噢，这样的。”许逊瞪着我。“怪不得。”

“找盘带给我们这位外宾看看。”我拍着放在组合柜里的录相机说，“别让外宾闲着。”

“没好带，”许逊说，“全是打打。”

“武打就武打吧，她们国家没这个。”

许逊找盘带装上，打开电视，屋时立刻响起秃子打架使劲发出嘿嘿声一片喧闹。许逊小媳妇端了两杯茶进来放承茶几上，笑模笑样地问我：“你杀人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她感兴趣地问，“干吗杀？”“图财呗！”我说，“这年头还会为什么？我又不找江山。”

“太棒了。”小媳妇钦佩地望着我，“一大笔是吗？”

“一大笔，要不也犯不上。”

“对，要干就干个狠的。”小媳妇瞟瞟许逊。“你就没这个胆。”“去人铁吧你懂什么？”许逊轰他媳妇。“一边呆着去，别这儿瞎掺和。”小媳妇白许逊一眼，噘着嘴走开坐到一喧津津有味的看起录相。“叫你别带人你偏带人。”在和尚们的器叫声中许逊抱怨我，“你是唯恐没人作干证。”

“这个中个‘托儿’吗。”我说，“我现在一举一动都得预备下交代，万一叫哪只眼睛看见，与其瞪眼不承认找过你不如说是找你‘借地儿’。”“这么说，他们已经找过你了？”

“没找你吗？瞧，我早发现了，甭管干什么，多少人，最后倒霉的总是我，你们全没事。”

“你怎么知道我没事？”许逊看着我。“我抓瞎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乐呢。”“这么说找了。找过你还找我，看来是你解脱了雷，顶在我头上了。”“我什么也不能跟你说。”许逊细声细气地对我说，“这里夹着别人别人给我过话全顶着雷，我告诉你传出去就卖了一批人，我也完了。”“我不打听细节，我就想知道现在到了哪一步，是不是说话就收审了？你就告我一个字，我也有个数。”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杀了高洋？”我推心置腹地对许逊说，“可能吗？我杀他干吗？我怎么回事你不清楚？这世上谁值得我一杀？”“你跟我说没有用，这事要是我领衔，就是你杀的，我也只当你没杀。”“别你在爷了。”我直起腰摸烟，看了眼坐在另一头看录相的金燕，她扭脸看过来，我冲刀一笑，点上烟回头压低声音对许逊：“辊你大爷了。我不知道你？别瞅你穿身香蕉皮，我干得出来的，你什么干不出来？”

“你志愿去给少先队员当活着的雷锋叔叔这事我就干不出来。”“得得，咱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丢人的事，露脸的时候也有。”许逊叨上一支烟，我把我的烟倒过来递给他对火，点着后又叼在嘴里，“说正经。”我笑着对许逊说，“警察也没说人非是我杀的对不对？可以怀疑的人多了，譬如你，手那么黑，我要是警察我就先怀疑你；小时候咱们玩杀人的游戏你就爱当凶手，天生一副歹徒的模样逼你当警察都不干。”

“你没跟警察说吧。”许逊笑着说，“我知道你一向义气。”

“我不义气。”我笑。“我已经说了，这种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笑，许逊媳妇和金燕都往这边看。

“你说咱们这么正派的人招谁惹谁了？救人的呈常有，杀人哪会？生是一顿饭吃出了毛病，早知道我就扎着脖子过。你是不是也跟警察说咱们最后一次见高洋是那次一起吃饭。”

“是。”许逊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高洋。”

“什么叫‘你’最后一次见分——‘咱们’最后一次见他。”

许逊闭着嘴微笑，慢悠悠地抽烟。

“怎么不是‘咱们’？”我提醒许逊，“高洋没吃完饭，就先走了，咱们又过了会儿圪一起离开去动物园看猴子。在动物园咱们还和几个东北人打了一架。你喝多了招人以为人家一个人，结果人家是一伙都带着刀子一围上来咱们全傻了——你丫先撒腿跑。”许逊笑：“先撒腿跑的是你，扫事的也是你，你一贯喝了酒就招事还总占不着便宜哥们儿陪着你挨了多少砖块，从小到大你还说什么。”许逊收住笑。“咱们之间再互相蒙就没劲了，也没什么意思——那是另一次饭后。那次，最后一次和高洋饱饭后，我们走的时候没你。”

“怎么没我？”我笑着问，“我去哪儿了？难道和高洋一起走了，拐弯就把他头剃了下来？”

“你去哪儿跟谁走干什么我不知道。”许逊心平气和地说，“反正你没跟我们一起走，从饭馆出来就我们五个：高晋、汪若海、夏红、乔乔和我。我们一直沿街逛。在摊上打汽枪，把挂在白布上的一排排彩色气球逐一打——确实没你。”

“不可能没我，”我盯着天花板说，“不可能没我，那天咱们八个人一起去吃饭……”

“七个，”许逊打断我，“咱们七个去吃饭，你、我、二高、汪和那俩女的，还……噢，是八个，怎么是八个？”

“还有谁？”你说‘还有’是谁？”“不认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穿条格衬衫？”“好象是。”

“那就对了，我也一直想不起第八个是谁，老以为是卓越……”我看着许逊笑。“那会儿卓越刚死，没习惯，老觉着他还活着还和咱们在一起。”

“别解释。”许逊说，“去也一样。”

“你这么说，等于把我害了。”屏幕在秃和长发人之间的斯打结束了。人物定格，吼叫声被一只广东歌替代，在闷声闷气的歌声中一排演员名字升起来。

“我不说你以为就没别人说？”许逊看着我。“你以为他们第一个找的我吗？况且，单凭这一点谁也不能怎么样你。你没跟我们走，也未必就是跟高洋走。这只是线的一端，除非你也在线的另一端出现，否则这根线也拎不直来。”

“我在线的另一端出现了么。”

“这得问你自己，你还不知道？”

“出现了。”我笑着说，“但不是你们给我画高洋的平行线，而是切线，两条线的夹角起码有九十度，高洋往西南我往正北和你们一样；你要说北京当时有个强奸案啥的我倒在现场。”“那的呢？你没在中国版图上再画个对角线？”

“我就知道你要提那七天的事。”我笑。“那七天我的确是想不起干嘛了，但有一条我可以肯定，我没去过云南，从来没去过，不管是不是那七天。”

“何必呢？何必呢？”许逊说，“你骗我好骗，我也不叫真儿，但别人信吗？实话说，有人看见你了，和高洋在一起在昆明，而且，你是不是以为所有宾馆州的住宿登记簿都隔几年一销？”“谁看见我了？”“你看见谁了？”

“我看见我后脑勺了。”

“算了算了。”许逊直起腰说，“咱俩争个什么，又不是你我的事弄得跟审讯反审讯似的。你看见谁跟我没关系。”

这时，电视里已换成电视台重播的一台文艺晚会。大大小小的影视歌

星们正在向一个著名的外国影星献媚，或唱或跳或一躬到地几乎把脸从两腿间反探出去看见自己的屁股。金燕看着这伙男女向我苦笑，因为其中有几个原本是她喜欢的。“就没人告诉她们这样特傻么？”

“你还指望这帮人有脑子？”许逊媳妇嚷着说，“咦，你会说中国话？”

“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我“喊”了一声，接着反应过来，笑着说，“得，这会儿也戳穿了。我现在这技术也退步，撒个谎都撒不圆了，自个先忘了，没劲没劲。”

“就跟我们谁信了似的。”许逊笑着说，“别跟我们这儿机灵，论撒谎在的全是你教师。”

“所以你知道我没撒谎，我说没杀高洋那就是没杀。”

“杀就杀了吧。”许逊媳妇说，“干吗又不敢承认，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说你媳妇怎么这么心宽？”我对许逊说，“既然她不在乎，是不是这雷咱就搁你脑门上。干脆这功我就让给你吧。”我对许逊媳妇说，“人算你杀的你领奖金。”现在的女人，不得了。“你老瞎打什么岔？”许逊说他媳妇，“想死招儿多了，我帮你咱这有绳有药，那死和也体面。”

“我现在在想呵。”我对许逊说，“既然我肯定没在那七天去杀人那就一定是去救人了。”

许逊白我一眼生我笑着说：“反正我总不会是一人跑到什么悬崖边去读书去沉默瞰大地，我好像还不是那种特哲学特使命的人。”“你不是，你即便是到了悬崖边也不是为了救人类而是要冲下撒尿。”“你说的也太不堪了，不过，方言倒总是和群众在一起，像鱼儿离不开水。”“这话得这么说，方言总是和女群众在一起，象鱼离不开水。”“像我这人。”我笑着说，“那么说，我也同意我那七天如果真是去了哪儿，那就去了一个女人那里。”

“可能，”许逊笑着说，“能拴住人七天不露面的我看也只有女人，就象要拴住一条狗光用链子它还老叫上蹿下跳，还得有根骨头它才不吭声。”

“那会儿追我的女的是不是特多？你帮我想想，哪个追我追的最厉害，扛着铺盖卷要跟我归堆儿。”

“没见过这号的。光见你扛着铺盖卷儿在车站东瞅西瞅没人搭理你。”

“得了吧，我哪会多有魅力呀，那会儿没阿兰·德龙，大家全看我。”“是吗？”许逊扭头问他媳妇。

“没觉得。”许逊媳妇瞟我一眼。“那会儿我们全看孙悟空。”“哇，我有那么惨吗？金燕，金燕你给说句公道话，当时你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怎么为我拼的刀子。”

“你的确那么惨。”金燕笑着说，“当天我们大都觉着你特可怜，救死扶伤嘛，又是儿童医院不能不管，干脆拼刀子吧！谁输了谁倒老。我拼输了所以我倒老了。”

“暗无天日。”这对许逊说，“我觉得嘛印度洋当时能让我看上的女人，肯定得具备这样的条件：貌赛天仙，腰缠万贯。学贯中西，温柔贤良——我手相上就是这么写的。”

“你说的这人，有——还没生下来呢。”

五

我从许逊家吃过午饭出来，把金打发走了，然后在路边公用电话亭给汪若海打了个电话，他妈说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至今没回来。我挂了电话，往前走进入一个地铁站。中午，地铁站里乘客不多，我独自在站台的休息椅上坐

了很长时间，确久整个站台队季我和服务员没有两边来车都不上的闲人，才乘上一趟列车回家，我知道我有点瞎耽误工夫，我倒不是天真地想用什么盯梢的，我知道公安局的法力无边，要叫他们黑上了，那就是天罗地网。我只是想判断一下局势，如果他们现在没跟我，那说明我还能活几天。

我在我家那站地铁下了车，一下车就看见站台对面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在望着我。

我站住朝他笑，他也露出笑容。站起来大步穿过人流向我走来。

“等我呐？”“等你一上午了。”我们一起往站外走，汪若海说：“你去哪儿了？”“一个饭庄开业，让我给题词。”

“噢，你现在学会写字了。”汪若海没注意到我在开玩笑皱着眉头说。“咱多少年没见面了？”我歪头看着汪若海说，“我还以为你已经烂在狱里了呢？”“刚上来。”汪若海勉强笑。他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嘻嘻哈哈的汪若海，长时间的服刑使他变得相当苍老，精神也很萎靡。当我们从地铁站上来走在街上时，我看到他对嘈杂的人群和车流露出不惯和惊惧，这使他步僵硬。

“你知道吗？高洋死了？”在路上，他急促地问我。

对西知道呵。”我说，“怎么死的？自个把自个拳头吞下去了？”“公安局没找你？”“没有。”我说，“这事我一点没听说。”

“被人杀死的。”汪若海说，“他们昨天来找我了，主要是打听你，问咱们刚复员那会儿的事，说是那时候出的事。”

“这意思是哥们儿把他杀了。”我边上楼边掏钥匙。

“有这意思。”汪若海跟在我后面，边上楼边说，“我对他们说他们一定搞错了。”“怎么讲？”我停下用钥匙开门，打开门请汪若海进去。家里静悄悄地没动静，那对男女大概出去了。电话铃在响，我不接也就沉寂了。“那么说你知道是谁干的？”

“那倒不是。”汪若海坐下环视着屋内陈设说，“你家倒还是老样了。”然后看着我。

“那倒不是，你不具备那种素质，戊指杀伐果断豁得出去不计后果的鯁劲儿，别人杀你倒可能，你不会去杀别人，不管把你逼到什么份儿上……杀人也需要一种气概。”我笑，在汪若海对面坐下：“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汪若海惊毫地望着我：“你以为这是好玩事么？这风头你还是别争着出吧。”我递给汪若海一支烟，自己点上一支，得意洋洋地说：“可现在看来，只有我有谁会杀高洋，在咱们这伙里。”

汪若海笑了，挺有趣地看着我：“你真是变了，看来我关了这么多年是被关傻了作怎么着？现在杀人是时髦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杀不了人？”

“噢，自尊心还是那么强。”汪若海看看别处，又掉回头看我。“那么你为什么杀他呀？”

“钱呗。”我笑着说，“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理由了。”

汪若海犹疑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你都知道了？”他问我。我点点头，含笑不语。

汪若海皱着眉头审视我，片刻，试探地说：“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绷不住，乐了：“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什么？我就记得我跟你们去了趟南边，玩得挺开心，可突然事过十年有人来对我说当时杀了个人！我都傻了，我根本想不起当时的事了。就是有人说我篡党夺权我也只好认了。”

“你真的想不起来咱们都干了些什么？”汪若海明显松了口气。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咱们当时在吃在喝在搞女人，后来烟消云散，高洋走了你们走了我也走了。”

“是这样。”汪若海笑着说，“咱们当时也就是奢了一炮，这个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但我又想。”我看着汪若海说，“也许这吃呀喝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在这些表面现象的遮掩下我们还干了些别的什么，我们其实干的不止是吃喝。警察有一句话问得好，‘你们当时的钱是哪儿来的？’是呵，咱们都是穷光蛋，怎么突然阔气了来？据我所知，咱们刚到南方时每以兜里也就是那一点复员费。”“这么说警察找过你。”

“找过。”我使劲点头。“我这么大的嫌疑犯他们能不来找吗？找是轻的，不定哪天李王和的手铐脚镣就戴我身上了。还有……”我站起来，把书架旁挂着的那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摘下来，倒出里面的化妆盒，镜子卫生纸和发夹等其它零碎。“这包是从哪儿来的？挂我这儿有十年了，毫无疑问这是个女人的，可她人呢？为什么把包扔在这儿人却不见了？不瞒你说，这包里原来还有一些钱，被我花了。”我坐下来，“这女人是谁？我一点也不起来，既记不起她的模样又想不起她是怎么把包留在这儿的。应该曾经和我关系很密切，可我问过所有认识的女人她们都说包不是她们的。总不至于是抢来的吧？”“别把自己往坏处想。”汪若海说，“你不想别人已经常常把你当坏了。”“这个包总叫我感觉和过去的什么难以告人的事联着。”我看着桌上的包说，“一看到这个包我就感到惶惑不安，就象笼罩在雾里，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自己也闹不清自己从前干过什么了。”我盯着汪若海：“你说呢？当时我们到底还干了些什么？是不是仅仅吃了一些蛇，喝一些酒精？”

“我是这样而你不是。”汪若海笑着说，“你还干了些别的，你主要是在干别的。”“是刑法规定不许干的那些事的哪一种？”

“谈恋爱。”汪若海笑，“可以按流氓罪类推予以惩处的那咱当时你在谈恋爱，爱的死去活来，每天早出晚归自言自语爱得脸蛋红扑扑的，还一个劲儿向你们保密赌咒发誓只是玩玩，其实动了情全当别人是傻子。”

“我还有这事呢？”我脸红地笑。

“你有，而且你还特古典，每天写情书什么的，经常提一些天上的星星人间万物之类的借物咏声，那美好的抒情能麻死个人。”“惭愧惭愧。”我笑着问汪若海，“那女的是谁？是不是绝代佳人？”“女的说实在也就家常。”汪若海说，“实在不怎的，也不知你看上她哪点了？当时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在革命洪炉中素狠了，不忌油腻，更细的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你才样不让我们见她。那时你纯洁，我不好意思，而且你还挺拿这当事，我们开你几句玩笑你时不时犯急。我只记得那女的老背一个灰包，是不是这具不好说，当时这种包俏，差不多是个女的就背一个。”“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我笑着说，“那会儿好象是有一个女的老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说反了吧？”“甭管谁跟谁了吧，反正我记得那女的没你说的那么惨，有几分姿色，不光我，你们全跟狼似地追着人家。”

“我闪全跟见了狼似地躲着她。”

“别客气别客气。”我兴奋地说，“我好象想起来了。”我掀开化妆盒，拿

出一只口红，从旧相拽过来一张报纸，草草地画了个女人嘴脸，举起给汪若海看。“是不是这型的、额头比较高，嘴比较在，眼睛有一人多深。”

“你搞昏了。汪若海平静地说，“你那个‘情儿’和这正相反，是个比较扁平的华人。”

“没错。”我扬手把纸一扔。“这我比你清楚，漂亮，侦破改言情了——你知不知道后来我们为什么，嗯，分手了？”

“不知道，”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我认为你们从来就没好过。”“不可能，肯定是我把她甩了。我越发地想起来了，那姑娘是挺迷人，我干吗把她甩了呢？年轻时净干傻事。

你还记得她叫什么住哪儿？”“干吗？”汪若海吓了一跳，“你还打算找她？”

“嗯，”我一本正经的说，“一来我们两口子叙叙旧感慨感慨；二来没准她能说得我那天在哪儿？十有八九我是跟她在一起。你不是说我当时特爱她吗？”

“我可没说你爱她，我是说你爱你的扁平羞。”

“谁的扁平忧？你这么称呼我爱人我可不高兴，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她说什么？”“不知道。”汪若海说，“一概不知——真的不知道，不蒙你。”这时，门一声响，那对男女风尘仆仆地外出回来。他们见我在家又讲来客气一番，我也客气地对他们说这是在我自己家咱们每天见面就不用老请安了。北京人也不全是旗人。那对男对自去梳洗休息后，我和汪若海又说起高洋的事，提到最后一次吃饭汪若海说：“你当时饭后确实没跟我们一起走，这点我和许逊的记忆一样。我总记得咱们那次吃饭是七个人，可你说的有个穿条格衬衫的人我也有印象。他老跟咱们在一起，好象是高洋带来的，后来就不见了。这人挺阴的，跟谁都不太说话。你在药店上班寻会儿，那七天去了哪儿？说实话，我不清楚也可能哪儿也没去扎一娘儿们窝儿里闷了七天，但的确有人说那阵儿在昆明一个什么饭店登记住宿时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她去你们住的房间找过你们，见着了高洋没见到你，说你成心躲看不见她，明明卫生间里有人，高洋却骗她你上街了。她靠近生气，跟我说时还带着气。说你顶没劲，好像特怕全世界的女的一见就要跟你结约，其实全世界的女的除了中国农村的柴禾妞儿和非洲的土著妇女外没人和你结婚。”

我笑。“乔乔现在还在老地方卖糕点吗？”

“不知道。”汪若海说，“我这么多年与世隔绝早不知谁是谁了。我最后一次听见她声儿是在‘炮局’，她在隔壁预审室里嚷，假装受了冤枉，听说公安局早想收拾找不着茬儿，逮着一件小事把她教养了。”

“教养的话，这么些年也该出来了。”

“谁知道她有没有接着犯事。反正我是没她消息。这种人我也是不敢沾了，就是大街上碰见我也避远远的。”

“我陪你。”我笑嘻嘻地又递给汪若海一支烟。“当年你是怎么折的？大家都说你入室抢劫，也有人说你倒红宝石，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事说起来我也够冤的。”汪若海笑笑说，“哪来的入室抢劫呀更甭说红宝石了，有红宝石我自个不留着呢。我就是到一个认识的港客房里聊天，临走顺了他一皮包，没想到正赶上宾馆清查，都走出走廊了被人堵了回来，包里就区区几千港币耽误了我八年。正赶上打击，也他妈不讲理，胡判，我最近正准备找他们给我平反呢？”

“我听人家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笑着看着汪若海。“说你拿着颗大个红宝石满世界晃人，被连人带物一齐拎住，那红宝石是国宝，原来镶在你奶奶的缎子小鞋上，你奶奶是宫女，你爷爷是太监，民国初年两口了私奔时从宫里盗出来的。”

“别扯淡了，我爷爷是太监有我吧？”“真的真的，你爷爷要不是太监就是清朝的八三四一。人家说要不也判不了你那么重，关键你太黑心，卖石头就卖石头还反搭鞋，说你奶奶那小臭鞋也是文物张口要一万。国家特生气，嫌你给国家丢份，全世界也没这么下作的倒爷。那小臭鞋要让洋人摆进博物馆咱全体炎黄子孙脸上都没光。你正犯的是危害民国罪，台湾逮着你也得判。”

汪若海笑：“你这么些年就练嘴皮子了吧？”

“还有一颗呢？你奶奶有两只脚，石头也应该有两块，咱们天朝不是一向讲究个对称么。”

“还有三颗，我奶奶是四只脚。”

夜里，我在粉下摆弄着那只灰色皮包里的物件，我试着把夹子往头上别，头发太短，夹子一次次滑下来。我打开化妆盒，走到穿衣镜前往自己脸上补妆。我把眼圈四周涂满青蓝色的眼影。使自己的眼睛像熊猫似的深邃，我又将鼻翼两侧搽了些红，然后用口红勾勒了一张大大的嘴，我对着镜子笑了像蚌开壳，如此照猫画虎我对我的意中人的形象更有把握了。我价值下找出旧通讯录翻看。通讯录上每页都是密密麻麻写着各色人名和电话号码，有些人我还能依稀想起是我什么时期的朋友长得什么样子，相当部分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简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电话号码后面的人和我曾有过什么关系。我想那个女人肯定隐藏有这片人名里，只是我无法将她辨认出来。这些在量的小力、小明是那么中诵，干人一面，我甚至连其中谁男谁女，都无法断定。那夜我睡的极不塌实，梦境纷至沓来。我梦见我和很多不认识的人吃饭谈笑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交欢，运输和极不连贯，感觉潮湿灼热如身入沸水，中凌空虚无，无论我在干什么，总有一个穿条格衬衫的人在我的视线之内，手上戴着一颗大如鹅卵的红宝石。有一片刻，高洋也出现了，栩栩如生，谈笑挥洒，我在梦中并没有觉得他是死人，心情豁然开朗。

六

一个穿黑皮大衣的男人站在街对过的邮局门里，隔着玻璃凝视我，玻璃上印映着街上的车流人群，他大概以为我看不见他。我拐过一个街口，这个男人的脸又印在一家服装店的玻璃门上。无论我走进哪条街，那一排排商店的明晃晃的玻璃门窗上总有一房屋中现着这个男人的脸，犹如一张到处张贴的电影海报。现在公安局用的人也全是流氓打扮了。我想，要说时髦，公安局的便衣最赶时髦。我走一家食品店，堵着门口的柜台站着，那男人的脸在对面餐馆的玻璃窗上显影、放大、双眼熠熠放光，隔着马路投射到我身上，我如同在探照灯的照耀下被人洞悉。我侧过身子用后背挡住那目光，小声地叫：“师傅，师傅。”一个年轻女焦货员眼睛瞟地走过来，手里拿着钢夹子。“要什么？”“跟您打听个人乔乔还在这儿不？”“什么乔乔？”女焦货员白眼瞧我，扭身走开，“没这人。”您等等您等等，她不叫乔乔，姓乔，叫什么我忘了，原先也是限糕点的。”“我们这儿就没姓乔的。”女售货员远远地扔过一句，开始给一个中年人称“糖耳朵”。不再看我。

我走出食品店，背负那张庞大的无处不在的脸的沉重的视线慢慢往前

走。一辆通道式大型公共汽车驶过，暂时断过了那视线，我疾忙钻进路边的药店。进店我就向柜台里微笑，那张纪象般的大脸变成一个穿黑皮大衣的男人匆匆冲过马路，在一间间商店门道上踌躇。一个女店员迎上来问我买什么，我说不买什么，继续微笑。女店员一侧脸看到笑着迎上来的张莉，知趣地走开。“你怎么来了？”张莉问。

“来看看你。”“得了，准是有事，我们这儿各种鞭刀鞭酒全部脱销。”

“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高了，仿佛肾虚。”穿黑皮大衣的男人向药店走来，我对张莉说，“到你们后边谈谈行吗？”

“来吧。”张莉向后走去。

我连忙绕进柜台，在穿黑皮大衣人进门之前消这在柜台的一门帘里。我在药丫后面的休息室里坐着，喝着茶，又暖和又惬意。张莉笑着，悄悄摸了摸我冰凉的手：“你最近干嘛呢？东奔西跑的。”“我杀了个人，公安局正逮我呢。”

“瞎说，”张莉笑，“你哪有胆儿杀人。”

“还是我们张莉了解我。”我笑，低头喝了口茶，“问你件事，你记不记得咱们有前门药店上班那会儿我每天都干什么？”“怎么想起问这个？你能干什么？每天上班来除了贫还是贫，要不就打电话。”“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你别管。你就告我你印象里那时我跟谁来往最多，谁老来药店找我？”“找你人多了，那会儿什么坏蛋不来找你？我怎么记得谁才来我又不认识他们。”“是么，可总有最常来的。你会一点印象没有？那会儿你不是挺盯着我，找我的人老替我打发。”

“谁呀？我怎么那么爱管你的闲事？觉得自己怪不错的。”

“真的真的。”我看四下没人鬼鬼祟祟地摸了张莉一下，“你肯定有印象。”“让人看见。”张莉躲了躲我，四处望望，低头呆了会儿，抬脸冲我一笑，“我记得那会儿你老给一个女的打电话。”

“谁？叫什么名字？”“姓刘哪。”张莉眼睛看向别处，“叫什么我忘了。你那会儿一天给她打好几次，一打就聊个没完，那腻——你怎么会不记得？别装了，你是不是还打算重叙旧好？”

“隔这么多年还醋呐？”

“别碰我，这是在单位，尊重点，谁醋她呀，长得跟河马似的，我是替你难为情，迷上这么个东西。”

“你见过她？她来过咱们药店？”

“你是不是打算再去找她？”

“是！他妈地你管得着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没那意思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你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求求你。”

“你对我总是这样，用着了甜言蜜语下跪都行，用不着正眼都不瞧一眼。”张莉很伤心，“我早看透你了。”

“没那意思。”我抚慰她，“我，你不还不知道么，出口伤人那都无意的——自卑。”

“得了，你也不用装花尾巴狗。”张莉蛮善良地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你真想正正经经找个人，我倒认识一个不错的姑娘，家里是高干，三间大北房。”

“你都拧哪儿去了，人家说前门楼子你说机枪头子。我不是找对象，找对象我就找你了，可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你好的。我是要写不，没听报上

见天叹息，才同志死一个少一个，要抓紧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经历整理出来，他们的一生是和我们整个革命斗争史密不可分的，对教育青年人帮助他们认识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爱你。”从药店后门出来，一条条整洁的小胡同里行人稀少，阳光洒在一座座四合院的房脊上，空气干冷清冽。我缩脖袖手地慢慢走着，很满意自己知道了这个女人的姓。

“长得跟河马似的。”刨去张莉感情用事的诬花费不实成分，显然是说这个女人的嘴比较大，嘴大就对了。一个个大嘴女人的头象从我脑中闪过：露出全部三十二颗牙的紧抿嘴笑不露齿仍如在面部横切一刀的，遮住上牙遮不住下牙的……想来想去留下的还是她。我顺着长长的胡同走到另一片街区，这是全城保留最完整的老市区。街道狭窄，沿街是一家家小店铺和住家改建的个体小饭馆。菜店的汽车正停在马路边卸菜，行人车辆缓缓绕行。胡同里的旧民房中间夹杂着不同年代盖的洋楼。简易楼和红砖公寓楼，不时走一段便可看见钉着铭牌的旧王府和当年富贾巨商建的大宅院。这些腐邸院保存完好加修了车库，院门紧团院内大树繁茂住着当今的各种高官名流。张莉告诉我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傍晚，她骑车从这一带路过，看到我和“河马”穿着拖鞋手挽着手从某条胡同出来，也就是说当年我和河马是在这一带鬼混。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几十年来我跑遍了它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单调、重复、千篇一律就象澡堂里的裸体人群大同小异难以区分，每一片街区都令我感到似曾相识，而且我也的确和居住的每一片街区里的人中的几位有过这样的那样的来往。我根本记不清我曾为了什么目的来过哪片街区。我在所有胡同都住过，最多的时候我曾和一打人挤住在一间屋里，当然不全是女的。我在一条条胡同里徘徊，我看一扇扇或开或半开或掩的门，想像着哪扇门里住着那个女人。我蛮想拎只锣当街筛一通，让门里的居民都站出来亮亮他们的神头鬼脸。我既好奇又茫然以这些门里居然关着我过去的一段生活。我应该推开哪扇门才能把它们释放出来？我有强烈的感觉，我在这些沉浸在阳光中的院落里遗失了什么，象遗留在屋里的烟味，看不见嗅得到；象人坐过的沙发，人虽去温犹存。

我在街角的小铺子里喝豆粥，吃馅饼，小碟蘸着醋，看着窗外马路上的行人，身上的温度嘴里的滋味眼中的景象这一切使我感到从前有段日子我经常坐在这个座位上吃怎样的东西——在同一角度看怎样的街景。

我掏出旧通讯录，浏览着上面姓刘的人名包括和刘谐音的牛和尤。我没法把范围缩得更小，如前所述中国人的姓名越来越麇究意味深长而往往忽视标明性别，倒不光是姓刘的如此，我挑出一个我喜欢的名字。

这是个栽着枣树的普通四合院，自搭的小房使院子留有几条通往各家门口的夹道。裹着白泥麻刀的水管子周围结着厚厚的冰，各家屋檐下挂着蒜辫堆着蜂窝煤晒着白菜，当年我就是在这个院里进进出出。我站在院当间感慨，带着我的欢乐和愉悦（我想我当年一定是欢乐的）。这一切多陌生又多熟悉，我几乎已经思想起住这院里的刘小力是个多可爱的姑娘，一嘴京片子，穿着小花袄，身材窈窕，一笑银铃般地清脆——我那时那么迷她，一天打好几次电话。我上了正房台阶敲那挂着钩花窗帘的玻璃门。一个穿小花袄身材窈窕的姑娘开了门笑盈盈地望着我，我也微笑……接着，我觉得不对，这姑娘倒是如我所想可是太年轻了，除非这是十年前否则再退十年她理当还穿开裆裤。姑娘笑着告诉我刘小力住西屋，接着站在台阶上喊：“刘哥，刘哥，

有人找你。”

“刘哥，我听着这晕。知道差了。西屋房里钻出个长发矮汉子，手拿拉着粘儿的鸡蛋壳，直瞪眼着我。

“我是……我……”我疾步上去，满脸堆笑，嘴里却不知说什么好。“噢，是我呀。”矮汉子仰天笑了一声，招呼我，“来吧来吧，你怎么摸这来了吃了吗？”

“吃过了，我吃过了。”我边进屋边连声说，“您吃您的。我路过这儿，进来看看，老没来不知你还在不在。”

屋里一个小巧玲珑的老太太机灵鬼似地看着我。

“这是我同学，妈。”矮汉子对老太太说，“人现在是大官了。团长，军校毕业的，你怎么没穿军装？”

“啊，便衣方便。”我随声应和着，心想这位不定把我当谁了。老太太喷着嘴，上下打量着我，嘴一瘪：“人那孩子怎么那么出息？瞧人家，再瞧你。”

“你们在老要得还挺凶吧？”矮汉子没理他妈，里外忙兴冲冲地问：“你打死多少人？”

“啊，我是团长，不亲手打人，再说我们是炮团。”

“打他们越南丫的，我看报纸跟他们掐起来心里这高兴，不让他们撒，反正咱们解放军也是闲着。”矮汉子端了碗面条站在地当间三下五除二吐噜了，又手抓着三个生鸡蛋，磕了嘴里倒，“痛，你真吃过我就不让你了，生鸡蛋有营养，动物卵嘛，这就是你不对了，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我还老惦记着你。”“咱们分手有十年了吧？”

“不止，中学一毕业你就没影了。我还一直心说你丫这操行的人能干什么？那时你丫那个，女的都敢抽你。”矮汉子又喝了个生鸡蛋，满意地看我，“不错，真不错，你还知道来看看我。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团长来看过我呢。我们这样的不行，看有学校挺横，没踹你一脚打一嘴巴——这你都不记得了？毕业也就完了，一辈子当个臭工人。哪像你，嗨，团长——牛某。现在你敢当团长，赶明儿你还不得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

“我没事，就是顺便来看看你。”

“忙什么的？”矮汉子见我走忙喝掉最后一个鸡蛋，一嘴腥气地说，“来了就坐会儿，反正我也没事，你不来我还不知道找谁去呢。”“你没看人家嫌咱家脏。”老太太盯着我恨恨地说，“人家团长哪是在这屋呆得住的？人家这就够抬举你了。”

“不是大妈，我还要去一些战士家里看看，当了领导，回来探亲总要顺便搞点家访，报个平安，谁孩子在前边打仗，家里老人不惦记？”“你懂个屁！”矮汉子叱他妈，“人团长觉悟象你？要不人家怎么是团长。甭理老丫的，咱们走咱们的。”

矮汉子把我送出来：“没事常来，你比方言强，那小子不地道，他丫这几年瞅那劲儿像发了财喂，不认人了。有次我在街上碰见他带个女的，迎着央就走过去，头都不带回的，直接杵进大饭店。我心说你丫牛某什么呀，不是一怎么卖屁股挣点钱，倒觉得自己成了玩艺儿？”

“什么时候？”我看着矮汉子，“你认错了吧？”

“错不了，就是头年的事。我还方言方言追着屁股喊他，他反而溜得更快了。”“你还记得我名字么？”

“那还能忘？”矮汉子笑着猛拍我背，“你就是卓越么，你以为你是谁？”

七

从矮汉子家出来，我贴着墙根儿在胡同里走，心情慢慢地变得沮丧。当时正是午后，阳光象水盛满槽子充溢在每条胡同里，流漾耀目，处处望去都是一片光晕迷蒙。我走到大街上，但老是在胡同里转圈，走完不条胡同面前又铺开一条胡同，犹如走在转动的地球上，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咫尺外街上的喧嚣人声和电车行驶的“轧轧”声以及售票员使用广播器的说话声，可就是走不出去，总是迎面碰上一堵堵青砖围墙和一条条胡同路口。胡同里静谧无人，我心神恍惚地走着，阳光照在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这时，我看到路边墙根儿湿土地面上有一卷盘旋向上冒着热气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屎……一个中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低着头迎面走来。一所中学在前面出现，操场上空无一女学生低着头默默走来。一所中学在前面出现，操场上空无一人，篮示架下放着一只套着网兜的篮球；灰砖教室楼上的每一扇玻璃窗都被打破，玻璃上的黑洞千姿百态……前面丁字路口出现一组小吃店、菜店和理发店，一些面熟的老太太正在买菜，看到我我便冲我点头，我发现我走进了一条熟悉的胡同。这儿的一切就像十年前一样毫无变化。我的脚轻捷起来，我隐约觉得自己知道前面还会出现什么。果然，前面半空出现一只单爪抓着石雕地示的展翅铁谁站在一个堂皇的石拱门上。越过一片片低矮的民房屋脊可以看到拱门里那个庞大院落的重重楼阁和绿荫覆掩的假山、凉亭以及一排排浓密的树冠。这个大院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一个头面人物的官邸，后来一直被各个时期的情报机关占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情报机关迁走才成为另一个军事单位的宿舍院；那些高大阴森的殿堂被隔成一间间小房，住进一户户被免职的军官的眷属。我走越认出这带的景物，十年前我经常到这里，和高晋、许逊、汪若海以及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在这里嘯聚成群。可是，我印象中这个院在十年前全国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的浪潮中已经被拆毁，假山推平，太湖石卖给了公园，树木尽伐，金鱼池填平埋了暖气管道，在被铲平的原址上军队盖了一栋栋整齐划一的公寓楼。我走进铁谁凌空石拱门，门口传达的战士没拦我。我穿过巍峨的三重正殿大门，沿着朱漆剥落的游廊往里走；我跨过一个大花园，花园沐浴在朦胧的阳光中；一株巨大的海棠树开着云堆雪砌的满树白花，落英缤纷点点花痕散布树下；园中苍翠的柏丛后面一树梨花一兜兜桃枝花朵繁盛，累累垂下的粉白交映，蓝天之下一片绚烂。我走进一条殿侧的黑漆漆夹道，在夹道中我闻到了记忆中的厕所气味。眼前一片豁亮，我来到一个在井院中，上面是带水泥廊柱的西洋和中国古典风格的混杂的两层楼房，每间高大的房间里都住着人家，孩子们在通廊上跑，廊柱间绳上晾着各色衣衫，我踌躇了，因为这处景象我和对另一处景象的印象过于重叠，我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竟如走进异域。这天井院院子跨院子，四面八方都有门，推开每个门都会又进入另一个天井院子，每个院和每个院一模一样，只是依次下来天井愈来愈小，最后头顶上的蓝天只有手帕大小，爷着而望，人如置身深井，院子满铺青砖，阴生绿苔，四周房屋门窗紧闭，鸦雀无声。这个地方我来过，史边走向西厢房的门边想，不但来过还在梦中一次又一次重蹈此地，这些年我可以说是经常回来。我知道给我开门的会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会立刻看到一屋子烟在惨白的日光下弥漫飘逸；那是一个铺着厚厚空心地板的套间。屋里尽可参挤地放着尽可能多的床，床堆堆着大量积满污垢的各种管子的酒瓶；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扔着各种牌子的皱巴巴的空香烟盒，烟灰缸会是一个旧鱼缸，盛满锯般的累累刀

痕。我甚至已经想起了每次在梦中回来都干些什么，我总是和在怎样的脸色苍白的男人打扑克，就是我和吴胖子、刘会元他们常玩的那种赢钱的打法。

我敲了敲西厢门，正待再敲，门无声地开了，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看着我。我迎着满屋子翻卷的烟雾走进亮着白日光灯的屋子，脚步踩得地板吱吱作响。我在那三个脸色苍白的男人面前坐下，他们看着我，目光呆滞，他们是我的熟人我的朋友，可我就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每当话到嘴边就象突然失聪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们玩牌吧。”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说，声音像是从隧道深处远远传来。另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拿出一副崭新的扑克飞快地洗着，然后放在桌上由我们依次搬点，我搬了张草花10，满点，于是我先摸牌。

我们聚精会神地打牌，我叫的极为谨慎，手抱半扇直过，每回叫起都是严严的，但看上去稳成的牌总是功亏一篑，不是关键张出错少打出“天断”Q。我记得我摸过几手非常漂亮的无将牌，四门截守长套缺K没扎下来反坐两管一门捅穿成牌上了趟，要不少AK挂崽儿挤到最后没涮下来回打德国车变门被抠。我对这几把破牌耿耿于怀，不停地在脑中演绎着正确打法，但一旦有牌又不可遏止地出错——我总是在事后才能知道正确打法。我记得我们打扑克的过程中，套间里面一直有一男一女在低声说话，语焉不详，但叽叽喳喳之声始终未停，象寂静中的一种蜂鸣，微弱但毫不间断地骚扰的注意力使我既静不下来又集中不了精神，以至后来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我总有那间屋很喧的印象。我记得打扑克的过程中有一阵子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看包打。这是个非常娴雅端庄的女子，事后想来她就是我无数次在心中在约上在自己脸上勾勒过的那个女人。我记不清她是不是从里屋出来的。站在我旁边时里屋的低语声也一直未停。我们好像都跟她很熟，一边出着牌一边和她说笑，她也是笑吟吟的，嘴唇不住地翕动，但说的什么我几乎全忘了。整个事情过程中，我只记得一句话，还不知道是谁说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进这个小院时是晴朗的中午，那块手帕大小的天瓦蓝，但我出来时天已经暗了。我好像并没有在那间屋里多久，只打了几圈牌。说了一会儿话。我沿着黑黢黢的夹道在一连串的套院里穿行，成排的房屋门窗紧闭，不时从黑暗中传来嘈杂的细语。我感到这个地方非常陌生，我从来没走这么曲里拐弯、黑咕隆咚的路，我甚至觉得那间灯光惨白的屋那些脸色苍白的男人以及刚才打的那几局扑克都是不存在的，就像那蹊晓的女人不存在一样。我来到豁亮的大天井院子，这种陌生感才渐渐消失，我仍摆脱不了这个院子带给我的熟悉感。暮色降临，几个战士在天井院子拉电影银幕，空场已摆了两排各种式样的板凳竹椅，一些少女在廊柱旁嗑瓜子聊天；黑黢黢的夹道微亮的另端人口不时有人进来，男女老少或笑或说一进入夹道就变成一个个静静走动的黑影，片刻出了夹道方再现面目……我想起来了，我的确来过这个天井院子。那是夏天，院里也在放电影，暮色四合院，夏天的时间显然要晚一些。电影是部黑白战争片，银幕上的我军官兵穿没有领章帽徽的夏季军服，端的是“五零”式冲锋枪，显然是部描写抗美援朝的片子。我们站在跨院门口边抽烟边说话，银幕后边的木结构小楼被银幕透射过去的白光照得轮廓浮现，银幕上人物的对白声在天井中瓮声瓮气地回荡，响起坦克履带震耳欲聋的“轧轧”声。冲枪在点射，大箭炮在齐放，人群在呐喊。在这一切亲响中最突出的是一部雄壮的交响曲……周围的人嘴里有酒味。我们是刚吃饱饭回来，在哪儿吃的？我的胃疼，盛满了刺激性液体和大量不易消化的肉类，这是唯有

喝了过量葡萄酒吃过煎肉才会引起的症候。我感到上涌的味道是一种甜甜发酵味，是的，我刚吃过西餐。当时北京市内对餐营业的西餐馆只有两家，一家在动物园旁，较远，如果在那儿吃的显然回来的时间应该更晚……我知道我是在哪儿吃的饭了。她站在我身边，我看不清楚她但能闻到她身上的“紫罗兰”香水味，怪不得我现在一闻到“紫罗兰”香水味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当时我站在黑暗中勃勃欲发，这也证明了她的确在我身旁，我是有感而发，“紫罗兰”香水味就象雌兽身上散发的麝香味撩拨雄兽一样撩拨我。这之后到上床是空白，我当时喝了酒，精神恍惚。我再能想起的已经是后半夜，电影的音响早已沉寂，窗外下着瓢泼大雨，闪电时而将屋内照得彻亮，我旁边是一具白羊般的躯体，雨是无声的，有人开门进来，又出去踩得地板吱呀吱呀响。噢，我有个印象，她的体姿如骏马般的雄健，那一定是她采取某种体位时留下的形象。

当时和我一起站在跨院门口说话的那些满嘴酒味的人都是谁？我没法把那一一张张模糊的脸认清楚，没法理顺那些混沌场景中各种姿态的纷乱人形间的关系，没法复原那些和交织在一起嗡嗡一片的话语中自己的声音。我好象隔着一大声空白向一个灯光昏暗的人群晃动的舞场张望，即便那里都是熟人，我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个陌生的背影。

这么些年过去，这家餐厅的招牌已换但负观依旧，仍然是那幢四四方方灰砖楼房中的狭长一条，象一座剧场的走廊。餐厅在别一条马路上开了个富丽堂皇的旁门，过去的老式旋转门前冷落了，堆着盛满空啤酒瓶和空可乐瓶的箱子，阴影重重的大树停着的一排小汽车也积满灰尘、挡风玻璃污钢不堪，被人用手指画出各种符号和简捷有力的粗话。

我站在人群熙攘的街对面看着明亮的窗户内人们在餐旧旁边吃边喝边聊天，隐隐的音乐声传出来。我知道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高级餐厅了。日本人把它改建成了一个简单时髦更便于迅速赚钱的西式快餐店，店堂内设置了长长的焦菜柜台，用锃亮的不锈钢栏杆围着，人们排着长队依次取菜，象在地铁站的入口和医院挂号处排队。不存在重温旧梦的可能了，就在前几天我还来过迷里，毫无感受地坐了半天，象烟排列在烟盒里。我麻木不仁地坐在人丛里喝酒。周围是密匝匝的人头，有络腮胡子的欧洲游客、戴眼镜的学生、面颊光嫩的姑娘重重叠叠或正或侧或低首或扬脸微笑平和神态不一。我喝我慵倦我目津我睁眼作白日梦，耳边一片喃喃低语。我看着一个篷发戴眼镜穿棒针毛衣的小伙子去柜台取饱料转过身来变成我过去的一个熟人冲我笑向我走来，问我怎么独自坐在这儿“不和大伙儿在一起。”我起身跟他走，毫无阻拦地穿过中厅进入另一间厅堂，这坐的都是我的熟人，一旧棹村边笑边吃像是在开同人招持会。我看到高晋、许逊、汪若海和乔乔、夏红；看到吴胖子、刘会元、胖姑娘；看到找过我的那三个警察和张莉、金燕，对不相干的新人也满面春风地坐在人群中。我还看到高洋、卓越和那个穿条格衬衣的陌生人同桌坐着，我纳闷怎么刚进来时没注意到这厅里的这些人。我觉得有些话可以当面说清了。可我走到他们桌前时，嘴里却发不出声，他们看着我只是笑什么也不说。我焦急地转来转去，脸上露出种种恳求，渴望的神态可没人理睬我，张独向我招手，我向她走去，却身不由己地坐到了另一桌上，旁边是那个篷发戴眼镜的熟人。他给我斟酒，泡沫高过酒杯仍不住手，酒液流下玻璃杯漫到桌上滴在我的腿上，腿上一阵冰凉。他问我，我的女朋友怎么没和我一起来，我稀里糊涂地回答说她家里有事来了个亲戚。接着我清醒起

来都说的是谁？他说除了刘炎还会是谁？他接着挺奇怪地问我，人去不是刚从云南回来假装去看石林其实是跑出去鬼混。我去云南是和她么？我连忙问你证据？装什么傻呀？他说就跟刘炎，不是跟你姘跟我姘似的你倒不如我清楚。刘炎我念叨着这人名字竭力记着你是说也叫刘炎。你是不是醉了？那人问我梦没醒吧，不是不是，我说我有十年没见她了，我都忘了她什么样。那人笑，脸是记得，身上没法细说，挺不错的，放心你不冤。

细说细说，我说我要知道具体，我正在找她，不弄清楚了没法办，细说我她说不清楚。那人说，不过我家里可能有她照片。我可以给你找找。现在就去现在就去我说饭回来吃。那人家在小胡同里，我们摸黑绕了老半天，最后又来到那个天井院子。这地方我来过，我说。看着已成废墟的院子出神，整个在到处是砖声瓦砾，假山花园楼阁荡然无存，只是断埂残壁仍显出过去院子的格局。小屋孤立，透出惨白的灯光。我们走进去，那仿脸色苍白的男人和那个女人都已不见。那人从书架上寻找出一本布面像簿一页页翻，上面都是发黄的黑白照片。各种年龄各种相貌的男女在各种不同景衬下的合影。我屡屡看到我，咧嘴戴着红巾的、穿水兵服划船的、留着长发吸烟的。我身边的人不停地换着，先是父母，然后是高洋、许逊、再后是吴胖子、刘会元。这中间还掺杂着大量忘掉的人，萍水相逢的人。这里同我合影最多的是高洋和卓越，几乎每个时期的照片中都有他俩，从早期理个小光头挺着小胸脯到成年后穿着军服和便衣在各地名胜前含蓄地笑。他俩几乎是和我一起长高变壮甚至连眼神也春色变化由屯洁无邪到疑虑重重，接着，卓越便消失了再也不出现了，然后是高洋，一排排人中没有了他的脸。我越来越多地是单人留影，面孔越来越老，笑容越来越尴尬，最后几张我完全是垂着头，镜头移开了，空拍了一些乱石断墙枯树坍塌的庙宇晦暗的海面荒草萋萋的山头。这些杂杂拉拉的照片中有一些或结伴或单人的女人，各种笑容静态或艳或媚大都背影晴朗、景物可辨。唯有一张像是阴天室内影影绰绰站着一个女人，身后全虚，脸也模糊，细看才见五官：眼下视嘴微张仿佛吞吞吐吐欲说什么，照片下部还有一个较明亮的局部那是被照者一双互相搭着的手。尽管照片拍得很糟人也很难分辨但我知道这就是她了。我记得我把照片取了下来装进衣兜然后回到餐厅。餐厅里很热很亮灯光刺眼仍是人头如丛。我的手心在出汗，高晋、吴胖子他们仍在从容吃喝，一张张熟人的脸在晃动，我认真地看去像用长焦镜头推向前去将他们放大收近，我发现我不认识他们，随着五官的清晰毛孔的扩大扩大我觉得这一张张脸上熟悉的特征在淡化在消逝，变成一个个陌生的鼻子、眼睛和嘴组成一张张生疏的形象迥异的脸重重叠叠。我旁边一个娴雅的女子在看我，就象我把那帧照片摆在了旁边。不知是我进入了照片还是她从照片里出来，周围昏暗下来，室内景物变得影影绰绰，窗外是小雨阴天。我们懒懒地对坐，她的手在桌下显得明亮、光洁，她的头发没扎烫乌黑笔直瀑布般地从肩上演下去，眼下视嘴微张。我好象跟她搭讪了半天她始终一声不响。别那么势利，我对她说。平时总抱怨没有机遇：一旦机遇来了又不知道怕；你要知道这是谁，你就不会这样了。

我对她承认心是凡夫俗子虽然自报家门有失矜持，有名菜不端自个上桌之嫌，但高出流水知音难逢，你不把握我我还急急欲把握你呢。我说我不赞成人分三六九等，为什么名流就不能主动吊百姓的膀子？我不觉得丢了什么份。她笑了终于绷不住笑了……大概就是从这儿开始乱的，我对她说，我是作家，写过《哭泣的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别傻了她说，这一套我

已经听你演过一次了，在你家“至今已觉不新鲜”。她让我好好看她，咱们见过你从你家轰过我。我颇为诧异呆若木讷了半天认出对方是那天送那对新人来我家住的女子李江云。我想溜被她叫住“别不好意思别装作头一加干这种事，这样并不打动人，我知你是老手。”我强笑着干着东张西望着脸红红地说：“人总是有纯真的一面。”后面有点虚，我不知道究竟怎么过渡的。我好像又和李江云坐了半天，主要是听她奚落。她说了很多暗藏契机的话，我想着要记下来最终一句没记住。我好象始终有个较清醒的意念要离开回到李江云了现前的场景中去，但我始终没挪地说仍和李江云对坐着。我自己说的话我记着一些残句：“我给他们领导看守招呼……”，“人不在职，下面就怠慢得多……”这好象应该是我们后来在地铁等车时说的。但我恍惚记得我是坐在餐厅里说的，似乎我们已预见后来我们要在地铁站等很长时间，还有一些话的含义我很不清楚，我是用文言咬文嚼字地说的：“尔乎夜满深雾，尽弥长云……襄醒怀急望……犹为廉士所弃……宁复慈心所忍……。”还有一些法语一类的鬼话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说这些，这种学问我一向是望尘莫及的。我认为我是在梦里，但周围景致，人物又是那么实在栩如生叩之即响，使我又无法疑在梦中，我们乘着地铁回家，但我又清楚地看到长街闪过的一盏盏路灯一团团黑黑的树丛。我自然而然的和李江云一起到了她的小屋，鬼鬼祟祟地穿过昏暗的楼道闪进挂着的红花门帘内，一方面我觉得屋里漆黑一张潮湿的嘴对着我脸呼出热气，一方面我又看到李江云在灯下安详的脸穿着紧裹身体的暗红色毛衣。她从空中慢慢下降象从滑梯上慢慢溜下来，我仰视着她象被裹进温暖软的襁褓，惬意感如同涟漪在我身上一圈圈散开一波波起伏，我身体的底蕴被触动了激活了，犹如一线波涛从天外远远奔来，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浩荡。这时我是清醒的，像有尿床习惯的孩子那样警觉，但意念飘忽，把持不住，终于放纵——我手心抓着大把丰厚结实颤动着的肉，感觉是那样真实不容置疑。我在临界状态相持了很久，像饱膛束缚着点火欲出的炮弹既顽强又徒劳，一发发礼花在夜空中迸裂飞溅带着灼热的能量夺路而出，夜空在抖动。我像一具薄脆易碎的玻璃管在高温下炽红熔软——悔这莫及，万念俱寂……

八

我头疼。我精神疲力尽地从床上爬起来时阳光已照彻室内。我有印象我搞脏了被褥，但我纳闷地发现周身上下很干净。那对新人的煮袋装牛奶，见我出来也给我盛了一碗。他们很懂事地吭中哈喝完牛奶，然后男的对他们说他们要了，临走想办桌饭特别一下以谢关照。东西已经买好，让我今天别出去顺便把大家找来。我点点头说随便你们怎么弄，然后去给吴胖子打电话叫他们过来。我正在整理牙具和随身携带的衣服，李江云来了。神态端庄举止娴雅，不卑不亢地和我打招呼。好久未见，我笑着对她说昨天晚上我都梦见了你。是吗？她随口应了一句，问我这是要上哪儿。去投案。我说我被人陷害了好日子过不成了。你昨晚没梦见我吗？我问她。她脸一红扭头去问新娘，你们准备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我发了会儿呆又继续整理简单行装。吴胖子，刘会元他们来了。一进门就大嚷大笑拿李江云逗趣。说这两天满街找她找不着，昨晚去她家堵她，结果屋里有人不开门，让哥们儿几个冻了半夜，李江云只笑不说话，我们坐下玩扑克，李江云无聊地坐在一边翻画报，我不时去睃她，她也不时抬眼看我。眼中看不出有什么意思。方言昨天去哪儿了？吴胖子他们问我。我们也找了你一天，是不是藏在李江云屋里。克说是我们相

洽甚欢。哥哥打下江山你来坐，吴胖子笑着说看出阴人来了。我对李江云说，来坐在我身边做出样儿来给他们看，李江云淡淡地没搭腔人却居然挨着我坐了过来。怎么，我笑着说吃们真的会过。李江云脸倏地变色怒目圆睁似受莫大侮辱。

快离开快离开吧！我作畏惧头笑着说，我可不敢招你。李江云凝视窗外不理我们。刘会元问我高洋一有无眉目。我说，完了，我没戏了，证人找不着干系脱不清我认命了，也没劲跑了现就等着警察来抓了，爱谁谁吧。怎么会这样。刘会元说你当时在哪和你也闹不清。闹不清？我说闹不清的事太多了。我记得我当时在北京，可一帮人非说我在云南。我连一个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人也找不着。据说有个女的那会儿和我在一起，可她，他妈的影子也摸不着。

这么些年早不知道干去了，连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也说不准了。我看李江云她若有所思。我觉得我们对她对够公平，她茂我美丽，只不过太善于保护自己，所以招人不得见。想想办法认真找找，刘会元说屁放过还有味，人出现过总会留有痕迹；先验明正身然后大伙儿一起找。

她叫什么？问题就在这这儿？一概不知只知姓刘。姓刘的多了成筐装，梦里我倒是一切都弄明白了可管什么用，还带做梦的，刘会元笑，你倒整齐全了。所以说，我说再弄下去我非成精神病不可。

这时新郎换着袖子潮乎乎地说菜快弄完了，大家洗手准备入席吧。我们出去看，饭桌上已经摆了五颜六色油亮鲜嫩的一片冷盘，齐声喝了个彩，分头洗手搬椅勺食。这时李江云拽了拽我袖了说，有话要跟我说让我出来。我跟她回到客厅她欲言先红了眼圈，激动地点起一支烟抽了两口然后定定地盯着我语气平静地问，我怎么啦，怎么就那么不入你们眼，让你们避之唯恐不及，你说说你给我一句实话，我究竟有什么毛病？你没毛病我有病。我笑，随之看到李江云的眼神立刻不笑了，茫然地说，我们挺喜欢你呀，没人说背后直夸你，他们就那咱人喜欢用嘴云雨，这是他们的毛病不是你的毛病。我说的是你，李江云仍火冒三丈，我怎么就那么给你留不下印象，还是人故意装的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以示潇洒。你给我留下印象了。我更加困惑地说，我心里一直惦记你就是不知如何动作，生伯惹恼了你……算了！李江云把烟一甩掉头就走，去你妈的吧。“去谁妈的呀！这娘们儿怎么张口就骂人，谁招她惹她了？”我嘀咕着坐到已经飞盏晃觥膀臂交错的席间，江云在对面入座，一副冷冷的愤懑。

“是咱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在这儿就先跟大家永别了！我举着酒杯笑着说。大家也笑，唯独李江云不笑。我喝了酒坐下再斟再喝——碰杯，火辣辣地盯着李江云笑，忽然我明白了什么，开始在身上的兜里乱摸。

“你找什么？”吴胖子说，“我这儿有火。”

“不是，不是找火。”我起身回屋里，找开衣柜在所有挂着的衣服兜里掏摸。我记得我那天穿的是一件棕色多褶有毛茸茸大翻领的旧飞行皮夹克，当时这种空军飞行员的皮夹克风行一时。我挨件拨拉着衣柜上的衣服，终于在衣柜深处找着了那件已落满灰尘的旧皮夹克。

我在皮夹克兜里掏出那张照片：阳光滚滚，纷纷扬扬的灰尘充满房间，照片的昏暗背景中一个穿着过时服装的女子的脸部隐隐约约印在上面。照片已经发黄翘角了。一道折痕从女子脸部横贯，使这个女子的脸有些歪斜，像是在古怪地微笑。

我拿着照片回到饭桌旁，不住地觑视李江云，她低头吃菜并不正眼看我。“这照片哪来的？”刘会元放下筷子拿过照片借着光线看了半天，然后问我。“从旧衣服兜里找出来的。”我看着李江云说，“这照片一直藏在我家。可我还满世界去找去打听，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的，人家说当时我就是和她在一起。”

“我看看。”吴胖子嚼着东西接过照片打量。“这不是小一号的李江云么？你们原先就有一腿子？”

“怎么成李江云了。”我笑着接过照片，看看李江云，又看照片，“这不是李江云，长得倒是不知道哪儿有点象。这是我早年的意中人，长得还可以吧？我有印象，别人告诉过我她的名字，她叫刘炎。”我猛地想起。

“怎么你的意中人的名字还要别人告诉你。”

“我早忘了。”我把照片放在一定距离端详着笑着说，“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

“没见过你这么晕的。”吴胖子笑着说，“自个下的蛋自个全不认得了，还得别人帮我孵。”

“换你你也晕。”我说，“乍不冷出来一个人问你八辈子前的事你也能样样说清？怕就怕秋后算账，本来挺明白的事最后也不明白了。”我看着照片若有所思地说，“其实我倒记得有这么一位侧福晋，就是脸有点模糊，名儿记不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跟咱们熟吧？我要不截长补短地去天安门溜溜，他老人家是背头还是分头，我也容易搞混。”

我看李江云，端起酒杯。“来李江云咱俩碰一杯，你真得包涵我。这几天被这些事弄的魂不附体，整个梦游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吴胖子看着我们笑说，“你们这话里有话呀。”“大概他还在梦游呢。”李江云淡淡地说，放下酒杯要过照片，看了一眼又把照片还给我，“这美人现在在哪儿呵？”

“我也不知道。”我承认，顿时泄了气，“有了照片找不着人也白搭。”“你可以到大街上张榜去。”吴胖子笑着说，“或者把照片拿在报纸广告栏上，注明：今有呆傻妇女一名走失……”

“你一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刘会元说吴胖子，“这样不好。”“你痛苦吗？”吴胖子胳膊我。

“当然痛苦了。”我躲开吴胖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看着照片上的女人一方面明知曾和她有过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方面却无万千思才奔来。她总给我若隐若现的感觉，原因来自她下视某点眼皮遮住了眼睛。她与其说毫无表情不如说表情冷漠。我不知道是因为她正在说的事很重要需要冷静还是她述说的对象令她厌恶——我这么说同样是因为她垂着眼睛给我一种懒于正视的感受。我有理由揣测坐在她对面位于相片之外的那个谈话对象是我，室内一定还有个第三者——拍照者，从取景角度的微小区别和照片所有的严肃气氛一个人身兼二职：既倾听又拍照，那就太作戏了。我看不出室内布置是我所熟悉的哪一家，女人肩部露出一角椅背似乎很班谰光滑有一定光泽，和暗处显示的墙壁的明暗度有相似的地方，疑为同一质地，我一时想不出在民用建筑中什么材料既可做墙又做家具——排除原本。我说过女人手部很明亮，姿态奇特，似双手交叉，细看却感受好象握着什么，可惜她衣服颜色太深使手中物件融为一体，不妨设想为一深颜色钱夹。不知为什么可能我身心浸满铜臭，我总觉得照片上的谈话与金钱有关。饭吃到下午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也

没什么可吃了的，酒菜悉数告罄，大家都懒懒的神怠眼惺强撑着。那对新人收拾东西准备赶火车去，大家虚情假意地告别。我对李江云悄悄说让她“留一会儿”。她拒绝，说要去送那时傻瓜。我再三恳留她听也不听，于是我说：“我也去送他们。”

我们撂下一桌狼藉的杯盘碗筷出来，外面阳光很好。吴胖子迎着太阳眯着眼叼着烟和新娘不停地插科打诨，李江云帮着新郎检查要还的东西有没有遗漏。这时，刘会元捅我一下，示意我跟他走到一边去，我们稍微离开了那伙人，假装站在那儿吸烟。刘会元对我说：

“刚才人多，我不想他们听见。”他用夹烟的手指了指我装照片的口袋，“这个刘炎我见过，我想我可以帮你找找她。”“怎么你认识？”我闻言十分兴奋，“你知道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那倒不是。”刘会元说，“我既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住哪儿，但我认识的一个人大概知道，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会儿我在我的一个哥们儿那儿经常碰到这个女的。她好象和我那个哥们儿非常熟，似乎当时她就住在他那儿。我不敢肯定呵！详细内情我了解的也不多。我跟这女的也没说过几句话，我只是觉得她在那人家非常随便，东西搁在哪儿都知道；有时我们玩的比较晚，她还给我们做饭。”

“没关系。”我笑着说，她这辈子姘过多少男人我管不着，我只要能找着她证明这辈子有七天她是和我在一起就可以了。”“这女的是个人物。”刘会元看着我说，“我对她印象还挺深，很风趣挺大方舞跳得好冰也滑得好还会几句外语。那会儿哭着喊着要奶我们那哥们儿，后来却没了动静。”

“你走不走？”李江云站在远处喊我，“要不你别去了。”

“去去。”我对刘会元说，“回头我找你。”

去火车站的路上，无论是在车站间奔走还是地铁车厢里总是我和李江云在一起，同那一对隔着很远距离。就是到了火车站，那一对上了车，我和李江云也是只顾嘀嘀咕咕说话远远站在月台上就像跟他们不相干。我一再对李江云说：“你得包涵我。我主要是认为这种事太不可能加上当时不清醒，生怕把假当真闹出笑话，所以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李江云说：“你恐怕就把假当真了。我不知道你究竟得出了什么结论，我发觉你这人一向不明不白，两极摇摆，根本闹不清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要么全否定，要么全盘接受，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大大演义了一番后全部当事实接受下来，所以你总是遇到麻烦。”“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一旦受到挫折很难再蹈覆辙。”我说，“但你要知道我这人是很诚恳的。这不是我好心挽回你的面子，而是我在补救我的愚蠢。你别以为我是出于下意识或某种习惯性嗜好就坡下驴，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如果我当时清醒我也会那么做，由衷地乐意那么做，甚至更主动更奴颜婢膝。”“我相信。”李江云说，“只要我先做出某种表示，不管你处于什么状态，清醒不清醒，你总会自动做出反应，投其所好的反应，反之不是我。随便换个母的你也一样。我并不是对你这点有什么非议，你只不过和大多数男的一样，与其说是劣根不如说是天性。”“你看你根本就没懂我的意思。”“我懂了，我很懂了，你不要过多解释。你现在对自己很清醒，可是对我你还不清醒。你说的这一切是建立在你对我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基础上，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从没希望我们之间建立如何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怎么使你有了这种错误的领会。我相对我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依然不清楚，我猜你把发生过的和根本没发生也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全都混在一起了，你仍然是按照经验按通常这种事的惯例程序来把握你的态度。”

“你是不是以为你是与从不同的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就很平常，而一旦你介入了就注定要赋予一些非凡的异乎寻常的色彩。”“我从来没这么认为过。”火车开了，那对新人从车窗里向我们招手。我们全没注意，直到站台变得空空荡荡了才往外走，仍然边走边说，完全忘了来这儿的目的。“你太骄傲了，太喜欢自己了，这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美德，但有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固执，令人生厌的固执。”

“你说的不对，我骄傲是一种秉赋并不是愿望也不是我喜欢表现的品质，我知道这很令人生厌，而且只会妨害自己。从内心讲，我是愿意表现谦卑的，甚至不惜显得做作而骄傲。”

即使使人有所感觉。也仅仅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并非我本意。我是很自尊很珍视自己，这也不是因为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而是出于仅仅不愿被别人无端地踩在脚下，你管这叫骄傲自珍我承认。”“你认为我们不平等吗？”

“我认为我们很平等。但平等不等于投桃报李，我总有我自己固守的东西，你也有你自己固守的东西，尽管你看上去或者说你极力给人一种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的感觉，但你骨子里是极世故的，有自己不能为他人左右的一套。”

“我有吗？”我笑，“没有吧？我怎么觉得自己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人，”“你看你又不说实话了。”李江云说，“刚正经会儿又不正经了。我在希望你认真点，否则我们就开玩笑好啦。”

“好好我认真，我是绵里藏针，肚里容珠。”

“你是个自视颇高的人，这你不承认也不行，否则你为什么对自己的过去非要一事一人搞清楚，你完全可以在任人……”“不搞清楚是要杀头的，我的小阴。”

“这是一个借口，从你对这件事的关心和热衷程度看你，除了要弄清这件事证明你的无耦，更多的是想对自己心中有数。你那么慌，因为你突然不了解自己了，少了一块东西，你拼不出自己的形象了。我想如果你清楚你那段时间在干什么，哪怕干的是坏事，你也不会这么慌。再也没有比对自己有个透彻的了解更重要的事了，起码你可以知道自己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干，让别人决定去向是可怕的。”

“我看你就很了解我，比我自己还了解自己，我怎么早没碰上你——我想你一定记日记。”

“记的，我不会因别人说了什么突然也怀疑起。”

“你这种人也比较可怕。”

李江云微笑，隔了很久后，第一次安详地微笑。“谈完了是吗，你不想再认真地谈思想了？好吧，就谈到这儿，我也累了。”“下面咱们谈点正经的。”我说。

“刚才咱们谈的不正经吗？”李江云说。

“正经，刚才谈的正经，我是说咱们现在谈点实际的。”我撑住地铁车厢门，让李江云先进然后跟进，“怎么样？比较绅士吧？”“噢，自己说出来就不好了。”李江云笑，“效果差多了。”

我也笑，抓住车厢摇晃的吊环：“我那个家眼下回不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警察就冲进来，你说过，让别人决定去向挺可怕，这个我同意，就算警察聪明，最后能搞个水落石出，咱们也不能把宝押在别人能力上，咱得自个

决定命运——万一是我杀的呢。？咱们不就傻了？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别咱们咱们的。”李江云笑，“听着就象咱们是同谋似的。”“我反正是把人当成同谋了。”我说，“我被逮了也要咬你一口，说你日记都伪造的，杀人其实是你主使的，图财害命——你看着办吧。”“真无赖。”李江云笑，“我倒想看看凭别人胡说能把我怎么样——这个队伍谁当家？”

“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真的，我在你那儿卫阵了吧，没别的意思，就是躲躲，早晚咱还能交流交流思想，谈谈人生、世界。”

“饶了我吧。”李江云笑着闭闭眼“你还真不能在我那儿住，也没别的意思，不安全。”

你想我一个单身女人，左邻右舍还不盯贼似地盯着我？万一有人报告说我收留了一个流浪儿，我受连累倒是小事，岂不把你小命送了我多不忍。”

“听这话数你疼我。”我说，“我也不是没朋友，但老朋友家都不能去，太明，警察一逮一准没躲一样。”

“这样吧，”李江云说，“我给你找个地方。我的一个女朋友自己有套单元，我给你说说，你可以在她那儿住几天。”

“我一般不爱住生人家。”

“你会很快跟刀熟起来的。”李江云笑着说，“她可一点不骄傲——对你脾气。”“咱们俩之间只当我是太监。”

我在家收拾细软，李江云坐三边替我数着：“带上牙刷，带上洗脚布，带上擦脸油，围嘴呢？围嘴也得带上，宝宝。”

我笑着摘下那只灰色女皮包：“哥哥没什么准备，这个包送给你当见面礼，赶明儿再买新的。”

“李江云接过皮包翻着里面的东西笑着说：“宝宝真可怜，平时就用这些破烂儿过家家？”

“这都是你嫂子留下来的，当年你嫂子就是凭着这种劣势站备推倒的三座大山。”“特别睹物思人吗？慢慢地，慢慢地给我痛说家史。”

这时，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喂”了半天，俄顷，才有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你不是去美国了么？”

我楞了会儿方想起是谁，随口支吾道：“是去了又被驱逐回来了，移民局查出我有‘甲肝’。”

“既然你已回了国”，女人说，“一时半会儿也再出不去，我劝你还是去看看凌瑜。”

“明天吧，”我诚恳地说，“明天下午三点我去医院。”

“你明天下午去哪儿？”李江云用灰包里的口红在自己嘴唇上试色，问我。我放下电话，走到跟前看她：“哪儿也不去，傻某呢，我没空和她们罗嗦。”“你太坏了。”李江云把口红涂满嘴唇，照照镜子，又问我，“怎么样？”我呆呆地看着她，板起脸上下瞧，“我们现在是在梦里吗？”李江云挣开我的手，使劲擦去口红，笑着说：“我从来不涂这玩艺儿，我总觉得一个女人嘴唇鲜红欲滴非但不妩媚反而有几分狰狞。”

九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完全是偶合，当我和李江云在阳光灿烂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时，我只在和她不住嘴地献着殷勤，并没太注意正在往哪去，直到走进一条满是吵吵嚷嚷背着书包往家走的中学生的胡同，我才在人流中留神眼看位于那条胡同里的那所中学，接着我就看见了有着一组店铺的丁字路

口。“我们这是去哪儿？”我在一群群擦肩而过的中学生中大声问李江云。

“去丰姗家呀。”李江云安详地微笑着说，“前面就到了。”

拐过了丁字路口，我看到胡同尽头那个大院的位置上存在立着一排排高大的、一模一样的公寓楼，楼群的阴影投射在胡同内荫了半条街。我们走近楼群，阳光留在咫尺之外，我身上暖意顿逝，楼群同时刮过强劲的风。

楼道里很静，空空荡荡，没有寻常居民楼每层堆置的菜筐纸箱自行车，楼道各层门窗完好紧闭，但拾级而上时却能感到楼道内流动着凉浸浸的气流。我们爬到顶层，高空风很大，楼窗户被吹得“哐哐”作响。李江云掏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支打开了顶层两套单元中一套的门。

房子内各屋无不散发着一股热烘烘的因通风不良滞留的暖气，桌椅床柜井井有条，我从屋内的窗户往下望去，下面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鱼鳞头的民房屋脊，那所中学的灰色教室楼凸出在远处，顺着两边民房屋的低垂房檐之间露出的狭长胡同可以一直看到丁字路口的小店铺。

“你的姐们儿、那个什么丰姗不在家？”我在干净、充满女性温馨的床边坐下，“怎么没跪迎出来？”

“她还在班上。”李江云忙着把我的东西取出衣服放进柜，牙具放进卫生间，“你放心住吧，一会儿我去找她，一切没问题，你会像仍住在自己家里那样感到舒适。”

“我倒从没在自己家里感到过舒适。”

“那就比你家更舒适。”李江云看我一眼，微微一笑，又继续忙碌着，拉开桌上一个带锁的抽屉对我说。“你所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

我看了眼那抽屉，又东张西望地看起屋里其它的摆设。我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瓶香水，揭开盖，按着健钮向屋里四处喷洒，“百姗打呼噜吗？”“不会让你和她睡一间屋里的。”李江云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走香水瓶，扣上盖，放回原处，“那么我和谁睡一间屋？”“和它。”李江云拎起床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扔到我怀。我抓住定睛一看，是笑容可掬的玩具熊。

“你不在这儿住吗？”我问李江云。

“我自己有家。”李江云笑着看着我。“我又没干过什么亏心事，需要抛家别业地躲藏。”

“一起住多热闹。”我热心地向她描绘，“亲亲热热那才像个过日子的样儿，一个人多冷清。”

“我还不知道，”李江云瞅着我，“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真是传统。”我抱着玩具熊站起来。我一向同现代派格格不入，我比较烦他们。”

“那你干嘛不娶个姑娘，结婚生子，吃着馒头踏踏实实过你的传统日子。”

“我想这样来看，可没机会，平常的时候谁都够不着，好容易碰见你了你又没点乐意的表示。苦呵。”

“别装了，我说你别装了好不好？咱们都这么熟了，你老扮着角儿也不觉得累又没什么效果。”

“我真的。”我走到李江云跟前沉痛地说，“我其实心里特苦，这点苦水儿我不倒给你倒给谁？我，唉，活活一个苦儿流浪记中国版。”我走到一盆开着花儿的君子兰前俯身嗅那花朵。“苦儿。”我闻声回头，李江云拿着自己的包走过来。“我去找百姗了。你先自个呆会儿。”“告诉她，家里给她新设了一位‘御用挂’。”

“告诉她，刀新领养了一个孤儿。”

李江云笑着走了，我手抱后脑勺仰面躺在床上，随着一声门响，屋里又恢复静寂。这时，我闻到屋里一股淡淡的“紫罗兰”香气，我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香水瓶，看看商标，揭开盖又喷了一下，“紫罗兰”的气骤然浓起来。

整套单元里到处飘散着“紫罗兰”的香气。我在各间屋里察看走动，卫生间里摆满各种香波浴液以及面霜雪花膏，所有瓶子都是未开封的满满漾漾但商标色泽已经黯淡了。我来到厨房，一应厨具锅碗瓢盆调料油盐酱醋俱全，只是也都簇新未曾使用过。单元里另一间卧室的门闭着，我推了推门上有锁。我回到我住的房间，走上阳台，伏栏眺望，远处，市街的嘈杂声隐隐传来，楼群间却是一片寂静。对面楼上的一扇窗户的窗帘动了一下，我感到受人窥视，便回到了房间。这时，我看到屋里站着一个年轻女子。

“我是百姍。”她说。两只大眼睛像盲人一样漠然地看着我。她的鼻翼两侧的颊上各有一块鲜红的蝴蝶斑，边缘凸起，象是一只大蝴蝶扑翅欲飞，上面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辨。她不漂亮，但身段婀娜。“坐吧。”她在屋无声无息地走。也许是她刚从外面进来，她的身上带着一股寒气，“李江云都对我说了。你在这里不要客气，你要客气我反倒要别扭。”

“给您添麻烦了。”她又象盲人一样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大的瞳仁上也未见云黯，不知为什么会给我无视力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她的瞳仁灰暗混浊犹如熄灭的灰烬。

“你一人住这儿，够惬意的。”

百姍置若罔闻地走到床前伸平刚才被我压皱的床单，将我动过的香水瓶重新摆好。“我这儿的东西你随使用。”她说，忽然露出笑意“我很高兴又有人住在这儿了。”

她走出房间，我听到她打开另一间卧室的门锁，接着一响，四周又复了片寂静。那天夜里，李江云没再回来，百姍也没再露面，我一个人呼呼大睡，半夜，我被一种声响惊醒，有人在外间屋打电话。我听到号码盘一圈圈转动的“哒哒”声，但拨完号又没人说话，稍待片刻，号码盘又重新拨了一回，仍不见人讲话，最后，过了很久，电话挂上了。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外间屋大声哽咽，门上响起一阵类似爪子挠抓的刺耳声音，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大声问：“谁在外边，百姍么？”

挠抓声和哽咽声倏地消逝，我下床打开门，外屋黑漆漆的一片寂静。电话放在饭桌上，蒙着手帕，百姍那间卧室的门关得紧紧的。那天，西北高原刮直大风，被吹起的漫天黄土随着高气流带到本市。早晨，当我睁开眼时，外面城市空中一片混悬昏暗的黄色，数以吨计的黄土均匀、帷幕四降般地徐徐自天而落。无孔不入的黄尘微粒飘进室内，窗台、桌椅、地面甚至床上都落下了一层薄薄的黄土，我掀被而起就象从被人掩埋的坑里坐起。我走在街上，城市空中下雨似地漫天洒降着黄土犹如天上无数翻斗卡车在倾泄，行人、车辆，楼厦一切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到处是黄雾，地面积了一层土。这情景简直就像一场噩梦，一场掩埋整个城市的噩梦，我走进一家有公用电话的牛奶店，给刘会元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找张空位子坐下。牛奶店里开着惨白的日光灯，灯光下到处一片惨白：巨大的冰柜、服务员的白衣白帽以及冰柜上摆着的各种冰激凌和奶制品，连人脸都是一张张地惨白，在窗外一片天昏地黄之中显得极不真实，色调极刺目。

刘会元来到牛奶店时，我正浑身哆嗦地喝着一杯黑色的热可可，精神亢奋。

十

刘会元的朋友李奎东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仪表堂堂，在国家某机关当处长，他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接待了我们。他和刘会元很亲热，有说有笑，我，沉默寡言地坐在一边心情很黯淡。刚才刘会元告诉我，昨天晚上警察搜了我家，来了不少警车，院里都传遍了，说我犯了大案畏罪潜逃了。警察还找了他和吴胖子查问我的去向，他们一概都回答不知道，警察好像知道的事不少。还问了那对新人和一个女的显然是指李江云。他们把那对新人的情况讲了一些，对李江云没说什么光说不认识。我非常担心警察顺着李江云控着我。我相信警察一直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监视着我，我甚至怀疑这个仪表堂堂的处长，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底细。

他和刘会元聊了会儿，拿过我带去的照片看了片刻，又打量了我一下问我：“你找她干吗？”

我把我编好的一套伪托他人的完全无害的谎话说了几句：“一个朋友要评职称，想找她要回放在她那儿的毕业证，当时他们住在一起。”“没其它意思。”刘会元帮我说，“没恶意，时间过去太长，人的变化太大，老地址已经找不着这人了。”

“这人现在住哪儿我也说不清了。”李奎东说，“我跟她分手也很多年了。我认识她后她就住在我家，所以别看我们有段时间很熟，要说她住在哪儿我也说不上来。”

“你们是哪年认识的？在哪儿？当时她是干什么的？”

“当时……”李奎东停下来。“你问这些干嘛？”

“我看你还是跟他说了吧？”刘会元对我说，“要不谈起来也不方便。”

“好吧。”我把第二套谎话端出来。“她是我姐姐。十年动乱中我父母双亡，我给寄送到外地的一个亲戚家，姐姐去东北农村插队，从此失去联系。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一点音信也没有。只剩下这张照片不知道是哪年照的。要不是这张照片我连她模样也记不住了。我想她这些年一定很苦，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四处漂泊，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人。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酸。”“够惨的。”刘会元说，“我们这哥们儿自个也够惨的，所以我说这事无论如何我得帮他。”

“嗯，”我擤擤鼻涕对李奎东说，“我这不是要找谁算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说句官话，帐全记在‘四人帮’头上，我现在只想找着我姐姐，别的像你这种收留过我姐姐的人我只能说感激。”“我们认识也得有十年了。”李奎东眨着眼儿不知所措地说，“当时我也刚从兵团回来，没有工作，成天在家闲着。离我家不远是红塔礼堂，那会儿那儿老演外国片，没事我就去那儿等票。那好像是春天，天还挺冷，还得穿大衣。那天红塔礼堂演什么片子我忘了，好象是《勇士的奇遇》。我在门口等票，电影都开演了。拿票的人全进去了，礼堂门口台阶上稀拉拉没几个人，我正想走，那个女的——你姐姐来了。穿着件军大衣，手揣在兜里从我身边过，我问她有富余票吗？她瞧了我眼点点头说有，也没有把票给我一起交给把门的撕了副券把我带了进去。我说给她钱她也不要，这样我们俩就一起看了场电影。看电影时我们胳膊肘挨在一起，散场后我问她有没有事，她反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事我们一起去吃饭，她想了想就答应了……”

“后来呢？”见李奎东中断了，我问，“就这么简单？”

“后来我们就认识了。”李奎东有些焦躁地说，我想他对一个不摸底的人讲述这些很不情愿。

“每次分手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她就住在我家去了。她对我说，她也是刚从兵团回来家里已无人，从我对兵团生活的了解看她的确在兵团干过。我从没怀疑过她，也没道理怀疑。她是那种饱经风霜的人，对一切变化都采取泰然自若的态度，一切都不需要明说，一个眼色一个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都会使她立刻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对方的意图。她从不执拗他人，也不使他人为难，很温顺很平和，和她相处我很松弛，因此得出错误的印象认为她是个凄恻寡言的活动木偶。她很爱说爱笑也很风趣，在人多的场合从不怯场总能落落大方应何自如，这点刘会元可能知道。她没有小家子自怜自爱的忸怩作态，同天真未琢不同的是，她欢快并不恣肆，雍容并不轻浮。任何调笑撩逗一旦变味变得狎邪变得不尊重，她就立刻感觉出来。我不是说她就立刻形于色，她感觉得出来但含而不露。所以我说她饱经风霜，有一种超然物外的镇定与从容，皮裘已锈但污无妨，当她垂下眼皮时你哪怕将她拥入怀中甚至浸入身体你也会感到她神飘天外与你距离遥远。”

“她和人在一起时，用的名字是叫刘炎么？”

“是的。我也一直怀疑这不是她的原名。就在我和她最熟识的阶段我也总觉着她是个陌生人，一个隐姓埋名的女子，你知道吗，她给我的不可捉摸的感觉太强了。”

“就为这和她分的手？”

“不，我不是非彻底了解一个人才能和他共处，有些事我倒觉得不知道为好。像我现在当着这么个小官，居于一些人之上，我更觉得保持距离的必要，均匀分布才能稳定和谐——

是为这个。”李奎东吸起一支烟，吸了两口掐灭，看着我说：

“她说谎，这点我不能容忍她，我一而再、再而三终于忍无可忍。我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心理，她完全没必要跟我撒谎，我从来没对她这个人之外的东西感兴趣——她主动骗我。我只能认为这是她的一种习惯。她从来也没有像一般骗子那样撒谎是有目的并想通过期骗取得什么，也不像一般女人撒句谎是出于防范，也完全是无端的，下意识的这点比较可气。你要说你有什么难于启齿甚至有什么目的我还好理解点譬如我们走过路边一排楼时她就指着其中一幢说她家就住在这儿，什么门牌多少号，家里有几间房，什么摆设养了狗啊猫的。有一次我就按她说的门牌去找她，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她惊喜一下，结果敲开门住在里边的人是我的一个仇人，更完全没有关系听都没听说过她，这实在太捉弄人了。我质问她，她却完全茫然忘了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养了一条亲密的小狗，如何如何可爱，毛如何如何长垂下来盖住眼睛，常得用剪子绞才能看清道。她还领着它逛公园，警察叱她，她对小狗说，‘跟叔叔说‘对不起’，小狗就‘汪汪’叫两声，说的有鼻子有眼。我叫她带来给我瞧瞧，她老说常带老不带。后来搬到我家住时煞有介事地拎着个提包说小狗装在里边，打开一看是一只玩具狗。”

我笑：“这人倒挺有意思。”

李奎东疑惑地看看我：“天天跟你来这么一套你就有悄起来了。我就跟她说：‘你老这样骗我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她说‘我改’，接着

没两天又跟我说她的一个朋友要叫她去聚聚，一帮朋友等着要见她，我说那你就去，好，到时间她走了，我正好有事要去西单跟着也出去了。路过木樨地时，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街边花园逗小孩呢，她其实没朋友，我跟她认识这么长时间除了我的朋友没见过她有过一个朋友。她每次说去朋友那儿都是在街上瞎逛，可她隔一阵儿总要出去一趟说看朋友。“大概就是第二年。说实话，这点我不想隐瞒，我也没打算和她——和你姐姐结婚。大概她也看出这点，一天她走后就没再回来，我等了很长时间，有段时间，每当门响我就以为是她回来了，可每次都不是，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淡了，人总得结婚。我就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你要是不来我就把她忘了。”李奎东又抽起烟。

“后来你没再见过她？”

“见过一次。”李奎东说，“一年夏天是在王大人胡同还是磊王八胡同我忘了。我和媳妇骑车路过，看见她和一个男的穿着拖鞋从胡同走出来，她没看见我，我也没喊她。就那走过去了。我听一个朋友说过，他有次在个舞会上见过，还把她带回家过了几夜，那人是个酒色之徒，总吹自己和多少女人睡过。他的话我不太信，不过也没准——王匡林认识吗？”李奎东问刘会元。

“不认识。”刘会元说，“想不起来。”

“你有这人地址吗？给我写一份。”

“有的。”李奎东说，“你们要找他别说我叫你们找的。”

“不会的。”我看着李奎东给我写下地址，把纸揣进兜里，“那我们就走了，以后你要还听到刘炎的什么消息劳驾告诉我一声。”“我到哪儿找你？”

“你找刘会元就找到我了。”

“你姐姐绝对气质好。”李奎东似乎聊得上瘾，还想多谈谈刘炎，“样样出色，舞跳得好冰也滑得好。如果滑冰有业余段，她一定是高段。每次一下冰场绝对醒目高出其他人一筹，提刀旋转玩似的，像是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女人。”

十一

“什么弟弟寻找姐姐？别逗了，现在国泰民安哪还有这种人间悲剧？哥们儿我见过你，你什么时候蹦出个姐姐？你姐姐早让你爸甩墙上了。”王匡林是个相貌猥琐的瘸子，穿着笔挺的深色西服，两只小皮鞋擦得雪亮。一只跟高一跟矮原地站着十分威武。我和刘会元找到他时，他正在楼下存车棚的公用电话处给人打电话。听到我们问存车老太太“知不知道王匡林去哪儿了？”拿着电话筒探出头来喊：“到这儿来到这儿来，王匡林在这儿。”气派十足地吩咐我们：“你们先站这儿等会儿，我打完电话再跟你们说话。”然后伏在电话机的窗台上没完没了地说：“你们该动动了。巴黎银行那七百万美元已经汇进了瑞士银行，汇票我都见着了。巴拉万先生已经很不高兴了。这么大笔款子在欧洲调来调去下不了崽儿净听故事我都不好意思再跟人家见面了。你们唬弄别的洋鬼子我不管，巴拉万先生不合适；人家那么热爱中国，要‘拨了奶子’汽车人家也给了。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你们要为难，我给赵办李办打电话……”存车老太太小对我们说：“见天一通电话不带重样的。这瘸子是干什么的？”“国务院‘瘸办’的负责人。”我们说。这时王匡林打完电话满面红光地转向我们，我们忙收住笑把来意简单地跟他讲了，还是那套“磕儿”，没想到瘸某还挺精，根本不信。

“王爷是谁？甭想对付咱们，心里明镜似的。”

我忙笑：“既然王爷明白，我也不瞒您。我那么说是蒙傻子不是用来蒙

王爷。这人我们找她，她手里有哥们儿一笔钱，哥们儿急着用；再说没用也不能瞎她手里，哪怕给咱王爷使呢。”“兄弟不成呵。”瘸子吮着牙花子说，“瞧咱，玩妞儿讲究的是使别人银子。自个一个大子儿不掏。”

“那是，谁能跟咱王爷比。”

“这么着吧。”瘸子一拐一拐扭出存车棚对我们说。“反正我也要吃饭，咱们就一起吃吧，找个地儿。”

“您挑。”“咱也别远喽。”瘸子带我们走过楼前停着的一辆小汽车拍着后备箱说。

“我这车没油也没法开，咱就近处找个馆儿。我现在也忌油腻，随便改摄素净就得——咱这车地道吧？法国‘牛奶子’，世界四大名牌，北京独一辆。”

“也不看是谁的车？”我们跟瘸子出了楼区，穿过一条没铺完支着大锅正煮沥青的马路，捡了个标致门脸钻进去，直奔雅座。点菜时还热闹一阵儿，服务员拿来菜谱谁都不看，跟瘸子学着都扬着脸：“人们这儿都有什么吧？服务员拣着海大的虾报，我们就对着眼儿互相看说“没劲不爱吃”。服务员接着报肉丸蹄筋黄花鱼，我们又说“俗气吃腻了”。后来服务员合上菜谱问我们“你们想吃什么吧？”我替瘸某说：“炒豆腐扁豆烧匣子。”服务员说时令菜一概没有，“想吃家吃去。”我们跟瘸某交口说：“小馆子是不成，什么都不全。”服务员索性一边坐着去了，“想好了喊我。”我们议论一通想妥了“凑合着随便来点。”拾起菜谱从下往上点了一溜肉线肉片，瘸某要了二斤饭。付款时丫挺的还跟我争，我钱都掏出来了他还拧着我的胳膊往回塞，非他出，然后他手就长在兜里拔不出来了。

“咱们还来这套？”我问瘸某，把钱交给服务员。

“不是，不合适，”瘸某手托腮若有所思，“这是我的地盘。”

酒菜上来后瘸某特高兴，小手把住筷子在桌上对对齐又快又准地夹肉片不歇气地往嘴里塞。

“你们怎么知道我认识刘炎的？”瘸子美滋滋地品着肉味，颇自得地问，“这事我捂着还传那么广。”

“谁都知道这还用问，”我恭维着瘸子，“全北京都在传。”

“不对，”瘸子狡滑地笑，显出自知之明和清醒的判断力，“这事只有李奎东知道，你们肯定是听他说的。”

“不是不是。”我替李奎东遮掩。

“虽吃葡萄不吐籽假装一兜水了。”瘸子略还锱铢地笑。“瘸爷不呆不傻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谁是怎么回事……谁说的也没关系，瘸爷不在乎。李奎东肯定跟你们说姓刘的小娘们儿气质多么多么好，人多么多么高贵，属桃的烂皮儿肉不烂叫白活，一辈子没见过活人簸箕，不锈钢漏勺拎着数不清几个眼儿，蒙被窝嗑瓜子只当下肚的全是好仁儿。我告诉你们这刘炎其实是北京最脏最脏的‘喇’，要多脏有多脏你想吧，收推得娘娘似的，其实是个胡同串子，我还不知道也？她爸就是个蹬板车的，她妈是个拣废纸的，从小到大没刷过牙没洗过脚——胡拉劈哩叭啦往下掉活物儿，整个一个酒‘西施兰’主儿，谁招一回泡三宿澡堂搓出血来也去不掉味儿，那得就着葱蘸着酱闭着眼才能往下咽。”

王匡林说得是几年前在一个舞会上把刘炎捡来的。“到今儿还悔，”我拿出照片让他看一眼再说，别搞错人。他瞄了眼照片说没错就是她，“瞅她

那德行。”他说那次本是他办的一个挺高的舞会，来的都是师以上干部，一个叫“五粮液”的姑娘想把刘炎带来，“她当我是开委托行的呢”。当时黑灯瞎火烟雾腾腾看不清闻不着的他把刘炎当天仙了。

我正跳得翩翩的，瘸子说，“五粮液”把刘炎杵我怀里说交给我了，刘炎就跟咱腻小膏药似地贴上了，她跟咱说佛拉芒语。比利时咱熟呵，跟咱说佛拉芒语那不等于跟咱说家乡话？咱就跟他对说看谁说的溜儿。她见咱会佛位芒又改希伯来了。咱老家哪儿开封有根儿您算碰上正宗儿了。希伯来完是闽南，闽南完了是傩傩，后来我急了，咱这是跳舞呢还是练鸟叫呢——你到底是什么为的直说不就完了，她躁了，吭哧半天才说还是咱老北京，八国联军进城时也没留人在家。我说中国人别来这套假装是洋蛋孵的挺光荣。干吗呀，咱经谁差？就说我们姓王的，东汉时代皇后成捆皇上全是咱们生的，未了江山也姓了王，我们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还不是忍丰，有没有身份不在那个，后来有一次我在魏公村附近碰见她，那儿不是有几个歌舞厅吗，她也弄得跟演员似的在街上逛。见到我在菜市场门口就谈起音乐提这个提那个假装跟文艺界的人特熟。我实在不可名状。就说，噢，原来音乐就是这个。我早知道不过叫法不同：你们叫音乐，我们中鸡插。

这时我插进去问：“你和刘炎前前后后有多长？是在哪年？这期间你知道的她都和谁交往多？”

“没多久。”瘸子说，“这种人几次还不够，我一条腿不好第二条腿也不能使坏了。不过该怎么说怎么说，刘炎活儿还是不错的，瘸子淫褻地眨眨眼。“真会伺候人。”

“活儿好。”我点头赞同，“人不知道她后来又跟了谁吗？”

“不是跟你了么。”瘸子突然说，“你当她是全封式打火机呢，你使完别人再灌不了气儿——她跟的人多了，甭数那个，你既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操这份心同完。女人全一样，掏掏灰扑落扑落脏打遍漆扣上‘美的因拆呐’就当新的卖了。”“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不想打听她先后有谁，我是想问你知不知道她是怎么跟我认识的？”

“这话我不明白了。”瘸某警觉地看看我。“你把话说明白还是话里有许，告诉我这话怎么讲？你问知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的，”我神经质地笑，“我想知道我全忘了这里联着别的事我……”我一时语无伦次。

“你们，你，是在广州和她认识的。”瘸子仍然警惕得象只正跑着发现地中间有块肉的狐狸，既想不通为什么肉摆在这儿又看不出周围有什么危险。“你们那会儿正在广州各宾馆假装谈生意实际上滚港客的包，挨门推门哪门不锁就进去席卷一空；骗服务员钥匙留宿港客房中半夜穿上港客衣服蹬上港客皮鞋拎上港客箱子开溜，你香港脚臭腹肢全是那会儿染上的。你们那侍儿成王道了；骗吃骗喝骗姑娘打黑棍仙人跳就差往港客脖子上挂手榴弹了。”

“我还干过这事？”我笑着说，“我怎么全不记得了？”

“刘炎是自己飞到广州去的，据她讲是为了响应叶委员长的九点声明为海峡两岸扩大交流以身作则‘三通’变四通成立‘台湾同胞流动接待站’。你们在白云机场候机楼相遇。你去卖昆明的飞机票，她去机场送国民党特务，人群中互相听到乡音倍感亲切，机场休息室坐着谈了很久，后来一起走了两人眉开眼笑。”“当时你在哪儿？这一切你亲眼看见，可我对你没印象。”

“你是对我没印象。你没看见我，可我看见你们了，我就坐在你们不远处。刘炎看见了我，你没发现她和你谈话时频频向我这边看？其实你注意到

了，你还顺着她的视线也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不过你不认识我，所以没印象。”

“后来呢？”“后来得问你呀，后来是你和她在一起而不是我。你高洋、许逊、汪若海还有高晋成天在一起，你们的事你们最清楚。你们见了我连招呼都不打，你还情有可原，本来不认识，高晋，许逊我没少帮他们办事，还有汪若海见了我也跟不认识一样。不过我不在乎，我有我的事。”

“你是说高晋，许逊他们也见过刘炎？”

“你到底跟我打的什么仗哥们儿？放心，你的事我不感兴趣。你要找刘炎就去找‘五粮液’，她们俩是一对脏，互相的事全知道，跟我兜圈子是瞎耽误工夫。”

我再问什么，瘸子全不说了，一再推说不知道。我问他“五粮液”的地址他也不说，让我自个打听去。“五粮液”部谁方便都知道”。我问瘸子近几年、最近听没听到刘炎的信儿，瘸子说听说过前一阵有人见着她和汪若海在“十渡”山上站着，还有人看见高晋和她在宫厅水库中间蝶泳。这话我不太信，因为我知道汪若海大刑刚上来，在喀喇昆化山见着他还差不多，不可能痒“十渡”山上；而高晋以他现在的职务和民根本无法想象他有闲情逸致拈花惹草，尽管他的确会蝶泳，但要在宫厅水库蝶泳非得是刚从直升飞机跳下来。我想瘸某是开始和我打岔了。瘸某和刘会元讲起别的，他对刘会元说，那边坐着的一个女的特有戏老往这边看，你信不信我一勾搭就能把她勾搭过来。我们往不远处一张餐桌上看果然有个风姿绰约的女子独坐桌旁摆着筷子等菜，瘸某抖擞精神整理西服，刘会元说别别别惹事。瘸某说惹什么事你们胆太小，即有魅力地笑原地坐着不动冲那女的说：“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想着自己的事没太注意下边的过程，待我重新抬起头时一条大汉已经像座山似的移到瘸某面前：“你有什么话跟我说，瘸某坐着蹭胳膊挽袖子：“怎么着楂架呀？”大汉哪吃这个，揪着瘸某脖领子拎小鸡似地举起来：“你骨头痒痒了吧？”我和刘会元立即站起来拉架：“别动手别动手。”刘会元小声对大汉说：“我们这位同志有毛病，从安定医院出来。”大汉把瘸子往地上重重一跌骂骂咧咧：“瞧你德行还跟这儿起腻呢。”瘸子跟啮一下重又坐回凳子。“我让你俩。”大汉又冲了过来，我们忙挡在中间连劝带说。瘸子还嚷：“别拦着我，我让他欲哭无泪。”“你要再这么着我们可就不管了。”我说瘸子。“你要管你是孙子。”瘸子骂我。刘会元一拉我：“走，甭理丫的。”我和刘会元走出餐馆，听到瘸子在里面杀猪似地叫。

“瘸某说的还真惊心动魄。”在街上我干笑着对刘会元说。

刘会元瞅着我，微微笑：“看来你隐藏得还挺探。”

“呵，”我抬头挺胸，“我也没想到我过去那么了得，敢情咱也瞳过黑道，我还以为我这辈子一直就这么窝窝囊囊，原来也出息过也骑过人。”“这么说瘸某说的是真的了？”

“他那么说全是亲眼看见，我也只好认为是真的了。不过那钱呢？当年咱打土豪弄来的浮财呢？咱怎么还是穷光蛋呀，一点享受过的印象都没有。”

“刘炎呢，这你倾向于相信李奎东还是瘸子？”

“这我不信瘸子的，我这人一向从不招脏惹腻。”

和刘会元分手后，我在路边一家电影院买了张票，进去坐着在黑暗里胡思乱想。银幕上演的是部外国悬疑片：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在两个各具风姿的女人之间穿梭。片子放过无数次，彩色已经有些黯淡，还不停出现各种明灭的斑点和划痕，整个片子像是雨后天晴，一些衣着华丽的男女在遥远的

异国的花园洋房里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我神不守舍，片子看的断断续续：一个男人在海里驾驶帆船，一个女人在岸上注视着他；小汽车在雨中急驶，亮着灯光的别墅中有一男一女的对话传出；空无一人的卧室，被子拖在地毯上；人们在窃窃私语间杂有隐隐的音乐；机场大厅内人群在走动，一个穿风衣的年轻妇女站在人群中凝视着画外……我想着我在同样嘈杂宽阔的机场大厅里和刘炎相遇的样子。我同值班室的女工作人员说完话转过身来，视线穿过人群和站在那里向这边望的刘炎的视线相遇，她粲然一笑，另一端的沙发坐着的瘸子正好抬起头看到我穿过大厅向刘炎走去。我们眉飞色舞地说话，然后一同走到一旁坐下继续眉飞色舞地交谈。刘炎主要是听，偶尔说上一句，我哈哈大笑，穿礼服长裙的外国男女在一间摆着烛台鲜花的私人餐室的长桌周围就座，男士为女士摆椅……我们一伙和刘炎说笑着在一间长阔的大餐厅的一张张餐桌旁穿过，正坐在一张餐桌旁的瘸子抬头看我们一个个走过谁也没理他。我们在餐厅远处的一张桌旁围会，我不时欠身起来为刘炎递东西……银幕上的人在饭店的走廊里走，我们也在饭店的走廊里走；银幕上的人进房间坐下，我们也进房间坐下；银幕上的人上床我们也上床，也一起呻吟；窗帘也飘动……电影完了，影院顶穹的无数只灯一起射下橙色的光芒，我坐在原处，相当愤怒，这不是我和刘炎的故事，当然我们也如同他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上床，但这一切决不会笼罩在某种罪行的氛围下，我相信我和刘炎是在人群中相识，众目睽睽之下的偶一回眸，但我同样相信斯时斯地我决笑不出来……我拿出照片，看着相隔久远的年代一动不动垂着眼睛坐在昏暗的角落里的刘炎，我心里清楚，当我在爱的时候我同平时会判若两人的——除非本来就是扯淡。

走出电影院。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抹不掉的场面，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昏暗的套房里摆着一张张扑克牌，周围静得象没有人。我猛地站起拉开套间门，另一间屋内，惨白的灯光下，整整齐齐坐着高晋、许逊、汪若海、乔乔和刘炎——瘸子背对人站在墙旮旯。

十二

楼下树旁停着一辆后开门的北京吉普，这辆车在这儿停了很久了，车里有人吸烟，时而亮起一颗红红的烟砂。尽管这辆车没有标志，明眼人也能认出这是辆警车。夜色如墨，遥远的天际有几颗微弱的星辰，对面楼上的人家全在看电视，几乎隔几扇窗户便有一间屋里蒙光闪闪。楼道里很暗很静，楼道灯的定时开关上的绿蒙光熠熠发亮，电视里的人物对白声和其它音响从楼里住户的门底逸出，蒙回在漆黑的楼道里，有人在激烈的争吵有人在哭泣还有人在哈哈大笑，各个频道上的人物正处在不同的情绪中。

这时，楼里一扇门找开了，楼里顿时响起几个人的高声话语接着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下楼而去——那三个找过我的警察从楼门里鱼贯而出，走向吉普车。一个送他们到车前，和他们笑站说着什么，三个警察分头上了车，车门乒乓关上，吉普车开走了。那个人转身往楼走，楼里响起他慢腾腾的上楼脚步声。我从楼上下来，在他家门口看着他一步步走上来。

“你怎么在这儿？”汪若海抬头看见我，毫不吃惊，“警察刚走。”“知道，我看着他们走了才下来的。”我笑着说。

汪若海往黑漆漆的楼道上面看了一眼，打开门，“你一直呆在楼道里？”“不，我刚飞进来，你们聊的时候我也正在你们头顶上和吴刚聊，美国人把国旗插在他和嫦娥的茶园子里了，嫦娥正和美国人吵。”汪若海的屋

里也正开着电视，但音量开关被推到头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画面在不停地变换忽明忽暗。那是一场夏天的欧洲足球杯比赛，看台上的白种男女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背心短裤戴着墨镜，又跳双叫嚷鼓掌又吹口哨无声无息地在乱闹。

“你们挺熟是吗？”“里面那个老家伙当年处理过我。”

“那么说，这事还是和当年发生过的事有联系？”

“这是比较笨的警察的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所有的事都互为因果。”“咱们当年真不讲理对吗？国家已经宣布不打仗了，共存共荣了，咱们还是当兵的脾气，见着资产阶级就压不住火儿，不打不舒坦。”“什么乱七八糟的？”若海瞪着我，“你是不是刚才正和吴刚侃这些，这会儿还刹不住车呢。”

“咱们是不是订过纪律，自己对谁都得保密，自个也不能知道自个在干什么——这可是头一份儿的铁纪律。”

“我可没参加过你的反动会道门，你干吗不说喝鸡血。”

“这就对了，就得这样，谁问咱等告不知道，要没这种精神，咱早让人一窝端了，你受苦了，这么多事让你一个人扛着委屈这么多年滋味一定不好受吧？”

“你是不是别进公安局改进精神病院得啦。”汪若海俯向近我，“不是，你干吗呀？你放着好孩子不当非要当强盗，自个往自个脑袋上扣屎盆了，我倒霉是我罪有应得，你好好的何必自找？没你事，我们紧着为你开脱，你还紧着往里钻，你是不是当真活腻了？”“不是，我觉得好汉做事好汉当。”

“虚荣心。”汪若海走开，回过头盯着我，“你这虚荣心忒不是地方了。”

“干吗有我你非说没我？”我也着急上火地说，“是不是我一直是外围成员？你们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我相当难过。

“好好，你是核心，你是中坚。”汪若海腻歪的瞧着我，“我看你是有病。”我笑：“跟你逗着玩呢，这又不是差额选举选上了杨眉吐气，选不上丢人。说正经的，我也特同意你的观点，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当时没逮着咱们过后逮着了咱也不认帐，我跟别人也都这么说。”

汪若海龇了一下牙花子，扭头看电视。

我笑着对他说：“不过这件事我完全无辜这倒是真的。那女的我摸了，就是上次我跟你说过的那女的，你楞告没这人，现在咱找着照片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和咱们在一起的女的里有个叫刘炎的？”

汪若海背着手看着电视沉默半天。“不记得了。”

“看看照片。”我掏出照片递给汪若海，“有人说你认得她，那会儿她老参加咱们的活动。”

汪若海接过照片扫了一眼，面无表情地还给我。“没印象。”“怎么可能？”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收起来。“她和咱们一起吃过饭一起聊过天也许还一起上过床，明明是高鼻挺眼的美人你偏说人家是扁平疣，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谁也不提她？我提她，你们还个个跟我打岔儿，她和我到底怎么啦？是不是个让人断肠的故事？别管我，别怕我伤心，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会很坚强的。”

汪若海看我一眼，叹口气：“我真羡慕你，你怎么总能保持那么好的自我感觉，听着真叫人感动。”汪若海在沙发上坐下，“既然你认定这个女的是你的‘情儿’，那你应该比我清楚你们俩的事，老是向我打听这我就不懂了。”

“我不是忘了嘛。”我也笑嘻嘻地在沙发上坐下。“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不不，这意思不贴切，好汉不吃……也不对，我也表达不清了，就是那

意思，不堪回首之类的，她是不是死了？”我严肃地说，“要知道殉情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不知道。”汪若海懒洋洋地说，“你不记得我就更不记得了。”这时，电视镜头从中球场上拉到看台上摇到一位美滋滋的金发女郎的身上停住，金发女郎向镜头转过她戴着大墨镜的脸抬起手向画外招。我也举起手抬了一下：“回见。”

“你听说过‘五粮液’吗？”我问汪若海。

“当然。”“知道在哪儿能找着吗？”

“掏钱呗，只要肯花钱，哪儿都能买着。”

“我说的是个人，一个女的，算了，看来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高晋、许逊会知道吗？”

“不知道。”电话铃响了，在黑暗中很震耳，我拿起话筒递给汪若海，他耳朵紧贴着话筒不作声。电话里有一个人说了半天，汪若海说：“我去不了。”电话里的人又说了半天，他连连说“不是”。然后稍停，冷漠地说：“在。”对方立即挂上了电话，汪若海则又举了会话筒才慢慢挂上。

“生活的路呵，怎么这样难？”

汪若海看着我，片刻，垂下眼睛。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烦？”我站起来，双手插在裤兜里，在屋内慢慢地兜着圈子，嘴里哼着小曲：“呵，爱拉浮油，不知你是否爱我……”“我也觉得自己特烦。”我笑着看汪若海。“这些年我简直成了个事儿篓子，疑心特重，老觉得别人想害我，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说的越肯定我就越打折扣，可能真象你说的是有病，这真不好，我总觉得不好但改不了，好在这是个毛病我也承认，了解我的人一般都不会跟我计较，只当我这人混蛋吧。”我把电视的音量开关推到最大屋里立刻充满足球场上的逞闹声：解说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评论；看台上人声如潮夹着裁判的哨音和时断时续的喇叭声。

“我们那年从南边回来就开始疏远了吧？”我看着汪若海，保持着微笑。“咱们中间出了什么事？我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吗？为什么你们那时就开始老躲着我？”

“没有。”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没人躲着你，大家都工作了，各有各的事。”

“咱们互相都说点实话好吗？下不为例。咱们也是多年的哥们儿了，就是不当哥们儿了也可以直来直去的地谈一些事。”“你找我真是找错人了。”汪若海说，“这件事说实在我也就是旁是，我没什么疚的，你也不必对我搞神经战，不起作用，你很清楚出了什么事，你要觉得我有责任想报复我，我也不说什么，反正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是不会动你一指头的。”“你说的什么呀？”我笑，“什么事我要报复你？”

汪若海一言不发。“你倒是把话说清楚。”

“我这话还不够清楚？”汪若海说，“谁也不是傻子，你以为高洋死了谁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算了吧，我看你算了吧，高洋反正也死了就到此为止吧，何苦非把所有哥们儿都毁了，那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什么深仇大恨也该消了。”

这时，我在电视的一片喧嚣声中听到单元门锁上轻微的钥匙转动声，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门厅里响起：“怎么把电视开这么大声，一进楼道就听得一清二楚——警察走了？”那女人走进屋。我把电视音量开关推到无声，

在一闪一闪的荧光下，我、汪若海、乔乔三个人的脸都铁青，乔乔手里抱着一个很小的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儿，她弯腰把孩子放到地上，小姑娘蹒跚走着，张开两手扑到汪海怀里，嘴里叫道：“爸、爸。”汪若海紧紧抱抱她，亲她的脸。小姑娘在汪若海怀里扭过脸瞧我，两只眼睛又黑又亮，我想黑葡萄般的眼睛只能用来形容孩子，成年人一概不配。我看着小姑娘惨笑，对汪若海和乔乔说：“我走了。”“不，别走。”汪若海抱着小姑娘站起来，对乔乔说。“把该告诉的都告诉他，我去那屋哄妞妞睡觉。”

“我们结婚有两年了。”

“真好，真的。”汪若海抱着孩子走了，我们把电视关了，开了灯，隔着个茶几各自坐在一只单人沙发上，眼睛都看着对面的书柜。

“从哪儿说起呀？”乔乔扭脸问我。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看着对面书柜玻璃里的排排书脊上黑体字的书名，每本紧紧合着的书里都有一个杜撰的动人故事。“我没有在昆明看见过你。”乔乔看着自己搭在一起脚尖说。“我只是在一家饭店的旅客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我去你们房间只见到了高洋，他说你出去了，可当时卫生间里有一个人躲着不出来，我就认为是你，现在看来也可能不是你而是另一个人；那家饭店的登记手续很马虎，随便找个介绍信胡乱填个人名就能住。”

“我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

“这我也说不清。你知道当时我也只是和你们一起玩，我又是女的，你们的事不会告诉我，我也不想打听。说实话，当时我在你们那群人里还是外人，虽然天天在一起，嘻嘻哈哈，但咱们互相没有怎么聊过，谁也不了解谁。”

“……”“我印象里你比较老实，见女人说话都脸红。汪若海和许逊也不错，没心没肺，嚷嚷的凶嘴比谁都荤，可真也没见他们干了什么，没事就呆在宾馆里打扑克。高洋那人也可以，爱吹爱交际，谁都认识，来找他的人也比较多。最阴的就是高晋，不哼不哈最不显最有主意，动不动就一个人出去了半夜才回来没事一样，要说你们几个有人在暗地鼓捣什么我看也只有高晋了，他最可疑。有件事我印象很深，一天晚上我去别的宾馆玩，看见高洋正和一帮华人坐在酒吧喝酒，眉飞色舞地和人民瞎侃，许逊和汪若海也在那家宾馆里玩，换了一大堆钢崩儿在门厅的电子游戏机前大战外星人，得了手便互相嘿嘿乐，唯独不见你和高晋。后来我一人上楼去，在顶层客房走廊看见高晋拎着一只带密码锁的皮箱从一个房间轻手轻脚出来，看到我便怔住，我刚想和他打招呼，他理也没理，我便从楼梯下去了——没走电梯。我下楼后想找许逊、汪若海，他们也不见了，唯有高洋仍在那儿不歇气儿地神聊。我回到咱们住的宾馆，许逊、汪若海早回来了，正在房间里傻乐，也不知乐什么呢。高晋过了很久一直到半夜才和高洋一前一后回来，我听见他们在他们的房间里还滴滴咕咕说了半天话。”“我呢？那天晚上你没看见我吗？”

“看见了，你一直呆在你的房间里，我想去找你，汪若海不让，说你在房里‘有事’。

“我以为你是和夏红在一起，还去推了次门。门没锁，一推就开了，我看一眼吓得立刻带上门跑回来了。”“我在干嘛？”“你在哭，房里还有一个女人，不过不是夏红，那女的我没见过。”“我在哭？”“是的，你哭得很厉害。当时屋里很暗，拉着窗帘开着一盏台灯。你边哭边说，说什么我没听清，当时我们都知道你在谈恋爱，为这事儿我们没少在背后取笑你。”

我取出照片：“是她吗？”

“不，”乔乔把照片还给我，“那女的我没见过。”

“那么，这女的你见过了？”

“是的。”乔乔说，“她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有时吃饭能遇见她。”“她，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不是叫刘炎？”

“不，”乔乔哦吟片刻说，“她不是刘炎。”

“谁是刘炎？”

我看着乔乔，乔乔也看着我。

“她不叫刘炎。”“她叫什么？”“不知道。”乔乔摇摇头。

我垂头看着照片出神，照片上的女子无动无衷。

“你还记得什么？”“我记得那以后不久，你就走了，离开我们先走了，他们说你是和你的‘情儿’一起走的。”

“我先走？不是高洋先走？那咱们最后一次吃饭是怎么回事？”“那件事咱们都搞错了。”乔乔说，“关于最后一次吃饭咱们互相说的不是一回事，那是两次，在同一个酒家的两次送别宴。第一次送你八个人，第二次送高洋七个人没你，所以谁也不记得你跟谁走，以为你和高洋走了。其实那次饭后和高洋一起走后再也没露面的是那个穿条格衬衫的人。你根本不在那次的饭桌上，那时你大概已经回到北京了，你不但不是最后一个见到高洋的人反而是最先和他分手的，如果你没有又折到昆明去的话。”“如果我折到昆明去的话，你在昆明就会看到三个人。你记不记得那个穿条格衬衫的人叫什么名字？”

“姓冯，叫冯小刚。”乔乔吐字清楚地说。

“你没在旅馆登记簿上看到这个名字？”

“没有，如果看到我会有印象的。”

“他是哪儿的你不知道吧——这冯小刚？”

“不知道。听口音是北京口音，但我从没见过他。我记住他是因为他和电视艺术中心的一个美工同名，那个冯小刚经常客串越南军官犯罪分子什么的——长得也像。”

“走了”。我站起来，“顺便问一问，你听说过‘五粮液’吗？”“没有。”乔乔眨眨眼说。

我笑：“我说的是酒。”

乔乔也笑：“你又开玩笑。”

“你女儿，”我走到门口，回过头说，“像你。”

乔乔掩饰不住自豪地笑：“别怪汪若海，其实他也是老实人，让人当枪使，要不也不会蹲那么多年。”

那天夜里百姍家灯火通明人影倏晃，我一进胡同口就看见夜空中那一排明亮的窗户像是有很多人在里面狂舞或翻箱倒柜。我走进楼道也听见上面嘈乱的人声和纷乱的音乐，但当我敲门时这一切就蓦地消逝了，屋里只有李江云一个人，一切物品井然有序原封未动。李江云冲我笑，笑得很动人。她说她在等我，既然我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她也就该走了。我说你不能走，今晚不行，今晚我需要和人在一起，今晚我心情寂寞。这时那声音并没有完全消逝，只是微弱了仍滞留在这套房子的各个角落，只要我们闭上嘴不说话，便稠稠地飘动起来，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用不同的音频窃窃私语时，爽朗笑时，而哭泣夹杂着时断时续的音乐，椅子倒地的咕咚声和火柴擦磷纸的嘶啦

声以及瓷器相碰的丁当声，开门关门脚步走路水龙头流水等等就像一盘录下某年某月某间房内发生过的一切的录音带正在转动。

我边脱衣服边对李江云说这是一间有记忆的房屋对不对？这间屋里发生过什么凄侧感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现在在哪里？李江云说主人公们已忘了自己来过这间屋子，那记忆只存在这间屋子的砖缝里了。每逢天阴或有大风会有一些回声。我脱光膀子簌簌发抖地问李江云那时我在哪儿那时你在哪儿。那时你在天空那时我在沼泽。李江云说，忘了吗那时碧天如洗一览无余你我都无色透明。想起来了我笑着说，轻风吹过我的脸，你我紧挨在一起沉甸甸地弯下腰，田野金黄，你我吸天地之雨露日月之精华在同一个麦穗上分孽，随后分头脱粒分头装袋分头磨面分头吃下分头循环分头分泌——敢情咱们原来是熟人。我过去拉李江云，既然熟门熟路那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李江云任我拉着手就是不起身：我可真是引狼入室。

李江云笑问，难道真的在劫难逃？我掉头爬上床披着被子盘腿坐在床上对李江云说：“放心，我有艾滋病，不会昧着良心传播的。”

“你倒也配。”李江云笑着说，“那是洋人的长技。”

“我们坐一宿吧。”我郑重地建议。

“那倒用不着。”李江云笑，“戒烟不在吃不吃戒烟糖。”

李江云大方地脱衣服，灯下我看到她紧身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毛衣，随之，灯熄了，屋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帘被月光透射现出剔透的花纹图案。

出于礼貌，就寝后我把手轻轻搭过去。她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推开：“谢谢。”“和蛇呆在笼子里就这劲儿吧？”我裹紧被筒小声嘟哝。

一只冰凉脚伸进我被筒，我一哆嗦，另一只脚也伸了进来。这只脚同样冰凉。当我们的喘息都平稳、均匀了后，我听见一种近似箫的音色的长笛声远远传来，随着风向的变换忽强忽弱，慢慢渗进屋内停在窗上幽幽地萦回不已。那些声音又回来了，像一根根弦接连绷断，铮然作响后在寂静中余音袅袅。

我好象在酣睡，又好象从床上坐了起来，循声赤脚走到外屋。外屋仍是灯光雪亮，一个脸上有鲜红蝴蝶斑的女子在那里打电话。她一遍遍拨着号盘举着话筒长时间地等待对方接电话，嘟——嘟——的电话音在整套房子里回荡，那节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心脏在我耳边跳动。我好像并没有开口同她说话。她也没看我一眼，但不知怎么就像是有人在说话。我似乎知道她是在给一男人打电话，那是她从前的男友留下来的一个号码，她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夜里拨这个号码，却总是通了没人接。房间里有个声音老在说着一句话，那句话像是我对那女人说的又像是那女人对我说的。那声音不断重复这句话，瓮声瓮气，愈来愈扩大，仿佛有一张巨大的脸对着麦克风正念着，唱针不走了唱盘在原地一圈圈地转着。我回到了卧室又像是仍在明亮的外屋站着，那女人仍在等人接电话，那声音仍在屋内回荡。我躺在李江云身边睡着，室内晦暗，那个女人站在床边看我，脸上的蝴蝶斑就是黑暗中也十分鲜红。她躺到了我和李江云之间，我想赶她走又似乎无动于衷。她把手伸向我的脸，我看着那张开的手掌一点点逼近，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握住那只手。那只手从小臂那儿断开了像胶粘的假手从原断裂处脱开了。那个声音仍在无休止地重复着那句单调的话，直到天明我从床上醒来那女人那断手那声音才一起倏然而逝。阳光充满室内，李江云已不知去向，我独自躺在床上想着那句话，梦境已模糊，但这句话格外清晰：“在你身上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我起身走

到外屋，百姍卧室的门紧紧关着，我推了推，门是锁着的。那天，我盘腿坐在床上哭了很久，鼻涕一把泪一把。

十三

“瘸子说，刘炎的样子已经变了，他完全是凭直觉一把薅住了她，薅住了才打量，要不是咱们刚找过他很可能对脸走过去认不出来。”我和刘会元在街上匆匆地走，阳光照在路边公园的冰面上水淋淋。一些滑冰的人在水淋浴的冰面上战战兢兢地滑，象一群没大人领着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今年暖冬，时常听说有滑冰者掉进冰窟窿。“瘸子也够能耐的，他要再不瘸非成了精。”

“他要不瘸那天理不容。”我笑着说，“我倒非常关心他是不是被彻底打残废了。”“你认为刘炎会不会还记得那些事？她若也像你一样全忘了那就有好戏了。”“那我就找一个最近的茅坑，一头扎进去——我还活么劲。”“你真的，嗯，‘耐’过她？”刘会元瞧着我笑。“一想到你居然还有过这种经历我就觉得有意思。”

“咱们不含糊，”我兴冲冲地往前走，“当年咱们也轰轰烈烈过。”我一进瘸子的窝就发觉中了圈套。屋里有很多人，都象在等我。瘸子十分得意，小脸光溜溜的没留下受过荼毒的痕迹，笑着说：“哥们儿你们那天忒不仗义了。”

一个相当面熟的男子站了起来，我看到这屋人里没有刘炎。“可惜你们没看见我怎么抽那胖厮的。”瘸子笑说，“打得那惨，真是惨不忍睹。”“人在哪儿呢？”刘会元还问。我已经认出这男子就是曾在街上疑过我的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人——黑皮大衣就扔在沙发上。

“人在哪儿呢？”瘸子笑眯眯地问黑皮大衣。然后又对我们说：“他知道。”黑皮大衣笑着说：“你找她，她也正在找你，我看你们谁也别费劲了，我全替你们办了。”

“瘸子，”我冲瘸子点头。“咱们这辈子还见呢。”

“不见了，”瘸子冲我摆着手，“见不着了。”

“怎么回事？”刘会元冲瘸子嚷，“我们来这儿可不是看糙爷们儿的。”

“没咱们的事。”瘸子拉着刘会元，“咱们到那屋去，给你看看瘸爷心爱的东西。”“躲开，别拽我。”刘会元甩了瘸子一个翘翘。

这时，坐在一边两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噌地站了起来。一看他们，我笑了，这两汉子坐着十分唬人，上身宽大，但一站起来却只到我膈肢窝，一个O型腿一个X型腿。很快，我就不笑了，这两汉子各抽出一把垫在屁股底下的刀，那刀恨不得比他们俩都个儿高，那是日本兵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步枪上用的“三八”刺刀，一把顶住我腰眼一把顶住刘会元，我纳闷地说：“什么时候警察也都带叉子了。”

“警察？”黑皮大衣怔了一下说，“别打岔，这会儿你就是按快门警察也来不了。”“别用劲儿别用劲儿。”我仰弓着身子往前走，不满地说，“尖儿都扎着肉儿了。”我对黑皮大衣说，“你管管他们，咱们有什么说什么，不带上刑的。”

“讲理？讲理就好，我这人一向喜欢讲理，咱又不是粗人。”黑皮大衣对他手下的汉子说，“悠着点，这是咱的客人。”

“我没用劲。”汉子在我身后分辨。

“你得想着他比你个高，你没用劲他已经透了。”黑皮大衣白了汉子一眼，又满脸是笑地对我说，“坐吧，既然和和气气。那咱们都和和气气的。”

汉子们都收了刀，继续站在一旁。

我坐下，看了一眼那两个汉子又忍不住想笑，那刺刀竟可以象指挥刀一样被他们双手扶柄杵地站着。

“你怎么净用的是这种人？”我问黑皮大衣。“漂亮点的流氓没有？”黑皮大衣脸刷地红了，挥挥手，对那两个汉子说：“你们到那屋去吧。”“走走，咱们也走。”瘸子拉着刘会元跟着凶神恶煞的汉子们进了里屋。“这都是瘸子的哥们儿，”汉子们走后，黑皮大衣对我说，“我也觉得特不体面。”我低头闷了会儿，想装作特内行，又不知道黑话该怎么说，半天，才说，“你们哪部分的？”

黑皮大衣一抱拳：“高高山上一头牛。”

我久久瞅着他，迟疑地说：“两个凡是三棵树！”

黑皮大衣也楞了，半天回不过味儿，末了说：“你辈份比我高。”我得意地笑了。“那我就得罪了。”“得罪吧，没关系。”我好脾气地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舞刀弄枪的，成立义和团呀？”

“既然都是组织的人，我也跟你明说吧。”黑皮大衣说，“其实我也说过她，别把人都想成坏人，老爷们儿怎么会昧你的钱？一时缺，借些，早晚还会还，狠心也就是说说，中国人——哪个不仁义？”“我借谁钱了？”“不怪你。”黑皮大衣说，“你哪知道那姑娘认识我呀是吧？你要知道了也不会这样。我就跟那姑娘说了，放心，方言，我们都是朋友，一句话。”“那姑娘在哪儿呢？”我说，“她叫刘炎？”“叫什么我还真说不上，你她叫什么？人名还不就是穿戴，高兴怎么换就怎么换，耳屎还叫盯聆呢，咱说的就是这事。”黑皮大衣把两手食指含进嘴里打了个极响的胡哨，一个姑娘从里屋出来。我感兴趣地看着她，这姑娘打扮的就像要去什么“风采美大赛”报名处。进了屋就东寻西嗅地转着眼珠找人。“看来这记性不是我一人不好，”我对姑娘说。“别找了，你找的就是我。”“你？”姑娘看着我，风骚地笑了，“别逗了。”

“怎么是逗？”我没言语，黑皮大衣先急了，“你找方言我们给你找来了。别害怕，是他，你就说是他，有我呐。”

“他怎么可能是方言？”姑娘上下打量着我，“方言怎么会是他？人家穿的可是英国‘快扒’。”

“真侮辱。”我笑着站起来，“那要不是我，我可就跟你没完了。”“我什么时候借你的钱？”我走近问姑娘。

“错了。”黑皮大衣忙拦住我，“算了算了，这事错了。诳了她钱的是另一个人。”“问清楚吧。”我推开黑皮大衣，“我不想把这姑娘怎么，就想问问。我还真没觉得这姑娘斑斓。”

“错了还有什么可问的？”黑皮大衣又挡住我，“问我。”

“没你的事。”我说，“是那个方言的事，我想打听打听。这事怪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方言，是吧，款姐儿？”

我让黑皮坐下，微笑着，听听故事。“这事我比你感兴趣，”我对姑娘说，“那个方言也欠我一笔钱。”“我是在友谊商店门口认识方言的。”姑娘讲。“那个方言又高又胖小平头戴副黑框眼镜，她把他当日本人了。她对他用日语说希望跟他兑换些日元外汇券或他身上有的其它什么，总而言之用她的特产换他的特产。他对姑娘用汉语说跟我讲中国话，我听得你讲日语我反而懵懂，总而言之装的像个大尾巴狼。我把他当成日本的中国油子了，姑娘惭愧地说他叫我跟他一起坐出租车走，我答应了。他说他叫方言太郎。这个

方言太郎自称是一半一半，父本中国母本东洋。所以日本中国的猫匿全知道，满口的北京土话连我都听着不明白，没两下子就被他哨晕了。姑娘跟他坐饭店泡酒吧进宾馆客房该干的全没省略，发现这位即便不是日本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国际“大款”，出手大方服装考究贴身总是一百二十支纱的高级条格衬衫。“他很古怪从来不在一个饭店住一夜以上，象个不停跋涉的旅人却又漫无目的，从未见他办过什么正经事和什么人接触，只是终日东游西逛。他不喝酒，烟抽得很凶，到任何地方都是贴边走贴边坐不停地觑视周围的人。有一次他在睡觉，我闹着没事戴他放在桌上的眼镜玩，发现这是一架平光镜，可他鼻侧已经深深留下了镜架的印迹。他对北京很熟，有时风大天寒，他就叫上一辆出租车在城里转，指点司机穿各种各样的小胡同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看很长时间行人，那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居民区而他看的却是那么专注默不作语，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看我。想起码有一次他眼里有泪水，他告诉我，这都是他父亲过去住过的地方。

“有一次我午睡起来发觉他不在，便自己下楼去饭店商店区逛，路过一个酒吧时看见他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我逛了一圈回来时，他们仍坐在一起。我从他身后走近他们，坐到他们邻桌想听听他们谈什么。他们却很长时间一句话不说，就那么坐着。我不知道这男人是他什么人，显然这男人常来这家饭店，所有服务员都认识他而且毕恭毕敬。我想他也一定很有钱。”我离开酒吧走出很远回了一下头，发现方言太郎隔着玻璃幕墙盯着我，他的目光很冷漠。

“隔了不久，我又接了一个电话，是个男人打的，问了句‘方言么？’我刚说‘不是。’对方就把电话挂了。方言对我接了他的电话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暴怒令我很吃惊。那之后的一分发生夜，我醒来发现他不在了，我没在意又睡了过去。早晨，我起来发现他走了，卷了我所有值钱的东西走了，连房钱都没结。我特愤怒”。姑娘瞪圆了眼睛瞧着我们说。我嘿嘿地笑，“我倒觉得方言太郎比较棒。”

“没这么卑鄙的。”姑娘白我一眼，“中国人都干不出这种事。”“后来呢？”我笑着问。

“没后来了。”姑娘说，“我还能怎么着，只好赶紧溜吧！他倒还客气没把我衣服也卷走。”

“到底没人付房钱。”“我已经受损失了。”姑娘讨好地冲我笑，“其实我也想过，他用的是假名，方言可能不是他的名字。有一次我和他在大街上走，路边有人叫方言，他吓得头也不敢回，虽说没跑也着实竟走了一阵子。当时我以为他不愿被过去的熟人碰见。那会儿我已怀疑他不是日本人了，现在想来那人叫的一定是你，你当时大概也正在街上走。”

“我觉得，”黑皮大衣对我说，“这个方言没准是你的熟人，你认识他，要不他干吗不叫我的名字。”

“这很难说。”我正儿八经地说，“谁不喜欢有个响亮的名字。我这个姓氏一度很显赫，鄙人祖上很出了些名臣，就是当今内阁也有鄙人同族人在任‘行走’。”

我走到里屋去叫刘会元。刘会元正坐在那两个执刀的粗坯中间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

“这事要放在从前，你们这么干我决不答应。”

这地方一片漆黑寂无声息，我还以为我进了一座空房子，接着一道白光掠过，瞬间照亮了挤挤挨挨的人头，厅内变成雾状的桔红色，音乐滚滚而来，人群涌动起来，一个沙哑的男声在人头上四溢滞留。“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撅着屁股高抬腿一跳一蹦地钻进人群，在每个姑娘的脸上打量察看。我转到一个醉酒般摇摇摆摆原地抽筋的姑娘面前围着她跳跃像鸽子围着鸡盘旋。

“谭丽，谭丽。”我大声叫她，“睁眼看看我，还认识我不？”

姑娘睁开眼，慵懒地瞅我，又闭上继续摇头摆尾。

“我是方言，跟沙青特好的那个，想起来了？”

姑娘又睁开眼。旋即闭上，点点头。

“沙青在哪儿？我要找她，找她有事。”我四处环顾，跳着，踢着腿，不时踢在自己屁股上，“这他妈曲子这么长，咱们到外边说去。”我扶着晕乎乎的姑娘分开人群往外走，一路仍晃着头颠着脚。来到舞场外头，我松开姑娘，震耳欲聋的音响弱了些，舞场内变成一片雾状的海蓝。

“我是方言，你把沙青的地址告诉我。”

姑娘大汗淋漓，呆滞地瞧着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对着她脸说个不停。三个瘦瘦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围住我好几只手推搡着我：“你干吗？”“不干吗？”我保护着自己，“就问她个人问完就走。”

“问什么，有什么可问的？”三个人开始动手打我，往外打。我一边护着头招架着，一边退着说：“别打别打，我这就走——谭丽，沙青住哪儿？”

“走吧，甭理丫的，咱们跳舞去。”一个男的腾出手带着谭丽往回走。谭丽怔怔地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喊：“拉索发米来多。”

“音乐学院？”我肚子上挨不一拳一下岔了气，但我猫腰时明日了过来：电话号码。

“他穿得比你整洁多了。”

我和沙青站在大栅栏的环形电影馆里。这是个球型建筑，游艺性质。每天不停地在一百八十度宽的银幕上放两部表现飞翔和疾驶的短片，买一张票进去可以无休止地看下去。沙青是个娇小的姑娘，光嫩的脸上没有丝毫被做旧的痕迹。她对我贸然打电话相约十分警惕，坚持不肯在私下场合见我，我们就约在了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弯形馆内一无所有空空荡荡，只在地中间横设一栏杆，看电影的人大都散站在后壁，唯我二人和几个孩子倚栏而立。

我们是在北京飞广州的飞机上认识的，我们邻座。那是春天，我为出版社组稿。他说他是作家，语调低沉有半音阶，面目矜持有儒者风度。他说他写过《春之眼》《铃之闪》和《活动变人形》毫无愧色心地坦然眼中流露谦逊之光。我说久仰！书我都看过，不但看过，还编过其中一本。你胖了也长个了连眼镜片也薄了，是我没认出你，还是你换了砂型。他扬着脸从容地说是你没认出我，那个当了官的是假的，真人比他要胖象我这样。他始终不笑，谈学运谈流放谈写作，虽不夫云山雾沼却也有板有眼。我简直被他感动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硬吹硬侃被戳穿了仍不改弦更张，这非得有点不屈不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二杆子作风。沙青说她从起飞到落地二个半小时楞是被这个又高又胖戴墨镜西服内衬条格杉的方言侃了下来。沙青和他步出机场接沙青的人没到或是没走出来，她和方言乘上他叫的计程车去了市里。在一个大饭店分头开了房间。沙青很烦躁而他很惬意。他请她吃饭洗蒸汽玩地滚球打台球。他像回到家一样自在熟悉各种玩乐技巧：台球一口气能打上百

分将台面打得稀稀落落；那悠闲那从容十足一个终日借此消磨时光的老手。他坚持说舆是作家，“我和他们没有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写我不写。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随便举他们某个人的作品说明身份实在无可无不可。”他说他喜欢沙青，他这么说并无猥亵之意。沙青说他喜欢我的意思是喜欢我的声音，在异域听乡音令他有莫大欣愉。像我这种职业的人你知道总是要四处跑的，久而久之南北荟萃人如轻絮反认他乡是故乡。他这么说根本不像刚从北京离开，听上去有些古怪颇似造作之语，否巴便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和他坐了半日也觉无聊，况有正事在身抽暇给接我的出版社打了个电话。对方正急得叫苦连天没接着人，生怕一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遇见什么坏人被人拐走没法交待。接到电话喜出望外叮嘱她原地别动这边立刻派车去接。接来了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一进饭店大厅就四处寻觅，看到沙青和他坐在一起走过来连连握沙青手催促她马上走，警觉地打量这衣冠楚楚的男人。他们的态度不太友好不太礼貌。

后来他们也说了他们认定他不是好人心怀叵测，但他毫无局促毫不理会坦坦地坐在那吸烟连站也没站起来。当我向他特别时他也只是点点头眼睛立刻看向别处其冷淡客套就像他从来没见过你也没跟你说过半天话。那天我和当地出版社的一个男编辑去饮早茶。他是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对我很好也很机智。这几天都是他陪我跑，我们相处甚洽。你知道他对我的好意已经带点浪漫色彩了。在这个豪华餐厅比比皆是的城市，我们去的那个餐厅并不特别有名，按当地标准也只是中档。顾客大都是附近居民，我们也是顺脚，那个餐厅就在出版社街对面。

那天早晨已经很燥热，阳光透过梧桐树繁茂宽大的叶子斑斑点点洒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路边有条暗绿色的河，上面飘着厚厚的浮萍团叶相联，临河便道上有滑溜溜的青苔，快慢车道之间和餐厅窗外以及河对岸的居民区屋前房后到处可见芭蕉铁树鱼尾葵，白雾缭绕在绿色植物丛间。我一直想给方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总觉得应该这么做即便是萍水相逢；我也的确打了，可他住的房间换了人。我心里总惦记着这事，不知他在哪里闲坐。

餐厅里熙熙攘攘。人们在吃在喝在聊天。我看着各种随意端取的玲珑剔透的糯米和肉类制作的早茶点心欣喜暗生，什么都要尝一点，样样感到可口，那个本地籍的同伴也因此十分自豪。我正在吃一种闻所未闻的虾饺，看着另一种闻所未闻的透明马蹄糕。注意到了人丛中的一张脸，一张没戴眼镜的胖脸，他正在吃一根小巧的油条。我觉得他跟周围摇着扇子穿着汗衫趿着拖鞋的本地食客毫无二致，一杯茶二件点心一副闲适的神态。我想周围有些人还认识他，他们在用广东话聊天，他不但会意报之微笑还间或用广东话插上一句。我在他脸转向这边时朝他微笑，指着旁边的一张空位叫他过来。他戴上眼镜走了过来坐下什么也不吃，发现我有个伴后对那个男孩子十分客气，客气得有些谦卑。我和他聊天打趣问他近日动向，他什么也不讲只是微笑。老气横秋地和那个男孩谈工作谈辛苦，两个人谈的很累。男孩明显在敷衍他，我想他也感觉得出来。但仍不卑不亢锲而不舍。男孩听我说他是作家后很说了些刻薄话，貌似调侃实含讥诮并做出种种与我亲密状。他告辞了，颇为得体地告辞了。说他要赶飞机，在餐厅外的路边叫了一辆计程车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我们在街道上急剧地拐弯，背着书包的儿童在前面过马路，我们从他们身边危险地擦过，街边鲜花店水果店一片艳丽，首饰店的珠宝光华熠熠。男孩告诉我他决非去赶飞机肯定是乘车到哪个公园湖边坐上半

日，然后再叫一辆计程车在城市里绕上个弯，悄悄回到他在这儿附近的寓所。他见过多次在早晨散步和黄昏纳凉的人群中，因他总穿着条格衬衫而有印象。这人是个骗子，百无聊赖拈花惹草的骗子。他的一口洋泾浜广东话一听就是外地人。男孩谆谆告诫我，大凡栖在这个城市的北佬十有八九不是好鸟。我嘴上唯唯诺诺脸上很乖很驯顺，心里说弟弟：你不必把你的生活经验加诸于我。

我始终没告诉那个男孩，我和他又见了一面。那是我临走前一天的傍晚，我在晚风中散步怀着憧憬，他迎面而来。实情可能正如那男孩听言他住在附近，可我仍感到欣慰感到愉悦。我喜欢和他再三邂逅。我们并排走。我告诉他那男孩的看法，似乎在他面前我什么都肯说。他说那男孩说的是对的。任何事情总有它规律性的东西可循，人也一样，陈腐俗套也往往一语中的。他说但是一颗鞭炮不可能无穷尽地响下去，山崩地裂之后便是无害的了，即便鞭炮不甘也无余勇可贾。他自称是个“幸存者”，是一朵纸屑，被火药熏黑的纸屑、远远炸飞的纸屑。他对我谈起燃放鞭炮前的兴奋和期待以及巨响过后的寂静……街市昏暗，人车如织。我看到那三个警察在人流中迎面缓缓而来，交臂、错肩、走过——我戴着口罩象从碉堡的炮眼向外张望。许逊和乔乔走过来，走过去；瘸子和黑皮大衣走过来，走过去；李奎东、汪若海、吴胖子和刘会元——从我面前走过。我简直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我想我还会依次遇到张莉、金燕、胖姑娘和每个我认识的人。沙青在我身旁咬着唇默默地走，蓦地也掉过头顺着大家走过的方向走了——她看到胖姑娘后面的谭丽。我孤单一人向前走去，看到高晋，看到夏红、新郎新娘、糙汉壮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形形色色男男女女等。我走到一个街口，人稀少了，路口的店铺都上了板，路灯幽亮，一片空旷。塞得满满的果皮箱口不时被风吹落一张纸屑在街道上打着滚儿地走一阵停一阵。一个人穿着大衣迈下马路走过来，走过路灯时我看清了他的脸，是高洋。后面又有一个人大步追了上来，从军装式样上我认出是卓越。他们毫不停顿地走，消逝在黑夜中。我立在街口等着，一个高个苗条穿着华贵的女人踽踽独行慢慢走到路灯下，是刘炎，像照片上那样垂着眼皮面无表情。我小剩地叫她，她缓缓地转过脸，抬起眼，走过来，诧异地辨认我，当她抬起眼时我认出了她。

“你在这儿干什么？”李江云问我。

“我在等人。”我看着四周说，“你怎么会来这儿。”

“这么晚了等谁？”李江云回头往黑暗的街道上，继而露出微笑，“不是等我吧？”

“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李江云挽着我转身往回走，“回去吧，你等的人不会来了。”她的手紧紧有力地攥着我的胳膊，我挣扎着扭头往回看：“就差一个了。”

街道上空空荡荡，那个人没有出现，连影儿也没有。

“已经过去了。”李江云再次拖着我又往前走，“你等的人已经过去了。”

十五

“你这是犯罪呀。”“犯罪就犯罪吧。”“你不能再等会儿吗？让我喘口气，就这么下车伊始？”

“我不想跟你多说话，但凡一说话就不定被你岔到哪儿去了，我们说的够多的了。”

“让我自己来让我自己来，你慢点，你把这个都扯坏了，这儿还有个暗

扣，这种机关就是专门设计用来防范你这种人的。”“我看我们就免了那些繁文褥节，单纯一些吧。”“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锦上添花的本领。”

“我这人，嗯，不能分心。如果过分沉醉于手段，最后总把目的忘了……别动，现在很关键。”

“怎么样？差强人意志吧？你干吗还睁着眼睛，这么看着我，就像这件事和你没关似的。”

“你不觉得你话太多了吗？你总是一向在这种时候唠叨个没完吗？”“我怕你紧张，和你说说话可以使你松弛一些。”“你这几天，事儿跑的怎么样了？”

“有些进展但离见分晓还早。”

“那么，你对你过去的事有了一些了解了？”

“是的，这种了解是很激动人心的，你应该感到荣幸，要知道你是在和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打交道。”

“你过去是什么样儿？”

“据说，从种种迹象看，我过去是一个很有些无情的匪徒。”“你有那么精彩吗？我看不出来。”

“是呵，经过这么多年，我看上去是很普通了。”

“跟我讲讲你过去的事，那人真是你杀的？”

“我不愿讲过去的事，那些事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很满足目前的生活。人总不能一辈子疯疯颠颠，年轻的时候该闯该打可以闹些事情也算痛快过，上了年纪就安安静静地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了。”“这话听着倒像是饱经沧桑的人说的。”

“我是饱经沧桑。想当年，我们一群朋友从部队刚复员，那真是风华正茂，精力正旺盛，没不想干的事，没不敢干的事，那才回国家的主人呢。想爱就爱，想祸害就祸害，谁也拦不住。也就是没赶上好时候，落草为寇了；退几十年，哥儿几个也割据了……睡着啦？怎么不吭声了？”

“嗯，我都睡了一觉，你抒情把我抒迷糊了。”

“精神点，我就怕你睡着，所以才说个没完。那会儿我可不像现在，受了气也就忍了：挨了耳光还得冲人笑显得宽厚不计较。那会儿，喊，一个眼神不对，菜刀就上去了，没客气；哥们儿犯着了，该急该拼也照样儿。”

“你觉得有意思吗？”“什么？怎么没意思？咱这儿唠着磕儿动弹着哪儿都不闲着，身心多愉快。”“我给你划块特区吧。”

“别动别动。”灯亮了，我和李江云都坐了起来，倚在床头，李江云打量着我。“别，别，别假装特激情，特陶醉。”

“我很惭愧，我的颠峰时期已经过去了；过去别人在事后总是极为幸福，意犹未尽。”

“别难过。”李江云抚摸着我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也不能一辈子独占鳌头，谁都有完的那一天。你已经活得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瞧瞧别人，有杀人比你杀得多的，好人不比你奸的少的，现在不也都安分随时地打着大极拳，跳着‘的士高’，小酒喝着小觉睡着，冷眼看上去也就是糟老头子一个。拿出点末路英雄的劲儿。”

“可我手脚还利索，我还想有所作为。”

“可以啦，都让你一个人‘作为’，别人不全闲着了？‘作为’就像一块

蛋糕，一人一块还有很多轮不上的，吃了还去切那就算多吃多占了。”“你的意思我这辈子这么着就算交待了？再活也是瞎活？看来这人要不是我杀的我还冤了。”

李江云瞅着我，一笑。

我看着，半天，“唉”地叹出一口长气。

“别别，你可别叹气，我见不得别人叹气。”

我看着李江云，不再叹气，只是看着她。

“怎么啦？”李江云笑着问，“干吗这么看我？”

“咱们还有没有正经的？”我问李江云，“咱俩，你我之间还能不能谈点推心置腹的话？”

“你别急呀。”李江云抚慰我，“别急别急，当然可以，你想说什么就说，我听着呢。”

“要是连咱们俩都什么也不能说了。”我说，“那我就再没人可以说了。”

“说吧。”李江云严肃起来，坐正。“我不笑了。”

“我……”我吭哧半天，涨红脸，垂下头。“算了，也没什么可说的，说出来也怪没劲的。”

“那就睡吧，想起来再说。”

李江云躺下，我也躺下，我欠身问李江云：“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特坏特无耻？”“说老实话，”李江云睁开眼，“没有。说老实话，你还够不上坏，我深知坏的含义。”

“真的？”“真的。”“我要说我听了感动，你肉麻吗？”

“肉麻，”李江云闭着眼微笑说，“睡吧，你的灵魂也该安息了。”李江云已经熟睡，我却仍然毫无睡意。我下了床，巨大的黑影伴随着我在屋里移动，我点起一支烟闭眼遐想，无边的黑暗中慢慢渗透出其它颜色，组成一个个斑斓晦暗的画面：我在残阳如血的群山间行驶，越驶越远，一个人影被另一个人影从山脊上推下去，飞舞的胳膊晃抖，倾斜的身躯交错，踢起的腿久久印显在嫣红的暮色中；我在铺着猩红地毯笼罩着赭黄光线的走廊上蹑手蹑脚地走，拎着一只别人的皮箱，条格衬衫在楼梯拐角露出，这时高洋拎只皮箱从走廊另一端蹑手蹑脚走来像我镜中影象；刘炎紧挨着我，浓郁的香水味在车内扩散，夜色中空荡的街道退去一条又展现一条，每一个街口都放射状地伸出去无数条黑黝黝的街道，商店一排排不锈钢门帘泛着光泽。这一切既清晰又虚浮，我无法分辨哪些是确有其事，哪些仅仅是想像。我们踹开胡同里一座四合院的门手，端着无形的冲锋枪，嘴里发出“哒哒”的声响向院里扫射；我们拖着少年的高洋走过柳枝飘拂的树下用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挥舞着柳枝抽打，挨打的和抽打的都咧着嘴笑；少年高洋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卓越含了一口口水向他脸上喷去，他倏地坐起。这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一种杀人游戏，几个人扮凶手，其余的人扮官兵，给凶手几分钟的时间四处藏匿，然后官兵出动追捕。尽管官兵享有逮着凶手后严刑拷打的权力，但所有人都争当凶手，因为凶手在逃跑时可以捉弄大家，被俘后又有表演的权利，尽可不屈不挠是游戏中最出风头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凶手无一例外地被我们演成好汉。我把刘炎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上，光滑的照片在台灯的光晕中泛着光，斑斑驳驳更加模糊，人脸象是深陷进雾中。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些陈旧的片断往事：我踩着厚厚的积雪吱吱作响地走在小胡同里走，前面有一家门脸挂棉帘子不时冒出缕缕热气的小吃店，从气窗伸出的铁皮烟筒挂着罐头盒淌着焦

黑的煤烟油……我坐在铺着白塑料布的方桌旁吃可可馅元宵又香又软，身后背的装着冰鞋的大书包老是滑到前面；灯光昏暗的冰场上人们密密麻麻地无声地滑着，冰刀磕冰清脆响亮，我在暗处芦席围墙边跌跌撞撞地滑，脚下捧着蒜冲到一个人怀里，那人稳稳地将我托住，我们扬脸笑；松树上落满雪，我眯着眼笑盈盈地站着，照相机的闪光灯耀眼地闪着，耳畔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远处有朱红的宫墙和黄琉璃瓦吻兽的飞檐；我们在厅柱上挂着木刻楹联的酒楼上吃鱼，临街窗下人来人往；不远处的河上戴毡帽的船夫脚蹬桨手扶舵划着乌篷船穿过拱形石桥顺流而下，狗和女孩儿蹲在船舱旁，河对岸是一望无尽的金黄毯般的油菜花地；我们在山上宽敞的殿阁中吃菜嗑瓜子，雨似油滴断断续续，周围群峰如笔，白雾缭绕，山静林幽下有竹筏过江，人戴斗笠，山路石阶滑溜，竹林苍翠；我们互相搀扶，衣衫俱湿，峭岩上有红漆大字：浣心；我们卧床隔窗听雨，一个女声喃喃自语：“好像好像。”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声息俱存。但一看到照片上的脸又一切顿逝、推远、支离破碎，这女人始终融不进画面，连轮廓也格格不入和那臆想中的人形无法吻合，越端详越觉得陌生——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刘炎陌生。

窗外，风忽啸起，象有人在远处的夜空中打着唢哨，猫在暗处一声接一声凄厉地叫，乌鸦蹲踞树根默不作声，有个东西在活动，虽无形却神意可感。风猛地将窗吹开，窗帘狂舞。

俄顷，门也一扇一扇打开，猛烈灌进来的风带着加倍响亮的哨音在各屋穿行，照片被吹落到地上。我站起来，看到李江云仍在熟睡，脸色苍白死人一般毫无声息。我走到外屋，通往楼道的门敞开着，冷风在我周围打转，很快使我变得冰凉。我感到那个东西就在屋内，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紫罗兰”香气。那个东西移动了，气流产生变化。

“是你吗？”我小声问，向黑漆漆的楼道走去，“干吗不出来？”我走出门，楼道里空空荡荡。我顺着楼梯下了楼，走到楼门口，四周一片寂静。我听到楼上门一扇一扇地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十六

“你使我想起一个人。”

我们在一家餐馆吃午饭，餐馆里人很多，熙熙攘攘。李江云带了个风度潇洒的中年男人，他穿着考究的细呢大衣，每当我们视线相通时便露出微笑，这顿饭由他作东。

“经常听李江云说起你，所以很想见见你，听你聊聊。”

我客气地冲中年人笑笑，对李江云说：“早知道我就把角留着了。中药铺老缠着我没办法，他们说那方子里非要这味药，要不不治病。病人也老来我这儿跪着，非摘我的角泡酒喝。我只好锯给他们了。”

“神呵。”中年人笑着看着李江云说，“有意思。”他端详着我。“你和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非常象，言谈、手势、表情都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他也总是喜欢和比他大的女人混，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又是你那老掉牙的爱情故事，你讲了快有八百遍了。”

“没关系。”我对李江云说，“谁聊都一样。”

“实际上我也只见过这个小伙子一面，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中年男人说。“别以为这事里有他。”李江云说，“这其实是别人的事，他听说后便记了下來到处讲，就象他是当事人。”

“不完全是听说，宝贝儿。”中年人温存地看了李江云一眼，和蔼地对我笑，“这故事的女主人公一度和我很熟。我们是老同学，又一起去兵团，一起回城，现在仍时有联系。”

我看着李江云：“这不是李江云的故事吧？”

“我们不提她的名字吧？”中年人看着李江云说，“就说这事，不提具体人名，好不好？”

“你不会认识她的。”李江云说，“她已经有很多年音讯全无了——他说仍跟她有联系是那种为了显示自己重要的人常玩的手法。”中年人微微地笑，并不介意，对我说：

“你尽可以把这个事当成天方夜谭。这的确是个很老很旧的故事，今天聊起来，纯粹是一种茶余饭后的闲话，与我们在座的都毫不相干。”“对对，咱们只当是都没带脑袋来，只当谁都不是人；这儿也没有一个人，一片田野一地庄稼，农民在施肥，几个远道而来的苍蝇在这儿打转，嗡嗡一阵，庄稼该长该收全没关系。”“你们俩那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劲儿大了。”李江云笑说。

“得这样，”我正儿八经对她说，“要不全不塌实。”

“她父亲是个很有名的语言学教授。”中年人说，“当年可说是名重一时，现在你们是不会听说过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就自杀了他的夫人。我说的这个女人当时还是个女孩子，当然很惨，无处栖身。后来，就是最近我们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据说这个弟弟正在找她，我想他也不会找出个结果。正像李江云所说，她已经音讯皆无很多年了。”

“就是见着了也未必认识。”李江云说。

“恐怕是这样。”中年人说，“当时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只是看到她孤零一人，无依无靠，很可怜，于是我们就设法把她带到我们一起去要的兵团，本来她是不够格的。在东北兵团我们呆了八年，很艰苦，不必说了，我们都挺过来了。回了城，生活进入了正轨，大家都觉得熬出了头，有什么本事都可以施展了，苦尽甘来了，她却突然垮了，一直好好的也分了差强人意的的工作，想考大学也有了机会，她突然垮了。当时大家都在忙，忙上学忙工作忙婚姻忙房子，谁也顾不上谁。我记得我们很多人记得她曾来找过我们，但大家都忙也顾不上细聊，简单说几句就把她打发走了，后来她也就不来了。等大家忙完了都有了着落闲下来想聚聚再见面时她已经变了。先是和我们兵团一个最窝囊最不起眼的人姘居，姘了一段时间就跑到社会上去和各种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出入舞场饭店，打扮得像个交际花，喝酒抽烟，说话也变得粗俗下流，言谈不离饮食男女，别的一概不感兴趣。她本来是个天资很高的人，弹得一手好钢琴，会几门外语，舞跳得好，冰滑得更好，到头来这一切优秀秉赋全成了她卖弄风骚的资本。我想她堪称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委琐不堪的瘸子说起她，那言词简直不堪入耳，连这种东西也没把她当人。”

“他很难过，你发觉没有？”李江云笑着对我说，“他本来对这个女人抱有很大期待。”

他是个懦弱、自卑的人，一直不敢把他对这个天仙的单恋表露出来，等他觉得自己资本雄厚了可以象贵族似地来一次优雅感人的求婚，却发现他的意中人已经一钱不值了，随便一个骗子、流氓都可以轻易地占有她。”“这种老式的恋爱方式你们年轻人一定不屑吧？”中年人微笑地看着我，看得出来李江云的刻薄话丝毫不能刺伤他，“和你们比起来我们是显得顾虑重重、优柔寡断，这和我们成长的时代的影响有关。我们为个人追求时不像你们那

么大胆、一无所有却勇气十足、我认为值就不措一切；我们考虑问题时更多的是注意到和整个方面的平衡。我们受教育一贯是把个人置于一种渺小的境地。这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习惯，很明白却无能为力。”“这话我和李江云说过，”我说，“你不必把我和你们划成两代。”“恐怕不划也是两代。”中年人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你念几年级？”“噢，这么划分不科学。”

“别以为我是小瞧你，如果任我选择，我宁肯和你同龄以具有你的某些勇气。”“没人拦你。”我转向李江云，“我们已圈养改为放牧。”

“这话说的就是年轻了。”中年人微笑，“拦我的东西很多，包括你，也会觉得拦你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上来吧。有一天，我们已经不再邀请那个女同学参加我们的聚会，她自己突然来了，带着一个年轻人，就是那个你使我想起的年轻人。”“不是我吗？”我笑着说，“也许那个年轻人就是我。”

“不不，”中年人笑着说，“你们有相像的地方，但不是你，这点我很清楚，李江云也清楚，她也在场。”

“不是你。”李江云说，看着别处。

“他很漂亮，很英俊，穿着得体而不刺眼；很规矩很有礼貌，眼神中甚至时时带有一种怯意。你可以想像出我们对他的冷淡，我们几乎没一个人不认为他是那个女人的露水情夫；更糟糕地说我们甚至认为他是个面首，仗着小白脸在女人中厮混的那类玩艺儿。我们谁也不理他。有些女同学公开表示对他把他带到这几来的气愤。她不在乎，该说笑照常，甚至有意说一些刺耳的，令大家难堪的话，我们一致觉得她变得厚颜无耻了。他们俩始终被排斥于聚会的中心圈之外，女的有时还可以硬插进去不顾周围人的白眼使自己成为谈话的中心，那小伙子却尴尬地可怜巴巴地一直坐在角落里端着一杯酒看着自己的鞋尖。我有点不忍，看上去他是那么老实毫无油滑之气因而显得无辜。我是聚会的主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们这些人无礼，于是便走了过去和他攀谈起来。”

“这一切我当时都看在眼里。”李江云对我说，“我认为他这个人伪善就伪善在这里，明明心里对人有不同看法，面上却装得热情。总想让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他谁也不想得罪。”“我承认，”中年人笑着说，“有时我是有那么一点不分好恶的客气，但我认为是必要的。”中年人继续对我娓娓而谈，“他见我走来，在他身边坐下，便露出羞怯地微笑。我还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我很好，不用管我。’我问他认识我们那位女同学有多长时间了，他说不长‘才几天’。我问他有多大，他告诉了我大概才二十来岁。我问他从事什么工作，他腼腆地说他刚从部队复员‘还没工作’。这时他完全显露了他纯真的一面，简直象个老实的小姑娘。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我甚至觉得是我们那位女士腐了他；可有些话我又不便明说，于是我笑着说，你可比我们那位女士小多了。这时他笑了，说了一番话，意思就是他喜欢比他大的女人，他对小姑娘没兴趣，他认为她们太不懂事，一旦她们懂了事也老了，‘那时我也就和她们一样老了。’他非常有趣非常率直。说到他的情人时，眼放异彩频频去看那边正在粗鲁调笑的那个女人。象真正陷入爱情的小伙子既激动又掩饰。”

他对我说，我们并不了解那位女人‘真正名贵价值永恒的钻石是经过琢磨之后的’。我问他是否真像他所想像的那样了解那个女人？‘拿钻石比拟高品位的女人并不贴切，我们习惯的倒是视女人如素缟’。我承认我说这

话时含有一些卑鄙的暗示。我承认卑鄙。他脸红了，那个男孩子脸红了，他说他懂我说的意思，他全了解那个女人一点没对他隐瞒，他不在乎；‘别以为我是初涉社会的雏儿，关于女人我懂的也许比你还多点，这大概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我很惭愧。他刚说完我就感到惭愧自然而然的惭愧。为了掩饰这点，我便问他是否打算和那个女人结婚。他诧异地看着我‘当然，否则我干吗要说那么多？’不过他又接着说，目前他还打算结婚，他了解组成幸福需诸种因素缺一不可，而眼下他还不具备条件；‘我会设法的，瞧，我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幼稚吧？’他大笑，既险恶又可爱。我理解他指的是钱。我想这又是我和你们这代人的不同，你们绝少不切实际的浪漫。我问他怎么设法？‘有些事情说说很容易’。他说他会‘象宝石一样，无坚不摧’。我问他就不怕感情变质？他大笑说，‘不这样才会变质。谁见过风筝没线牵着会稳在空中？’我对他的话很震惊。

“没什么可惊的。”我说，“他谈的都是实话。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了。他考虑的很周到、很全面，这才说明他是认真的，只有逢场作戏的人才热衷爱情至上、用空洞的海誓山盟欺骗对方——没比这更不正派的了。”

“他对我提到宝石的事。”中年人看着我，“他多次在话中提到宝石，用宝石比喻女人，象征能力，使我感到宝石并不仅仅是他信子拈来的象征物，而是彼时他脑中心里萦回不去的具体物体，我们总是拿我们最倾倒的梦寐以求的东西来比喻其它。我们的谈话越深入我这种感觉也就越得到了证实。他不肯具体说他如何将‘设法’，我看得出他想说他要干的事令他很兴奋但又克制着自己不说，倒不是怕泄露秘密而是像所有想炫耀自己的人一样故意用含混的说法使自己的秘密变得比原本更重要，在别人眼里更秘不可测。他向我透露他有一条可靠的发财之路、‘象宝石一样可靠’。他有一群朋友正在南方等他，‘都是些和我一样的人’。他暗示我他那群朋友都是些正干着非法勾当的人。我对他说这很危险，他笑了，就像你现在笑的一样。所以我说你们有相似的地方，既纯真又残忍——这就是我当时从他现在从你眼中看到的。”

“这就对了。”“是的，他当时对我说的也是这句话：‘这就对了’。”

“你没注意他穿的是什么式样的衬衫？”

“什么？”中年人不解地看着我。

“他穿的是件带条格的衬衫。”我笑说，“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姓什么叫什么。”中年人笑了，伸出一只手指放在唇上：“我们有言在先，不提具体人这只是一场闲谈。”

“对对，这完全是与我们毫不相干有关别人的一种趣事轶闻。”我拍拍头。

“你接着说吧。”

“后来我就走开了，走到女主人公身边对她说：‘祝贺你找到意中人。’她没听懂，问我什么？我又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她笑了，对我说：‘挺值是吗？’接着她严肃起来，看了看远远坐着的那个男孩子，凝视着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再后来，那次聚会之后，我便听说他们在四处借钱，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被纠缠过，我也未能幸免。女主人公找我借钱时说很快便还，甚至说好了还钱的日子，一个月以后。那是个春天，他们走了，从此再没露面，一去不返，迄今为止十年了。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如愿以偿。我打听过，可毫无结果，他们就像一股烟消逝在空气中。有人倒是在南方见过他们，和一群小伙子在一起，后来据说是出了事，有人被捕，有

人死了，再后来就一点消息没有了。这些年我想着他们，这两个人特别是那个男孩子总在我眼前出现。本来他们完全不必去干那些事的，他们没穷到低于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下的地步，与其说这么做能有所得不如说更可能有所失。他们不是小孩子，应该懂得这些——我非常想知道他们的结局。”“你干吗不说你当时还对那个女人说了一些别的话？”李江云说，“你对她说，你不相信这种组合能带来什么好结果，那种想法更是在犯傻，一厢情愿。”

“是的，我这么说了。”中年人微笑，“我还对她说，那个男孩并不特别适合她。他很危险，不是对别人危险而是对自己危险，经过这么些年，我们应该谨慎一些。”

“女主人公是怎么回答的你？”我问。

“她说，”李江云说，“我们一生中一直恐惧的是什么？不就是怕白活！”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餐馆音箱传来由于音量极低犹如喃喃私语的歌声。

“这词儿太棒了。”我们身后一个老爷们儿对正和他一起吃饭的女友说，“这词儿我听着真感到汗毛顿竖。‘还有我的自由’，太悲壮了，话说到这份儿上还有什么可说的？换我，充其量也就能把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收入给你。”

“不要勉强，这些也不必给我。”姑娘说，“谁稀罕你给谁。”

“这手太厉害了。”男人兀自说，“看来这哥们儿也是被逼急了。”我们相视而笑，一语不发，依次低下头。

十七

一夜大风。清晨，我走在街上，气温很低，伴随大风降临的寒流使一切化开或将要化开的东西重新冻上。行人掩面疾行，树木的枯枝在寒风中瑟抖。一伙背着冰鞋戴着毛线帽的年轻人坐在我身后，一人端着一杯热奶喝着大声说笑。他们在称赞一个人的滑冰技艺“就像专业退下夹的主儿，有她就没咱们什么事了。”“我从没见过一个女的能站着竖起来劈叉我真担心她的刀从后面甩过来剁着她的脸。”“我们真该和她认识一下学两手。她穿花样刀跑起来都比我们穿跑刀快，也不知她是怎么滑的。”

从这个热饮店的窗户玻璃可以看到街对面的铁栅栏内的冰场。天空苍白，阳光惨淡，暗青色的光滑冰面上一圈圈人在滑行，有些人姿势低些手臂摆动幅度大些速度也就明显比其他人快些。整个冰场像一只只不同速率的齿轮组成的运转着的机器。有人在急剧地抱身旋转随即蹬冰滑走；有人速滑而来凌空一跳落地后箭一般地远去；一队同速滑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斜行刹住激起一股又一股白烟般的冰渣。冰场在转动，冰刀亮闪闪一片，碰撞在一起的男女在笑在叫。因为隔着一条街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象是看一场大型的哑剧。

谭丽脸蛋红扑扑地从窗外走过，看见我，敲玻璃嘴贴着玻璃喊什么。”我冲她笑，她回身走上台阶掀开棉门帘进来。我起身给她让座，没留神碰洒了身后一个小伙子端的牛奶洒在他军大衣上。“对不起对不起，没看见。”我说。

“长眼干吗的？”小伙子不逊地盯着我。

“我给你擦。”我在周身找纸或手绢。

“擦就完了？擦就能擦掉了？”小伙子把空杯往桌上一墩，对其他小伙子说，“喝杯奶还不让喝。”

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坐着斜着眼看我：“你过来。”

“对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我站着不动。

“叫你过来呢，你害什么怕？”小伙子问我，“你哪儿的？”

“就这旁边地安门的。”

“嘿，他是地安门的。”小伙子们相视而笑，魁梧的小伙子说，“我怎么没见过你？”

“哟，谭丽。”我被我洒了身牛奶的小伙子扭头看见谭丽，和她打招呼，瞧瞧我，“你们认识？”

“干吗呀，你们欺负人家干吗呀？”谭丽皱着眉头走到我身边，“这是我哥们儿。”“不知道。”被我洒了身牛奶的小伙子解释，“算了算了，咱们走吧！”他对其他小伙子说，“哥们儿就算了。”

一帮人站起来往外走，魁梧小伙子拍拍我肩膀笑着说：“别介意，跟你闹着玩呢。”

小伙子们走后，我们重新坐下。谭丽瞅着我说：“瞧你，还紧张呢！”她笑，“这可和我第一次见你印象大不一样。”

“这要是从前，咳，不提了，我不愿坏在鼠辈手里。”我笑。“我刚才是有那么点紧张。”“你找的人找到了么？”谭丽问我。

“什么？”我问。“噢，找到了，还得谢谢你。”

“我不是说沙青，我是说另一个女的，叫刘炎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刘炎？”我看谭丽。

“我怎么不知道？”她笑。“都传你在找她，找不着她，你就要坐牢。”“好事不出门。”我叹。“对，我是在找她，你也认识她？”

“听说过，没见过。我的一个女朋友和她很熟，常提起她。”

“你的女朋友？她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谭丽笑，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有烟么给我一支，烟瘾犯了。”

我拿出烟抽出一支给谭丽，替她点上。她吸了一口，打了个呵欠，眼泪汪汪地笑。

“也谈不上是朋友，一起玩过几天。她从来没把真名告诉我，只知道你们男的都叫她‘五粮液’，怪难听的。”

谭丽对我形容了半天‘五粮液’的长相：“瓜子脸，眼睛挺大，有个酒窝，牙齿不好老戴着矫齿器，总爱穿一身白，大概是逆反心理。”她问我想起是谁没有。”她认识你。她说过和你很熟。前两天我碰见她，她还说刚见过你。”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是谁了。”

“听说你有一张刘炎的照片，”谭丽说，“能叫我看么？”

“可以。”我掏腰包，“你什么都知道，看来真是无密可保。”

谭丽拿着照片笑：“我是什么都知道，我就爱听别人的闲话。”她拿正照片仔细端详，抬眼对我说。“没我想的那么漂亮。”

我笑：“一般人吧。”“我再看看。”谭丽又认真盯着照片看了一阵，然后把照片还给我说，“这照片我见过。”

我没说话，看着她。谭丽把烟掐灭，捂着额头。“让我想想，我是在谁家见过的这张照片。我记得当时看的照片不止这一张，整整一本，都是黑白照片。在谁家呢？”

“慢慢想。”我说，“要不要再来支烟。”

“不，一支够了。”谭丽莞尔一笑，又隐入苦思冥想。俄顷，抬头笑，“那人叫高晋，我想起来了，住在一个老宅院里，院子很漂亮，我记得有游廊花园和假山，说是解放前一个什么大官的宅子。当时外屋有很多人在打克，抽一屋子烟，我一个人在里屋看照片。”“你还记得什么？当时高晋在场吗？”

“在，当然在，在外屋。我记得我还没看完照片，外屋就嚷嚷起来。我走出里屋一看，新进来一个男人正在和高晋他们说笑。”“那男的穿着一件条格衬衫。”

“是的。”谭丽惊奇地看着我。“我想他刚从很热的地方回来，除了衬衫就穿了件西服。当时北京天气还很冷，我记得屋里有人还穿着翻毛领的空军夹克。他带了很多东西，大箱小包，还有一把非常漂亮鞘上包着很的长刀。那人也就只好给他了。那个穿皮夹克的人拿着刀在屋里乱劈乱砍……”

“后来呢？”“后来我回到里屋继续看照片，从打断的地方接着看。我发现这张照片，刘炎的照片被人取走了，相簿上空了一块很显眼。我不知道是谁取的，好象只有穿翻毛领夹克的人在我之前进过里屋一次。我堵着里屋门口站着，他要进去我必须侧身让他一下。”“当时屋里还有谁？”我问谭丽，“你有印象吗？”

“还有‘五粮液’，那次就是她领我去的。还有三两个人我不认识，都是男的。”我点烟，忧郁地吸：“都是男的。”

谭丽笑：“你很爱她是吗？”

“谁？噢，大概是，我想是。我们虽然惨点，爱爱总是可以的，哪怕人家不爱咱呢。”

“你真不错，你们这个年龄的人。”

“怎么啦？”我看着谭丽。

“没怎么，”谭丽低下头玩着垂下来的桌布角。“你们好歹还爱过。”“我们也是瞎爱，有影没影自己觉着罢了。”

“听说你为她自杀过。”

“那可是无稽之谈。”我笑着说，“你听谁说的？没到那份儿上，没那么严重，我还不至于真拿这当饭吃。有点小感觉，也就是这点小意思；不不，绝对没有，寻死觅活，这不是寒碜我吗？”“我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有这个才动人。多好啊！能为别人去死，我就没这福气，瞅着谁都烦，巴不得他们一个个先死。”“我一样，也老想催别人去死。”“我真不是取笑你，我是敬佩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觉得你特悲壮。”“我悲壮吗？别别，你别这么夸我，我这人不禁夸，你这么一夸，没准我真干出什么悲壮的事。”

“怎么干？你也教教我。”谭丽诡秘地凑上来。“我想干还无从干起呢。”这时，一个穿军大衣的小伙子带着一身寒气掀开店门的棉帘子进来，冲谭丽就喊：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要不是二胖告我，我还在冰场门口傻等呢。”小伙子怀疑地看着我，走过来：“你们干吗呢？”

“碰到一个熟人，聊两句。”谭丽天真无邪地朝小伙子一笑。“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你可快点。”小伙瞅着我们说，“我就在外边等你。”

小伙子出了热饮店，在窗外走来走去，不时不耐烦地往里看。“就这号

的，”谭丽看着我叹气。“你能叫他为这死吗？”

“那话咱不提了，他多在？”我看着窗外的小伙子问谭丽，“这年龄不正是上刀山下油锅的年龄？”

“他们这拨儿，”谭丽冲窗外的小伙子迷人地一笑，扭头对我说，“比你们差远了，活得那叫在意。”

“我也没下过油锅。”我说，“此一时彼一时，我们那个时代过去，按现在的法则，你可以对他动手。”

“我喜欢男人对我厉害。”谭丽整整衣帽站起来。“再见，你可以认为我是受虐狂。”“弟弟。”我刚进屋就被一个憔悴的女人兜头抱住气都透不过来，女人在哽咽，鼻涕眼泪蹭在我颊上、肩头、前胸。我挣扎着去看刘会元和李有奎东，他们呆呆站在一旁既感动又惶惑，似乎对这种场面还有点难为情。

“让我好好看看你。”女人嘟哝着用粗糙的手在我脸上摩挲。“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我同样也认不出您。”我对刘会元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姐姐呀。”李奎东说，“你不是找你姐姐，我把她找来了；全对，她甚至记得你的小名。”

“冬子，”女人含着泪说，“那会儿我们叫你冬子。”等等吧。”我尽量和气地推开女人。“您再好好回忆一下，这种事情还是先弄清楚了再哭。”

“怎么，又搞错了？”刘会元不安地说。

“十有八九是错了。”我说，“我不认识这女人。”

“你怎么可能认识我？”女人伤感地说，“那会儿你还小。”

“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还有姐姐。”我对李奎东说，“人在哪儿遇见的这个女人？她是刘炎么？你心里不清楚？”

“她主动找上门来的，说要找你。”李奎东不知所措地说，“她说她正在找弟弟，听说这儿有个找姐姐的便来了。我知道她不是刘炎，可你一再强调找姐姐，我想也许刘炎不是你姐姐，找错了，你姐姐和刘炎的经历相仿混成了一个人。我还问了她半天，她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姐弟失散那场简直和你说的如出一辙。”“老李把我找来，我先也断定错了。”刘会元说，“可她坚持说是你姐姐，我也给说懵了，心想敢许你真有个姐姐失散多年你自己都不知道——万一呢。”

“你不耗认我？”女人哀恸地望着我。

“不不，”我说，“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个误会。他们搞错了，你不是我姐姐。”“可你是我弟弟。”女人坚决地说，“我认出来了。”

“这不可能。”我摊开两手。“我没姐姐。我说过我要找姐姐，可我没姐姐。我说的姐姐其实不是我姐姐，只不过我管她叫姐姐。本来想让事情简单点结果反倒复杂了——我怎么跟你讲呀？”“咱爸生前最大的爱好就是养鸟，书房总挂着一排鸟笼子。”“没这回事，我爸倒常拿汽枪打鸟。”

“咱妈最拿手的是烙手层饼。”

“别编了。噢，对不起，我不是说你编，我是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家的事我一概不清楚。”

“你肚上有个疤，你敢不敢脱下来让大家瞧瞧？”

“会着凉的，再说我肚上也没，痣上腿肚子上倒有一颗。”

“那是我记错了，你小腿肚子上有颗痣你敢不敢脱下来让大家瞧瞧？”

“这么着就没完了。我的天，你干吗非把我认成你弟弟？咱们哪点像？”“可

你就是我弟弟，这不是我认不认。”

“跟你实说了吧，我没姐姐，我们家就没女孩儿，我父母也都健在，说姐弟失散那是瞎说。懂了吧？我不可能是你弟弟，不管我没长痣。”“懂了。”女人点点头。

“我很抱歉，开了这么个玩笑。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想到，请你一定原谅我。”“我不会恨你的。”女人平静地望着我。“你有你的难处。我走了，不再打扰你了。可你记住，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姐姐，我却永远记着有你这个弟弟。”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女人走后我朝刘会元他们嚷，“跟他们说什么都都不信！”

十八

傍晚，我在街边的大酒楼附设的面包房买了一袋叉烧面包，边吃边在便道上溜达，不时睃两眼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昏暗的天色下酒楼饭店灯火通明，一辆辆小汽车驶来，车上走下一对对盛装赴宴的男女；商店一间间白晃晃，人如潮涌，商品颜色缤纷斑驳一片，排列有致，可以分辨出服装店和百货店以及电器行的不同；远处高大的城楼垛口和更远处广场尽头的宫殿群的重重屋顶黑鸦鸦叠成一大片，轮廓浮凸，形状依稀；路灯透过松枝散出淡黄的光晕，把一条条走向不同的马路在暮色中显现出来成队的自行车奔驰期间。便道上人来人往不时遮住我的视线，但我还是及时发现那个向公共汽车站娉婷走来的女人。我斜穿人群向她走去，不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昏暗的路灯下，她的脸显得很光洁，一双大眼睛奕奕有神，毛领白皮大衣、褐色长统靴光泽熠熠，招来路人不少目光。有些女孩子甚至走过去还扭回头看。

她在公共汽车站牌不停住，脸朝着公共汽车来的方向站着，束腰系带的白皮衣显出她身段的婀娜。我紧着她和她并肩站着，微笑地说：“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她猛地回头，带着警觉的神情，接着松弛下来笑了，露出一嘴歪斜的牙齿和钢丝牙套。

“你好，乔乔。”“你怎么在这儿？”乔乔往我身后看。“大冷天闲狂还是等人？”“等你。”一辆公共汽车进站，我拉着乔乔的胳膊往后退。“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就在这儿说吧。”乔乔乞求地望着我。“我还急着回家。”

“还是找个地方吧。”我拉着乔乔往身后一个酒楼的快餐厅里走。“咱们就上那儿说。”

这事挺罗嗦，一句两句还说不清。”

我们进了快餐厅，找了个角落坐下，我问乔乔：“吃点什么”乔乔愁眉苦脸地说：“什么也不想吃。”

“那就来两杯橙汁。”我去柜台端子两杯橙汁放在桌上，在乔乔对面坐下，看着她。

“求你了。”我们俩一齐说。

稍停，我们俩又一齐说：“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乔乔头一扭：“真可笑，你先说吧。”“你不知道我要问你什么事？”

“不知道。”乔乔没好气地说，“我知道的事全告诉过你了，真不知道你还想问什么。”她伏身注视我。“咱们别来警察审案子那一套好不好，有什么话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

“好吧，直说就直说。”我坐正姿势。“我想知道刘炎的情况。”我盯着乔乔，乔乔也看着我，她垂下眼皮，端起橙汁喝了一口：“我说过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撑着桌子挪开身子，叹道：“你看，是你不说实话吧。”

乔乔沉默不响。“何必呢？”我说，“别人都告诉我了，你认识她还跟她很熟，瞒着不说有什么意思？难道，咱们就这么耗下去？”

“许逊说的？”“对，”我眨眨眼。“还有高晋。”

“乔乔端起橙汁又喝了一口：“不让我说，他们倒给说了。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他们没细说，光说让我来找你，说你都清楚。”

“他们总是把难题推给我，自己当好人。”

“我怎么不知道你那个外号，你没跟我说过？”

“我为什么要把难听的外号告诉你？再多一个这么叫我的？”“有，”乔乔撇了撇嘴。

“背极狐狸。起这种外号的人真是缺德。”“她现在在哪儿？”我看了看以手已经很长的指甲。“北极狐狸。”“我真不知道你老要打听她干吗？”乔乔直着脖子瞪着我低声嚷，“你真以为找着她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告诉你，你倒霉就倒霉在那把刀上，那把所谓包银的刀上化验出了人血，和高洋的血型一样。你就是找着刘炎也摆脱不了干系。刀是铁证，可笑的是你还居然说刀是高洋给你的。骗得了谁？”

“她就是高洋给我的。”

“嘁，”乔乔不屑地一摆手。“随你怎么说吧，你跟警察解释去。他们信就行。”“刀不是高洋给我的——是我硬跟他要的。”

“别找刘炎了。”乔乔坐正瞧着我。“别找了，刘炎对你没用。你那七天不是和她在一起，你在瞎费工夫。你要证明你那七天的去向，应该多从其它方面其它人身上想想。”

“你亲眼看见我从高洋手里要走那把刀，当时你也在场。”

“这就是说，”乔乔看着我叹口气。“你非要我作证人，证明你从南方回来后见过高洋？我们一直保你，说你在广州就和高洋分手了第一个走的，为这我甚至把然昆明遇见高洋的时间提前到广州分手后，以便使你找到充分证据证明你当时在北京。你知道我担了多大风险么？为了保你，我把高洋的死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既然你不领情，非要往自己头上揽这件事，我也可以实话实说。对，我们都可以证明你在北京又见着了高洋，而且在我们大家都在场的情况下那把高洋买来当作工艺品后来成了凶器的刀被你据为己有。之后，高洋走了，你也有七天不知动向。这期间，只有我在昆明见了一次高洋，当时和他同住的人在旅馆登记簿上使用你的名字。再之后，你重新出现在北京，高洋则音讯全无，十年后 he 被发现死在云南的大山里被他送你的刀砍死。这都对了么？这么说使你满意了吧？这就是你希望知道的事情真相。”

“我很满意，尽管换了一种说法，我的嫌疑也没大到哪儿去，我仍然可以说我那七天是和刘炎在一起。”

“你没有和刘炎在一起，这我比你清楚，因为那段时间刘炎是和我在一起，我们去了昆明。”

“你们去昆明干吗？”“我们走赴约。”乔乔望着我。“刘炎去找她的男

友，她非常焦急地想得到他的消息，他们失去联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最后分手时曾约好在昆明会面，但届时她的男友没有来。她认为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我们心里很清楚，他一定是不辞而别了。这种事很普通很正常只是往往很难让当事人立即接受。”“她的男友去哪儿啦？为什么她认为会出事？难道那是一次危险之行？”“不知道，她没跟我说。我想一个人出门久久不归谁都会想到危险，认为他出了事，特别是女人；就是丈夫去上班晚回来一点也会引起担心，车祸啦，不正经的女人啦，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永远存在的威胁。

“那么你是认为她的男友抛弃了她，和另一个女人走了？”

“我不知道，我无法断言。”

“她男友是谁？”我问，“我们中的一个么”

“我认识，你也认识。”

“她没有找着她的男友对吗在昆明？”

“没有。”“她的男友躲着不见她。”

“你可以那么说。”乔乔看看我。“也可以说她男友不光是想不想见她，谁都不想见。”

“她的男友真是个狠心人。”我笑，往喝空的橙汁纸杯里弹弹已经燃得垂下来的烟灰。

“后来她找不着就不再找了？”

“我想她一直在找。”乔乔说，“她病了，她想知道那个男的不想再见她，但她仍想和他见一面。她一直在不停地给那个男的打电话，但那个男的已经把她忘了，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拿起电话胡乱答应一通，让她一次又一次地等，可他一次也没来过。”“他们当年很好是吗？”

“用‘好’形容他们的关系不贴切，他们既缠绵又疯狂，当年看见他们的人无不感到惊心动魄。他们就象锈在一起的螺钉螺母互相咬着劲……”

“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我指使他们脱钩的第一道裂缝。”

“很家常，那里的又看上了另一个女的。你见过哪一个男的是知道屌足的？”“她得的是什么病？你说她得了病？”

“红斑狼疮——她一直在打电话，直到临终。”

十九

夜已经很深了，我独自沿着窄街和归处走去。我走过街口卖馅饼的小铺子，走过菜站、副食店、修车铺及一条条幽暗的胡同，总摆脱不掉被一双眼睛跟踪、窥视的感觉。我边走边回头看，街上柏油路面在路灯下泛着晕光泽，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一辆车。我无意识地抬了下头，想看一眼风清月朗的寒空，我看到了丁字路口大槐树光秃的枝桠上落满层层叠叠的乌鸦，那成人的视线就是从树上射下来的。我从大槐树底下走过，树上鸦雀无声，我感到某种沉甸甸的分量。当我走出很远隐没在黑暗的胡同中时，我听到远远的树上传来一阵翅膀的扑腾声，大群乌鸦离枝像一股黑旋风盘卷而来，飞临我头顶缓缓与我同行，我在漆黑一片的胡同里行走，愈走愈接近矗立在夜色中的黑色楼房，一只鲜红蝴蝶在我眼前出现，忽悠悠地上下飞舞若隐若现。

我想那天里的确有人一直跟着我，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明显带有人的痕迹。在我走到楼前时，似乎有人在我前面上楼，我看着楼道的灯一层层亮了，面临当我走进楼道上楼时，又似乎有人跟着我上楼，每当我走一层下面一层的灯便灭了。我在顶层站了很久，但没有人露头也没有脚步声。我

在顶层停留的时刻，灯一直亮着，直到我开门进了屋，那灯才倏地熄灭。这一切都象经过安排，但若由人来执行必须有超凡的敏捷。屋里的电路最初是完好的，灯可以打开，收音机可以拧响，水龙头有水，电话也可以打出去。我拿起话筒听了一下，里面有忙音。灯是最先熄灭的，接着一切都被切断了。我先是以为停电，但我走到窗前往外看，对面楼道的灯仍明，附近这个街区的其它建筑上也有灯火；后来我发现水龙头和电话都断了，我明白这一切都是针对我的。

我坐在屋里静静地等待，我认为这些将我隔绝起来的措施都是某种行动的前奏，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想到的仍是个人的安危。没有人上来，那天晚上在我清醒的时候始终没出现任何动静。后来我睡着了，半夜似乎来了电，满室通明，有人在说笑，电话铃一阵接一阵地响，水龙头哗哗流水，总而言之，很热闹。我弄不清是在做梦还是真有其事，也没多想，仍旧昏昏沉沉地睡。第二天早晨，我在刺眼的阳光中醒来，我感到睡得很不舒服，被子不知道滑落到哪儿去了，我伸手去拉，手摸到冰凉地面上蹭了一手灰。我睁开眼，发觉天花板很高，身下很硌。我猛地坐起，发现自己睡在地板上，室内空无一物，地面落着厚厚的灰尘，墙角挂着蜘蛛网。那些家具陈设都不见了，我的包扔在地上。我站起来急急走出去，各层都空荡荡的落满灰尘，马桶水池锈独斑斑，没有洁具没有电话没有我亲眼看见过的一应什物。

百姍卧室的门依然紧关着，我推了推没推动然后用力踹了一脚，门后的一个沉重的物移位了，门开了一条缝。我又连踹几踹，一个物体轰然倒下发出巨大的声响，门大开了。门框上的尘土纷纷洒焉，一连串的蜘蛛网被扯破了。我进了屋，看见地上倒着一个高大的檀色书架，一个金鱼缸摔得粉碎，烟蒂散落一地。屋里摆着三张床，床单被褥封满灰尘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图案。门后有脸盆架，香皂已经石化，石必干瘪瘪地翘着边儿，桌上散放着一副扑克牌，纸面已经发黄，无论桌腿床腿都布满累累刀痕，那恨痕也已经很旧了，和其它地方的颜色浑然一体。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里，像走在雪地上在积满灰尘的地面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我弯腰拾起桌下的一相薄，掸去上在的灰，一页页打开翻着；在其中的一页上我看到了一处空白，我把刘炎的照片拿出来，插在上在，画画完整了。那上面有我、高洋、许逊、汪若海、乔乔、夏红和冯小刚。冯小刚是个矮瘦孱弱的小个子，脸上浮着羞怯的微笑。

我发现在一张狭长的合影上我们都穿着一个式样的条格衬衫，象是一支球队。我还发现这张合影上有百姍，她站在我身边，容光焕发地笑。刘炎站在排面的另一端，挨着冯小刚，强笑着对镜头像她那张单人照一样垂着眼皮儿。我发现这张合影上少了一个人。我翻阅着整相相簿，发现这个人只出现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成年后便不露面了，所有的人都以各种姿态出现过，唯独没有他。这个人就是高晋。我合上相簿出去，发觉无法将门重新关好，那书架必须从里面顶住，我只好门那样敞开着。

我的包被人动过，那只我一直塞在里面的灰色女用鞞包被人抽走了，在装得满满的包里留下一个空档；我把相簿放在那个空档里，拉上拉链提起包开门走了。

我向楼下每一个遇到的老人、孩子、姑娘询问这楼上的住户情况，没有一个人认识百姍或者李江云的。一人住在对面楼上的老太太告诉我，这幢楼上原本就没有什么住户。这批楼房是同时盖好的，但这幢楼始终没有人来

住，一直空在那里，对此附近住房紧张的居民曾有过一些议论，也曾找过房管所。据房管所的人讲，这幢楼已经分配了出去，至于这些人分了房子不来住那不关他们的事。

我去了房管所，查出那套房子是分给一个叫高洋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不在那儿住，因为他每月总是按时交纳房租水电费，有时半年交一次，非常主动，从没等人上门催过。房管所的人还给我看了一些原始档案，上面有那个叫高洋的人办理住房手续时留下的一些笔迹。

二十

除夕之夜，城里大街小巷响着密集的鞭炮声，犹如爆发了政变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半个城火光冲天。

我在全城寻找李江云，找遍了她去或可能去过的地方，到处不见好的踪影；我询问了所有见过或可能见过她的人，所有人都对她一无所知。那天夜里的情况很混乱，像是一场大撤退。街上到处是纸屑余烬，偶尔驶过的汽车无不是高速。街上除了一群群小伙子不见妇孺，爆炸声不绝于耳；随着一声声钝响，时而有拖着火舌的物件嗖嗖横穿夜空，在街对面的民房或空地上爆炸。我要找的人都不知去向，房门紧锁，门前楼道一片狼藉。

我弯腰穿过硝烟弥漫的街道，身边不时响起爆炸声溅落一团团火球。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躲进去关紧门打电话。这个位于街角电话亭立刻成了藏在暗处的一伙人的射击目标，密集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来，一道道曳光划过夜空织成一束束扇形的斑斓光芒；一星星五颜六色的光点自远而近笔直飞来撞在玻璃上进裂燃起耀眼的火焰，化为姹紫嫣红水一般沿着光滑的玻璃流淌。我给所有人的住宅打去电话，铃声在全城各个昏暗的角落响起，我再次证实了那些住宅空无一人。早早上床睡觉了的刘会元，被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弄得心烦意乱，赤腿下地拿起电话。他对我说，他也想不出这些人会去哪儿。据他所知，前些时候一直到昨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云集火车站，带着大量行李，急于离开此地，报载铁路当局还专门为此增开了几十对列车。

高晋饭店一个值班的小姐非常温文尔雅地告诉我，“高总”节前好几天就已经不上班了、休假去了。经过我再三询问，她查出高总经理曾在饭店订了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高总”平素出门都是乘飞机往来，这次订的却是张火车的软卧票。她们觉得很特别，所以印象很深。

“那趟车是今天晚上的。”小姐彬彬有礼地说，“我想此刻‘高总’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一辆计程车停在车站大楼前的停车场上，后门打开，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下来，手里拎着一只带着密码锁的硬壳公文箱。计程车开走了，他向灯火通明的车站大楼人走去。同城里喧嚣狂热的景况相比，车站大厅显得很平静很冷清，从下午起这儿已经是旅客寥寥了。此刻当晚的大多数列车楼的巨大电扶梯停止了运行，站内商店也不再营业，一些值勤的警察和车站服务员零零点点散布在空旷大厅的各个角落安详地或站或坐。我看着高晋沿着楼梯上了二楼，穿过边廊，没有进软席候车室，而是进了普通旅客候车室。他走得很沉稳，目不斜视。在大厅里如果他稍微侧一下头，可以发现我在他身后，而他没有。他在身体在中国人里算是高大的，在人群中尤其明显，他的头总是露在上面。他从小就是同辈人中的高个子，因而在发育过程中有些驼背，这使他在行走时有些上身前倾，看上去总像是很清楚前边等着他的是什么。

我到东站售票处遍查挂在墙上的大幅木制列车时刻表没有找到这趟车的车次。实际本站始发的所有列车在午夜前后就已经全部陆续发出了。我敲开一个已经关闭的售票窗口，向睡眼惺忪的售票员询问。售票员并不回答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要买那趟车的票，得到肯定回答后，便收了钱扔出一张票随即把窗口砰地关上。

该次列车发驶前候车室没有广播通知旅客检票进站，似乎偌大的候车室里除了我和高晋也没有其他旅客乘这趟车。我随后的行动只是机械地模仿，快到车票刻印的发车时刻时，他站了起来，通过检票口进了站；在他离开候车室后过了一會兒，我也站起来，检票进了站。

当我通过长长的空中走廊前往站台时，我回头看了眼廊窗外的城市。夜幕下的城市已经烟消火熄一派宁静，大半城市已经黑暗，只有一些高大建筑物镶挂着灯泡轮廓浮浮凸凸。

我尚未乘车离去便已感到这个城市遥远了。

站台昏黄，停着一列暗绿色的火车，东箱只有短短数节，车窗紧闭，从窗帘缝隙处透出少许灯光无声无息。东箱门口没有通常站在那里的列车员，站台上也不见一个工作人员，这趟车就像是一个专列或是并不打算开走的列车。高晋不见踪影，似乎已经上了车。站台上没有别的车。唯此一列。尽管如此我还是沿着车箱走了一遭，辨认清了列车部挂着的标有起始站和终点站的方向牌的字，才从一个敞开的车门上了车。

车上没人，一节节卧铺车箱里一层层铺位床单雪白，卧具整齐个我找到自己的铺位坐下，放好提包，站到窗前。站台上和车箱里仍毫无动静，也不见列车员来换卧铺牌。这时，我听到关闭车门的“砰砰”声，车动了，轻轻震了一下便开起来；没有广播，没有音乐，也没有鸣笛，静静地滑出站台驶过城市进入了黑暗的田野。车箱里的灯一齐熄灭了，与此同时走廊上的夜灯在车壁底部亮了形成了一条微明的过道和一方方漆黑的铺间。列车在运行，整节车箱就我一个人，听不到车轮碾压钢轨的铿锵声，四周是那样寂静就象我突然失聪。我咳嗽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但还是听不到车轮滚动声，唯有车箱在轻轻晃动显示出运动中的节律。我没脱鞋躺到铺上拉过毛毯盖在身上合眼睡去。我很快睡着了但知觉仍然清醒，仿佛站在车窗前看着黑色的田野大片地向后掠去，原野的风透过车窗吹拂着我的头发。

我醒来后天已大亮，车窗外的田野如我梦中所见那样大片地向后掠去，我对面过道上的车窗不知被谁提开，风猛烈地灌进来。阳光一点点在荒芜的田野上蔓延扩散，车轮撞击着钢轨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伴随着这种铿锵声车箱在剧烈地晃动。夜里，车箱上来一些人，散坐在过道的窗前，都是些须眉斑白的老人和像我一样苍白消瘦的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单身不人，互相冷漠地隔着很远不打招呼，郁郁寡欢地瞧着窗外。原野已经被强的阳光笼罩，空旷冰冷的大地上洋溢着温暖的金色光芒，这温暖和冰冷是那么和谐地并存着，互不相汇又彼此相容，就象一对并不般配的夫妻站在一起，恰成对比离了一个又失怙恃。列车行驶在北方的大地上。冬天的北方，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树木凋零，极目所眺，不见人烟。

一列载满旅客的列车相对驶过，车窗迭闪，轮声骤强，转瞬不见，又是一望无尽的原野。一路上我们遇到不少次列车，方向都是和我们相反，没有看到一列同行的火车。列车的奔驰，陆续闪出、展现出我面前并迅速向后延伸缩微的景物中出现了绿色：徐缓绵亘的山峦上荫遮密覆的松林，亮汪汪

的水田内嫩翠的稻秧。河川多了起来，河水也开始流动，地面有了村庄炊烟，天空有了飞鸟白云。看景致变化，列车是在向南开进。午后，我们开始连续地过江过河驰过一座又一座桥梁，起初我还凭借着自己的地理概念根据河流的宽度、流量和流域周围的地貌判断着河流的名称黄河、淮河、长江……但就在我认为我们已渡过了集中在大陆中部作为中国南北不同地域标界的所有大河——珠江尚在千里之外——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宽阔波的大河。大河大桥的引桥连绵数十里，人坐在车中渐升高当于至最高点时已经驶过的村镇、河流、山脉又陆续出现在天际出现在视界之内。大平原东边数百里外有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城市上空积着厚厚的大片废气云，阳光都显得黯淡，按照城市规模和人烟稠密程度以及方位来看只能是上海，可我们这一路不管处于什么位置能见度有多好也不应该能看见上海——我走过这条铁路线。

列车匍伏爬行在凌江而架的高桥上，从车窗向下望去一根根桥柱由粗变细笔直地扎向江心，江水在翻滚在柱与柱之间横流，远处无尽的江水源源而来。我看到上游的崇山峻岭和漫山遍野的森林，我简直弄不清列车离开的是哪个省将要进入的又是哪个省。这一切都和我熟知的中南地区的自然风貌大不相同。江水滔滔横流，弯曲的河道在远处画了一个大弧没人地平线，彼岸渐渐远去最后消逝在一片水色迷蒙之间。触目所见皆清波碧涌远接天外，我们仿佛行驶在一个辽阔的湖上，湖面寂寥，片帆不举。湖面上，下起斜斜的细雨点点激水波峰浪谷涟漪。桥势已降，我们几乎是贴着水面驶行，浪拍车壁，水溅车窗，印渍滑淌，潮气模糊，湖面变得绰约朦胧。车厢内暗了起来，车灯齐亮，我们像是在雨中乘船航行。车窗上不再有新的雨点打上，水气凝聚成一滴滴亮闪的水珠，窗外景致由模糊变得再度清晰。夕阳斜辉最后照亮了水面便敛芒沉没了，外面已是汪洋分片，碧波清涟被浪飞涌伏替代，雪白的海鸥在蓝色的波涛上飞翔。月亮升了起来，澄辉银泻，月光下的海面玉田万顷，风吹稻浪东倾西伏，一夜伴月，涛声入梦。清晨，阳光万道射入车箱，列车已驶在艳阳万里的大地上。车窗外仍是千波万涌，一望无尽，这是真正的稻浪随风起伏滚至天边。稻田尽头的平原上出现了一座人烟阜盛、楼厦密集的大城市。远远望去，城市上空岚气氤氲，城中间有一条亮闪闪的河流过，房屋、树木、街道错落有致，井井有条，行人、车辆历历在目。

列车蜿蜒着，慢慢接近那个城市。车窗外不时闪过苍翠茂盛的热带植物：高大槟榔，蓬散的鱼尾葵，扶串串的芭蕉和低矮多刺的仙人掌。村舍中既有南国风格又有西洋式样；公路上跑着一辆辆小汽车、大客车和卡车，阳光几乎是直晒大地毫无遮拦，车箱温度急剧升高热气烘脸。列车已经开始进站，同车人已经在阳光中更衣，取下行李架上的包，他们第一次活动起来，脸上有了生气；打开医院窗探头探脑看迎面而来的站台上有无来接的亲友。

直到列车在长长的站台全部停稳，我仍不能确定这个城市是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尽管它们很相似。

二十一

我是最后一个下的车。我看着高晋从车窗下走过然后离开车厢从车门出来。在站台上，我看到一个女人在远处向高晋迎上去，两人笑着说了几句，那女人接过高晋的手提箱一起向站外走去。与我一同下车的旅客都有人接，唯独我是一个人。一个站在站台上背着手注视着走过的旅客。似在清点人数的警察看到我怔了一下，叫住我问道：“你没人接吗？”

我说有，“在站外”。他又问我“从哪儿来？我随便诶了个沿途的地名

便走开了。我感到这个警察在背后一直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

出站口象所有车站那样围着很多人，都是接亲人的。几乎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块牌子，上书“某某你的某某在这里”有父母等子女的，子女等父母的，更有妻子等丈夫丈夫等妻子的，我不懂他们既然都是直系亲属为什么还要举个牌子生怕对方认不出自己。他们中有些人似乎已等了很多年牌子因风吹日晒字迹残缺模糊，人也显得灰尘满面疲惫苍老。见到我出来，很多人围上来问我从哪里来乘哪趟车后边是否还有人。我一一作答不厌其烦。他们显得很失望又不愿散去继续往站台里张望。一个举着等妻子牌子的年轻人见我单身一人便问道：“怎么没人接你？”这是我下车第二个人这样问我了，我不由警惕起来，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说：“我家不在这儿，我在这个城市也没亲属。”小伙子眼里是怜悯、同情：“这么说你是你家头一个到的了。”

我走到车站广场，各种颜色的计程车一辆接一辆，常常是几辆并行疾驶而来；稍停接上客人又像一群群五彩斑斓的大鸟飞快开走。高晋和那个女人钻进一辆红色的计程车，沿着广场中心的绿地转了一圈驶上高架马路向城里开去。我上了一辆白色计程车，跟在他们后面驰去。

高架马路穿行在市区半空，两侧写字楼里忙忙碌碌的男女职员和公寓楼里各家居民的室内陈设一目了然。这个城市大片旧建筑中新竖起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大厦。马路下面的闹市区广告招牌、霓虹灯比比皆是，繁华商业街一条挨一条，人群熙攘车辆川流，形成一大片五光十色跳动着活力的花花世界到处充溢着阳光。从这个城市热闹非凡的市内景象和人群穿戴举止以及说话口音我还是相信我没错地方，但我仍摆脱不掉一种异域感和隔世感。大概是因为这儿的兀太充沛太明媚，人们脸上的表情和笑容太满足太得意，这和我多数内地城市司空见惯的人民精神面貌大不相同。整个城市上空飘浮着一种扑面而来的无忧无虑的富裕气氛；车窗外闪过的高级商店和豪华餐厅琳琅满目顾客盈门。这无忧无虑的气氛是那么浓郁、盲目，无处不在使人感到做作、过分，似为掩某种圈套而刻意制造——一种人人心照不宣全市居民都参与的针对不知情者的诡计。这个城市的弥漫阳光中透出某种阴冷邪恶。红色计程车在侧面的车流中忽隐忽现。

汽车冲下高马路，驶入一条条楼厦的峡谷间，车速减慢了，插入长长的车龙缓缓挪动。

两旁大厦的无数玻璃窗和底层商店的一排排橱窗闪闪发亮，镜子般明晃晃反着光。车两旁走着络绎不绝的行人，片语残笑飞进车里。

汽车拐入一条林荫道，这里路面较宽，几无商店和行人，车速提高了，路边闪过一座公园：连绵起伏的波形矮墙，墙覆绿瓦，竹林荫蔽，每隔数步洞开一个象形窗，依次排去可见园内有丘有水有累累花果。公园过尽，路边出现一条暗绿色的几乎停滞不流的小河，河上浮着一团团浮萍，便道上布满青苔，河对岸房前屋后到处可见芭蕉、铁树、鱼尾葵，河畔一座白色大厦挂着几家出版社的牌子。红色计程车停在出牌社对过一家酒家的牌坊式门前。那女人下车后脸转向马路，我认出她是夏红，当年我们那伙里最后一个不知下落的，我早把她忘了，但显然她没忘了我们。到色计程车拐过街角停下，我付了钱出来，向那酒家走去。眼前是阳光明媚的街道和熙熙攘攘人群，街对面夏红和高晋刚才站过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东张西望的胖外国男人，红色计程车已不见，现在停着一辆银灰色的“沃尔沃”小汽车。我继续往前走，尽管阳光弥路程仍感到天光黯淡像是阴天走在街上。

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从不同方向往那个酒家的门里走，像是无数小鱼被吸进一条大鱼大张着的嘴。我在酒家门口也感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吸引。

我一进到这个酒家的大厅里便感到进入了一种熟悉的情景氛围。大厅里尽管开着灯仍然相当昏暗，足有四五百人坐在那里又吃又喝，默不作声。同时，在这四五百人身旁左右又活动着很隐约可辨的黑影，重叠纷乱，怎样在吃在喝在比手划脚作着各种手势无声无息地走动，同此刻正在餐厅里坐着的人们各不相扰，像是一张经过无数次重复拍摄的底片，各个时期的人都把自己的映象留在了上面。

高晋和夏红坐在大厅一侧的落地窗旁，摆了一桌饮料点却不吃不喝，各自垂着头。他们好像在等人，始终在桌旁保持着一个空位，很多走过去想要在那张空位上就座的人都被他们谢绝。我在一个离他们很远但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张桌上发生的一切的位子上坐下。大厅里暗了一下，我扭头向门口看去，阳光强烈的门外进来一个高个子男人，由于背光他的脸几乎全是黑的看不清五官。他向厅里走来，当他完全置身于昏暗的厅中我看到他穿了一件条格衬衫，我认出他高洋。

大厅暗下来像是到了黄昏，几百人仍坐在那里无休无止地吃喝，象是一出冗长的戏里的群众演员，戏不完就永远在背景上作吃喝状。

二十二

“你早就想到是我了吧？”高洋微笑着看着我。“你一点不吃惊。”“从我听到那个姑娘形容玩她的日本开始。”

我们并肩走出公园里的长湖岸畔。夕阳晚照，水波耀眼，湖四周的树林已经阴沉沉片鸦雀无声。彼岸林外，华灯初上，楼掌厅轩晚厚正盛，灯窗人影迤邐一岸，偶有喧声笑语越水飘来。高晋、夏红走在我们身后数步开外。

“当那个女编辑对我描述她遇到的那个古怪深沉的作家时，我就更多地想到你，此种手法非我族类概莫能谕。”

“还是因为我演技太差，再专业些，恐能乱真。”

“最主要的还是那刀，既然那刀已被定为凶器，死者当然不是你。”“那是个漏洞。”高洋不胜遗憾地说，“如果我当时决计不允你拿走，只怕你还且糊涂呢，起码要再费些周折才能理顺。”

“只怕那样警察也找不到我头上，咱们也见不了面，我仍以为你在菲律宾种烟叶。”“那样的活这个游戏还能多玩些日本。”高洋微微笑着说，“尽管我早就对这个游戏腻了，但如此终局，毫不惊人便水落石出我还是有点扫兴。其实当年我们考虑让谁参加游戏选择了你时，冯小刚就提醒过我们，弄不好到头来我们精心策划只是成全了你，让你玩个痛快我们倒成了你的配角。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以为你谈恋爱谈得很得意很忙碌，不会喧宾夺主的。”

主角还是我们，你只不过是整个水流中的一个小小的跌宕，使水流千回百转的一个弯曲，警察劳神费力最终发现你只不过是被人盗用了名字，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

“你低估了我。”我笑着说，“我是从不放过当主角儿的机会的。”“我早该清楚。”高洋笑着说，“咱们这些人里没有一介省油的灯，都想显得自己重要，都想在事件中成为中心人物。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有找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成为这个事情的中心人物？”“这么多年，只有这件事让我觉得有意思。我突然发觉过去我是个重要人物，干中重要的事，这些事重要到居然使我有理由有胆量去杀人，这实在是激动人心，也就是说我也不一直是庸

常之辈。我真希望这些事就是真的。当年我们的确干过一些无法无天的事对吗？抢劫啦走私啦盗宝啦，我想杀人没我份儿，这些事我总参与了一些。当时咱们是在一起，有目击者对我说过，当时咱们是一集团，很活跃很恣肆的犯罪集团。”“没有抢劫没有走私盗宝犯罪集团诸如此类的，有的只是无聊的吃吃喝喝和种种胆大包天却永远不敢实行的计划和想法。我们只是一群不安分的怯懦的人，尽管已经长大却永远像小时候一样只能在游戏中充当好汉和凶手。我们都想当主角——惊天动地万人战栗的主角，但命中注定我们只是些掀不起大浪的泥鳅。”我们已经走进湖深处的岸上，四周是笔直，株距均匀的水杉，夕阳已经落去，天、林、湖黯淡下来，满目苍郁寂寥。我们站住，湖内林间冰凉，潮气渐渐袭身。

“那天饭后，最后一次热闹的饭后，我们辞别众人便来到这里。”高洋双眼如洞，盲人般地微笑。“装得很从容，装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急着去干，装得要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神秘莫地消失，其实无处可去。钱也花光了，此地也渴不下去了，出来时一路用嘴跟人云雨着号称去扎哈蟆谁都以为你神通，如今蛤蟆，在哪儿？仍然不知道。弄了半天气氛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扯了个大淡；还不还借的钱倒在其次，那得失了多少人的望，自个往还怎么侃谁还信？”

“真得窝囊一辈子。”“那不是咱们的脾气，既然晃了人，那就只好晃到底。这主意是冯小刚出的。”……那天傍晚，就在这湖边，哥几个正无聊，冯小刚看了半天湖水回过头来笑着对我说：“你说咱哥俩一人抱块石头，沉进这湖没了，别人会怎么说咱们？”

“那还不得以为他们有了两个美国亲戚。”高洋懒懒地靠着一棵杉树吸烟，缕缕青烟从他嘴里飘出，和林中缭绕的雾气混为一体。月亮从黑森森的林穹上方升起，林中清白，树影重重，每个人的话语都象飘渺不定的雾气幽咽嘎哑。“那咱们跳得了。”冯小刚以影模糊地走过来，从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带着笑意。“跟他们逗逗咳嗽。活得怪没劲的，咱死个悬念出来。”“那图什么？没劲。咱们扑腾的原则不就是害谁都成别把自个搭进去。”“我觉得有劲，什么原则？玩的就是心跳——咱不是谁也害不上了吗？”“那得编排好了。”扑咚一声一块石头掉入湖中水波四漾，一个人影绰绰约约地走过来。”这湖忒浅，泡两天就能浮上来，死就死个彻底死个无影无踪那才有意思。这儿不行。”

“你说死在哪儿，怎么个死法儿？”两个人转头看这人。

“一个从来没人到过将来也不会有人到过的地方，能安安全全烂在那儿的地方，只有你不被人发现才能敞开演义。”

“不好。”一个女人影子走过来。“哪有这种地方？你就是爬上海拔几千米，以为特原始，随便扒开一个草丛就会发现已经被人尿过。要我说最后还得让人发现这才热闹，我们要在尸体上制造一些残缺，使之看上去不是自然死亡，那多有意思，多少人得乱起来，为之绞尽脑汁。那才叫死得其所，谁也甭想闲着。”“怎么着，你们一个个都有主意，合着早动了不止一天脑筋了。”冯小刚的声音。“我同意弄成谋杀，先失踪，该怎么演义就怎么演义，再改谋杀。来个高潮乱个彻底。那咱们得有分工，不能都死，一个人死，一个人当凶手，总得有凶手吧！要是谋杀案的话，这才象真的。”“你这意思就得哥哥当这死者了？”冯小刚笑着对高洋说，“你当凶手？怎么好事你总不下？”

“凶手难当。”高洋笑着说，“你想呵。老得躲着，被人追着，最后再碰上昏官说不清也难逃一死。死者多舒坦，跳河一闭眼没事了，净等着看热闹。别人怎么忙你反正老是躺着数你合适，你要不乐意，那咱俩换。”

“这么说倒是你疼我了？得得，我就当这死者，谁让这头儿是我挑的呢。”

“凶手的确需要很高的要求。”女人说，“要玩咱们就玩个精彩的，要不就不玩。凶手不能是个大路货的凶手，只知道藏躲，要有智慧，要使案情尽可能地复杂。我有个设想仅供凶手参考：凶手要有多重身份，譬如冒用某个人的名字，以发前就以别人的身份出现。这样侦破起来就要绕很大弯子，我们不能让警察太轻松地就逮着凶手。”

“可以用方言的名字。”男人说，他活得比较来劲，咱给他添点乱，别让他太得意了。”

“我不同意。”冯小刚说，“你们把案情搞得太扑朔迷离，最后破不了案，噢，你们逍遥法外，哥们儿算白死了？”

“你得相信政府。”女人安慰他。“政府手里没有破不了的案。”“另外我也不同意拉进无关的人。”冯小刚嘟哝着，“方言这人我信不过。万一丫起‘范儿’把活儿接过去自个耍，咱们设计半天倒没咱们什么事了。有这样的人，没事还找事呢。”

“这倒也是。”高洋说，“不过换别人还不如他，咱们熟的这几个哪个是见事躲着走的？”“我说你既然生死已置之度外。”女声冷冷地说，“何必还计较这虚名。”“告诉你，我舍生取义可不是为了当无名英雄。我是不是可以获得保证，哥们儿成仁后会成为议论的中心，对此你们有责任。”“我们发誓，一旦谁也不可能再见着你后，我们就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你的人述说你的故事，把所有没人认帐的坏事全栽在你头上，说你如何抢劫如何风流现在又如何在另一个世界享福，你会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传奇人物，所有憧憬的幻想的伟大实践者。当这些议论和传说变得陈旧和索然无味时，当你开始被人遗忘时，如果没人发现你的尸体我们就去发现，然后报案，使你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成为人人关注的人物，活着的人为你不安为你心烦意乱。我们保证使你十年内仍活在人们心中，十年之后就不好说了，那些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们都很难在人们心中活到十年以上，我觉得你应该知足了，十年也就接近于不朽了，含笑九泉吧。”

“我希望能尊严地死去，我不想在死前受到哪怕象征性的折磨。”“作为凶手，我给你充分的自由选择特别告别人世的方式，我倒不在乎我是不是名不副实。”

“你可以跳河跳崖上吊抹脖子，随你喜好，挨个试试也可以。”女声说，你有这个权利，关于各种死法的滋味你可以作为最后的悬念带进坟墓。”

“十分感谢各位的好意。到底还是哥们儿好说话。”冯小刚笑着说，“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高洋说，“我想这事玩起来肯定特有意思，能把那帮傻×蒙一个结实，到最后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作本也想不出咱们的动机。”“我想这件事既然商量好了咱们就真干。”女声说，“别又像以前似的嘴上热闹半天最后又没事了，也不知过什么干瘾呢。”“真干真干，这回长志气了。”冯小刚说，“不干是孙子。”

“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谈话，我建议大家在这儿留个影。”那个沉默了半晌的男声慢悠悠地说，“立此存证。”

“那儿有个亭子，我们到那里去。”女声说。

月光下，四个人影走到湖边。湖边泛着银色的粼光。亭子黑糊糊的，四个人一进去便消逝在黑暗中。“喀嗒”一声，随着快门的按动，骤然亮起的闪光灯把亭子照得雪白刺眼，高洋在强光下微笑，脸如白纸口眼如洞。强光再次闪过，冯小刚脸如白纸口眼似洞，转瞬即逝。强光再次闪过，刘炎双眼下垂，两手交叉，嘴微张。快门迭按，强光迭闪，刘炎象是被凝固在耀眼的光芒中，她身后的快亭柱栏显出清晰的斑斓光滑的纹路。“你不照么？”当亭子又复黑暗，湖水又复粼粼闪烁，有人问拍照者。拍照者回答：“没卷了。”一行人沿着黑魅魅的林带走出月光明晃的湖岸的声音遥遥传来。“怎么着，哥几个还当真了？”

阴雨连绵，街道房屋树木都湿淋淋的，房檐树杈上流淌着水，行人或穿雨衣或打伞遮掩着头部在雨中来来去去。这街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就一举刷雨器有节奏地一遍遍抹去前挡生玻璃上的细密雨珠。计程车缓缓穿行在雨中的城市街道上，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楼厦接踵迎面而来，这阴蒙蒙的天气中楼厦大多亮着黄糊糊的白惨惨的窗户。车里挤着四个人，虽然是清晨，四个人都带着醉意。高晋坐在前排，茫然地盯着前方飘忽不定的街景和匆匆横穿马路的行人。高洋坐在后排一脸傻笑，冯小刚夹在他和刘炎之间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不时耷拉下头否倒身子。每次他滑下去都是刘炎把他扶正托起下颏，冯小刚就问：“到哪儿了？”

“到泰国了。”每当冯小刚问，高洋就傻笑着回答。

“少拿哥们儿开涮。”冯小刚看到仍在这个城市里转圈，生气地说，“别以为哥们儿糊涂，哥们儿心里明镜似的，你们还别乐。”冯小刚转着头看着左右的高洋和刘炎，“你们乐什么？”

“没人乐。”刘炎说，“你自己在乐。”

“我在乐呢。”高洋认真地说，“我一想起这事就可乐，觉得肯定特好玩。”“你丫乐吧，我一高兴不死了，看你丫还乐不乐。”冯小刚又耷拉下头歪向一边，刘炎再次把他扶正。

“别碰我。”冯小刚嘟哝着说，“坐着车呢，你老胳膊我干吗？”“让你看看外边，最后一眼再不看看不着了。”高洋说。“高洋你少说两句。”刘炎说高洋。“你‘把这事再开成玩笑是不是？”“别叫你高洋。”高洋看着刘炎。“从现在起我就是方言了，用新的名字称呼我。”“怎么你成方言了？”冯小刚挣扎着仰起脸说，“现在我是方言，我死后这个名字才能遗传给你。”

“都记着点。”刘炎平静地说，“别刚出发就乱了套。”

高洋傻呵呵地笑。冯小刚看见他笑又生了气：“你丫又乐。”“我乐方言呢。”高洋说，“他被咱们拴进套里还不知道呢，到时候我满世界刷上他名字，让丫说不清。”

“真他妈坏，你们真他妈坏。”冯小刚笑着说，“真欺负老实人。”计程车出了城，在笔直平坦的公路上飞驰，两旁是浸满水的田野，沟渠里白亮亮的水汨汨地流着，青灰的天空乌云疾走。远处山麓下的空地上疏落停着细如鸡烟的银白色飞机。

那是座刚刚装修一新便在风吹雨打和人手践踏下里外陈旧褪色了的饭店。每层楼的走廊都很狭窄铺着深红色的化纤地毯，墙壁糊着褐黄色的墙纸，终日客人川流不息，即便是白天开着灯也仍然显得昏暗嘈杂。饭店底层的大厅也很局促，到处摆着弹簧已经凹陷的人造革沙发和落满灰尘、叶片耷拉的盆栽绿色植物。每个角落都或站或坐地挤着一群群在灯光下脸色苍白的男人

和个别人女。所有的人都在抽烟吞云吐雾比着手势大声说话，生动地变换着脸部表情或喜或悲，无论白天黑夜饭店上上下下每个房间和厅堂总是挤满人，毫无顾忌地大声喧哗，亮着灯烟雾腾腾。

四个人分头住在顶层的房间里，间或出现在走廊或大厅里的人群中，没人注意他们。四个人总是满身酒气，特别是其中的两男人常常醉得语无伦次东倒西歪。他们在人群中东游西串，和女服务调笑和素不相识的人搭讪，有时甚至无端和人争执，咄咄逼人摆开要大打出手的架式，经人相男又立刻笑容可掬递烟点火邀人共饮。一个叫明松的客人通过攀谈结识了他们中的一人，那个人自称方言，给明松留下了舆在北京的详细地址，“以后有事尽管找我。”

女人常独自呆在顶层的房间里凭窗眺望，窗外马路外面是一座苍苍郁郁的山丘，山上是这个城市的动物园。每到夜深路静时，可以听到从山上黑黝黝的林传来猿啼虎啸。

长途汽车满载着人飞驶在青翠的大山之间，红色的河水与车行方向逆而流，滔滔不绝。连绵的大山波伏涌起漫至天尽头。四个人坐在汽车里，随着山路的起伏而起伏。忽而升至山顶，天空地旷，群山尽收眼底；忽见沉至涧边，草深林密，水声咆哮。河对岸时而出现一座倚山构的小城，房屋错落层叠，云雾散漫缭绕，如一平面悬挂不讲究透视比例的国画草图。更多的时候是过不尽的山，流不完的河，枯荣黄绿不一的丛林草棵和流逝变幻忽聚忽散的舒卷长云。移动的云影遮映着明亮的山谷之中。

那是座新修复的古城池，城楼巍峨位于平坝一方山麓之侧，金顶重檐朱柱林列。城外沃野百里阡陌纵横，有村落有畜群，树林簇簇炊烟袅袅。农人拖拉机蠕行道中田埂。空气纯净蓝天无垠，远处群山环抱白雪皑皑、山脚入湖水浩渺闪金烁银，数座宝塔遥遥矗立日光雪光湖光交相辉映塔身清澈剔透。城中两条大街各由东西南北交叉直贯全城通至四方城门。街旁清一色油漆一新的仿古式样商店茶庄酒馆小吃店杂货铺，堆着一街的大理石器皿烟缸笔筒镇尺花食蒜臼指环桌面，到处青白斑斓水浸墨染，可见云雾可见山水。

四个人流连于店铺之间连买带偷嘻嘻哈哈周身鼓鼓囊囊怀抱手携满载而去。两个男人宿醉未醒，又在酒铺狂饮米酒，直喝得由红变白，双眼水汪汪。举步维艰，笑声不绝。

那是个位于平坝与崇山峻岭交界处的繁荣小镇。小镇是国家疆土的尽头，镇外千山万水是邻国的疆域。那是个有很多麻烦不安定的国家，政府军正在进攻共产党游击队和叛乱的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暮色中的群山间回荡着重炮隆隆轰击声。小镇在暮色中却是人群熙攘，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装束的男女穿着拖鞋挤来挤去，五颜六色的服装摊摆列街头，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兜售第三国生产的服装电子表假首饰香烟和画片，买主和卖主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姑娘和男人，从相貌服饰和语言上这些邻国人和我国人无法区别，都具有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和特点，都穿着筒裙都会说汉语普通话。毗邻服装街的另一条街上出售熟肉卤蛋水里咖啡和五花八门的饮料以及种种煎烹烤煮之物。接着就是一条冷冷清清的街，这条街上沿街摆着一尊尊木雕刻的佛像一架架奇特的兽角和一堆堆带鞘的匕首和式样各异的长刀。

那天晚上，一个老太太卖出了一把鞘柄包着白铁皮镶着七彩玻璃、路灯下看上去很华丽的长刀。

那天晚上，小镇唯一的一座大楼顶层在办着一场喧嚣的一直闹到半夜

的舞会，红绿变幻的灯光从楼顶泻下笼罩着整个小镇光怪陆离。有两个外乡男人在路边饮食摊上喝米酒喝吐了、吐得捶胸顿足；之后，他们滴酒未沾，喝了无数杯冰镇鲜柠檬，空腹走了拎着一把华丽的长刀。

那天夜里，在镇上的一家小客店里有过一场互相争执的谈话。先是一个男人拼命解释，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开玩笑没太认真，别人也不必太认真，他从没想过真的要把这事付诸实施；他说过的话从来都有一多半是信口雌黄，谁要跟他认真谁就傻了，然后他就嘿嘿地笑。

一个女人说她不爱开玩笑，不管别人开不开反正她当真，傻就傻。她嘲笑这个男人甚至玩笑也只有喝了酒后才有胆量开，这样一旦酒劲过去就可以不认帐，她说她认识他这么长时间只发现他有酒后开开玩笑的本事。那个男人一点不生气不抬杠只是笑着说，你才知道我是这种人，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我要没这点机胚我还活不了这么大呢。这男人掉脸对在场的另两个男人说，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你们要是跟这娘们儿哄你们就哄，反正我是退出这游戏了。我现在已经不爱玩了，我们这种老百姓既没什么荣誉也没什么自尊，涎着脸回去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犯不上爱谁谁吧。一个眉眼跟他有几分肖似的男人说他也无所谓，玩他无所谓不玩他也无所谓。女人问另一个坐在床边抽出长刀用手指试着刀刃锋利程度的男人，你怎么说，你是主角你要打算玩下去，那他们不玩也得玩，只要局面一形成不管他们跑到哪儿，事态总会追着他们发展。我也觉得这游戏有点没劲了，执刀的男人说，太简单太人为，实际上全部游戏在我死后就结束了，剩下得指望别人参加进来你们才能推波助澜地玩下去，这还得你们有兴趣自觉；但凡谁悄悄退出了，很可能整个游戏就搁浅了。你们随时可以退出我怎么办，我一下去可就上不了。我保证我不会退出，女人说，而且只要我不退出谁想退也退不出，女人看了那两个男人一眼。我不相信任何人的保证，拿刀的男人挥起刀劈砍了两下说，我从不拿保证当抵押；依我说游戏可以玩但玩法要变动，所有人都参加进来。拿刀男人兴奋地站起来，我仔细想过了要约束每个人都认真兢兢业业地玩，必须彻底修改游戏，应该搞成一连串的凶杀，咱们几个互相追杀，各显神通，最后幸存的也就是最聪明的荣登凶手宝座，这才轰动，这才有趣，这样游戏也才真正成为游戏。事先决定谁生谁死我总觉得有舞弊的味道也不公平，既然玩的就是心跳也不能光让我一人心跳。拿刀人站在灯下笑吟吟地看着三个坐在床边的人，钢灰色的刀在灯下锋刃闪着寒光。

“我们不能都死。”沉默片刻，女人说，“还要留下活口去张扬，凶手只会缄口不言。

况且死多了你也会同别人混为一谈。”“我为什么就不可能是那最后一个剩下来的？”拿刀人举刀至鼻前看着女人说，“我觉得也没必要设专门的宣传员，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我们要做的是齐心协力把这种创造力吸引到我们身上。”“我退出。”一个男人声明。“我甘拜下风。”

“那咱们就一起退出。”拿刀人收刀入鞘。“要么就按我说的玩。”之后，据说那四个人说说笑笑踏上了归程，也调侃也自嘲但无人再提游戏之事。连关于此事的玩笑也不再开。

一路晓行夜宿同行同止，只是所有人滴酒不沾。一路上那些山林野店都备有极清醇的米酒，时而有人笑着提出饮酒的建议，其他人只是笑没人响应。山路颠簸，栉风沐雨，四个人的眼圈黑了皮肉松弛了，山路之疲显于脸上，但每到夜间宿下却神采奕奕通宵打牌，你朝我笑我冲你乐，谁也不去一

边就寝。

一天晚上，他们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他们中的一个人在登记住宿时用了方言的名字。其他人说现在已无必要用假名，叫他改过来。此人说已经写了再改怕要引起店主怀疑，姑且留之。其他人说还是改了好，店主不会注意的。那人说既然店主不会注意何苦去改，反正无所谓。那三人笑着坚持说还是改过来。如果那人嫌麻烦，他们可以去替他改。

那人笑着坚持说不必麻烦，他不改也不想要别人去改，他看不出方言名字有何妨。

那天夜里下了一夜雨，山林飒飒，雨声淅沥。半夜雨势转猛，电闪雷鸣，可以听到四壁群山石崩崖塌洪水暴流的阵阵巨大声响。清晨雨停，群山间升起缭绕弥漫的白雾，滚滚如烟遮山没峰。河水在远处目不可及处咆哮奔流，山路上落满断枝残叶，汽车驶过轧轧作响，路旁密密匝匝的林叶中因有大树被风雨摧倒露出一片片可见天日的空隙又被浓雾滚来一概吞没。山路上的汽车一辆辆开着大灯小心翼翼地行驶，像一双双瞪大的黄蒙蒙的眼睛依次而过。

那天上午，在靠近保山的山间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载货卡车和一辆长途汽车在转弯处迎头相撞。所幸两车速度不高未翻到崖下，也未造成严重伤亡，只是两车车头损坏，长途车司机受了轻伤，但相撞的两车横直，道路堵塞了交通达四小时。待交通监理人员从保山赶来勘查了现场判定了肇事责任，这才开来一辆吊车将损坏的两车吊至路旁恢复了公路畅通。这期间有数百辆各型客货车堵在山间公路上连绵十余公里，汽车喇叭此起彼伏响成一片，车上的人纷纷下来站在公路上互相聊天到处走动。雾里人车绰约彼此不见面目只闻脚步杂沓人语嘈乱，开关车门声砰砰不绝于耳，路边林中有攀枝折叶声和撒尿的哗哗声。很多人为了大小便或是出于无聊走人林中甚至穿过林子来到陡峭的崖边向下张望。山谷里流过的河水声如疾鼓，透过浓烟般的白雾似乎近在咫尺脚下，其实深达百丈。有个蹲在崖畔草丛中小解的少女仿佛听到了附近崖边有人短促地喊了一声便无声无息了。她站起来向那边张望，大雾弥漫之中不见人影，只听到一阵远去的悉卒声，有不止一个人拨枝踏草而去。接着，她听到公路上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引擎，公路畅通了，人们在雾里互相呼喊纷纷跑出林子寻找各自的车辆。她也飞快地穿出林子跑上公路上了她搭的那辆卡车，随着前面的车辆颠簸驶远。

雾散了，天晴了，连绵无尽的苍山于峻峭处顿然面临止，驶出隘口，眼前豁然开朗。太阳悬挂在千里平原之上，强烈的光芒照耀着田野村镇工厂河川。山谷里咆哮奔腾的河水此时驯服地缓缓流过平原注入一个巨大的湖泊。汽车在平原的公路上奔驰，湖水在遥远处点点闪烁忽长忽圆忽平忽仄。湖水上空堆积着如雪如絮的漫天长云。那云犹如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揉捏塑成一尊尊一组组栩栩如生的万物形态：时而群狮抖鬃仰首，时而万马疾蹄奔踏，时而雪山壁立千仞，时而钟乳笋柱罗列如廊。当汽车越来越靠近湖泊，那云也就越来越庞大似教堂穹顶般地盖了上来，万物腾挪变幻像是造物主要在刹那间让人阅尽世间景象。雪山崩塌，石笋倾倒，虎象狮豹没人烟尘，云层翻卷喷涌堆雪凿玉，形成一颗巨大的人头，这人头相貌雄壮翻着眼白仰于空中。车随湖形绕驶，人头随车驰行环顾，忽喜忽悲忽怒忽叹，俄而正脸遥望车内，俄而侧目远眺天外，湖尽车远人头兀自恋恋不舍悬天不去。

车中三人，两男一女脸白如纸。

二十三

那座灯火辉煌的酒家一点点缀灭了。白色计程车从街角拐出来，驶过树影斑驳的马路。

人们从酒家悬垂着大红灯笼的牌坊式门里涌出像是无数条小鱼连水波从一条大鱼大张的嘴中吐出。月光皎洁，街上人群熙攘，马路与潺潺流动飘着一团团浮萍的小河并行，月光下房前屋后的芭蕉铁树扇叶摇曳，公园连串的矮墙象一道凝固的波浪滚向黑夜之中。

汽车拐出林荫道，驶入一条条楼厦的峡谷间，两边的商店橱窗明晃晃地像一条镜廓；人群流过络绎不绝如同五彩续纷的鱼游动在水族馆的玻璃环厅内。

明晃晃的街道远去一条又展现一条，每一个街口都放射状地伸出去无数条明晃晃的街道。黑鸦鸦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走来又向四面八方散去。商店树木一排排一行行若明若暗。从驶过的一条条街的另一端的街口，我看到了曾经路过的一间间酒家商店的招牌霓虹灯，看到了向后退去的高粱马路和马路起点联结的车站广场上人群和棕榈树。

楼群厦林一片片梯次矮下来，旧下来，散落开来；街道巷子一条条黯下来静下来空空荡荡。

计程车在一条昏暗僻静的街上停下来，路旁有一座灰白色的宾馆大楼。我下了计程车拎着皮箱站在路边看着这幢灰白色的建筑，这就是当我们在此住了十三天的那家宾馆。在我印象里它很华丽很高大在周围的建筑中鹤立鸡群，但再次看到它我发现它并不商很简陋，名为宾馆实际是家低规格的招待所，尽管这条街上几乎没有新盖的大厦，但在清一色的老式楼房中它也并不醒目。想来当年这也是没什么钱的人住的地方。旅馆内部也处处显得破败简易，没有电梯，需要沿着高低不平的水泥楼梯一层层爬上去。一路上我遇到的服务员都面带菜色穿着肮脏的白上衣，房客也大都是穿着过时的蓝灰制服理着分头拎着黑人造草包面容黝黑的中年男人和穿着化纤西服打着艳俗领带装腔作势的小伙子以及浓施粉黛戴着亮闪闪的假首饰搔首弄姿的轻薄女郎。

我住的房间就是我当年住过的那间，位于八层楼角。房间很大很旧，一应设施电视电话卫生间俱全但都是三流货。两面墙上斜对开着窗户没有纱窗没有窗帘框上焊着波纹形护栏，风不受阻碍地在房间里穿流。卫生间的马桶是坏的，既不能抽水冲洗也没有垫圈板，没有手纸没有浴巾，马桶底浴盆内白瓷釉上结着一圈圈斑斑黄锈。可以想见曾经存于其中的浊水是怎么一点点干涸的。所有水龙头都流不出水，洗脸池上方的镜子已经破裂了，人照上去歪脸斜嘴如同丑怪。

夜已经很深了，我相当疲惫，便不洗不脱倒在弹簧松弛的床上昏昏睡去：风不停地从我脸上吹过，带来股股凉意，敞开的两面窗户外，夜空繁星点点璀璨琳琅如玻璃盆倒悬。室内关了灯仍被星光透照幽明家具什物影影绰绰，我就象在野外露宿，虽眠犹醒。房间里充满了切切细密的声响，有树叶悉卒虫鸣蛩吟，有马路上隆隆驶过的载重货车空旷回响，有远远的脚步声和低低的人语。穿堂而过的风带来窗外充满着草木腥味和柏油路面汽车废气的刺鼻味的潮凉夜气这之中混杂着一股淡淡人工炼制的香气很特出。飘逸含糊的人语中依稀出现几个熟悉噪音余韵萦回不去。这一切纷杂混和的声响和交织互渗的气味中，我嗅出了一个男人熟悉的体味儿，感到一个消逝的身体遗留在这个房间里的残存热量，这热量断续勾勒出的人体虚形隐约可辨。我看

到这个人形在屋里走动喝水吸烟，当他在沙发上坐下又站起来离去时，沙发革面出现一处浅浅的凹陷……

我好象刚刚入睡就响起了电话，铃声如一个手指轻轻叩门“嗒嗒嗒”有节奏地响一阵歇一阵。忧伤中我还在想一定是找错了的电话，此刻一个我认识的人也不会知道我睡在这间房里。我这么想着还是拿起了电话，电话深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在急切地“喂喂”叫：

“听出我是谁了吗？”我似乎说了句什么，又似乎缄默不语。

“你别不说话，我知道是你。”女声说，声音变得哀怨，我就在你下面的街拐角，你能下来一趟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说，象是同一个老熟人对话。“我要休息，我很困，我刚上床。”

“你要走。”女声说，“我站在这儿就能看见你要的车停在旅馆门口。”“那好，我下去。”我说，“你在什么地方？”

“街拐角。”女声说，“你一下来就能看见我，我也能看见你。”我放下电话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去卫生间洗脸。卫生间的水龙头流出了水汨汨地，拧紧龙头仍有水滴出来。

我洗了洗脸冲了马桶出了房间。

外面天已大亮，街上有车行驶，道边有人走动。街道建筑比我昨晚到时显得还要陈旧灰暗，行人穿的衣衫也都是早都不时兴的式样非黑即白，个别鲜艳的也都是廉价的舶来的尼龙织物，牛仔裤裤腿肥大随着行走扫着地面。旅馆门前停着一辆溅满泥点的红色计程车。这时，我看到许逊、汪若海和乔乔从街对面的一间烟酒店里走出来，说说笑笑手里各拿着一盒新买的纸烟，拆开包抽出烟点着，两个男人都穿着一样的条纹衬衫和肥大的蓝色水兵裤。一辆圆顶的绿白相间的公共汽车驶过挡住他们，公共汽车在街角拐弯后他们都抢着头往这边看，视线越过我指向旅馆门口。一群穿条纹衬衫的人吵嚷嚷地从旅馆里出来，高晋、高洋、夏红和我都拎着一只皮箱走到红色计程车前把皮箱放下，我从条纹衬衫胸前口袋掏出一包烟分给大家抽自己也点上一根。

“回去见了。”我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可能很快，也可能就不回去了，”高洋笑着说，“谁知道。回去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你能混。”我笑说，“这点我不如你，我就等着看你混出个好模样。”“卖药也不错。”高晋说，“以后是不是我们找你买药全都可以不花钱？”“没问题，你找我买药我还倒找你钱。”

“噢，冯小刚也来送行了。”高洋让开身翘头说。

一个瘦小孱弱同样穿着条纹衬衫的男人满脸是笑地挤进人圈和我握了握手说：“干吗急着走，大家一起多玩几天多好。”他的脸在晴天下显得很生动。

“得走了，再呆着也没劲了。”我笑着说，“以后有机会再见吧，肯定有机会。”“高洋他们都有你的地址吧。”

“有，你找着他们就找着我了。”

和冯小刚同来小一号的李江云站在人圈外朝我微笑，那时我们管她叫刘炎。我还特意从人丛中伸出手和她握了握，笑着说：“认识你是我此行一大收获，如果以后你和冯小刚掰了，请第一个通知我。”她只是微笑，没说

什么。在她身后，从街角慢慢走过来一个姑娘，圆圆扁平的脸上十分光洁粉润，没有一点瑕疵，手扶着一只挎在肩上的银灰色合成革女包。

那是年轻的百姍。她的出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微笑不语看着我们。她勉强地笑咧着嘴，那笑比哭还难看，渐渐走到我面前。

“干吗呀干吗呀？”我厌烦地看着她冲她说，“要哭就痛快掉泪哭，这算什么嘴脸？”

“别别，别这样。”高洋拍拍我。

“不是，我怎么啦？她打三天前就天天把这副脸冲着我。我招你惹你不？”我伸着脖子歪头冲她说，“我还不能回家了？我电话地址都留给你了，你大活人找我呀。我又不是去台湾这辈子咱们望眼欲穿。我还是在咱神州里一找一个准。”

“得得，你别说了，你还非要再给人说哭了怎么着？”高晋说，“完了你再哭，泪眼对泪眼两人哭成一堆儿，让我们在旁边心里脸上都不是滋味。”

众人轰然大笑。我红着脸说，“谁呀？谁哭了？”

“你算了吧，你那点起子我们不知道？”高晋笑着，对百姍。“他不是给你留地址了么，留地址就行了，找他去他没跑，他没地儿可去。”“其实他心里有你。”高洋也说，“别看他装得挺混蛋的样儿，我们心里清楚：他这两天夜里没少趴枕头上哭，早上起来眼睛跟桃儿似的，人是重感情的人。”

“你他妈别胡扯。”我揍高洋。

大家笑，百姍也笑，含情望我，我腻得把脸扭向一边：“我说你们有完没完？没完你们在这儿说，我走我的。”

“慢点，”高晋从挎包拿出一架照相机。“我说咱们大伙最后再合个影。”

“不照。”我甩手对高晋说，“你丫什么毛病，挺一般的人还挺爱照相。属猴的哪儿都要来一泡留点腥味。”

“照一张照一张。”高晋摆弄着相机退开几步之远。“今儿人都在，以后没机会凑这么齐了——把许逊他们喊过来，他们在那儿说什么呢，老不过来。”

夏红尖着嗓子冲街对过的乔乔他们喊，招手。乔乔闻声拉拉汪若海和许逊，三个人一行过了马路。

“休怎么还不走？”许逊笑着冲我说，“我都烦你了。”

“我也觉得你们特缠人。”我笑，被高洋拉着站成一排，百姍被许逊推到我身边接住。

大家对着照相机镜头并肩站着，七嘴八舌地催促高晋：“快点我们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马上就好。”高晋转动镜头调着焦距调度着大家，“笑。”

大家一齐咧嘴笑，高晋放下相机对百姍说：“凌瑜，实在抱歉，你得重笑。”那时，我们管百姍叫凌瑜。

就在我们都笑得尴尬后，高晋按动了快门。

大家散开，我挨个和大家握手，钻进了计程车。百姍在大家的怂恿下也欲进车，被我拒绝了：“都别去送，一里一外的回首招手我受不了。”她隔着窗玻璃凝视着我。

计程车发动了，驶出人圈，颠簸下了马路牙子沿着大街驶远。旅馆门前站着的人打着呵欠抽着烟互相说着话商量去哪儿。百姍离开众人，独自向街的另一头走去，李江云在人丛中目送着她，其他人置若罔闻。

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凉篷的白色冰糕车。行在川流地走在街两旁楼底层的便道上。我从街拐角的杂货店的公用电话处离开，穿过马路，走入街对面石柱后面的楼下便道里。那儿停着辆冰糕车，我的朋友们正围着那辆车买蛋卷冰激凌。乔乔举着一支洒有巧克力碎末的蛋卷冰激凌递给我，冰激凌因融化而软绵绵，吃在嘴里冰凉可口。我们一个举着一支吃，默默不语，沿着一根根石柱向前面阳光刺眼的街口走去。瘦小孱弱的冯小刚边吃边走跟我身后。

我们走在石块铺路的弄堂里，排成一行贴着一侧有阴影的墙壁走，遇到敞开的窗户便要低头钻过去或绕开几步。弄堂里的人家都大开着门，门上关着铁棍栅栏或竹扛栅栏。门里昏暗的堂屋可从看见极干瘪穿着汗衫的老头儿和肥胖穿着睡衣的家庭妇女以及黄瘦眼睛又大又黑的儿童。有的人家在饮茶，有的人家在洗衣，弄堂上空竹竿上穿晒的动裤层层叠叠五颜六色滴着水，飘动着收录机里播出的戏曲音乐此起彼伏。巷子纵横交错，狭窄弯曲时而一些见某条巷口外面人来车往熙熙攘攘。餐馆门上盖着骑楼象个车库人口，门上悬接着沉重的金字黑地木匣，上书“观天居”。半阴半明的独井中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桌铁椅虚席以待。

我的朋友们和我坐在天井院子中的一张铁餐桌旁，咫尺之外是那个门窗一字敞开，摆着红木桌椅，山水画悬于墙，盆花绿草茂盛艳丽，雕梁画栋飞檐重重的嵯峨楼阁。我们的话语笑声和杯盘叮当声在空无一人的天井中回响重复，象是在山谷中每句话都产生应和。

“明天这会儿我就到家了到家了……你们在哪儿在哪儿明天？”“为什么不叫凌瑜来凌瑜来为什么？”

“烦她烦她叫她来干吗和她呆在一起已经没劲不如看乔乔看夏红看刘炎可望不可及及不可看。”

“刘炎答应来答应来迟迟不来涮爷们儿装丫挺冯兄应该抽丫挺。”“谁抽谁很难说冯兄不会螳螂拳。”

“你回北京后帮我看一下避孕套避孕套有多少收多少。不是卖汽球卖汽球个肉孜有个人要肉孜没这个政府不避孕人民想避孕论个卖一个五肉币五肉币无本万利那个肉孜人他爸是肉孜的总兵。”“没问题估计没问题咱们节约呐我标上援肉物质发到肉孜江边又挣钱又尽国际主义义务多合适你上那儿接去和你的肉孜顽主顽主每个我提一肉孜币一币”。

“没问题估计没问题一肉币很客气客气多提点也可以价码我去谈五肉币是开价佩低还能高上去谁让咱有呢跟肉孜表兄弟咱们别客气客气铁瓷归铁瓷该宰也得宰赶明儿你先当当肉孜的万元户万元户。”“现金我不要我一衣带水当着肉孜的万元户管什么用你叫肉孜哥们儿买成肉孜鱼维尼纶西服倒过江咱们以物易物物物物。”“全给你设关系你看上肉孜什么际随便挑我们白忙一个子儿不要全让你合适你先胖起来赶明儿允许我们蹭饭就成就成。”“别别，还是一起胖起来胖起来，咱们要干就真干别又说一通没事了。回去就收套儿去用过的可从么？别别还是规矩点。头一回干外贸别砸了牌子，到时候人家不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咱中国人不仗义，还休戚与共呢。”

“肉孜人仗义直筒子脾气真干说了就真干。我这边都联系好了不干是孙子。对对咱们挣了钱还得让人家夸咱们，咱不能当奸商。你凑齐十箱就给我拍电报我直飞肉孜。”

“接咱们胖胖了别人原地不动怎么胖的？我觉得这事可以干，挣了钱咱

捐残疾人一笔不就完了。你去肉孜悬不悬？你要折肉可没法，劳肉孜劳改队的伙食还不如咱们呢。”

“我有引渡的路子是铁了心干的，现在全看你了你敢不敢干。”“敢干我是真敢干这么容易的事我和就想干了。咱们也就是老说老不干要干的话什么事也早干成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信儿。”

“说定了一有信儿我就告诉你。”

“跟真的似的这俩。你们有什么好事是不是也别拉下我们。我们干不了细致活儿是不是也可从安扎点礼宾性的爵位。咱们是大国人少了让人看不起。”

“都有都有。有了钱咱们也呼朋引类。”

“咱们真得干点实事了。说实话我早想说我特怀念卓越。卓越这点上比咱们谁都强，没话谁都没话，分去就左右开弓抡耳光打完了再问挨打的是谁。说实话咱们缺的就是这股劲儿，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儿。”

“真得干点实事了我也同意。这会儿不折腾老了就得让人折腾你。说咱年轻的时候没钱还可以凭模样凭手腕，老了模样不济了身子骨弱了手腕也过时了再没钱上哪儿勾搭小姑娘去，谁还待见咱们？那咱哥几个还不得急死？这乐给咱掐了老不痛快。”“是这么回事。儿女指不上咱是儿女咱清楚，得有钱找不着乐咱买乐。”“我特怀念卓越。他在咱早好了，咱什么都可以不干静等着吃肉，他一人就可以去抢去夺。你说他得那二等功管什么用？”“阿波丸”是劳起来了丰面没有“工化”建设需要的鑫国条，只会八千个日用骨灰罐。咱占什么便宜了？山下奉文有什么宝贝全是日本诳咱们帮他劳肥田粉编的瞎话儿，我们哥们儿命搭进去了生叫“海鹰一号”给砸了。”“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卓越是往厨房跑抢着吃第一屉揭锅的包子脑瓜撞舷梯上磕死的？”

“胡说，我们是跟台湾打海战用导弹射他们，那导弹不过关转一弯儿又飞回来了，大家全跑了，卓越还楞在甲板上想接导弹。丫傻×呀，那导弹多沉呵好几吨，生让那铁疙瘩给骨架子全砸塌了。”“不不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官方说法，实际是一三〇虫炮打靶，卓越他们船拖靶就怕炮不准让帆缆厂现股长绳一万多米，那炮瞄的也是靶船，可炮弹飞出去却直奔拖船，弹着点差了一万多米，炸得弟兄们鬼哭狼嚎。你忘了那炮还是你打完站炮座上都傻了。”

“反正那会儿是‘四人帮’时期，随你们怎么瞎掰都成，对吧？”“嗬嗬，这两瓶白酒咱都得干喽。那炮是我打的？不对吧？我打的是敌人，我是舰队命名的神手呵。是高洋打的我想起来了。当时他是前主炮瞄准手我是后主炮瞄准手，我打了靶船他打了施船。孙子我跟你没完，你丫杀人得偿命。你早想害卓越了，就因为卓越一去你船就吃你罐头你怀恨在心。”

不是高洋。高洋是坦克炮手没跟咱们在一起。炸是炸过越南村子，你说的是高晋。”

“我跟高晋没完，你早想着害卓越因为卓越老吃你罐头你怀恨在心。”“谁也没害卓越，卓越是抱包子心情迫切动作猛点磕舷梯上磕死的，他早有动脉瘤。”

你早憋着害我，因为我老吃你罐头你怀恨在心。”

定啦定啦，早没菜没酒了你们还在这儿干坐什么？”

“你说你是不是对我怀恨在心？因为我禁止你在你的罐头吃完前来吃我的罐头因为你挨大连兵揍时我汲帮你。你想想我能帮你吗？他们都练过路拳

道。我上去不也是陪着挨揍，许逊、汪若海都在旁边，你为什么不恨他们？他们手里还拿着消防斧嚷了一晚上要剁那帮大连兵不剁是孙子，幸亏我机灵没像你似的长脾气没跟着起哄？头天晚上在舱里最无畏最激进的就是你。你领头发誓谁跑谁孙子，揣了把菜刀走在前边。我们跟着你向他们走去，走到跟前你倒笑了，巴结着和人家打招呼。你过去了，高晋一脸凶相被挡住揍了一顿，要不是卓越在大连兵那儿有面子，那天晚上饺子咱们吃的就是高晋的馅了，谁敢跟你共事”。“你问他是头一回吗？上学那会儿在朝阳门城根儿和院外的胡同串子打架也是头天晚上议好了戳那孙子，舞刀弄棒地杀出去叫人爸一把铁锹把三十多人全追了回来。推跑在头一个？系了死扣的球鞋都能跑掉一只？”

“走吧走吧边走边说，咱们去动物园。听说这儿的动物园新来了一批杂技团退休的猴子抽烟会嗑瓜子还会互相握手呲牙笑。”“走就走，到哪儿我也不怕高洋呢！池小子溜哪儿去了，是不是怕我抽他。”“你抽谁呀？你干吗呀干脆你抽我吧！我这儿半天没吭声你倒越说越来劲了我还不信了”

“我说独你了吗我说抽你了吗？我又没说你，你急什么？这人怎么这样？高虽说是你兄弟你也别这样为点小事就急，咱们多少年真没劲没劲，以后不跟你开玩笑。”

“别跟我开玩笑。”“这猴真俊，俊得跟你差不多；天再暗点我还真分不清你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你还没猴俊呢！把这猴抱你们家去你爹妈没准认它是亲生的。哟哟你弟笑了你弟抽烟姿势比你好看……挤什么挤什么你把脖子伸猴山底下去得了！两只汗手巴掌搭我肩上干吗？这要在熊山我得以以为熊爬树出来了。你说干吗呀你说，瞧你那操行逼着我把你扔猴山里是不是？哥们儿这儿有一人跟咱们来劲打不打丫的。”“算了算了，别把人打坏了还得咱掏钱再把他修好。”

“不是，你看他那样，他申请坏一回。走咱找一没人的地方，别伤着无辜群众。你会游泳吗？会咱到湖边上。哪儿不经打先声明，经打肉厚的地方都指给我。”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要找没广的地方？”

“我看看这是谁，谁口气这么大？就你呀你也不象铁打的？上湖边上湖里都行。”“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同志有病喝多了点平时不这样；各位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去我们教育他。”

“别听他的，他们都是一伙的刚才都横着呢。”

猴山上吵着的一圈人哗啦一下散开了，我的朋友们往四下里跑，我跑在第一个，后面一群黑铁塔似的汉子分头追。我们穿草地跨小桥，踩过如锦的花坛，撞的竹林摇曳作响，沿着园中甬路跑出公园大门，消逝在熙熙攘攘的街头。

花坛七零八落残红点点谢于泥中，竹林脚印杂密纷乱，街上车如织梭行人川流，个个行色匆匆无暇旁顾。夕阳猩红，金色的光晕笼罩着喧嚣的街市。

百姍穿行在紫藤弯覆凌霄遍悬的白木架花廊里，透过枝枝蔓蔓的缝隙她的身影时隐时现，银灰色的合成革女挎包随着人体胯部的扭动而晃摆。午后的阳光洒在廊里光滑的水磨石地上斑驳凌乱，廊外花树繁茂；蹲在垂榕的溴荫内鸣笛般地长叫，四外无人，花廊长且迂回。一座座小巧的花厅、凉亭、敞轩和竹斋，大厅套小厅环环相联或藏秀或豁朗，小楼叠重阁，错落有致，

有垂帘有坐栏，锦绣质朴中西合璧。有人烹鱼灼鲜、有人嚼腥啖膻，杯觥交错，笑脸隐隐。

长廊顺山势下跌，径入一大片碧绿清澈的湖中，止于一玉石栏杆朱檐临水的舫屋处。我坐在临窗桌旁面前一只壶茶一副干净的碗筷碟匙。我在抽烟，烟雾袅袅如蛇游探缠绕吐信倏地扑散。百姍在我身旁坐下彼此无语，服务员走过来又送上一副餐具。百姍打开菜谱点菜，这时我说：“不要野生的。”百姍看我一眼，指了指菜谱上的几处给服务员看，然后合上菜谱交给服务员默默地盯着我。

“高洋没来？”“没来，我在这儿坐半天了，他一直没露头。”

“可我已经跟我姑父说了，四零换七千，他叫我们下午三点半到他家去，他等着。”“那你就三点半到他家告诉他他不换了，四零太高。”

服务员送上一盘堆砌极为精致绚丽的冷盘，我一筷子挟走了萝卜刻的孔雀头喀喀咬下来嚼着，冷盆中的盎然生气顿时殆尽无遗。“我怎么跟我的姑父说？四零并不高。我说是我换他才给四零，一般起码四二四三。”

“这里的人就你认真，认真你就坐蜡吧。”

“可是他跟我说得好好的死说活说，我本来不爱管这些事，因为是你的朋友我才答应。”

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朋友要换港币？”“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有可能只是说说，朋友的朗友的事。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谁还叫你真去办？”

百姍低头用筷子捣着碟里的肉片。

“他跟我说时显得还挺急，我想能让你们赚点钱也好，天天四处乱吃包着房间打着“的”，真不知道这日子你们是怎么捱过来的？坐着吹——你当时不也是极力撺掇说可以干？”

“我永远极力撺掇什么事我都说可以干，你信我的还有完？该不该干你自己还不知道？”

百姍瞟我一眼，悻悻地指头看服务员远远送来的一盘蹄膀烧芥蓝菜名“野猪林”。

“以后你甭信这帮人的。”我吃那猪蹄。“记住，说什么你都听着都答应着，完了就完了千万别当真，要不你还得挨涮。”

“我是不是对你也不能当真？你说的话里有几句是真的？你是不是也属于说完就完了，完了就忘了？”

“差不多吧。十句话里有七八句是虚的。头一两句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也保不齐。”

“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都这样么？”

“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是说真话咯牙还是说假话顺嘴？”顺嘴也不是说真话咯呀是没真话可说。有什么可说的？真话又何必要说？另外也是习惯，说起来刹不住车，头两句真话完了假话就滔滔不绝，不说热闹了别扭。”

“是光你们这样还是所有人都这样？”

“这你得问所有入去，要不就找所有人谈谈，真话假话一谈就听出来了。”“你听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来了吗？”

“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了？”

“我过去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过去跟你说过不少话，你也对我说过不少话，就算你把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别人的话你也忘了？”“你再说一遍，

你跟我说过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不说，我认为你应该记住。”

“我忘了，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爱你在你说你爱我之后……”

服务员战战兢兢端上一盆鸡炖王八，告诉我们菜名叫“英雄会”。“我说的是真话，”百姍看着我。“我是当真的”。

“假话。”我干笑，“一听就是假话。”

“也可能你是假话，但我不是。”“都是假的。”我茫然地盯着浸在汤里一动不动的鸡和王八。“别别，别说这个，我听着肉麻。”

“可你时热泪盈眶，你敢说你没有？”

“那我现在加倍惭愧，我真那样过？”

“我发誓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全蹭在我脸上，那嘎巴我打了三遍香皂才搓下去，真该给你留着。”

“别跟我认真，我这眼泪说来就来，经常哭半天还不知道哭谁呢。”“你当时是真的这我知道，就像我是真的一样。”

“不不。我真不是真的，你可别这么说。你不是我的意中人。我喜欢饱满的女孩子，这你清楚。对你，我充其量偶有好感生撇开那么语言上的修辞老老实实地说。”

“如果你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当初就该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要是个负责的人。”

“咱们别把这件事庸俗化好不好？我们都不是小孩，都是能对自己负责的人。在一开始你就应该考虑到作为女人要冒的风险，我想你也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你不傻弥很聪明。再说，你凭什么要求我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不是！我从不考虑是否会伤害别人，事后也从不内疚，别指望我良心发现！你和我接触就应该小心，谁也别想讹我，我只选择志愿者，一切都是自找，活该！换我也一样，我也不需要别人用良心对我。”“我完了。”“别跟我说这个，什么完了？谁完了？谁也没完？有几个完的？都活得好好的。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吃，只要你掉一滴泪我立马拍腿就走，眼泪打不动我。”

百姍仰着脸盯着我，象是在疾劲的风雨中努力看清对方的脸，眼圆睁，肌肤紧绷。

“别这么看我，我一点没觉着你目光逼人。”

“这不是你。”“这是我。”我笑了：“我当你能憋出什么铿锵的话呢！就这个，这都让认字的男女说俗了。”

“这不是过去的你。”“一回事，换个说法也俗。你哪儿知道我过去什么样？你才认识我几天？告诉你，我一直就这样，打小就这样，生下来就这样。要说过去你看上去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也全是装的。这回你认清我了吧。”

百姍沮丧地垂下头时我招呼叫服务员上饭，端起“野猪林”的浓汁浇在雪白的米饭上大口扒着。湖上吹来的徐风穿帘而过，竹帘抖动，山水变动，簌簌作响。

平湖草茵，花红映水，鲜丽一岸，湖畔杨柳古榕垂须飘髯青枝拂起。百姍在纷扬的枝条间紧紧地抱住我哽咽泪流满面。“我不求别的，只求能和你继续在一起。”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这场谈话后我没法再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不安全。”“我什么都不提了，真的，什么都不问你，你要有新人我就走开。”“拿出点女性的尊严。”我解着百媚蛇一样缠绕的胳膊掰着她的手，她抵抗着忍疼不松。远远望去我们就像在柳枝间扭打。

“你太没骨气了，你这话听着就像一个奴隶说的，这和新中国妇女的主人地位不符。你不想再让我瞧不起你吧？”

高晋带着小一号的李江云走在阳光晒烤的街上，李江云手搭凉棚挡着阳光，高晋边说边笑着探头看李江云的表情，手遮着的李江云的脸含着意味深长的笑。

一辆无轨电车遮住他们，无轨电车驶过，他们已转过脸来面朝马路这边走过来。不断驶过的计程车在他们身前穿梭，他们的身体时隐时现，脸却不离视界地笑着左顾右盼彼此对视不停地翕动着各自的嘴。灰白色的旅馆大楼在强烈的阳光下模糊一片十分刺眼。

电扇在旋转，在不同的方向停下来吹一会儿又转向另一个方向。窗户大开，窗外有葱郁树冠伞脊和明亮的几乎透明的蓝天，强烈的光芒弥漫空间。

我和许逊、汪若海、高洋光着膀子围坐在电扇前的茶几上打着扑克，牌甩得啪啪响嘎嘎笑着烟蒂瓜于皮扔了一桌一地。乔乔和夏红在我们身后的床上死人一般无声内心地午睡，蚊帐打着结悬在空中，她们俩的裙子都掀到大腿以上露着汗津津的大腿。我们打的是一种锻炼智慧和狡黠的玩法，每个人扣着打出手中的牌然后告诉所有人自己打出的牌的点数，别人要是不信可以翻开其中的一张牌，如果这张牌与声明的点数相符那翻牌的人就要收起这些牌如果不符那这些牌生要退给出牌的人。因为有两张“鬼”可以代替任何牌，便有了瞎报点可能。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你不能者说真话出什么牌就说什么牌，那叫赖皮；你必须真真假假声东击西。这种玩法的名称就叫“蒙人”。赢家就是那个欺骗战术使用是最得当最先出光手中牌的人。这种玩法在当年很热门，因为玩法简单近年来已被更复杂的玩法替代了。即便在当中这种玩法也没有真正在更大的范围流行，因为这种玩法的一个致命缺憾就是无法下注，真正的老牌棍对它是屑一顾的。无法下注的欺骗是天真无邪的。我们兴致勃勃天真无邪地虚张着声势一个个满头大汗。

“五个2，再加五个2。”

“三个8，加五个8。”

“拿回去，蒙谁呢，我手上就有两个8。”

我笑嘻嘻地把八张牌都收了回来，我手上的牌是四个人中最多的。”“高晋去哪了？”我手握着牌问。

“有事，他今天有好事。”许逊叼着烟快乐说。

“你昨晚没把刘炎弄翻？”高洋问。

“没有。”我说，“我们聊了一晚上。”

“聊一晚上？干吗聊一晚上你不是耽误吗？”

“甭信他的，指不定拿什么聊呢。”

“真的真的。”我说，“她跟我聊了聊她的身世我觉得她特惨。”“她惨？你管她惨不惨呢。”朋友们大笑。“你可真帽。”

“我发她的时候告诉你没有，进门什么也甭说直接脱鞋上炕，要说炕上说，完事了说。这事就不能多说。谁没有点伤心史？说来说去说出正义感来你还怎么脱裤子？办的就是龌龊事就忌深沉，你还偏装出上帝的模样儿，谁好意

思和上帝睡觉。”“丫一贯装孙子装的特不俗，比咱们有情趣。”

“不是我总觉得进门什么也不说，直接推倒放平成生了点，总该说点什么，又不是太熟，制造点气氛循序渐进，没承想说说就说岔了，把她说哭了。”

“让你拯救床是她肉体，没让你拯救她灵魂，你逗她忏悔干吗呀？”“你丫是不是也哭了？听她哭诉把你眼泪也招下来了？”

“没有没有，我没哭。我就是特冷静地听她说，说的我有点心酸，挺同情她，还不至于哭。”

得了吧，乔乔都看见了，说你们俩对坐在那儿哭，一对泪人似的。透着你心眼儿好慈悲怜悯，要不怎么叫你方善人？是不是，乔乔？”汪若海回身捅捅正睡得似醒非醒的乔乔。

乔乔睁开眼，看我一眼，惺松一笑，用手在双颊作了个流泪是手势，翻身又睡。我脸通红。“不是你们要听刘炎说，你们要在场你们也得跟成一样，确实特惨，她一辈子就没顺过：就最后遇上个冯小刚。冯小刚对她还好点，他们之间也真有一点感情。她们俩特别不容易，她给我讲他们俩的故事我听着都特感动，冯小刚是真爱她。”“哟哟，还真爱她，你是不是也爱上了她？”许逊扳我脸。“让我瞧瞧让我瞧瞧咱这筐中还出了圣人了。”

“别弄。”我援拉开许逊的手。“我真的不忍也不想痛快几分钟让人家当坏广恨一辈子。”

“傻帽。”高洋笑着用牙咬着烟挤着话说，“她这一套磕儿跟谁都说过，你问问乔乔；她也能跟你说出一套来比刘炎精采。什么特有追求啦，什么特重感情啦，打小憧憬幸福充满理想偏偏老是倒霉，社会也亏待她了，遇到的人都是坏人了，害了她一生。所有俊×倒霉蛋什么也干不成的人都会说这个。你怎么不问问她干吗不跟冯小刚呆着偷偷跑这屋里来干吗，谁绑她谁拖她来了？”“她跟我说的这些话里肯定是有水分，文我当时也听出来了，有些事是她自找时但我觉得她整个的感情是痛苦的这不是装的。也许有些事她当时是乐对于的但事后现在想起来特难受特后悔。我告诉你们，她打动我的让我觉得产生了责任感的不是别的，就是她说起后悔事时的痛哭流涕那简直不能自制。她要是不后悔挺乐那我当然也不会客气，可她已经特后悔了；这时候我不是高尚起码也该有点人味儿退一步给人一个机会，别再雪上加霜落井下石，那也忒狰狞了。”

高洋、许逊、汪若海嘿嘿乐瞅着我牌都扔到了茶几上。

“真的。”我挺直身诚恳地对他们说，“我觉得我这人够坏的，可这件事和做的挺仁义。虽然是于吧聊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沾上，但咱哥们儿你们讲话拯救了——说拯救有点过分，安慰了一灵魂。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我眉开眼笑接着胸”：“我特满足，比真练了她还满足。我发觉我这人品质还行，关键时刻抹布擦擦就能闪出光来，有点牺牲精神”。高洋忍着笑，对我说：“你知道你安慰的那个得到你给的机会重新做人的苦主儿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反正她说过她不会再见你们了。”我得意地说，“我已经告诉她了；你们全是坏人。”

“你先别乐。”高洋笑着，“你出这门敲对面的门，你看看谁在里头，正在干吗？”“谁在里头？”“我不知道。”高洋笑着大挥着手。“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许逊和汪若海也瞅着我叵测地笑。

我笑着站起来，朋友们也笑着站起来，我笑着看着他们退向门”，手扶

着扭把儿侧身拉开门，走廊里穿流的风猛地灌进来，吹落了茶几上轻飘飘的纸牌，吹得嗡嗡作响的电扇没了声音，吹动了床上睡着的乔乔和夏红的衣裙和鬓发。窗外树叶一阵响亮的悉悉——对面的门也被风一下吹开了，无声地在地板上滑行贴住墙壁。窗帘飘动，对面房间拉着墨绿色的乔其纱窗帘，室内昏暗墙角的落地扇在左右摇着头风欧向隐在凸出的卫生间后面的床上，顺墙摆着的一对木扶把沙发上效乱地扔着几件男人的内外衣裤和几件女人的内外衣裙，胸罩耷拉在木扶把上像一只下垂的手。窗帘飘动，床簧吱呀，人在呻吟，声息楚楚。有人在大笑开门关门，水龙头在滴水，水滚过喉咙呜咽噎塞……高晋赤裸着遮掩着从卫生间墙后探出头探出身子飞快地跑过来冲我们怪样一笑，咔嚓一声上了褐红的门。嵌在墙间的风停了，走廊上静悄悄寂无声响。

我关上门笑着回过头，朋友们怪样叵测地笑着，瞅着我站在原地。“我真傻。”我笑着说，“忒帽了。”

“你真傻。来朋友们笑着说，“忒年轻，你说你留着她干吗？”“我留着她干吗干吗？”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女人都是一路货。”“一路货一路货。”“你那凌瑜也一样。”“一样一样。”“别以为她跟你特铁，我当着面就能把她勾搭定。我们一直因而不打不是因为她骨头硬而是怕你心眼窄，不信把她叫来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笑嘻嘻。“把她叫来吧。”

“你是不是真无所谓？你不是号称‘真爱’她？要是你这劲儿没过就算了，别我冲上去你再跟我急了。”

“难说，这你还真得小心。”

“无所谓无所谓，我又不是在私有制社会长大的。”

“好，那先说好不许急呵。”

“不许急不许急。”我们笑嘻嘻地互相瞅着互相审视着赛着看谁最自然。高洋拿起电话，笑着瞅着我把指头插进号盘拨号；电话通了，高洋转过身去对话筒里说话：

“我找凌瑜……凌瑜吗，不不，我不是方言我是高洋，你好你好。”高洋回头朝我们眨下眼又转过去，“有事，我找你有件事。怎么，没事不能找你吗？能找，噢，这就对了，就是，咱们什么关系？你现在能出来吗？到我这儿，当然是到我这儿。”高洋回头看我一眼。

“他呀？他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有个女的打电话把他叫出去了。”

我们站在一边笑了，我笑的时间最长。

“管他在不在呢？咱们的事就咱俩办……当然重要，不重要我也不会找你。你能出来吗？是不是怕方言……不怕？对对，怕他干吗？不怕就对了……现在，现在就出来，好，那我等你。”高洋放下电话，笑着对我们说：“一会儿就到。”

我们一起互相点烟，我擦火柴，连划几根才擦着，刚点了一支又灭了。许逊使劲吮着欲燃不燃的烟瞅着我：“别哆嗦，别哆嗦呀。”“不是我抖，是地震。”我笑着重又擦着火柴。

“一会儿她来，你别露面。”高洋叼着烟说，“把你房间的钥匙给我，我带她到那屋去。”

我把系着住宿证的钥匙掏出来递给高洋，微笑吸着烟。站到窗前往楼下看的许逊回头说：“她来了，进了楼啦。”

“谁也不能过去呵。”高洋手忙脚乱地抓起一件条格衬衫穿上。“你们只能听响。”他一笑，拉门出去。

片刻，走廊里传来高洋的声音：“够快的，我还当你得慢一会儿。”“什么事呀，这么急？”百姍带笑的声音。“方言真和一个女的出去了？我不信。”“我也不信，谁女的找他呀。”

脚步声从我们门前过去停在不远处，接着隔壁的门一响，声音进了隔壁。门关上了“砰”的一声，走廊静了，隔壁房间传来隐隐约约的男人说话声和女人的笑声。

乔乔在床上醒来，躺在那儿睁着眼睛看我们。夏红仍在酣睡。树叶悉碎汽车驶，人声从街上传来，卫生间的水龙头在一滴一滴地滴着水，一朵白云从天边飘来在强烈的阳光中变得稀薄消融在蓝天里。

“咱们接着玩牌吧？”汪若海在沙发上坐下捡起扑克归整抽洗。我和许逊坐下，汪若海麻利地发着牌。我们继续玩“骗人”。每回我掀对手的牌总能准确地掀出其中的谎张。

隔壁房间没了声音，尽管电扇风一股股吹来，我仍满头大汗，手湿得直粘牌。乔乔在床上坐起来，冲着门口嫣然一笑，我们抬起头，穿着齐整的高晋走进门来，他后面跟着穿齐整的小一号的李江云。许逊、汪若海和他们打招呼，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牌。小一号的李江云走过看我的牌，脂香汗香热息浓郁。我抬头对许逊说：“出牌。”“高洋呢？”高晋在一边坐下，拿起一支烟点上，扔了火柴。“他去哪儿了？”“隔壁呢。”许逊笑着说。

“他在隔壁干吗？”高晋不解地问。“冯小刚才来了？”

“没有。”许逊笑着看着我。“他在涮方言的锅子。”“谁呀？怎么回事？”高晋警觉地望着我。

方言把凌瑜发给他了，他们俩现在正在隔壁呢”。

“为吗？”高晋问我。“是。”我笑着说，看着手中各种花色的扑克牌。“我把凌瑜发他了。”“你们太坏了，真不是东西。”乔乔坐在床上说，“是不是刘炎？”小一号的李江云冲乔乔莞尔一笑。

“打牌打牌。”我发现大家都看着我便说，“这有什么呀？物尽其用。女人嘛。”众人笑。高晋问我：“你什么时候也想开了？”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粲然一笑。“我过去是有点傻，不过咱允许人犯傻是不是？今后聪明了就行了。”“我去敲敲他们门，”高晋站起来。

“也别太乱了，咱们还得保持纯真的情感。”“你别，千万别去，你要去我跟你急。”我笑着问高晋，“谁跟谁纯真？我没跟人纯真过。”

隔壁马桶传来“哗啦”冲水声，男声女声又响起。窗户打开了，男人和女人的声音大了起来。

门开了，这声音又在走廊上响起，连笑带说。片刻，我的房间的门被推开，穿着齐整的高洋和穿着同样齐整的百姍出现在门口。“你在呀。”百姍看见我笑着走上着前。“高洋骗我说你出去了。”她满面春风脸色红润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得整整齐齐，背她那个柔软的银灰色的合成革包。

“他说要找我套汇，帮人换点港币，赚点差价，我还当什么事呢，原来就为这个，急急地把我找来，还说有重要事。港币我倒能换来，问题是你说能干吗？值不值？能赚多少？我说我还得考虑没答应他。你说我帮他换吗？”

“值不值干不干你随便，那是你们俩的事我不管。我觉得倒没什么值的。”
“那你的意思是帮他换了？”

“换吧，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看看高洋。

“你在这屋知道我来了怎么不吭一声？”百姍瞧着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来了？”我含笑不语。“你们搞什么鬼呢？百姍看看周围人。“你们要换钱干吗？不让你来跟我说？”“你快回去吧。”我说，“刚才你姑父往这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家什么亲戚刚从下边过来，要见你，晚上请饭，让你一定在五天前回去。”“怎么回事到底？”百姍不走看着我，越发执拗。

“没事，真的没事，我送你下去。”我拉过一件条格衬衫穿在身上，推着百姍出门。

百姍拧着身子看其他人，其他人都在冲她笑。

“你们这帮人怎么都鬼鬼崇崇的？”走在楼梯上，百姍说，“我不喜欢你这帮朋友。”“谁也没逼着你喜欢，不喜欢就不要见了嘛。”

“我不想给高洋换了。”“换吧换吧，既然你答应人家就给人换吧。”

“晚上你去哪儿？”在旅馆门口百姍问我。

“我能去那儿？”我看着街上，叉着腰说：“我有什么地方可去？”“那我吃完饭过来。”“不不，你千万别过来，没准我们就要出去，千万别过来。”

“那咱们什么时候见？”

“再说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或者你给和打，再说吧。”

“这凌瑜你是怎么调教的？”我刚回到楼上房间里，高洋就迎着我笑着说，“任我花言巧语拳打脚踢生生岿然不动。你施了什么法冻住了她这么刀枪不入？投戏，我这是头一回没戏，撼不动，跟你一样说着说着说岔了，岔到北边去了。”

“干了就干了。”我笑。“何必欲盖弥彰。你也有戏。汪若海，下回你也可以从冲一道。”

“我对沏你的茶根儿没兴趣。”汪若海说，“她这姿色的，我还犯不上为她使那么大急。”

“是比较一般，”我说，“一般的不能再一般了，兑了水还碱人。”我微笑，环视众人恶毒地笑。

天阴了下来，日光黯淡乌云阴了天空，窗外的树伞猛烈地摇晃，狂风大作，吹得一片玻璃窗响，暑意顿消，黑鸦鸦的阴影自远而近铺地而呈，远处的一片片街区都荫了，乔乔奋力关了窗户，顷刻间豆大的雨点劈劈叭叭打在窗上淌下道道水流，窗外的云天树街模糊了朦胧了。室内或站或坐的人变成一个黑影静止不动。

“咱跟谁客气？咱拿谁当人？”

大雨哗哗地下，街树枝叶被打落一，街道上浊水汇成河汹涌地沿着马路牙子流向下水道的铁栅格并白，四面流来的浊水带来的残枝落叶堵住了铁栅格，水流泻得慢了，积聚起来漫过马路牙子流进树坑花丘横过便道汨汨地白亮亮一片由此及远。街两侧楼房都关着窗户，窗户亮着灯，雾蒙蒙人影晃动像是一台台大型立体的皮影戏。

旅馆起廊里一条昏黑的仄长，我看到乔乔和汪若海、许逊先后从一个房间里出来，许逊出门后又撑着门探着身子对房间里笑着说：“快点去，都给你铺垫好了，记住进门什么也不用说，直接杀人纵深。”

许逊带上门笑着跟乔乔、汪若海走了，在楼梯拐角消逝。稍顷，那个

房间的门再次打开，和走进走廊关上门向对面房间走了一步，举手在空中停了片刻落下去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模糊的女人的脸出现在门里，我讪笑着走进，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旅馆门口，乔乔、许逊、汪若海笑着冒雨淌水钻进几步开外的一辆计程车敞开的后门，计程车关上车门一路溅着水花儿驶走。大雨倾盆，一辆计程车溅着水花一路开来驶到旅馆门口停下，一个女人钻出车一步迈进旅馆门廊，向亮着一盏灯的旅馆门厅楼梯走。旅馆走廊亮着一盏盏灯一条昏黄的仄长。百姍走进来，她走到许逊们刚离去的那个房间门口敲了敲门没有应声，她转过身来敲对面我刚进去的房门也无应声。她又往前走敲其它门都无人应声。她依次拧把手推门，门都是锁的。一个男人从前面的一个房间出来向楼梯走去。百姍抬头急切地看了一眼又垂下眼也慢慢地向楼梯走去。

明亮华丽的宾馆大厅里雕着盘龙的金柱旁栽在青釉瓮里的宽叶兰草生机勃勃，到处是倾泻着耀眼光芒的水晶枝形灯和明晃晃一尘不染的镜子，衣冠楚楚的男女在厚厚的大红地毯上川流。乔乔、许逊、汪若海在二楼一排花花绿绿购电子游戏机快速地按着键钮用屏幕上的击发装置轰着不停出现一排排横移的靶子，游戏机此伏彼起地响着一阵阵模拟琴音。从他们站在的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大厅一隅咖啡座上正和一帮衣着艳俗的男女华人眉飞色舞神吹的高洋，夏红一脸微笑地坐在他旁边。高洋吹着吸着烟喝着可乐不歇气地比划着手势迷人地笑，他拿出一物件给那帮港客传看，不时用夹烟的手点着这个物件神情肃穆地说着什么。

“这颗宝石那可不是一般的宝石，大有来头。”

及至近前，可以看到港客们手里传看的是一颗大若瓜子的红色晶莹的多棱体。高洋介绍说：“既是宝石不是闷物，这东西是百年来历史沧桑的见证，上面凝聚着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页。当年它镶在珍妃的鞋上走遍了紫禁城诺大的宫殿群，进过朝房寝宫，踩过金驾殿前的汉白玉石阶，目睹了光绪皇上和珍妃的恩恩爱爱、老佛爷的威严、李莲英的势利嘴脸，亲历了百日维新的风风火火以及戊戌政变风云变幻，后来伴着主人度过了那段漫长的鲜为人知的冷宫生活不知洒上了多少珍妃泪。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它跟着珍妃一起到了井边，一字不漏地听见珍妃骂慈禧；那什么脏词儿都上了，还被太监我爷爷踩了几脚那鞋印子民国时还在后来磨掉了。珍妃下井了它留下了。不瞒各位，把珍妃塞井里是我爷爷动的手。当时他跟小李子倍儿瓷，人给害了鞋拨了下来揣袖子里了，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当时珍妃是光着脚下井的；我爷爷干的好事。每回我学近代史学到这段我都面红耳跳，嫌我爷爷给我丢份儿。话说回来了，当时我爷爷要不留心眼儿，各位现在也见不着这宝物。按这理儿我爷爷也立了一功。”

“有功有功，人死了嘛，东西别糟践。”

“对对，我爷爷是穷人出身，最见不得暴珍天物，子孙后代吃什么？”“听这话，是庚子年的事。你爷爷老点？”

“老”。高洋认真地说，“活了一百来岁也没赶上解放，就那么含冤去了。”

“听你刚才说，你爷爷是太监。据我所知……”

“这太监跟别人得有点不一样。我懂你的意思，这你们就不懂了，这你们就臭了，这就透出你们这些夷蛮之地的人对中原情况的无知了。太监也可以娶小，管不管用摆着好看。再说后来民国了，我爷爷被鹿钟麟的兵赶出来了。好在我爷爷这么些年没少抓挠皇上一时用不着的东西，衣食是不愁，置

了房置地娶了我奶奶意思意思，不为别的就为看上了我奶奶肚里有我爸。我奶奶当年也有名着呢，也是北京城的一枝花——八大胡同的花魁。相好的都是那王孙公子、富贾巨商。所以说咱们出身也不贱，根儿上说也是大户人家庶出。当时我奶奶刚被蔡锷的一个哥们儿涮了，伤透了心操他妈从良，什也不要都成只要老实。我爷爷老实；每回都去那儿看看摸摸从不动真格的，两人恋爱上了。”

“敢情，这宝石让你得着了也够不易的。”

“不易。原来我们家好玩艺儿多了，比你们有钱，夜壶都是玛瑙的，全让我爸抽大烟给抽没了。西方那吸毒的算什么呀，咱们中国比他们早多了，该轮到咱们给他们贩毒了。怎么着？你们到底要不要？别老摩挲着看个没完，光笑不说话都给摸小了。”“你这石头既然是镶鞋上的，我琢磨着应该是一对，要是一对就好了，更有说服力。”

“谁说不是一对？盖因当大两太监一人抱一只，脚那只让那位爷扒去了。你要喜欢原装全须全尾儿的，我倒留着珍妃的那只鞋，不过这鞋可就金贵喽！历史人物的鞋比这宝石可值钱，就怕你们买不起。”

“拿出来看看，有鞋我们就要。嗨，还是栽绒面的。”

高洋从怀里掏出一只尖尖的小船似的老太太鞋。乔乔遥遥看到，回头对汪若海笑着说：

“他把你姥姥的小臭鞋都亮出来了，也不怕人知道珍主儿是42的脚。”

“我瞧瞧，”汪若海往楼下看去，笑着说：“丫真把人当傻x了。”“高晋完了没有？”许逊踱过来说，“他怎么还不下来？要不乔乔你上去看看别让人给扣了。”

“我瞧瞧去。”乔乔离开游戏机向电梯走去。“高洋也真行。”许逊看着楼下远处摇头晃脑嘴不歇着的高洋，笑着说，“真有那么多废话拴住这帮帽儿。”

那帮华人男女远远坐着哄地笑了。

乔乔来到顶层，高晋正拎着一只皮箱从一个房间出来，看到乔乔一怔，没言声从乔乔身边穿过去沿着楼梯下去。乔乔继续向前走，穿过服务台从另一边楼梯下去。

高晋拎着皮箱穿过熙熙攘攘的大厅从自动门出去了。

站在二楼游戏机旁的许逊和汪若海也离开了。

坐在高洋一旁的夏红抬眼看到二楼上的许、汪二人不见了，便拿起一支烟抽起来。

“陈小姐也抽烟？”一个华人殷勤堆笑地问。

夏红含笑点点头，未语。

高洋看了眼夏红，把空可乐罐一墩，说：“把宝贝还给我，我也看出你们没钱了，价都不敢开真给华人丢脸。回头我就把它卖给日本人，日本人知道东方文物的价值，看来想不让咱国宝流到外人手里还不成了。”

乔乔快步穿大厅消逝在门外的黑夜中。

雨仍在瓢泼地下，空气中充满树叶花草泥土的潮腥。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带着凉意，裸露的皮肤凉嗖嗖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室内的烟气汗味被褥躁味都被风吹走了，室内清新静温，亮着一圈昏黄的台灯光晕，窗外的雨声如万沙过筛。小一号的李江云在抽泣，低着头泪眼注视手里一个叠来折去一会儿变作仙鹤一会儿变作老鼠的素白手帕，脸上浮着一种微笑述说着，

不时吸溜着噎塞的鼻子，鼻尖上挂着一滴屡抹屡垂的清涕。“我的第一个男人是我的老师。当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他教我们音乐。他是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人，会一副洪亮动听极能打动人的好嗓子。他经常在教我们音乐课时边弹风琴边为我们唱优美的苏联抒情歌曲，边唱边扭过头来微笑着看着我们，那目光充满迷人的不可名状的吸引力，深深穿透了所有孩子的心，直到今天我仍能鲜明地回忆起他张着O型嘴、身体有节奏地晃着微笑着注视着我的情景。我很喜欢他，我们所有女孩子都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们。那时我是他的宠儿之一。每个老师都有几个宠儿。女老师宠爱男生而男老师则宠爱女生。他说我有一副好嗓子，我相信当时我可能是比其他孩子的嗓子要甜润一些，不管是与否反正这条理由足够使他在课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不致引起其他人的非议。那是个夏天，非常闷热的中午，我在他房间里，我忘了他是诱惑的我。想他没费什么事，因为我对他绝对崇拜绝对信任绝对服从绝对听其摆布，况且在我眼里他所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令人充满幻想和陶醉的。我愿意使我和他的关系同他和别人的关系比起来更亲近更带排它性，虽然我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的脸很近很大连颊上的粉刺和张开的汗毛孔都看得很清楚，他在微笑喃喃低语和和蔼可亲的近乎谄媚。与此同时我感到一只汗津津的手在我身上摸索，他微笑十足的和蔼，我疼痛；他父亲般地抚着我的脸，我剧烈疼痛；他着魔似地微笑，汗淋漓的笑容扭曲了，嘴角流出涎水，眼中兴奋狂热的光芒象针一样地刺出来晃花了我的眼，他难以忍受地呻吟闭上眼，脸皱成一团像挨着雨点般的鞭打压抑着惊悸不可控制地低声喊叫起来，接着平静了，红晕回到他苍白的脸上。他慢慢睁开眼睛，眼中充满幸福快乐看着我微笑起来，从始至终除了一瞬间他总是微笑着。我感到脉搏在突突跳，我哭了，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像一好医生安慰他的病人一样为我拾掇侍弄帮我穿上衣服说着温情的话。我笑了，看到他快乐忍着泪笑了。他从始至终除了一瞬间总是微笑着。”“后来呢？后来你们怎么样了？”

“后来就象从前一样，他每周两次来给我们上课，坐在阳光和煦的教室边弹风琴边唱优美的苏联抒情歌曲，微笑着注视着我们身体，有节奏地晃动嘴张成O型。我们随着他的琴声歌声背着手一齐放声齐唱：‘正当梨花开遍了田野……’‘让我们荡起双桨……’‘作完了一天的功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从风琴旁扯走，刚了一身的浆糊，唾了一脸的唾沫，脖子上接着铁丝拴的木牌蹒跚地和校长、教导主任等在操场上走成一队游街示众后来他自杀了，从教学楼上跳了下来摔在挖防空洞的石灰池中，石灰烧烂了他那张漂亮的脸。

后来，他被平反。”

“你没有揭发他？”“没有，其他女孩子揭发了他，我是他自己坦白出来的。当时我觉得他很可怜，况且我也早毕业上了中学，就没主动揭发他”

“……”“我的第二个男人是我的父亲。当时我上初中二年级，住校，只有每星期六回家。家中只有父亲母亲一个很小的弟弟，一个保姆，基本上是三个老人和一个儿童。家里很冷清，只有我回家才热闹些。我父亲那时已经很老了，我是他年过半百后才生的头一个孩子。我印象那时父亲是个很慈祥的颇有风度的老者，脸上总挂着和蔼的微笑，无论对任何人说起话来总是低声细语。他对我非常好，从小每次出门游玩串门总是他领着我，妈妈抱着弟弟。他总是在看书在写字，书房里四壁都是满满的，他懂很多国语言，所有来找他的人对他毕恭毕敬。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背诵各国的名作诗篇，至今

我仍能依稀想起那些外国只诗用外语朗诵时的铿锵音节，不过内容我全忘了。那时我们像现在的学生一样也爱抄名人名言记在一个小本上宝贝似地保存着当作座右铭。因为我父亲懂多国外语的缘故，我的小本上的名人名言总是要超过其他同学。他们往往只能找到一些马恩列斯和苏联名人的话，相形之下逊色多了，也有限多了；而我每星期都能在小本分添上一二十条父亲告诉我的聪明睿智的各国格言。为此同学们很羡慕我，我也很自豪。在我眼里父亲几乎就是这些格言的化身，在任何一件小事上，譬如我和同学关系学校的活动甚至弟弟的淘气他都能说出很有哲理的话。我热爱他崇敬他如同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灯塔，我欣喜地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他四射出的耀眼光芒中。那是个夏天，也是个夏天，我回到家里。那天夜已经很深了，母亲和弟弟都已经睡了，只有我和父亲在各自房里的灯下读书。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读的是《牛虻》，我正为亚瑟和琼玛的命运激动万分时，父亲来了微笑着和蔼可亲地来了。他站在身后，开始抚摸我。起初这完全是父亲式的抚爱，我很舒服很惬意很温暖，但当他的手从我的头上落到肩膀上开始摸我的脖子我的下巴并继续往下滑时我感觉不对了，我已经有经验，知道这种抚摸超过界限就意味着什么，但我不敢相信，我送以置信父亲对女儿会干出那种事，又是这样一个懂得天下人间万物之理的父亲。我不敢相信，就是当他手伸到了即便是父亲也不该到的地方仍不敢相信。我只是毛骨悚然地缩成一团我吓坏了！当我试图拒绝时，父亲坚定有力地攥住我，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说道：‘我是你父亲！’这句话像他平时说的所有话一样充满哲理、充满昭示事物本质关系的铁的逻辑。我是你父亲，我有权力，连你都是我给的！于是乎，在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下和灼灼有糟蹋的目光的注视中我屈服了。我垂下了眼，我无法与我父亲威严的目光对峙。他以一种老年人的敏捷和盎然趣味占有了我，始终不失尊严和风度，尽管他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和臃肿笨拙，但他以他的智慧解决了这一切，始终不失风度和尊严。”

“老畜生！”“至此，每到星期六我回家，父亲总要到我房里来索取他给我的一切；我就像他的著作他的手稿任其涂抹其随心所欲地修改着本来面目。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别人修改了他，给了他一切的人向他施行了权力。”

“他也平反了？”“平反了。我想他要活着再给我抄格言会告诉我一些‘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之类，讲一讲大狗小狗之间的辩证关系。”

窗外的雨声小了，弱了，变得淅淅沥沥。马路上有车轧着水开过去，有人在马路上虫声叫唤。地面升起一片雾气，白蒙蒙的絮一般地阵阵飘过窗外的夜空。雨完全停了，只有房檐上还在滴着水，房顶上积聚的水从漏雨铁皮筒中流下去哗哗倾泄在路面上。月亮从云层里露出，若隐若现地穿行在夜空的云中泻出一道道清冷的光，照亮了浮云千姿百态的形状。

“第三个男人是我的同学，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后来是我们一起插队的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头头。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爱过的人。在学校时他就是全校的高材生体育尖子。‘文化大革命’时，他脱颖而出成了一派的领袖，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大辩论时，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大批斗时冲锋在前手擎大旗。到了兵团他更是上山伐木，下河网鱼，盖房挖沟，开着拖拉机在一望无际的耕地上从天黑驶到拂晓；白天从早忙到晚，夜里手不释卷精读了所有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并写下了大量颇有真知灼见的读书笔记。他是那种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忧国忧民，坚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担在他肩上。他对遍及全国城乡的动乱深感忧虑和毛泽东一样发现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和思潮正在侵蚀威胁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混淆着全国人民的视听；尽管已出了刘、邓，但还有定时炸弹睡在毛泽东身边甚至连毛泽东也没发现。他认为他有责任提醒毛泽东，只有他才能使毛泽东免遭暗算——他发现的坏蛋就是江青。当时他就从她的言行发现了她是如何不忠、阳奉阴违、心怀叵测。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又一封言辞恳切、掏心高中腹乃至痛哭流涕、赌咒发誓的揭发信上了，还时而隔月寄上份万言书，洋洋洒洒地和毛泽东探讨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胆地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表示不同看法。在我眼里，他几乎是个和我们材料不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爱上了这个神，而神对我不屑一顾，坦然地接受我为他做的一切，诸如洗衣、缝被、端水、烧饭等不说上一句话。那是个夏天，我在草垛旁拦住了他，对他表白了我的情意。他仍一声不响只是四顾无人便把我按倒在草垛上一通乱啃，他完全没有经验不知从何下手徒然忙乱着，最后在我的引导下才勉强成事闷声不响地仓惶离理事会。第二天就揭发了我，一封检举信写到了团政治部，我被作为混在知青队伍中的美女蛇，拉到全团职工知青大会上批判。他再见了我仍是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每回在路上在田间他单独遇到我总是像那天晚上仓惶逃开像是见了狼，为此我由好气变为好笑，天天寻找机会在四外无人的时候意料不到地出现在他面前，直到有一天他骂了我，用那些陈腐迂词文诌诌的书面语骂了我时不久，上边派人来找他了，用吉普车把他接走塞进监狱。后来又用车把他拉回了团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纸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枪决。在公审大会上他表现得倒是很有骨气，带着手拷脚镣昂着剃秃的苍白的脸。临刑前据说还高呼了‘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慷慨就义。现在，他当然被平了反，追认为‘革命烈士’。“我的第四个男人是回城后结识的。当时动乱刚刚结束，到处的人们都是喜洋洋的。剥夺了地位权力名誉的人们纷纷恢复了权力、地位和名誉，住回了被赶出来的房子，坐上了新车，领回了被没收的财产，活着的各归其位，死了的平反昭雪，所有人都在忙碌捞回失去的时间和其它一切，不但要恢复生活的旧貌还要比过去生活得更好更舒畅。我无事可做，既没有可挽回的什么也没有可希望的什么，我希望结婚尽快有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一次在一个礼堂看电影我认识了他，他是个粗粗大大的汉子，看上去给人一种忠厚可靠的印象。我很快和他同居了，因为我反正得和别人住在一起，与其和那些早已陌生的亲戚，不如和一个可以亲近的男人；与其自住领受别人的慈悲，不如自己竹出一些，这样使起来也自在。他是个老实人，也中意我，只是为人性格多疑；我想他可能是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像他那种老实在那些年里几乎是不能幸免的。也就使他学得不那么老实了。他总认为别人都在欺骗他暗算他，对我，只要我出去没和他在一起，回来他总要再三盘问：先还比较委婉，后来就比较直接比较粗暴了。他甚至跟踪我像特务一样盯梢，尽管什么也没发现仍锲而不舍，这使我很厌烦。也许正因为什么也没发现他反而更坚信我有什么隐藏很深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不能理解我无目的地在街边闲逛，也许我真有个情人他倒想得通。终于有一天我出去回来后他动手打了我。对我来说，挨一顿打倒不是什么特别不能容忍的羞辱，促使我下决心离开他的动机是我发现他、一个小人物竟然也如此热衷捞功名捞地位，费尽心机往上爬。本来这也不是不具有的他失的，本来他也一无所有，他也像受了多大压抑现在要十倍地往回捞。他结识了一个他为可以伪在他

望尘莫及的阶层占有一席之地之真正被耽误的年华的某人的老千金，并没法赢得了她的欢心。

于是不乏真挚地流着泪对我说他爱我，让我也说我爱他。我顺着他的意思说了，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说我爱他。于是他说既然我们相爱就不必在乎形式了，让我们作一辈子好朋友不拘行迹真正相爱纯情感的好朋友，反正我们相爱结婚就作为巩固别的东西的手段吧。他真老实，老实得让我感动。我说我懂你的意思了，一些问题没有，就按你说的办这实在是最好不过的选择大地他听后激动得哭了，说他一辈子爱我象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爱我让我一辈子象个真正有丈夫的女人一样幸福，永远不感到寂寞，‘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那一夜我们极尽缱绻温柔，他告诉我，我可以‘一直住到我结婚前’。我说好吧。第二夜我就走了。我倒不是要他难堪，向他表示我的怨恨。我是觉得没有理由成全池导一妻一妻的琛生活，要是我有个可以为我提供其它一切保证的丈夫，我倒可以考虑给人当个情人。

但我也考虑他，他只能给人当个一般丈夫，作情人可实在是太乏味了他作为人来说毫无魅力，只能在法律提出担保后才会有急于结婚的女人肯同他发生性关系。“那之后的男人就不胜枚举了，大都是你们这号想占便宜的东西，像五香瓜子一样成袋纷呈而来，唬一下吃去仁儿也就把皮儿唾了。你们没拿我当人，我也没拿你们当人。后来，冯小刚来了，他是王医林领着我在他住的那片楼区挨家挨户消灭童子军时认识的。那时他刚复员，大热天穿着胶鞋，脚臭烘烘的，肥大的军裤上扎着人造革武装带，一件军用衬衣腋下背后印着汗碱，举止豪放笑声爽朗，一招一式仍带着大兵的痕迹。他在中越边境战争时作为一名普通步兵在越南丛林中果了一星期，那时胳膊上还有一片片被越南蚊子叮过后抓破感染未愈的红疤和疤痕。他的裤兜里还装着一枚三等军功章和钥匙指甲刀搁在一起互相摩擦、军功章青春已经磕出了一块块毛刺硬痕。我问他战事，他就说被打毁的坦克、燃烧的村庄、湍急河流上的浮桥、郁郁葱葱的丛林和从不头上，一些飞过的高射机枪子弹。别人就笑他，问他越南兵团模样儿，于是他就支吾脸红。后来我才知道，他像我们一样没见过越南兵，他那个连队过境终日在大山里行军，到达一个指定阵地后又立即接到命令开往另一个集结点，行军时他们饱受越南人的冷枪袭击，进入一个山谷四面看似无人的苍郁大山中，会飞出一串串高射机枪子弹。他们就散开趴在草丛中、水沟里向四面大山开火还击，胡乱打上一阵，枪声消寂了他们就的合起来继续往前走；再遇到袭击再趴下击，就这么在识山地区走了一圈。他立三等功是因为整个行军中他始终没掉队并在到达最近的野战包扎所前全副武装地用担架始着臀部被流弹打伤的指导员走了一夜。说起这事，他总是特惭愧特窝囊，打了一回仗连一个死的活的俘虏的敌兵都没见着，就像被人开了场玩笑；出发前他还咬破手指写了份血书。‘越南人真他妈不光明磊落，怨不得美国人也不爱和他们打了。’他这么对我说。我说没关系，你杀没杀敌我都把你当杀敌英雄款待，你好歹比那些没杀着敌人倒被敌人打残成了英雄的家伙般配些；毫毛未损地回来，我没打着你，你也没打着我；我还到你国家走了一遭呢。我很喜欢他。现在象他这么有荣誉感的人不多了，到处都是不知羞耻的牛×贩子，谁能比人残酷点都成了资本。我对他说，你不用觉得难为情有负于我，完事你走你的。现在后方没人觉得自个欠别人，都觉得别人欠自己。你一点不必觉得你比别人坏。第二天我走产。把迷生事忘了。没几天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他全见我就死乞白赖地拦住我，说他找

我好几天了，全城都跑遍了。别人怎么干他不管，他不能就这么完了，他有他的贞节观。既然我夺去了他的贞操，那他死活就得粘上我，娶鸡爱鸡娶狗爱狗。我笑着对他说，他还不了解我。他说他全了解。他自称是纳西人。‘按我们民族的看法，你就是全寨子最出色的女人有那么多情人。’我说，你没问题我还有问题，我还真设想要嫁你。你是好情人，但不是个理想的丈夫。丈夫的职责和情人的背后可大不一样。光提供充沛的情感还不够，还要提供种种生活资料创造出能使妻子舒适的环境。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你这种经济状况，只能给人当情人靠女人供养。我叫他一边呆着去，找那些年纪轻的姑娘叙叙情攒够了钱再找女人谈结婚问题。他说我道德败坏玩弄异性，接着他笑了说，不就是钱么好说弄钱还不容易。我说容易你就去弄，说是好说，我都快老了也没弄着钱，所以只好想法找个有钱的。他说这个有钱的就是他，他这就去弄钱但要我保证在他弄到钱之前这段时别跟别的有钱的跑了。我要他放心、现在有钱的没一个会娶我。还是我最合适。他说我将来有钱而且还爱你。我一点也不怀疑你的感情。我对他说我希望你能身兼二职胜任从容。不久他再次来找我他说他已经有了门路，说他的一帮战友就是你们正在这里做生意，手里有红宝石把着一个矿脓让他带些钱去入股，转瞬之间就能利上加利滚出个大雪球。他说他正在四处借钱让我也帮他借，三个月内本利返还。我带他去找了我过去的一些同学，他们在他们面前装得很老练很大方，侃侃而谈，吹着池那套生意经和人生观，听得我那些一辈于营营苟苟的同学目瞪口呆。认为他既冷酷又精明是于大事的人具备一个成功的生意人的一切素质，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唯有这样的人在这时代才会横行无忌的得道者。其实他那套玩艺儿是仅仅几天前才众我和其他人那里听来的。红宝石的事也纯粹是扯淡，那是你们穷极无聊围着汪若海他姥姥的小臭鞋、玻璃扣子异想天开生发出来的天方夜谭，除了冯小刚这种傻瓜没人上你们的当。你们七八只蝗虫嘴，几天就把我们带来的钱吃得一干一净。我们又像进了越南丛林，四下见不着人影，冷枪一串串飞来，也算打了一回常规战争。冯小刚还做着建功立业的梦呢，我发现他其实是个愚木懦弱净存着侥幸心理指望着别人帮他走运的老实疙瘩；在你们面前只有挨涮的份，儿有好事也轮不上他。我对他说好在你有过在越南战场的经验，兜一圈毫发未损地回去还可以跟人知情的人大盲不惭地吹一通英雄事迹。你到都有文本事，只要是死无对证的事你们都能吹得天花乱坠，好像个个九死一生经历无数，你们中没出个把作家我倒是一直感到纳闷，那真是你们可从选择驾轻就熟的职业。”

小一号的李江二或刘炎又流下泪，两行泪从她颊上缓缓地淌一下来。“我真后悔，我要是早点认识冯小刚再年轻十岁，我何必陪着他混在这儿跟你们胡扯？！我来都不来，我们就躲在角落里庸庸碌碌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可现在，我怎么还能象痴情的小姑娘一样候着自己心爱的人，盲人一样过神仙日子？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假装自己还像孩子一样纯洁，那也太做作了。就算我能装他也装不了，他都懂了。我教的。我知道我们完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眼眼前这条路也根本不是路，只好装得特康庄特有希望闭着眼睛走下去。我真的爱他，他也仍旧爱我，但我们只好分手，各混各的。我们互相已成了彼此的包袱又谁也不能背起对方，背不动，各人顾各人吧！牺牲不但无谓口徒劳。我真杏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我比他大阅事多，应该知道所有别人声情并茂当街叫卖的好事都是扯淡！”刘炎打开手帕桥鼻涕，刚擦干净的脸又流下两行泪。

“你们还有机会。”我说，“要是我，我就可以只当什么都没发生。”“你装的了我装不了。”刘炎看着我微眼一笑。“你能装多久？这也是在劫送逃，就是我们这次不来以后也会来，就是你们拿故事诱我们，别人也会拿别的故事诱我们，我们自己也不会安生。”这时，房间门开了，乔乔探进头来“哟”了一声又连忙缩了回去。我站起来，欠到门口往外看，走廊里没人，我听到对面房间高洋，高晋他们在高声谈话，便走过去敲了敲门，夏红把门打开，见是我便把我放了进去。房间里他们正在翻一个搁在床上的皮箱，长统袜尼龙衣衫扔了一床。高晋沮丧地看着这些廉价玩艺说：“好容易麻着爪儿玩回心跳，又赶上个香港劳动人民。”

我回到房间，刘炎正在灯下对着墙上的长镜勾脑搽口红，她背上挎包拎着雨伞对我说：

“雨停了，我想回去。冯小刚一定还没睡。今晚我真没了情绪，十分抱歉下回吧。”

“没关系，”我说，侧身给她让道。“本来还想和你多聊会儿。”我看着她，笑，“你聊的让我”。“说不上来，不是滋味儿。”“别跟你的哥们儿说去。”刘炎看着我笑。“他们会笑话你。”“不会。”我说“我谁也不说。”

“也别为我难过，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当。”刘炎笑了一下，向门口走去。

“哎！”“什么？”刘炎在门口停下来回头瞅着我。

我笑：“别来找我们了，我们这儿都是坏兆。”

“知道了，谢谢。”刘炎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

“找个好人不容易。”“我记着了。”刘炎点点头，拉开门疾步走出去。

“有个好人不容易。”我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好人不容易。”那天晚上，我在雨后寂静黑暗的城里走了很远。一路上我没遇到一个人，空气潮湿清冽，我脑子清醒得异乎寻常。

我被一种幼稚的情感所支配，像个孩子似地一会儿热泪盈眶，一会儿兴奋地笑，毫不害羞。

正是这种情绪使我迟迟不敢回住所，我怕面对我的朋友们。

泪眼中的城市一片朦胧绰约，我记不得我走过了哪些街见到了哪些建筑。我只记得天上有个蹬黄的月亮，地上有些橙黄的路灯，在那些一模一样的街道上投下昏暗的光晕，暗得睁不开眼。我知道此刻使我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想法和念头只能烂在我心里，一旦说出去只会显得可笑，无论对谁。

我知道我很荒唐，现在这副样子很愚蠢，这种东西谁也不需要，包括我自己。我应该平静下来，尽快若无其事地回去，不露马脚地回去。我自己这么失态很厌恶，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那天拂晓我回到旅馆的样子很正常，像是狂欢了一夜回来。

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白色凉篷的冰车。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坐在一条大街旁的槟榔树下的草坪上，说着笑着，吃着蛋卷冰激凌，指着无辜的过往行人品头论足。

“要宰就应该宰这号的，这肯定是个‘大款’。”

一个挎着个前挺后撅的妖娆女郎的大肚皮秃顶老头儿走过去，许逊指着他说：“瞅丫那操行，三分之二的身子三分之一的腿，一肚子民脂民膏还挎着妞儿。”

“是比较气人。”高洋吃完蛋卷冰激凌抹着嘴说，“那么大岁数也不知道

颐养天真他妈找打。怎么着，咱祸害了他吧？”

“祸害了。”汪若海站起，叉着腰歪着头说，“高洋、许逊你们俩先上去给老东西一个绊，踩住他别让动，冯、高晋搜他兜，我背那妞儿。”“你这样抢不着多少东西。”高晋说，“那脏妞儿你背她干吗？也不怕虱子隔着衣裳钻你裆里。咱应该告他那是那妞儿的哥哥上去就抽，连妞儿一起抽，抽晕了算。然后讹老东西接着就上派出所，要不就上你们家。”

“对对，这可以，再让老东西写个悔过书，那就等于有了个活期存折。把那妞儿就近找个马桶按进去冲了，要不脑门子上贴张八分邮票远远地寄黑龙江去。”高洋说，“这么干有意思先得弄清老头和那妞儿什么关系，别是父女俩。”

老头儿和女郎已经走远。“父女俩也一样按，就告他们乱伦让咱逮着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走过来。

“这怎么样？”许逊也斜着眼睛问。

众人一看那中年人。高洋说这也按得过。

“这得乔乔或夏红上。”许逊说，“跟他起腻，看他上不上套儿，上套儿咱就一抹而上，全告是娘家亲戚，都八小时没吃饭了，先宰丫一顿饭再说。”

“你那么着急干吗？一顿饭有什么劲呀？”高晋说，“要宰就往狠里宰，让乔乔跟他发展，咱们后发制人。先让他占点便宜，占完便宜咱们就到他家找他老婆去。汪若海你就装委屈的丈夫，问他老婆你说怎么办？你丈夫把我老婆搞了，要不拿钱我们就把你搞了。”

“搞完还得拿钱，不拿钱咱们就伙在一起过，只当给你孩子再添对小爹小妈。”高洋笑着对乔乔说，“怎么样乔乔？干不干？给你找个吃饭地方，那孙子他们家肯定吃得不错。”

“行呵；”乔乔坐着嗑着瓜子说，“哪儿吃不是吃？”

“能勾搭上么？”“没问题。”乔乔瞧瞧走远的那个中年人，“一勾一准。”

“哎哎，又来一个你们看这个怎么样？”高晋低声说。众人一起偏头，一个娃娃脸的姑娘走过来花枝招展。

“这对你们胃口”。乔乔笑着说。“这个我看这么办。”高洋说，“高晋、许逊你们俩装流氓上去纠缠她，然后我冲出去把你们打跑。”

“不不，还是你和高晋装流氓，我把你们打跑。”

“我不跑。”高晋说，“我把你们打跑，咱看谁真能把谁打跑。”“这就没劲了，咱真打就没劲了，那得打一会儿，这姑娘早跑了。现在这人，你挺身而出他扭头就撒，把你和流氓撻一起。”高洋说，“我让你们当流氓是有道理的。你们手腕比我差。谈姑娘爱听的理想人生你们行吗？你们侃得出我那境界么？咱先得把这姑娘精神升华了，让她觉得物质金钱都是特肮脏特鄙俗的，然后再把她抛弃的都拣过来，露出特伪善的嘴脸，让她觉得特厌恶，自个就颠了，钱也不要了，一辈子特瞧不起咱，再见面也不打招呼。”

众人笑。高洋说，“不知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众人大笑。那姑娘闻声往这边看来，高洋也看着她大笑：“完了，让她看见咱跟流氓是一伙了。”

“你别做梦了。”高晋说，“你那一套早过时了，现在都明白着呢，谁上你的当？能跟你侃理想的都是穷人，有钱的谁不知道钱好？”“你得这么想呵，有那钱多了烧包的想拯救一下自个灵魂。”“瞧瞧，又过来一个，你这冲上去吧，这我们给你当流氓。瞧她手上还戴着金戒指呢。”

一个穿着黑色香云纱的老太太蹒跚走过来，脸皱得跟个核桃似的。众人忍不住看着老太太就乐。老太太知道这帮年轻人在笑自己，直翻白眼，众人愈发地乐。

“不知你们拿老年人开什么心？”高洋批评大家。“人家老太太多老实，长得跟王母娘娘似的，一辈子没招谁没惹谁。大妈您慢走。老太太听不懂高洋的话，见高洋冲她喊又翻了个白眼。

众人乐得人仰马翻，一个赤脚穿凉鞋扛着扁担的乡下小伙子走过来，众人瞧着他，许逊问高洋：“这怎么样？”

“这不怎么样。”高洋说。“比咱们还惨。”

“这你就臭了，现在老帽都有钱。”许逊说，“别看人家脸上那泥还没搓净，炕席底下一沓一沓的票子。”

“那咱把乔乔发给他了。”高洋回头冲乔乔一挥手，“你让老帽躁躏几天，然后给他锅里下点耗子药，老帽的家产就全是你的了。”“滚你的吧。”乔乔咬着瓜子吸着仁儿说，“你怎么不让你们夏红去给老帽下药？”高洋笑着瞅了眼一旁坐着的夏红，“夏红不行，老帽不喜欢，老帽喜欢敦实的，那娶媳妇送财礼都得先上秤称好了斤数，按斤两付钱。”“那你去吧，你足斤足两。”

“不知你怕什么？瞧不起农民兄弟？老帽也是人，有什么呀，大不了跟冯兄去越南一样、逛一圈谁也没打着囫囵着回来了，人也是三等功臣，说起来也有的说。”

大家都看着一直坐在一边没吭声的冯小刚笑。冯小刚也笑。冯小刚也笑，笑得有点尴尬：

“你们真没劲，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来了。”“冯兄，”高洋走过去坐下对冯小刚说，“我要是你，我在越南就找一没人的地方给自个一枪，假装是在战斗中牺牲，那回来你就不止是个三等功，授你个光荣称号也没准。也用不着受这些小人的挤兑，好像你去越南也是动嘴不动手。”

“就跟你是个动手的广似的。”靠着槟榔树坐在另一边的刘炎露出头说，“我看你们热热闹闹说了半天，人也一拨拨过去不少，都安然无恙。”“你说咱真要在这儿设一卡子，来一个害一个，别人会怎么想？”“别人会以为国军的伞兵空投在这儿了。”冯小刚说。

我和百姍打着一把阳伞从熙熙攘攘的街里有说有笑地走出来，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凉篷的白色冰车，行人磨肩接踵地走在街两旁阴凉的楼底便道上。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坐在街角一个小门脸的简陋冰室里，吃着不带任何点缀的普通冰激凌，看着门外街口南来北往的男男女女指手画脚。“要是这会儿我手里有一支五六式冲锋枪，端着冲到街上‘哒哒’扫个扇面，街上的人会怎么样？”高洋比划着问冯小刚。“踩死的会比你打死的多。”冯小刚说。

“要是咱哥几个一人手里有一支呢？”

“那这城市咱们就军管了，直接冲进市府改公社了，咱们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轮流执政。”

“我不用执政。”许逊插话说，“就派我去领导文艺界就行了。”“我接管外贸和旅游。”汪若海说，“以后你们到我的饭店吃饭一律按价倒找钱。”“高晋把公安、税收、海关抓起来，方言可以让他去管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

“所有的银行，企业一律没收。”高晋说，“小商小贩也全部课以重金罚款。”“北伐吗？”高洋问。“不不，还北伐干吗？”高晋说，“咱独立了，中

中央政府要不干，咱就区詹自治。女士们可以作为咱们的代表派驻中央政府。”

“多损，把咱们往虎口里送。他们要当政，咱们就得倒霉。”乔乔笑着说。“肥缺我们不中，安排个妇联、工会之类的群众团体总行吧？”“不行，你们太了解我们底细了，哪能留着你们，得灭口。”高洋说，“他们我也得一个个收拾，一个不能留。我上台得杀人是不是，高晋？所有社会贤达、遗老遗少统统枪决。”

“不能立刻枪决。”高晋说，“应该作为人质扣押起来，哪方面出了乱子就将哪方面的头儿示众枪决，希特勒的路子。”

“对，咱不能犯巴黎公社的错误，要用铁腕，巩固政权就得这样。焚书坑儒算什么？我们杀就杀他个血流成河。”高洋笑着对大家说，“你们要想在新社会里活下去，这会儿就得对我好点，譬如这会儿谁有钱请我好好吃一顿。否则我上台后可不念旧情，就算你们跪下来求我，我起码也得把你们送进集中营。”“那我们哥几个就联合起来把你们哥俩杀了。”许逊笑着说，“那会儿我们也都是各路诸侯，手下都有人。”

“那我们就发动‘文化大革命’。”高晋说“把你们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大家笑，乐不可支，夏红光顾笑没留神抬肘把一个碟子碰到地上打碎了。高洋对闻声走过来的服务员连忙说：“我们赔我们赔，一起记在帐上。”他掏了钱付了帐单把瘪瘪的钱包塞回腰里，笑着摇头叹道：“英雄潦倒英雄潦倒。”

“咱趁丫潦倒先治丫的。”许逊对大伙儿说，“反正丫得好儿也没咱们的好。”说着他扭起高洋一只胳膊，高洋和他扭成一团。

坐在一边的刘炎看了眼冯小刚，两人相视无奈一笑。

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到处停着支着凉篷的白色冰车。我和百栅打着阳伞众熙熙攘攘的街口走过，我的朋友们从冰室出来，站在阳光中向我起哄又笑又嚷。我和百栅众阳伞下露出笑脸，向他们招招手，继续往前走。行人摩肩接踵地走在阴凉的楼底便道上，到处停着支着凉篷的白色冰车，烈日下的街头车水马龙。

嘈杂宽阔的机场大厅里，人群在走动，推着皮箱的行李车穿行在人群中，女播音员低沉柔和的声音在天花板下回荡，有人以服务台边打电话，有人站成一圈微笑着说话，有人在沐浴着阳光的大玻璃窗前的沙发上昏昏欲睡，大玻璃窗外的停机坪上一架架银白色的飞机在滑行，远处有田野有沟渠有朦胧淡抹的山峦，这一切都笼罩在艳阳的光芒中。蓝天回洗。一架拖着白烟的飞机，大鸟一洋地抬着机头展着双翼缓缓飞向天远去，久久停留在视界内愈来愈小。

我看到人群中的瘸子王匡林西服笔挺地坐在靠窗的沙发上，脸罩在夺目的光晕中，五官模糊只有颈以下带条纹的高级衬衫和深色西服清晰可见，他细长带戒指的手指间夹着一支袅袅冒烟的长枝香烟，跷起皮鞋尖熠熠反光。他斜对面排着长队的值机台前，我和高洋正站在行李磅旁和一个女工作人员说话，川流的旅客不断遮住我们。高洋和那些办登记牌的男男女女混为一体，只有我明显站在一旁。刘炎和冯小刚拖着走轮包出现在人群里。他们刚下飞机，神采焕发。刘炎穿着一件白色华贵的连衣裙，脸施鲜艳的浓妆美丽迷人，在人群中相当显眼。冯小刚站在一旁黯淡无光被人群遮挡，像个不相干的人。我指眼视线穿过人群和站在那里向这边望的刘炎视线相遇，她粲然一笑。我捅了下身边的高洋。他回头看了眼又返身趴在柜台上说话。我独

自穿过大厅向刘炎走去。高洋片刻之后才连跑带穿地跑过来，这时一个日本山口县农民观光团戴着一色的白遮阳帽在举着小旗的导游带领下，像一支入场的运动队走过机场大厅，顿时将我们淹没在人群中。待他们走完，排队进入通往候机室的边防检查站门里人数愈来愈少后，我们已在一根光滑的水磨石柱后的沙发上坐下眉飞色舞地说话，柱子旁放着一个细高的印有中国民航标志的铁皮烟灰筒，高洋、冯小刚被遮在柱后只有我和刘炎坐在一起。刘炎说了一句什么我哈哈大笑。又一群人高马大、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头老太太挺胸凸肚毛茸茸地携包拖箱而过。

红色计程车在前面车流里若隐若现。

城市里弥漫着强烈的阳光，车窗外闪过一间间高级商店和豪华餐厅，琳琅满目顾客盈门，闹市区广告招牌霓虹灯比比皆是，繁华商业街一条挨一条，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形成一大片五光十色跳动着活力的花花世界到处充溢着阳光。

大厦上无数的玻璃窗和一排排商店橱窗镜子一般明晃晃地反着光。林荫道上一条连绵的波形矮墙覆绿瓦蔽竹林，象形窗每隔数步依次排去，隔窗可见园内有山有水有累累花果。

路边出现一条暗绿色几乎停滞不流的小河飘着一团团浮萍，河对岸绿色植物长柄扇叶婆娑摇曳。

红色计程车驶过一座白色大厦，停在街边朱红灯笼悬垂的华丽牌坊式门前。我看到我们一行人鱼贯下车进入华丽的牌坊式大门。大厅里金碧辉煌像是古装戏里的豪华宫殿，灯光雪亮耀眼到处熠闪华彩。女服务员穿着描龙绣凤的丝绸旗袍像时装模特儿一样扭腰胶款款走动。大厅里足有四、五百珠光宝气的男人女人在又吃又喝。我们一伙儿坐在必壁镶有镜同一的酸枝木圆桌旁，镜子中毫无二致地坐着另一群。我们满会腑关洱互相对视展着餐巾斟着茶碗，强烈刺目的灯光下我们人人脸色蜡黄笑容僵硬。我们面前堆满盛在精致的银鼎里的五彩续纷的菜。

面色苍白象搽了白粉嘴唇鲜红的高洋说：“只要你敢干，钱花出去还会水一样地流回来。”

“只要你敢想我就敢干。”面色苍白像搽了白粉嘴唇鲜红的冯小刚说，“我是黑了心的，杀人我都去。”

“只要你揣了吃孩子的心，事儿就没有不成的。”面色苍白象搽了白粉嘴唇鲜红的高洋指指我们在座的，“这些都是干实事的人，已经把这儿折腾得天翻地覆，再加上你，咱们更可撒欢了。”我们男男女女脸色苍白像搽了白粉嘴唇鲜红地笑盈盈地瞅着冯小刚。“咱们不这么干不行了，别人都在干，最贪婪最拙劣地干都他妈发了财。”“咱们也就是以前太正派没干，咱们要真干哪还有他们什么事？咱们不比他们猛？越南人怎么样？美国人都治不了的叫咱哥儿治了。”“咱们是不干则已，干就干个大的，惊天地泣鬼神。咱们这几个哥们儿都一肚子坏水儿，蓝衣社想不出来的咱都能干出来，天上地下飞的跑的只要叫咱看上了他就逃不出咱的算计，全国的人精都在这儿了。”

“干，哥们儿豁出了，能找着诸位这么对脾气的人不易。咱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着了，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生产打仗都是模范。”“我们最恨那光说不练的人，要么不说，说了就雷霆万钧。”“跟我一样，蔫人出豹子，叫醒一回容易，醒了就叫你摧肝裂胆。我怕谁呀？我动起来那就是挟风掣电叫你躲都来不及，怎么打越南人的我就怎么打你们！”

“咱们都这样，看着松头日脑，那叫真人不露相！”

冯小刚端着酒杯笑呵呵的：“我就笑呵，不定谁倒霉呢！碰着咱们这帮人生打明儿起。”

“爱谁谁，一律活该！”高洋斩钉截铁地说。

镜子里的男男女女咧着嘴笑。刘炎面色苍白像搽了白粉嘴唇鲜红，我望着她她望着我。

金碧辉煌的大厅灯光雪亮耀眼四壁熠闪华彩。女服务员穿着描龙绣凤的丝绸旗袍无声的服装模特儿一般扭着腰肢款款走动，镜子里窗户上映着一个个她们的情影或清晰笑若花朵或朦胧影影绰绰。

那座灯火辉煌中酒家一点点黯灭了，白色计程车从街角拐出来，驶过树影斑驳的马路。

月光皎洁人群熙攘，马路与暗处潺潺流动的小河并行，月光下热带植物的扇叶婆娑摇曳，黑黝黝用竹林下一道矮墙像一道凝固的波浪滚向黑色之中。

商店橱窗明晃晃象条镜廊，人群流过络绎不绝如来同缤纷的鱼游在水族馆的玻璃环厅内。

我看到一条条或明或暗的街上的一排排树木，霓虹灯在树叶间红绿闪烁，一个个圆形或方形的广场上的以群和雕塑。

计程车在一条昏暗僻静的街上停下来，停在那座灰白色的旅馆大楼门厅前。我和凌瑜走下来，计程车开走了，凌瑜站在那儿仰头看着旅馆楼上窗户透出来的灯映在她眸子里带着笑意：“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这地方不错吧？”我笑着说，“上去吧，这儿的房间很高级。”旅馆走廊亮着一盏盏灯，一道昏黄的光线。

旅馆各个房间里都荧光闪闪地播着电视节目，人物对白声和画面的音响在走廊里瓮声瓮气地回荡：大群人呐喊厮杀，坦克履带轧轧作响，冲锋枪在点射，火箭炮在齐放，雄壮的交响乐，高昂的男声齐唱，强击机尖啸着掠过伴随着隆隆炮声。我的胃疼沉甸甸的像涨满尿的膀胱一阵阵往上涌，嘴里有一般甜甜的发酵味。房间里漆黑，月光洒进窗户像一幅挂着的银幕，人影晃动演着皮影戏，一张潮湿的嘴对着我的脸呼出热气。我闻到一般浓烈的“紫罗兰”香水味象春天动物园兽笼中弥漫的麝香味既难闻又迷醉。她从空中慢慢下降象儿童叉着腿从滑梯上溜下来，惬意感如同涟漪在我身上一圈圈散开。

我手心抓着大把丰厚结实颤动的肉是那样真实不容置疑。隔壁房间有人在拨电话，我听到号码盘一圈圈转动的哒哒声，没人说话只有号码盘断断续续一遍周而复始地哒哒响。

窗帘飘拂，月光似霜，她在喃喃自语：“我爱你我爱你。”萦回不去，感觉温暖皮肤光滑鬓发擦腮人陷沉迷床簧吱呀桨乃，她的体态如骏马般地雄健高高耸起。

我身体的底蕴被触动被激活犹如一线波涛从天外远远奔来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浩荡万蹄纷沓。

房间里有个声音重复着一句话，像是我对她说又像是她对我说愈来愈声愈大，仿佛一张巨大的脸对着麦克风正念着。唱针不走了唱盘在原地一圈圈地空转：我爱你我爱你。

浴盆底的塞子猛地拨出，一池热水流散开来漫淌在瓷砖地上，光溜溜

轻汨汨白亮透明，脚底板热乎乎的，风吹来一阵阵凉意。半夜，月光把室内照得明澈一片，窗外繁星璀璨如琉璃分布倒悬，家具什物影影绰绰，我身边卧着一具白羊般的躯体就像在野外露宿虽眠犹醒。

我好像刚刚入睡就响起了电话，铃声如在远处的一个空房间里有节奏地响一阵歇一阵始终没有人接。

外面天已大亮，街上有车行驶，路边有人走动，白雾缭绕在街边绿地的热带植物丛间，树叶滴着水片片闪闪发亮，一束阳光穿雾而泻，膨胀腾挪，形似芒散，白雾消褪，水气蒸发，楼厦街道露出面目，行人车辆也个个清晰。我看到路边出现一条暗绿色的几乎停滞不流的河，一路掩蔽在茂密低垂的法国梧桐大如团扇的叶片下，我沿着河边长满斑驳育苔的便道，满脸微笑走向一个迎面漫步而来的姑娘。那个姑娘脸若团扇温柔恬静肩挎一个银灰色合成革柔软女包在绿荫下穿着一件索花圆点连衣裙楚楚动人。在波浪般起伏跳跃的矮墙上洞开的一个心形窗旁我拦住了那个姑娘，微笑着说：“我好像哪儿见过你。”姑娘纯洁地凝视着我，一语不发。

我微笑着：“虽然我昨天才到这个城市，可我好像已经在这儿遇见过你很多次了。我们好像都经常来到这里散步，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从前相见又是在什么时候？你不记得我吗？”

姑娘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们是不相干的人还是彼此有缘份的人？为什么我们总是相遇又从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像这周围其他人一样？”

姑娘像滴露珠一样，清新透亮，仿佛随时要从树叶上滚落，融化在滑溜的青苔地上。

“我要记住你。”我温和地对姑娘说，“告诉我，你叫什么？从哪里来？到何处去？家使哪里？是于什么的？——你跟我说说话呀？”“告诉你也没有用。”姑娘轻轻说，“你将来也会忘的。”

“我们是在梦里对吗？”我微笑着说，“我们是在一个梦里。你是谁？怎么会走进我的梦里？你真有其人么？”

“我也想知道你是谁，怎么会走进我的梦里？”姑娘飞红着脸笑着说。“我叫方言，是个坏人，住在北方一个很远的城市。”

“我叫凌瑜，是个好人。”

“不管好人坏人，既然是在梦里，是好是坏都无所谓。”我挽起姑娘的手，沿着长长的波形矮墙往前走。“也不必害怕，怕坏不欺负好人，反正将来梦一醒，我们都还躺在相隔千里的家中的床上，都会忘记的；至多是做了个恶梦，在梦里哭泣伤心，醒来就会发现一切都没发生，梦中的遭遇和我们毫不相干。”“为什么你不带着我做一个美梦呢？在梦里不全可以由我们俩作主？”“就依你。”我哈哈笑瞅着姑娘。“让我们努力做个美梦。”

“就我们俩，我们不让别人走进我们梦里。”

“不让。”我保证说，“我们有权支配我们的梦。”

那是个多边形的大广场，四周环列矗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新旧不一、式样各异、尖顶方顶、簇簇层叠，有的高耸入云，有的横亘长街。通体一排排自下而上的玻璃窗在阳光下象无数只排列有序的眼睛兆四面八方注视着广场。广场一端是一座时似足球场看台的观礼台，一排排栏杆一道道水泥阶梯。每逢重大节日当地党政军要人就会像合唱队员一样一层层梯次站在上面检阅一场袖珍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号召。此刻那上面

空空荡荡只有一些年轻的母亲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爬上爬下时广场上还有一根旗杆，每逢重大节日和重要人物逝世那上面会有一面国旗或飘扬或半垂。此刻旗杆也是光秃秃的。旗杆遥遥相对处有一座新修的大型喷水池。每逢重大节日就会万泉喷涌，五光十色、音乐阵阵。此刻也是干涸，落满冰激凌、汽水的包装盒瓶纸。我看到方言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圆形的彩色水砂石池边一人含着一块糖，吮着一根烟，两腿垂荡着，剪着小平头穿着肥大的军裤那样年轻，像一群逃学的中学生。成年庄重的人们带着孩子在他们周围走来走去，不时弯下腰来衬着某一幢高大建筑物拍上一张照片。成群结队的计程车在广场两旁的林荫道上飞驰，停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宾馆、酒家。写字楼门，又飞驰地驶开。在广场另一端开阔的视野内汇成流，源源驶过一座庞大弯形钢梁吊臂的黑色铁桥，驶向桥对面密密麻麻的街区。桥下一条宽阔的江缓缓流过，黄水滚滚不时驶过一条汽艇、拖轮、驳船、汽笛声在江上沉闷响起远远传到广场十分微弱。广场上阳光和煦，暖风薰人，走动的人群的轻薄衣衫袂裾飘飘。方言和他的朋友们迎着阳光眯缝着眼，满面笑容。

“我喜欢这儿。”方言看着广场四周的景致愉快地说，“我喜欢阳光充足的南方城市。”

我喜欢看气派华丽的房子和漂亮讲究的人。”“我们要住最高级的房间吃最好的东西，我来之前就发誓，要把这儿所有的山珍海味都吃个遍。”许逊说，“咱们也奢侈一下。”“该咱们奢奢了。”汪若海说，“咱们卖了那么多年命，该过过好日子享享福了。”“瞧你们几个那乡下佬样儿。”高洋笑着瞅着他这些刚从部队复员的朋友。“你们也配在这儿奢？”

“哥们儿有钱。”方言笑着说，“哥们儿的复员费全带来了，好几百，咱们现在也可一掷千金了。”

“千金顶个屁！好几百管个蛋！你那几年当兵领的赏钱还不够一顿吃的。就你们还想吃遍这儿？把你们零卖了也不够。我和高晋先到这儿时，悠着花悠着花三天之后也只吃炒粉了。我比你们兵龄还长，拿的复员费还多。在这儿你要联合会趁钱，要么你就得忍着。”“咳，咱们又不长住，玩几天钱花光就走。”

“那你现在就得走，你那点钱也就够来回路费，再住上一夜两夜，这你还得悠着。真正奢的地方也不能去，也就是吃吃堡仔饭吧。”“咱们凭什么忍呀？对不对？”许逊瞪圆眼睛说“咱们谁呀？从来都是人一个，咱们吃肉别人喝汤现在也不能掉个过。”

“我还不信了。”汪若海嚷着说，“这么好的地方楞没咱们什么事。到底谁是国家的主人？我调兵平了这地方。”

“你丫牛×什么呀？”高晋笑着说，“你最多也就把你原来手下的那班报兵调来，总共三人。你要真横，你还不如坐这儿原来倒电子表，那也比你调一个军来管用。”

“我能干那事？打死我也不干，咱不能跌份儿。那是人干的吗？咱是当海军司令培养的。”

“对，咱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让他们丫挣去，挣足了咱给他们来个一打三反全没收喽。”方言，“咱要钱干吗？没钱咱过的也不比有钱的差，也不看这是在哪儿，谁的天下？资本主义成了。”“那你们就忍着吧，等着国家替你们出气。”

“甭理他们。”高洋对高晋说，“这几个人还没从梦里醒过来呢，在这儿

过几天他们准变，要钱干吗？用处大了。不知道钱有用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生下来就有钱的，一种是还没尝过会花钱的滋味的。装他妈什么精神贵族！中国有什么贵族？一水的是三十年前的放牛娃翻身，国库封了你他妈得要饭去。”这时，广场一侧的一幢楼房着了火，火苗从楼顶窗户冒出来，鲜红地舔蚀着光亮的铝合金窗框在米色的大楼外壁蹿升，火舌到处，一片焦黑，玻璃和金属在火焰中融软灼热地流淌，下面的一层窗户也燃烧起来。半幢大楼熊熊燃烧，火苗冲透楼顶在阳光晴朗的天空下鲜红地伸缩飘抖，股股黑烟冲天而起，滚滚慢延在一望无垠的蓝天。救火车拉着凄厉的警笛从广场的各个街口开出，飞快地驶向着火的楼房。

“我顶烦那种一无资本又装得特高贵特上流盖的男女，这个时代的任务就是埋葬这种人让他们于世而绝。”高洋恶狠狠地说，“他们的下场可能还不如蔽清的遗老少，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没有可典当的金宝物，全公家发的粗笨木器。”

高耸的楼房象一只巨大的松明火把在燃烧，火苗的明媚阳光下鲜红无比。人群在楼房下聚集起来，消防车竖起高高的云梯的几条银亮的水龙从不同方向向楼顶射去，消防队员的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水花四溅，晶莹万点，火焰上冲去燃成熊熊的一片示威地高高烧着肆虐着，天空黑红翻滚的四周楼顶厦尖安详地沐浴在迷蒙的阳光中。

我看到远处火车站广场上的棕榈树和走动的人群；看到一群群飞驰来飞驰去鸟一般的计程车；看到进站口和出站口蚂蚁般围聚进进出出的黑色人流。我看到一列火车从车站大楼后面的拱顶站台开出，穿过城市的立体马路、郊区的一片片房屋驶向一望无尽的田野、村庄、河流、工厂在大平原上星罗棋布，车辆象一条短短的黑毛虫蠕动在天地间。远处，蜿蜒曲折的漫长海岸线上一道道白浪冲溅着扬起，此伏彼起波涌像是一条跳跃不休的大蟒盘身收腹牵南扫北，东海滔滔流向西洋，海上有一支舰队乘风破浪，一片油渍飘漾散化在蓝色的波涛间。阡陌纵横，短短的列车穿过，一条条横裂大地江川，山脉骨节般在大地连绵隆起生皱的丘陵黑魁魁千里干涸旷无人烟，我像断线的珠子滑落空中向茫茫大陆急剧奔去，倏忽间我看到向远处飘飘坠去的另一个方言。

我好像坐在隆隆疾驶的火车窗旁看一本书，田野大片地向后掠去，远处有村庄有炊烟，天空疾速斜飞着象被枪弹击中弧划坠落的小鸟，白云随车同行。故事的主人公沉溺赌博，不务正业，忽一日被警方怀疑有杀人前科，遂一日日整理记忆，拜访旧友，理出一本生活流水帐偏偏仍缺七页。我看他苦心孤诣，搜神寻鬼，穷至少时，仍无广察考。想来这人也糊涂得可以，首鼠两端，知其始不知其终。这厮已经远去，神气活现地穿上兵服回到他那艘老旧的炮艇上。作者似无意收笔，还要洋洋洒洒地写下去，一直将他送回他妈的肚子里。我却没兴趣再看下去，我料他也不过是最后变个笑眉笑眼的胖宝宝招着小手叼着个奶瓶子坐着童车招摇过市人见人爱。

我合上了这本已看了三分之一的书。被我翻弄过的页码和未打开的页码黑白分明。

